

歷史叢書

# 世界原始社會史

波克洛夫斯基編

盧哲夫譯

591

海  
店出版

35

歷 史 叢 書

# 世界原始社會史

波克洛夫斯基編

卑科夫斯基等著

盧 哲 夫 譯

上 海

辛 壘 書 店 版

1 9 3 5

## 歷史叢書弁言

我們爲甚麼要出版這部歷史叢書呢？因爲歷史對於我們底研究、理論和實踐，都有重大的價值。究明社會現象與社會科學，要以歷史作資料。人類底進化法則，在歷史中。因爲它是有法則的，所以成爲我們理解現在和將來過一種途徑。至於行爲底技術，亦須在歷史中去學習，它是人類經驗底寶庫，可以從那裏取得豐富的教訓。然而從來的歷史著作，却沒有完全給我們提供過這種價值，資料性的居多。現在出版過歷史叢書，就想對於這種缺陷加以補足。

因此，它底內容是有理論價值和實踐價值過歷史著作。但若我們沒有歷史學的知識和方法，那就不能領會出來；同

時也不能直接分析歷史事實，從中去認識法則、吸取經驗。自然它可以顯示出些歷史學的知識和方法，然而是不夠的。因此，我們要把這方面底書加入些進去。同時，歷史與社會史（或社會進化史）也有方法上過關係，所以加入一些社會史也屬必要。這樣，歷史叢書便包含有如次的幾類：

（一）歷史學；

（二）歷史方法論；

（三）社會史；

（四）歷史著作。

這不更能把歷史對於我們在研究、理論和實踐各方面過價值都表示出來了麼？至於在份量上歷史著作比其它三類都多，是不用說的了。

在取材上，可以說全是翻譯。當然我們要注重先進國家底著作，即歐洲底著作。並且以論究正確為依歸，謬誤的不要。這有一個原則作選擇底標準，絕不是為介紹而介紹。

葉青 一九三五，一一，一二。

## 譯 序

近數年來國內出版界雖然出了一些研究原始社會問題叢書，但除了一二譯本之外，大多數是蕪雜的材料底堆砌。不必說站在科學的哲學立場來分析原始社會，一般簡直連立場亦說不上，作者們便自以為高蹈、超越、沒有成見，其實他們已不知不覺地、或者有意地盡了堵截歷史前進過任務。

而原始社會底研究，又是不可或缺的；因為要把握現實，預測將來，就必須先清算過去；過去底歷史當然從原始社會起，所以我們底研究亦宜從原始社會起。再則這個問題在經濟、社會、歷史、宗教、藝術、言語等等方面，都很重要。研究這些方面過人，自然亦得知道其各自底起源。

本書底逐譯，不僅可以補足這個缺陷，且一般讀過『古代社會』和『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的人，一讀此書，可以知道本書在某些部分對於摩爾甘 (J. H. Morgan) 和恩格斯 (F. Engels) 底研究，有所補充和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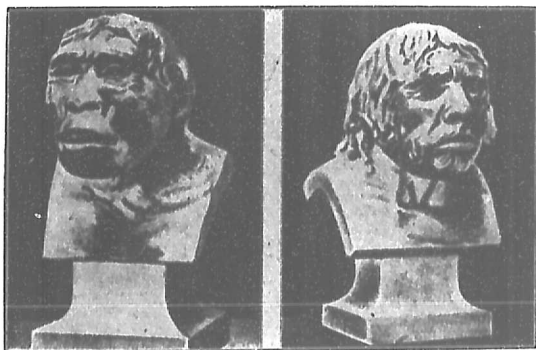
本書是蘇聯『嘉爾主義世界史叢書』底『原始社會』之部，以著名的歷史學家波克洛夫斯基 (M. N. Pokorovskii) 爲名譽編輯，網羅全蘇聯底第一流作家，就各人研究之特長分別擔任著述。所以它是原始社會之一般的考察，同時對於各部門亦有深刻而縝密的論述。雖然因爲這樣團體的著作，難免有些地方重複，或甚至互相抵觸，但這些都不是重要的，無礙本書全體底價值。

我底逐譯工作，從去年冬間開始，後來因爲我所根據過日譯本（早川二郎譯，白楊社出版）被刪節過地方頗多；且一切名詞術語，日譯本只譯音又不附原文，頗感困難，以故一時擱置；直到今年夏間，重檢出舊譯稿校訂一遍，纔繼續逐譯。在這次逐譯中，曾託一位懂俄文的朋友，代我找原本，以便譯完時，請他填補日譯本所刪節過地方。但迄今還沒有覓得原書，又不知道在何處出版，無從去定購，只得將名詞術語一一加上西文，並將刪節處盡譯者底能力填補了一些。這爲的是想便利讀者，但若填錯了就反而貽害讀者，所以有

些雖個人推測是那幾個字，但不敢斷定，故仍以××表示該句被刪去之字，以……表示該段被刪去之句。不過要確斷其為某幾個字雖不容易，讀者若細心讀下去，當能意會；且對於全書系統，不至有怎樣嚴重的損害。

末了，本書遂譯時，屢蒙陳清金教授指示，謹此誌謝！但錯誤仍恐難免，讀者如有發見，尚望不吝賜教。

譯者 十，二四，一九三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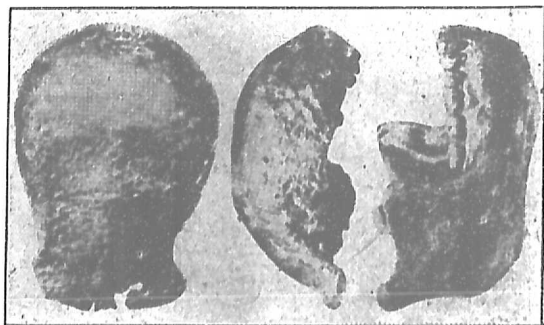
內安得達爾人(參照第一篇第二章)

猿人(參照第一篇第二章)



北京人底頭蓋(參照第一篇第二章)





同前(參照第一篇第二章)



現代阿爾卑斯冰河(參照第一篇第三章)



現代格陵蘭冰河(參照第一篇第三章)



澳大利亞人底小屋(蘇聯科學會人類學及民俗學博物館藏)  
(參照第二篇第一章)



用投槍補助器作槍底投擲(澳大利亞)  
(參照第二篇第一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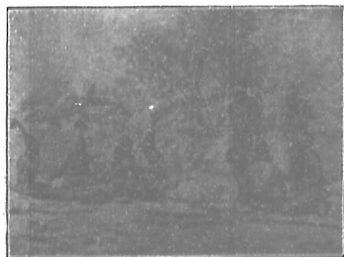
製造打製石器(參照第一篇第一章)



用石精製球根類(參照第二篇第一章)



澳大利亞人底住宅(參照第二篇第二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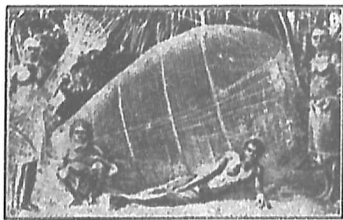
澳大利亞祭日底準備(參照第二篇第二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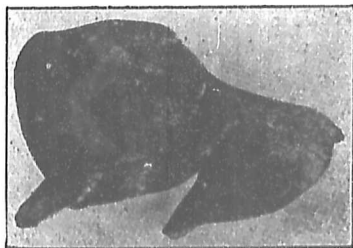
祭日前之集團的調理(參照第二篇第二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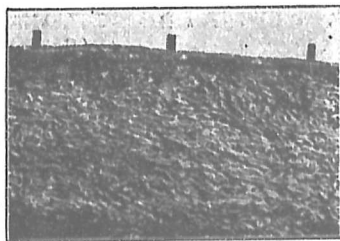
食物底共同分配(參照第二篇第二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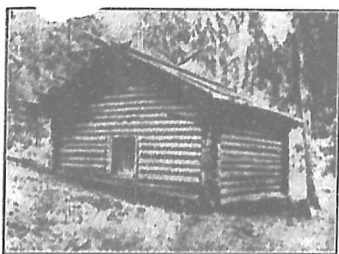
集團的漁業用具(參照第二篇第二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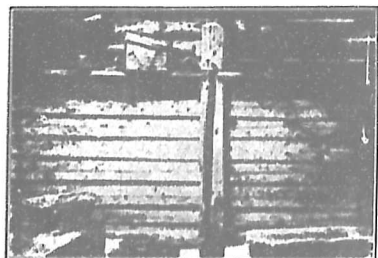
同類之羣牛(刻在鹿角上邊影刻)  
(參照第二篇第五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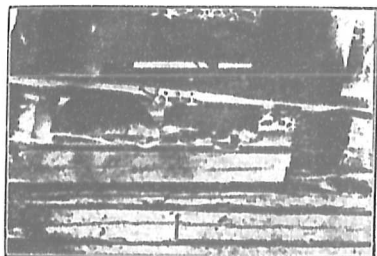
貝塚底斷面(丹麥)(參照第三篇第一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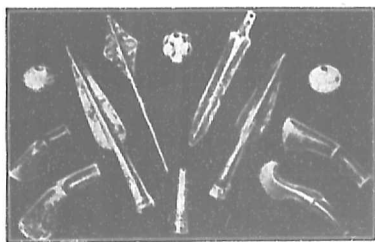
烏白姆底克亞爾民族崇拜所  
(參照第三篇第一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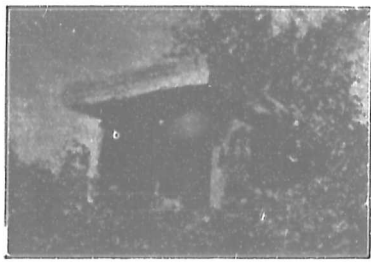
烏白姆底克亞爾內部(參照第三篇第三章)



烏白姆底克亞爾內部(民族底小屋內之崇拜場所)  
(參照第三篇第三章)



波洛第諾附近發見之銀製和石製品(倍沙拉卑亞)  
(參照第三篇第五章)



布西佛人村落之狄西納(西高加索)  
(參照第三篇第五章)

## 目 次

譯序..... 1

### 第一編 人類底起源與社會底發生

第一章 現代人底人種之區分與所謂人種說..... 3

第二章 人類底起源.....23

第三章 人類出現時期.....43

### 第二編 氏族制以前遊社會

第一章 氏族制以前遊社會底生產力.....57

第二章 氏族制以前遊社會關係.....77

第三章	言語底發生……………	119
第四章	宗教底發生及其最初的發展階段……………	137
第五章	原始的藝術……………	183

### 第三編 氏族社會

第一章	氏族社會底生產之發展……………	199
第二章	母系氏族與父系氏族。小家族底發生。 種族及其形成條件……………	257
第三章	氏族社會底宗教……………	273
第四章	氏族社會底藝術……………	285
第五章	由考古學的資料所見之氏族社會底各 種模式……………	311

# 第一編

## 人類底起源和社會底發生





## 第一章 現代人底人種之區分與 所謂人種說

現代人依肉體的表徵之如何，被區分為幾種所謂地理的人種；它底數目，在各專門家底規定中，和為這種規定之基礎適各種表徵（頭蓋骨底形態、身長、眼球底色彩、皮膚底顏色、頭髮等）相應是極不一定的。人種問題之科學的鑽研，在十八世紀就已着手。然而到今日還沒有完成，許多的問題尚未解決。現在之人種底分類，變成比十八世紀更為複雜。但斷不能說其結果獨斷論已經減少。

科學地、人種地區分人類適第一人是林耐（Linnaeus）  
區分人類為森林人（猿，Homo Sylvestris）與智慧



的人(Homo Sapiens)二種；又在後者之中，找出適應地球底各部分過四種人種。如一看就明白的，他底圖式以人類底羣(Group)之地理的分布爲分類底基礎。而肉體的、心理的和文化生活上過表徵，在他底圖式中顯然成爲“次要的”，因此存在於現實實際過區別是完全不適合的。爲林耐所主張過一羣底表徵，亦能夠在別的羣中看到。例如「黑」的不只是非洲土人，「赤色」的不只是美洲土人，又「多肉質」不被視爲只是在歐羅巴人之下的等。

更爲樸素的，有居維葉(Cuvier)之人類底區分。他以關於有名的「聖經」中諾亞(Noah)底三個兒子之傳說爲基礎，而主張人類底三區分說。

較之林耐和居維葉，布魯門巴哈(Blumenbach)作了站在稍爲堅實的證據上過主張。他只採取肉體的表徵爲自己分類之基礎，特別是把頭蓋骨底特徵視爲導線。關於人類各種羣底肉體型之知識低下過當時，布魯門巴哈底分類是簡單而確實的。但是，若依現代科學底見地，就不免是非常不正確而獨斷的。布魯門巴哈分爲五個羣——高加索(Caucasian)型、蒙古(Mongolian)型、亞非利加(African)型、埃提奧比亞(Ethiopian)型、馬來(Malayan)型。

繼布魯門巴哈底分類之後，出現了新的、更爲複雜的分

類。把它依複雜性底增加並列起來，例如我們得出如次的系列：卽布豐(Buffon)底六人種說，裴西埃爾(Peschel)底七人種說，亞伽西(Agassiz)底八人種說，摩爾登(Moulton)底二十二人種說；狄尼加(Denikor)底二十九人種說，辜洛福德(Crowford)底六十人種說等是。

人類學、人種學、考古學上週知識之擴大，同時人種問題亦由於包含已「死滅」的羣之更新的羣底增加，而必然地複雜化。例如許多考古學的專門家，採用「內安得達爾」(Neanderthal)和「克洛瑪郎」(Cro-Magnon)等「人種」的術語。

現代學者對於人種的分類這個多麼複雜的問題，不僅不能說已經解決，另一方面，人種底概念還沒有規定；各學者隨意解釋人種，因此所列舉過人種底數目應該完全拋棄。我們甚至聽見一部分人類學者這樣的呼聲。

這種警告，完全是根據而值得傾聽的。我們底任務須富於機智，但不是捏造常不免是做作的之人種分類底圖式，而是研究肉體底特徵和特殊性變化週條件，規定各個羣底肉體型與周圍底社會-經濟的及地理的環境之關聯。可惜這個任務沒有為學者們所完成，祇不過觸及其第一步罷了。

因為在「人種」底理解中缺乏規定性，所以許多市民(Bo-

urgoois) 學者，特別是人類學者以外遊人們，濫用「人種」底俚語，例如說明英吉利、法蘭西、德意志「人種」等。這種不規定性與形式主義的混亂，由於市民學者偽造“科學的理論”，使用各種反動理論之形式的隱蔽。在這種反動學說中有所謂「人種說」(Rassentheorie)。它在一切方面底市民學者之間，博得非常的成功。「人種說」之最有名的代表者，可以舉出高丕諾伯、克勒蒙、加爾斯(Carus)、諾第(Nott)、格利頓(Glidon)、霍秀爾·德拉甫斯、詹茲巴倫之名；他們是公然倡導「人種說」底主張。然而一切市民考古學者、市民言語學者、人種學者及歷史家，結果都可看作這種反動學說底代表。「人種說」底本質，可以歸納為如次基本的命題：(一)人種的特徵，對於人類羣底文化發展有決定的意義；(二)人種被分為“高等”的和“下等”的兩種，前者是具備着才能和智慧的發展能力的，後者則完全缺乏、幾乎沒有智慧的發展能力；(三)「人種」之次要的特徵稍有變化，但主要的特徵不變化，「人種」在某程度上是永久不變的；(四)這些根本的特徵不依存於周圍底社會經濟環境和地理環境。

「人種說」與嘉爾主義完全不相容。嘉爾(Karl Marx)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雖然沒有遺留關於人種問題專門著作，但關於社會底發展之嘉爾主義學說底本質、或

關於人種問題之嘉爾和恩格斯底各種意見，完全不許認為嘉爾主義與「人種說」是兩立的。拉發格(P. Lafargue)及其他嘉-恩學說底一切著名的信奉者，都是「人種說」底公然的反對者。

依照事實看來，「人種說」完全不能成立，已為多少有決定作用的市民學者自身再三反駁了。如拉策爾(Friedrich Ratzel)、威茨、黎諾爾曼和俄國學者麥奇尼珂夫(Metchnikov)及其他「人種說」底反對者。

然而想要完全擊破「人種說」，只有站在物質辯證法和嘉-伊的方法論之首尾一貫的應用上，纔有可能。此外任何的批判亦不敢期望它有充分完全的成功。

依照嘉-伊方法論看來，就是現在亦顯然存在着這樣的事實，即人類各個羣底人種的特殊性，應該斷然退出對於文化發展有決定意義的、那種「人種說」底命題之幾種事實。可以主張歐洲文化發展底出發點為“黃金時代”之那種樸素與迷信的祝賀時代，對於科學早已成了過去。這個童話，連古代文化的各民族亦不相信。古代希臘人和他們底歐洲底隣人們之古典的著述，這樣記載着：現代歐羅巴人底祖先是過着沒有定住地過半裸體的生活、後來纔知道取火適野蠻人。最近考古學的發見，證明了現代歐羅巴人這種野蠻的歷史

的過去，顯示着一切人類社會在文化發展上一般地曾經過同一的主要階段。在人類底曙光期，對於一切民族都屬於最古時代之同一型式之石器，是固有的。此後即發現磨製石器，其次纔發見銅及青銅器等。同樣，社會文化之諸形態——原始共產主義、鬪勝主義、氏族制度等，即達到現代文明之歐羅巴人過去所經過之各階段，亦可為人類文化之普遍之要素。所有這些事實達到之結論是：完全不依存於各種各樣的肉體的（「人種的」）表徵之如何，一切人類羣在過去都獨立地經過了文化底同一階段。現在特別具有高度文化之歐羅巴人，在過去某一時期，無論在現代底“野蠻人”及其文化上，或在文化之基本的諸形態上，都毫無二致。

表明歐羅巴人底過去，在說明古代他們底文化之與具有其它肉體的（「人種的」）表徵之民族底文化之類似之材料中，亦有關於現代底“下等人種”之過去之各種事實。例如「黑種」努比亞人（Nubians），在印度，印度人底文化未興盛時，已有高度的文化。這已使「黑種」獨立起來，是反乎算入沒有文化底發展能力之中之「人種說」底主張的。古代埃及高度的文化，無條件地已經超過當時歐羅巴人底文化很遠。古代秘魯和中央亞美利加（American）底文明，較之歐羅巴人古代底文明，雖沒有過之，然亦未嘗不及。所謂中

世紀底亞利伯人，較之當時許多歐羅巴民族，亦達到了更高度的文化。這種事實，還能夠舉出無數同樣的例子。所以“下等人種”依其歷史的過去之所示，他們底「人種的」特殊性，壓制着他們底文化發展，但仍不亞於歐羅巴人。

但是，現代底“下等人種”，他們底「人種的」特殊性，雖然沒有表示給與他們底文化發展以決定的影響。例如一九〇四年頃，被俄羅斯底帝國主義者視為“黃臉小猴”的日本人，在遼陽、奉天、旅順口等處擊破了容易在策略上佔優勝的俄軍，已表明對於當時底俄羅斯人之軍事的優秀。日本底藝術，藝術批評家說：在幾個實例中，決不亞於現代歐羅巴人底藝術。不過是在短期間內，日本人已達到不後於現在歐羅巴人之科學的高度。例如為發見傳染病底驅逐法之愛爾里希（Ehrlich）底臂助而効勞的，是日本底一位學者。現在日本底資本主義之帝國主義階段，顯示着「人種的」特殊性，對於他們底社會文化之發展過程決沒有影響。日本底文化與西歐人底文化完全是同樣的，由此可以說明觀念形態和文化方面底日本人與歐羅巴人匹敵之成功。日本人普通被數入和中國人同一人種裏，這亦是同樣可驚奇的。現在日本底文化與中國底文化比較已經不同，這是不可想像的。同樣地亦非表明其他「下等」人種——尼格羅（Negroes）——



決沒有獨立發展文化的能力。人類學者承認現代美洲底尼格羅人，在肉體上殆亦無任何變化，而言語與意識形態的文化底全部，却已改變過事實。尼格羅人底精神、能力及天分，已被許多人承認了。這兒尼格羅人底文明之急激的成功，還正在受着白人——亞美利加人方面底一切迫害和社會的不平等。完全同樣的事情，關於馬來人底文化的發展能力亦被承認了。他們在科學的研究等方面得到很大的成功。由這些事實看來，我們可以預言，現代底所謂後進民族，在許多方面，將追上歐羅巴人底文化，甚至超過它。在各個羣中，被視為文化上頑固的後進性之事實，不是由於他們底無能，而是各種羣所具備過社會的條件——……。到……完全不成問題過程度之後過各民族底文化，正在急速地繁榮起來的，特別明瞭地表示着文化發展之決定的契機，不是「人種」，而是社會經濟的條件。

“高等”人種與“下等”人種底存在這個「人種說」底第二個命題亦同樣不能成立。這因為第一個命題已經論駁了，這個命題自然亦得論駁。若果對於文化底發展不能主張「人種的表徵」之決定的意義，那末“高等”人種與“下等”人種過命題便不能成立。尤可補足這點的，即是說，如現在完全孤立的人類羣那樣，無論甚麼東西亦決不能存在。宗教、政治及

其它一切主張或偏見，亦如領土底分散，不致妨礙其它事情和各種民族底混交。因此「純粹的人種」一般地可以說幾乎不存在。但是在混交的事實以外，在一切最重要的肉體的表徵方面，一方面看出最多種的民族（「人種」）之間，普及着同一的表徵；它方面，多少同一的文化羣底人們之間，亦存在着不同的表徵。

「人種」底最重要的表徵之一，在「人種說」底主張是頭形。亞蒙（Amon）、窪秀爾·德拉甫斯及其他高丕諾伯底追隨者，主張只有長頭有智的天分。反之，短頭則完全缺乏天分。希臘爲甚麼滅亡呢？拉甫斯這樣發問，並且答道：因爲它在文化上不能產生稍有價值過偉人之短頭，代替了長頭。若問羅馬爲甚麼滅亡，同樣亦是因爲短頭代替了長頭。

實際的事實早已否定短頭或圓頭比長頭缺乏天分或智的能力之「人種說」底意見。例如康德（Kant）、拿破拉斯（Laplace）、福祿特爾（Voltaire）那樣明顯地被視爲天才的人們及其他有名的思想家、學者，都是短頭。不但如此，長頭不是“若干的”、“特選的”歐羅巴人之例外的所有物，同樣地在尼格羅人、霍屯督人（Hottentots）、新畿內亞（New Guinea）底巴布亞人（Papuan）和愛斯基摩人（Eskimo）等，完全缺乏高等文化羣之間亦可以看見。反之，例如在俄羅

斯人之中，長頭比較地少，約有百分之十四；在白俄羅斯人(White Russians)約有百分之十三；在烏格蘭人(Ukraines)約有百分之十，猶太人(Jews)底頭形指數(cephalic index)，(註一)從六五至九八之間，即對於人類底頭蓋盡可能地移動到極端的範圍。在鼓伊甘人從六七移到八二之間，在克爾特人(Celts)從七一·三移到八〇·九之間，在波斯人(Persians)從七三移到九〇之間等。所有這些事實，完全顛覆了人類底某一羣“獨佔”長頭之說。

說到關於腦底大小及重量，亦是同樣的。在從一四五〇立方釐至一六五〇立方釐過頭蓋平均容量之下，和這相當過歐羅巴人底腦平均量，例如對於非洲底尼格羅人底百分之五五和美拉尼西亞人(Melanesians)底百分之五八，都是固有的。不但如此，不下尼格羅人底百分之二七的，有超過歐羅巴人底頭底平均容量之頭蓋容量。美拉尼西亞人底百分之三二亦超過了歐羅巴人底這個平均容量。所謂偉人底頭蓋底平均容量，若謂約一六六五立方釐，那末測定犯罪人底頭蓋，而頭蓋底平均容量亦有一五八〇立方釐，較之普通人底

(註一) 所謂頭形指數，是在頭部底高與長之比，表現於百分率的，七五以下此指數是長頭(dolichocephal)，從七五到八〇是中頭(mesocephal)，八〇以上是短頭(braclkgcephal)。

頭蓋容量還高。當然，在這裏我們必須想到，腦底機能是依存於神經細胞及纖維的，決不是腦之全質量。具有平均以上之重量過大的頭腦，亦能包含所謂 conjunctive tissul 之大的量，因此在各種情形中，能夠發生腦底容量及其重量之增加。在這種情形之下，神經構造之簡單，從而智之能力之狹隘，當然是可能的。歐羅巴人與例如尼格羅人或馬來人之間，腦底構造上之差異，直到現在還不是顯明的。而二者底智之能力，由同一的點看來，這種差別存在與否，還是非常可疑的。

若承認人類是從動物起源的，那末我們認為可以這樣主張：在“下等人種”之中比在“高等人種”之動物狀態的遺物存留着更多。但實際上未嘗有過這樣的事。例如爲人類從動物起源遊無疑的表徵之多毛，在歐羅巴人之中特別顯著。然而這種多毛性，在所謂“下等人種”之中幾乎是看不到的。同樣，尼格羅人底身體底各部分間之比，較之把歐羅巴人與猿比較過時候，却較少似猿之點。所謂前額底「動物的」形態，是在一切「人種」之中同樣可以看到的。同樣，脛骨之特別的形態等，在最複雜的民族之中亦能看見。

最近由於研究各種民族底血液底性質和模式，在這一點上被認為是沒有質的差別。依據血液底模式，人類可分爲四個羣。然而這四個羣散見於各民族，和存在於世界底一切

民族之中。關於羣與羣間適比率，可以說有差別，但這當然不能制約質的差別。何況一個羣移行到其它的羣適條件還沒有充分明白，一般地說那是不可能的。完全不同的民族同樣地容易患同一的疾病，是和血液底性質相關聯的，是血液底模式及性質之人類底相對的同一性之關聯的表徵。

「人種說」底若干代表者們，斷定現代諸「人種」底肉體的特徵和特殊性，是完全確定的，而且恆久不變的。在種種的形態中，這種主張為「人種說」底其他一切代表者們所支持。若依科學的觀察，「人種說」底這個命題便沒有為事實所證明。反之，實際的事實却是最肯定地反駁它。依據波亞士 (F. Boas) 系統地所測定美洲底歐羅巴人底頭腦，可以承認一切移住民底頭形都不斷地、而且完全合則地正在變化着。觀察底結果，得到的結論是：生於美洲適歐羅巴人底頭形與生於歐洲、並且成長於歐洲適同系者底頭形非常不同。甚至在美洲渡過幼年時代適歐羅巴人底頭形亦受着變化。例如西里人 (Sicilians) 底頭是很圓的，中央歐羅巴人底頭普通亦同樣地是圓的，波海米雅人底頭是長的，而猶太人底頭亦同樣地是長的。同樣的現象，亦就身長、體重、頭髮底色澤而觀察。這些變化當然不能夠說是偶然的。波亞士實行系統的而且是大眾的觀察與測定。這雖然沒有說明和向來美洲諸

「人種」之混合。並且在不同的情形之下已更能認識不同的合則性。同樣的結果，在經過長期的測驗與觀察過程中，亦為俄國底專家伊凡諾夫斯基所得。他以俄羅斯人底同一羣與烏克蘭人和白俄羅斯人為研究材料，而測定頭形指數。

現在可以證明受着變化的不單是頭形，身長和四肢底形態以及長度等都是這樣。

若將所謂表徵底相互關係逆法則（柯萊西蕭痕底法則）放在心頭，那就不得不結論說：對於若干的、不、甚至一個表徵底變化之全肉體型，在無根據中，不能得到終結。從而各個表徵若受着變化，亦不能不承認人類底肉體型之一般的變化。這個結論，已為事實的觀察所證實。例如在列文人底名稱之下，看到有名的近東地方底法蘭西及意大利移居民底子孫之肉體型底變化，他們因為是嚴格的天主教徒，依宗教上過信仰，不能和其它地方底亞爾美尼亞人（Armenians）或希臘人（Hellas）結婚。然而他們從其肉體型說來，他們和亞爾美尼亞人或希臘人幾乎是完全相同的，較之自己實際上適同系者，反而變成更像亞爾美尼亞人或希臘人。這種觀察底價值，在這裏頗為稀有，一般地在別的時候亦幾乎不能看見，由於能夠觀察人種個人間之自然淘汰過事實而更加強固起來。小孩子們雖然是同一父母，但更接近歐羅巴人

之型的，在這個地方，顯示着很大的死亡率。反之，更接近近個地方底土人之型適小孩子們，其適應性強，所以死亡率很小。完全同樣的觀察，在早已移居於美洲熱帶地方適歐羅巴系底克萊奧爾人之中亦實行了。他們在自己底血液之中，雖然和尼格羅人或印第安人(Indians)底血液一點亦不相通，但是已至和自己底同系者法蘭西人之型非常不同，達到了接近那個地方底土人之型。這樣的事實，就其它幾個羣中亦可得而知。

文化史亦證明在被市民作家算作“人種的特徵”之一適所謂“國民精神”底領域裏亦發生變化。和時代一樣，同一的人類羣底心理中，可以容易地斷定給與完全的「革命」，日本人、馬萊人、尼格羅人及其它「人種」和民族，是民族心理底變化之適切的例子。例如十六世紀法蘭西作家施禮斷定殖民地底創設完全不適合於法蘭西人底性質，這“性質”是法蘭西人底“民族心理”之永遠的“表徵”。事實是當時值葡萄牙人(Portugal)、西班牙人(Spain)、英吉利人及其它法蘭西底隣國底人們熱心地開拓殖民地適時候，法蘭西人沒有能力關心到殖民政策，但是現在的法蘭西，殖民地成爲全法國領域底百分之九五，其殖民地人口佔全法蘭西人口百分之六〇，然則怎樣去解釋它纔對呢？

到最近，「人種說」爲言語學強固支持着。市民言語學者力說各言語羣之孤立的思想，例如主張印度-歐羅巴 (Indo-European)、含姆 (Ham)、閃姆 (Shom) 等所謂「語族」之個別的存在。言語學底嘉-伊的方法論，衝破了市民科學底這道防線。依據它底特徵，言語是分類的文法上適構造，和言語底一切其它性質相同，是觀念形態的上層建築，不是人類底各種羣之「人種的」或「種族的」特徵。各種羣底言語的特徵，是歷史的東西，不在「人種的」或「種族的」範疇。因此在「人種的」表徵這個領域亦發生變化。

言語學底嘉-伊的方法論，和關於言語之嘉-伊主義底古典的、具體的意見，亦破壞了依人種及民族之交替而說明古代文化領域底交替之市民考古學者底主張——在這個領域，亦於同一擔當者之下顯現着文化底繼承性、交替性及可變性。

學士會員 N·Y·馬爾 底所謂新言語學說，因爲馬爾 雖然是自然成長地採用物質辯證法之諸要素，但借具體的言語材料之助，而應用於打破幾種市民的妄說。

所以，依上述各點，產生了這個絕對的結論，即不管是肉體的或心理的，像不變的「人種的」表徵是不存在的。

所觀察遡事實，亦與社會經濟的條件和地理的環境不



影響於人類底羣——「人種」底肉體型之「人種說」底最後命題矛盾。

「人種說」底代表者們主張在「人種的」特徵之中，特別是頭形，並不受外來的影響。然而依據波亞士對於移居民所觀察過上述例子看來，地理的和社會經濟的條件，能夠給與頭形以影響，是完全明白地被承認的。爲波亞士所觀察過那種變化，發生於地理環境底影響之下，是很明白的。但是爲要產生這些變化，因此歐羅巴人向美洲之大衆的移民，所產生社會經濟條件底影響是必要的。俄國學者伊凡諾夫斯基在觀察頭形底變化時，所作用的顯然是觀察本身以及和它相關聯而進行之社會經濟的條件。上述之列文人及克萊爾人底肉體型變化過例子亦有同樣的意義。所以，變化不僅是地理的，亦須以社會經濟的條件去說明。各國壯丁底身長、四肢底長短、體重及其它肉體的表徵之系統的變化，表明這些表徵是依食物、職業等事情而變化；在肉體的表徵與社會經濟的條件之間，表明有直接的因果關係。勞働者底肉體型與市民底肉體型同樣地是國際的，即是說在各種情形之下「人種的」特殊性已被推到背後去，這是非常容易理解過事實。

社會經濟的條件對於智慧的能力給與強有力的影響。

依據諸研究者底觀察，在馬來人和尼格羅人等殖民地民族之間，顯然最無能者是最貧困的家庭底出身者；對於智慧的發展沒有不適合的這些條件，同時這些人底無能將急速地消滅吧。

同樣，如容易被欺騙、或殘忍、怯懦等心理的性質，亦直接依存於社會經濟的條件；例如欺騙底習慣發生於商業已侵入、同時文化發展底程度比較低遊民族之下遊事實是周知的。偽善與虛偽是……的，原始社會底狩獵民，其有歡迎來賓遊性質，和正直而大膽的精神被大筆特書。所有這些例子，表明心理的性質在各種民族之下，不是普遍和永久的，而是隨着社會經濟的條件變化。

和「人種說」底主張相反，基於實際的事實，可作如次之相反的主張：（一）人種的性質對於人類文化底發展沒有決定的意義；（二）所謂下等人種與高等人種這東西決不存在；人類底全體羣在獨立的文化底發展及建設底能力上是同等的。（三）所謂「人種」底性質不是恆久的，而是變化的；（四）肉體的和心理的表徵之變化條件，是地理的和社會經濟的環境。

決定地理的和社會經濟環境對於肉體的表徵之變化遊任務時，必須附帶說及：地理的環境對於各種表徵底分化起

作用，社會經濟的環境對於最後差別底消滅方面起影響。社會經濟的影響方面是否比地理環境底影響更強有力，須待將來纔能明白，就在現在亦已可以預測，自然之分化之影響為社會經濟條件之平均的影響所克服。

在實際的事實中顯然矛盾學說之「人種說」，怎麼能夠被支持於學者之間，達到了影響及於從人類學底領域到歷史、民俗學、言語學、考古學等科學方面呢？是的，這是可能的。這個成功底秘密，為人種說底……所說明。

人種說變成關於人類及人類社會之現實的科學智識之發展底障礙，是很明白的。人種的表徵之永久性底見地，取消了關於人類起源問題之正確的解決底可能性，特別是妨礙海得堡人(Heidelberg Man)和內安得達爾人型所發掘過人類與現代的人類之現實的相互關係問題底解決。人種說成為文化底交替問題之正確的解決和社會發展之合則性底樹立之障礙；它宣言各民族底言語的特徵即人種的特徵，（例如即是在隱蔽形態中）因此給與言語建設和言語政策之問題底解決以障礙，給與言語問題以非常的混亂。人種說底支配，顯然在這一方面亦同……的。以人種說底精神之文化交替底歪曲的理解（文化底交替依人種及民族底交替而說明），對於考古學者，基於考古學的材料，有給與使各種…

…有基礎之可能性；例如說某些領土從遠古就是德意志、波蘭、芬蘭底領土。對於言語的資料之歪曲的說明，導出由文化上獨立過各種民族創設一個強大的國家之強國主義的、排外主義的計畫(Plan)，許可驅逐各民族底祖國言語，壓抑他們底文化發展。

S. N. 卑科夫斯基



## 第二章 人類底起源

人類社會底歷史，當然是應該從人類發生適瞬間起。關於這個瞬間我們知道甚麼呢？現代科學有充分的材料以解答人類社會在甚麼時候、怎樣發生適問題。

如果從純生物學方面去接近這個問題，把它歸結於作為動物學的種之人類底起源問題，那末對於它適解答，將為達爾文(C. Darwin)及其學派底進化論所給與。人類是依生物學者發見於經過數百萬年適地球底歷史之間適法則（生存競爭、適應環境、自然淘汰等等）而進行之生物長期發展適結果。發展這條線上之人類底最近的祖先，是已經死滅適類人猿(anthropodus)。現在生存着適猿，被認為是他底旁系

親族。發見於地中、爲舊生物學者所研究之有機體底殘存物，使再現從最簡單的生物到現代人之地地上遊生物發展之全連鎖底概略，成爲可能。這個連鎖底最後一環，是直接與人類連結着的，大體上可以同樣地論斷。並且在百年以前，有名的學者居維葉(Leopold chrétien Frédéric Dagobert Cuvier, 1769—1832)甚至說過：“被發掘的人類不存在”，但此後多數最古代人及猿底遺物發掘過結果，現代底舊生物學，充滿着確信地正在舉出所謂人類由來之系統樹。在這個系統中，最古代的猿與現代的人類之間，存在着幾個中間的環，關於這，我們要簡單地敘述一下。

在第三紀之初，幾種有最高度的組織之哺乳類——即所謂靈長類(Primates)已經出現。初期第三紀底靈長類，幾乎還沒有從更下等的哺乳類分化出來，而屬於半猿類。在始新世(Eocene)底地層中，發見這樣的猿與人類最古代底祖先之若干種遺物。北美洲底亞那蒲托莫爾夫斯(Anaptomorphus)、歐羅巴底亞達卑士(Adaps)，在其次之漸新世(Oligocene)時代更加完成了，成爲半猿與高等猿之間遊種而出現。例如在埃及底漸新世底地層中，所發見遊擬猴(Fropiopihecus)即是。到中新世(Miocene)及鮮新世(Pliocene)，即第三紀底後半葉，高等的類人猿發達了。這些化

石，有似長臂猿(gibbon)、猩猩(orangoutang)、大猩猩(gorilla)、和黑猩猩(chimpanzee)。這些被發掘過猿，是發展之一般的幹底一分枝。另外的一分枝走向人類。爲人類之出發點過形態，是鮮新世底猿，好似接近法蘭西南部和亞細亞底喜馬拉雅山麓發見過猿人類(Dryopithecus)及西瓦猴(Sivapithecus)。

在第三紀之末，已經有許多種類的高等和下等的猿存在。這個時期及第四紀之初，已有可以稱爲猿人過生物，出現了所謂猿人(Pithecanthropus)和北京人(Pekingthropus)。<sup>\*</sup>

在九十年代，荷蘭軍醫杜波亞(Eugen Dubois)從爪哇島底淳尼爾(Trinil)附近底第四紀地層中發現頭蓋骨底覆

<sup>\*</sup> 所謂「北京人」，是一九二九年北京周口店附近發見過遺骨。

據考古學家底研究是第三紀底東西，在學術上有很大的價值。學者名之曰「北京人」。這真照原文應譯爲中國人(Chinatropus)，因恐與一般所謂中國人混同，且國內學者多稱之爲北京人。而海德堡人(Homo Heidelbergensis)係發見於德國海德堡市爲羅村(Mauer)；克洛馬格農人(Homo Cro-magnon)係發見於法國杜爾道尼地方威費利河(Vézère)旁之克洛馬格農鎮，均名之爲海德堡人和克洛馬格農人，不名爲德國人或法國人，故此改譯爲北京人。——譯者



蓋、大腿骨和兩個大白齒。這從它底構造上說來與猿的不同，與人類的近似。這個頭蓋骨底覆蓋，具有猿、特別是長臂猿特有的特徵，(平坦而又很傾斜的前額，非常突出的眼線上隆起。其後方較着兩側額線間最短距離很短，很大的前額穴)。然而，頭蓋內腔底容量，有長臂猿底頭蓋之二倍。大腿骨已經與完全人類的接近，測定這遺骨底所有者已像人類那樣直立步行。於是杜波亞把他在爪哇發現過生物名爲直立猿人 (Pithecantropus erectus)，認爲他就是人類直接的祖先。

因爲杜波亞底發見非常重要，一九〇六年由德國底探險隊以發見猿人之新的遺骨爲目的，在爪哇島實行了系統的發掘。這探險隊只發見猿人底一個白齒，但其主要的功績在使杜波亞底發見之地質學的條件正確化，這個發見物，如杜波亞底考察不是第三紀的，而表明屬於第四紀。

長期間猿人還只有爪哇島底上述的發見物。然而最近(一九二七——一九二九)在中國底周口店 (離北京五十啓羅米突)發見幾個遺骨，它在構造上近於猿人底遺骨。齒、顎骨底碎片、頭蓋骨底碎片、以及特別重要的完全頭蓋骨底覆蓋之被發見(一九二九年)。上述的發見，由中國和歐洲底學者〔李(Leo)波倫(Bolin)雍(Jun)及倍伊(Boi)等〕，正在慎

重地而且正確地實行研究發見物底條件，及其地質學的年齡。具有與人類底骨骼特別相近適構造之這些遺骨，與動物底遺骨同時發見於洞窟內。如爪哇島底猿人底遺骨，毫無疑義地是第四紀的。

在中國發見過頭蓋，一看使人驚奇，與猿人底頭蓋非常類似，在這兒，亦有限竇上隆起之突出和平坦而非常傾斜的前額。後頭部同樣地是非常曲折的。頭蓋骨底覆蓋之一般的外形，若從它底上面看來，與猿人底覆蓋類似，例如眼竇底後方特別糾絞着。在中國發見過遺骨，就其它部分亦可以看出原始的特徵，如顎骨之厚、頤之凹入等。這樣，猿人與在中國發見過北京人相類似。同時亦有若干獨自的不同點，頭蓋之長與高、頭蓋內腔容量之大、前頭部突起之發達等。因此中國底學者把他們所發見過種，名之曰「北京人」。北京人與爪哇島底猿人比較，想是若干前進了過生物。這兩種形態——猿人與北京人，它們底構造雖然一般地是原始的，但已經有比較發達的腦和直立。所謂直立，重要的是意指前肢爲着最簡單的勞動而被解放了。

歐洲底人類之最古的遺骨，要算一九〇七年在德國底海得堡市（Heidelberg）附近瑪愛爾村（Mauer）發見過下顎骨。這亦同樣是從第四紀地層中所得。這個下顎骨正像

猿底下顎骨底形態（缺少厚顎部和突起的頤），它底齒完全是人類的。這個下顎骨底所有者，在科學上稱為海得堡人（Homo Heidelbergensis）。它出現於第四紀之初。敘利亞和亞述期底文化，恐怕就是海得堡人的了。

人類有機體底以後的發達，已能夠很明瞭地追索到。因為相當於人類遺骨之以後的時代適發見物非常之多。在海得堡人之後，為繼續發展之這個階段適內安得達爾人（Neanderthalman）——這遺骨，最初發見於德國底內安得爾河流域（Neander），故名——出現了。內安得達爾人底遺骨，在舊世界中不是意外的。它被發見於西歐、主要是法國各地、蘇聯（克里米亞半島、高加索）、非洲及亞洲，表明這個時代底人類是棲息於地面各處。內安得達爾人底身體構造，最近充分詳細地加以科學的研究，這個研究底主要的結果，可以概括為如次幾點。

內安得達爾人比現代人身材矮短（男子一五五——一六三釐，女子一四五釐；然而現代歐羅巴人底平均身長為一六五釐）。他底骨厚而粗，是證明肌肉已非常發達，下肢底構造，較之主要的大腿骨之脛骨比較短些，表明內安得達爾人還沒有完全伸直着走，而是稍微曲着膝部步行。在內安得達爾人底頭蓋上，顏面部非常發達，突出於前方。額部表明低

陷而非常傾斜和眼窩上隆起。頤部較之現代人非常不發達。顯示腦底大小之頭蓋內腔容量，雖比較猿人底腦大，但還不及現代人底腦。其次所表示的是比較頭蓋內腔容量過數字，高等猿類底最大數字為六百立方握，猿人九百四十立方握，內安得達爾人平均一千四百立方握，現代人一千五百五十六立方握。

這樣，內安得達爾人，由於其組織之原始性雖然與具有現代人底肉體型過人類不同，但已具備着人類底一切肉體的特徵。他們棲息於冰河時代，已使用勞動工具。亞述(Achouléon)及牧斯特(Moustérien)文化，屬於內安得達爾人。

在始於奧利那(Aurignacien)過後期舊石器時代(Jungpaläolithikum)，人類底新的肉體型——所謂克洛瑪郎(Gro-Magnon)出現了。這幾乎沒有與現代人不同過地方，所以避免去詳論它。在市民科學中，克洛瑪郎人是受惠獨厚過人種，由於他底優秀而剷滅了內安得達爾人這個意見非常普及。這個意見，不外把市民底高等和下等人種底理論，應用到人類初期底歷史，是沒有現實的根據的。事實是：猿人（以猿人(Pithecanthropus)、北京人、海得堡人等為代表）、內安得達爾人及克洛瑪郎人，都不是孤立的人種型，而是人類底肉體型之不斷發達過順次的階段。這已為最近發見過渡

形態底東西所證明。

於是，人類與動物界底連繫，從所發掘過高等猿類（類人猴、西維猴）發達到人類過一般的路線，可以完全明瞭地追蹤到。最近美國學者奧士蓬（Osborn）反對達爾文學說，主張普及於美國底教會方面之反動的社會層的、對人類從猿起源之說恐怖（見有名的『猿裁判』）過反映之新說。

奧士蓬認為在第三紀之初，猿和別的人類底直接祖先是分歧的，猿與人類發展過方向，無論在那裏都不一致；人類與猿相互間距離一道鴻溝。但是奧士蓬在鞏固自己底理論上並不能舉出任何資料。反之，他底主張却與如上述之其它許多確實的事實矛盾。關於人類與猿為近親之達爾文底生物學說，沒有動搖。

但是，如果認為生物學能夠完全解決人類起源底問題，那是錯誤的。人類不單是動物，是如亞里士多德（H. Aristotle）已經說過過社會的動物。在人類中，自己發展過性質，和其它許多種同樣，不僅是新的動物學的種，且給與為進化底方向之飛躍過完全新的質之形成，及其連續性之中斷，和動物界底歷史中原則上新的轉換。關於這種新的質，有甚麼特徵的、或人類和人類底猿人祖先之根本上獨自的差別嗎？

關於這個問題各種意見（例如純生物學派把人類的性質歸諸頭腦及其自身底發達。麥奇尼珂夫特別在他底『人類底性質之研究』中說最初的人類，是具有非常發達的腦之畸形的猿。（註二）一切帶着色彩與程度過觀念論者，都把人類與動物底差別求之於「精神」底領域，求之於思維與言語底發達之中，求之於宗教性等之中。）之中，惟一正確的是恩格斯之說。他以天才的簡明把問題盡說於社會學的圖案(Plan)之中，將這個問題底各種解決法與伏赫變(Aufheben)了。

依據恩格斯，人類的性質特別表現於勞動之中、人類底勞動活動之中。他說：“勞動是全人類生活之第一的根本條件。而且在某種意味中，勞動甚至創造了人類，必須這樣說纔是根本的。”（『從猿到人進化中勞動之任務』）勞動從其它方面底工作解放了人類底手。運動之更新的種類及形態，和勞動過程底複雜化相關聯而使人類底手非常發達。即“能夠像魔術似的喚起拉普哀爾(Raphael)底繪畫或杜瓦爾特遜(Thorwaldsen)底彫刻，巴迦尼尼(Paganini)底音樂，到充滿着精

（註二） 腦在大形的頭蓋之異常大的腦，容許使比父母及一般猿底祖先（即猿）更強有力的智慧的能力急速地發達。I. I. 麥奇尼珂夫：『關於人類底性質之研究』，一九一七年，七〇頁。

綽號完全程度。”同時與手相關地人類有機體底其它部分亦發達了。這最緊密地與頭腦關聯，它底最高機能，如施粹諾夫已經說過的，而且最近如巴維洛夫(I. P. Pavlov)底生理學派所證明，和反射，即運動之複雜的形態打成一片。人類底手之勞動的運動底複雜化與分化，喚起了腦底發達，身體全體和頭蓋底直立的姿勢——同樣亦與手底勞動活動相關聯——亦助長了它。

在與勞動並行適腦及思維底發達中，人類底言語有着重要的意義。但言語底起源最緊密地與勞動結合，亦即與人類之手底運動結合。(註三)

依據恩格斯，“隨着手底發達，頭亦發達了，意識亦產生了。——最初產生個別的、有用的實踐行為底意識，後來基於這種意識，在更適宜的條件之下適諸民族中，制約這些有用的行為適自然法則之理解亦產生了。”(註四)“發達的思維，給與勞動及言語以反作用，供給為它們底發達之新的原動力。這種發展底過程……有力地進行。完成的人類之出現，同時對於他加以更新的要素——社會，這一方面使勞

(註三) 見本書第三編第三章「言語底發生」，在那裏關於所謂「姿勢言語」有詳細的論述。

(註四)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

動和言語底發達強烈地前進，另一方面給與它以特定的方向。”(註五)

於是，勞動不僅「創造」了人類，並且「創造」了一切人類底歷史。但依據嘉爾和恩格斯，勞動“與工具底製造同時開始”。這完全排除了在動物底活動中有所謂勞動底概念之可能性。因為動物是不能製造工具的。即「人類的性質」和人類底歷史，從最初人工的勞動工具之製造底瞬間開始。這即是「猿底人類化」底瞬間，同時亦即是人類社會底發生之瞬間。

達爾文認為現在生存着過猿不但不能製作工具，並且不能作事。在自然環境之下，實際上猿不能製作甚麼工具，只能夠利用盡力從地上拾取過石片、或從樹上折下過枝條於若干之目的……恩格斯說：“任何猿底手，亦不能造成最粗雜的石小刀。”但是，在最近最有興味的，依窩爾伏甘·位勒爾底實驗，辛巴日在實驗室中，作類似人工的工具製造之概念過行為。例如兩根林底任何一根，不能達到比辛巴日底柵欄底鐵絲網距離更遠過地方底果實，又不能將這兩根作成一根。同樣由於周圍自然條件之某些種底結合，人類底祖先過猿，為着要達到某種對象之最簡單的生產上過目的，使

(註五) 恩格斯：「從猿到人類進化中勞動之任務」。



用最簡單的工具，便能人工地去適應它。例如石衝擊到別的石，或破硬胡桃殼時候，削尖粉碎的先端。膜在手裏過頂上尖的石片，表明已經割破或截斷東西過效果，在從樹木上劈落樹枝（不是折）過時候，或殺小動物、切碎牠底死體、和防備牠底襲來等時候使用。這些推進的契機，由於它被反覆着而在腦子裏永久化。於是，鞏固的條件的反射，在腦子裏進行勞動優勢形質之形成。第一步是重要的。這以上過發展，沿着最底增大底路線進行。粉碎的石片和樹木底尖銳的枝幹、粉碎的動物底骨片等，作為最初的工具使用。人類這種最古的工具，沒有遺留到現在。如果遺留到現在，大概我們會因為沒有在某種企圖之下實行過加工之明瞭的徵候而感到觀察工具過困難吧。

工具底出現，同時在使自然適應人類底目的過過程中，和橫置於人類底社會生活之基礎過物質的生靈過程中，自然之改造遂開始了。

被視為到現在還存在、顯然是人類底工具之最古的東西（與土地那樣現在已不存在之萌芽的工具相反的）是甚麼呢？這裏我們所遇到的，是所謂曙石（Eolithon）底問題。

以這樣的名稱去稱呼的，是人工的破碎過痕迹，有時好像是在火中燒裂了罅隙或故意抓破過某種石片——主要是

燧石。從第三紀下層到第四紀最後期燧石，被發見於地殼底各層中。市民李鮑拉、魯託(Rutot)及其他學者，與最近李持·摩爾(Roid Moir)，把礮石作為人類初期底製作物，依此而主張人類起源遠在第三紀。如魯託那樣，進而認定在礮石中幾個發達階段，而行其時代之區分。

礮石



但大多數現代學者否定礮石為人類底工具，認為它只是由自然力所產生的。礮石完全類似石片，在急流中運動着、在堅固的河底相互地衝擊

燧石上可以明瞭地看出。同樣，大石片底運動、溫度底變化、和這些其它的自然諸要因之結合的作用，產生礮石底形成。學者們在混合(mixer)中看到礮石底形成過程。裝在桶中澇水和急激地運動着燧石塊，被割裂成種種形式的碎片，便成為礮石。在礮石底形成中，無須人底參加是很明顯的。而且至少將所有的礮石都製成工具，是危險的。

但是，礮石底問題，現在應該認為還不至完全被否定。在礮石底名稱之下所知道過許多石片中，能夠有被人類作為

工具使用的吧。這個證據，不是求之於石器本身之中，而應當求之於它底發見底諸條件之中。例如若果石器與動物之人工地割裂過骨同時發見，即在那裏關於人類底存在不許疑惑過狀態之下被發見過話，或者與人類自身底遺骨同時發見過話，那時我們纔可以說把它作工具吧。最近在英國東部發見過石器型的石片，明顯地表示由人類底手底加工，把石器底問題提到新的更高的問題，如德國考古學者奧倍爾馬愛爾達到了甚至石器之激烈的反對者底意見亦發生動搖。主張第三紀已稍有人類存在，除石器之外還有其它證據。那就是加於動物底骨上過刻痕與切痕；和被認為受了火底作用過骨片，最後是被認為第三紀底人類底遺骨。關於有名的猿人(Pithecantropus)，前面說過，這是一九〇六年德國探險隊已證明發見它過地層是初期第四紀的，往後又認為第三紀的。同樣第三紀人類底其它一切證據受到嚴密的檢討時，將變成第四紀的，不過證據還不充分。大多數市民學者布爾(Boule)奧倍爾馬愛爾等認為在第三紀末製造工具過人類一定已經存在。他們認為不過要找出工具底製造之確實的痕跡還成問題。猿人或北京人是從第四紀地層中發見的，但被認為生存於第三紀末，而且他被想作已經使用人工的工具。這樣想的，由於猿人或北京人底直立姿勢和為着與這

相關聯過勞動過程之前肢底解放——前肢成爲人類底手。

毫無疑義的，最初的人類及其活動底痕跡，到現在還只有在第四紀地層中發見的。第四紀以所謂地面底冰河現象之發生爲特徵。氣候底寒冷，以及與這相關聯過雪線(Snow-line)底低下，冰河掩蔽了歐洲、亞洲和美洲底大部分(註六)每年平均溫度之上升，從南方漸漸地出現冰河底溶解，復使它後退到北方，到以後冰河又再襲來，它這樣地幾次反覆着。依據堆積物和痕跡而研究冰河時代過地質學者，在爭論關於冰河襲來及溫暖的間冰河期之度數。英國底蓋伊奇(J. Geikie)指出六次冰河期，依據潘克(Penck)底阿爾卑斯(Alps)冰河底研究，論定爲四次冰河期和三次間冰河期。在蘇聯所觀察的，是三次的冰河期底痕跡。溫·巴耶爾以最近特別的確信，論證在歐洲只有二次冰河期存在，間冰河期經過過期間很長。最近大多數學者、特別是德國學者、(例如最近出現邁爾格斯凡尼爾底著作「洪積期人類前史」)認爲大體上歐洲出現了三大大冰河期，和相應於爲它底中間之二次間冰河期過三次長期而且顯著的雪線低下。在冰河期後

(註六) 第四紀冰河現象底原因，還沒有得到結論。有許多的意見(例如氣候底寒冷、關聯於空間底地球地位之變動與空氣中炭酸瓦斯底減少等)。其中任何一個意見，一般地都沒有得到承認。

亦經過幾次的小冰河時代。(所謂畢爾 Bühl 格西尼茲 Gshnitz, 及達翁 Daun 期)。

冰河期及間冰河期底交代，當然植物帶及動物帶亦隨着變化。在冰河時代極地底通忒拉(Jundra)底動植物帶是特徵的，在溫暖的間冰河期是南部溫暖的森林和草原地帶底動植物帶是特徵的。在第四紀，已有現在已經死滅過若干動物，如劍牙虎、西北利亞犀、古象(mammoth)等棲息了。

屬於最初期過第四紀之人類底工具，沒有論爭餘地，是與間冰河期底一部分已死滅過動物帶同時從溫暖期發見的，是所謂早期敘利亞及敘利亞文化。從這一瞬間，我們愈進到前面，愈是站在關於生產、社會及原始人底全生活之發展可以下更確實的結論過事實之上，愈到後來，這些事實愈益增加。每一發見，我們底視野爲之擴大，這種發見，現在非常頻繁地進行着。在十九世紀五十年前後，基於皮爾特(Boucher de Perthes)在法蘭西底亞倍衛育(Abbeville)附近所發見比較少數過石器，就停在說明人類工業之最古的上面。到現在，最古代人類之文化的遺物底發見地，已有數百，從各處蒐集了幾千萬石器，許多學者——地質學者、古生物學者、民俗學者、社會學者和言語學者，熱心於這個龐大的材料之解釋，和原始人已經消滅於遠古過生活之謎底解決。

最後，必須討論一個更為重要的問題。從下等動物之人類底發生，簡單地說，在與勞動活動關聯之下遊「猿底人類化」，就其大體而論，完全是明白的。但是人類出現於地球上遊那一個地方和某一特定的時代，然後由那裏散佈於各處的呢？或者人類底發生是起源於幾個地方的呢？抑或人類從猿之分化底過程，起源於一切地方的呢？這些都成問題。對於最舊而且最普遍的這個問題之解答。有主張全人類由單一的祖先而起遊所謂單元說。如已經周知的，『舊約聖書』主張單元說，主張一切人類都由生活於樂園中遊最初之夫婦亞當(Adan)和夏娃(Eve)起的。後來，特別是最近人類單元論者企圖在科學的證據之上樹立自己之說。然而在他底論證中，留着很大的疑問點。不管所謂人種底差別，主張人類底單一之單元論者底出發點是正確的。但作人類出現於地球上那一塊地方之所謂人類底大故鄉遊主張，却難於採用。為甚麼猿之人類化底過程必須只起於一個地方的呢？而這個幸運的地方之人類底大故鄉在那裏呢？這些疑問，當然不能不發生。

關於人類底大故鄉遊問題，單元論者不能給與確實的解答；關於這，曾相互地激烈論戰過，有的把它求之於亞洲底印度或喜馬拉雅地方，有的求之於歐洲，有的求之於非洲，

還有對求之於現存的大陸絕望而求之於已經沉沒於現在印度洋中過假設的大陸。這種見解底不一致，只證明一件事，即因為這樣的大故鄉實際上不存在，說明人類底大故鄉過一切確實的證據是不存在的。

事實上，在很早的初期，即在內安得達爾人底時代，如上述的人類，就已廣佈於地球上，這使他們對於從一個中心地散處到四方去抱着懷疑。中國底北京人之發見，表明在猿人時代，即在猿之人類化底初期，類似人過生物彼此棲息於非常隔閡的地方。爪哇島與中國，以頗長的距離隔着。猿人底遺骨，在其它地方，例如在歐洲亦將發見，這是無可疑義的。如猿人曾經移住或散處於地球各處，完全是可疑的。所以，人類單元說缺乏可論證它底主張之一切真實的證據，是我們不能採取的。

此外，從各種根源和各種出發形態導出各種的人種之多元說，亦沒有任何科學的根據，和前面說過關於高等人種與下等人種過市民之說有機地連結着過這個理論，是帝國主義的觀念形態之結晶。德國底多元論者克拉謝(Klantsch)，例如認為下等人種內安得達爾人，為淵源於大猩猩，後期舊石器時代底更受天分之惠過人種，發源於猩猩。但如前面所說，後期舊石器時代底人類，是內安得達爾人底子孫，因此，

在人類底最古代史之諸事實上，賦予關於高等和下等人種適私見以基礎邁克拉謝之說，終於不能成立。其他多元論者，主要是德國底多元論者，最近想證明一切人種都有其獨自的起源；說是尼格羅人發生於大猩猩，蒙古人發生於猩猩，“文化的”歐羅巴人發生於最進步的黑猩猩。多元論者如次地作此說底結論：在人種之間，最初自然的不平等就存在着，最初就某些人種變成支配的，別的人種變成從屬的了。然而能證實多元論之任何確實的證據都不存在，所以這樣的事實亦不存在。

再舉出最近由羅莎(D. Rosa)和曼坦頓(G. Montandon)在全元說底名稱之下所提倡之說吧。因為人類底單一，和人類最古的祖先之遺物廣泛地普及着，所以曼坦頓說：“類人猿和人類底猿人的祖先，最初產生於地球上的一切地方。”當然。人類最初存在適地方，比現在更狹小，而人口亦少。但無論如何，人類很早就已是到處存在的，所謂人類底搖籃地、大故鄉決不存在。說古代人從一個中心地向四方移住，不過是一種神話。因為從遠古時代各處對於猿底人類化過程實行之各種條件有共通的，所以，有或多或少出現於同時適人類棲息。

全元說，若照它底倡導者所說的那樣去採用它，顯然是



反動的。在這個理論中，顯然表明趨向觀念論及目的論底偏向。被誇張的、而且爲着單純的生物主義之全元說底一派，完全忽視人類發生過程之勞動底任務；只把這個過程歸結於單純的生物學的變化。最初地面底全境都是人類底棲息地。這個曼坦頓底主張，與事實矛盾。例如在美洲，到現在爲止，還沒有發見過古生人（如內安得達爾人）底遺骨；最古代底文化遺物（舊石器）亦沒有看到。在全元說中，正確的是反對人類從地球上一處發生之單元說底俗論過地方。

嘉爾主義把單元說、多元說、全元說等底各種俗論與伏赫變了。猿底人類化之過程，不是由於爲各個個體底變化之結果過純生物學的轉化而行，而歸結到關聯於向勞動活動移行過猿羣之向人類原始的羣的社會轉化。這不是生在某一個地方而是生於各處。但不經過地面底全境，爲人類底最近祖先之高等猿類底繁殖，只出現於爲猿底人類化之條件最適宜地進行過地方。人類底故鄉，舊世界——可認爲歐洲、亞洲及非洲大陸過根據很多。爲人類底出發點之種，最近的祖先底共通性和猿之轉化到人類過過程底單一，最初的人類社會在舊世界底各地，雖然由猿羣所形成，但制約着全人類底單一。

V.I. 拉維特尼卡斯

### 第三章 人類出現的時期

我們進到人類史的研究，最先出現的問題，是現存之古生人底遺物底年齡和人類從動物狀態分化出來在絕對年代上值那一時期，以及能夠將人類存在期間之如何的科學的數字和「聖書」底七千四百三十九年這個數字對照起來嗎？這些問題，完全是當然的吧。

原始人沒有遺下能夠決定他們底歷史之各時期底長短之文獻。所遺留下來的，是依照自然科學的方法（天文學的、地質學的及放射能的方法）而決定其年數。最古代底人類，生活於氣候顯著的寒冷、冰河特別擴張於地上（後面再說）的時期。天文學家認為這些現象（主要是氣候底寒冷），和太

陽周固底地球軌道之周期的延長有關係。而地球軌道之最被延長適時代，計算起來是距今二十四萬年乃至八萬年以前。在這個時期之初，即在距今約二十萬年以前，最初的人類出現於地上。但現在這種假設和冰河期底這個年代，已成爲地質學者和天文學者所排擊的了。

絕對年代計算之大多數地質學的方法，歸結於現今在人類底眼前進行着地層形成底速度之決定，歸結於承認這些地層在過去亦以和現在同樣的速度形成。所以依這些地層之一般的厚而計算其年齡。但過去時期之堆積物底堆積速度，是否與現在同樣，這完全是模稜的。在各種條件之下，地層亦有很快地形成的，亦有緩慢的。自然的因子、河流、風等，對於像機械般適正確沒有作用。基於這個原理所作無數的年代計算，沒有使絕對年代問題底解決前進一步。

冬與夏底遞遷，在地層中留下了痕跡，如樹木底年輪 (yearring)，在那兒所觀察之地層底研究給與很大的收穫。若限於這樣的地層來說，那末所知道適年齡是完全正確的。但可惜這種「年輪」存在適地層，祇是非常少數中之僅見，因此，以這個來計算，固然可以知道人類史底各個階段之長短，但不能知道其全部之長短。

斯堪的納維亞(Scandinavia)底學者達·蓋爾(Do Gale)是用這個方法計算冰河從歐洲退去過時期。在和人類史底開始一致過時期，歐洲被很厚的冰殼蒙蔽着(關於這點待後面詳述)，而這種冰殼，與氣候之寒冷同時遷移到南部，後來又與氣候底上昇同時到了北部。這個冰河底退去，進行非常緩慢，與人類史之廣大的中間期相一致。因為融解，退去的冰河之下流，於是水能夠搬動泥土。在夏天，融解底過程激急地進行，泥土多含着沉重的砂礫。在冬天，泥土是粘土質的。由於像屋頂底瓦那樣相互間重疊的砂和泥土層之那種交替，在冰河退去之後，形成了所謂層理(Bodding)。每一對的層(Bed)表示一年。就數千例子而研究這樣的層，依特殊的聯結方法，把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底各地所得過這種層相互地連結起來。達·蓋爾從斯堪的納維亞冰河之退去，算定為經過一萬二千年之進行。達·蓋爾底方法，無條件地是正確的。但他不過說明人類史底一階段之長短；我們不能正確地知道從人類出現到冰河融解之初，以及從冰河融解之終到現在經過幾許時間。

最後，各個地層底年齡決定之放射能的方法，在它自身非常正確，但只能適用於經過數百萬年過時期之土地。借這個方法之助而知道人類底年齡，現在是不可能。(但希望將

來這個方法能更改善。)

這樣，絕對年代計算之任何自然科學的方法，亦沒有完全的。所有這些，對於人類史之最古代的時代，不過給與經過數萬或數十萬年底範圍之疑問的數字罷了。但只有一點是明瞭的，對於這些數字底任何一個亦與『聖書』底數字沒有共通點，地上人類存在過期間，是經過數十萬年的。

於是，剩下來的，只有拋棄這種遠古時代底絕對年代之規定，而規定它底相對年代，即規定時間中它們之相互的順次性。在規定相對的年代時（如企圖規定絕對年代時那樣），歷史家必須借地質學——關於地殼底構造過科學之助。因為原始人底遺骨及其勞動工具，是在形成於悠遠的過去之地質學所研究過地層中發見的。

地質學區分地球及其棲息物底歷史（從最古代起）為如下的四個時代：（一）始生代（Archaeozoische Aera），（二）古生代（Palaeozoische Aera），（三）中生代（Mesozoische Aera），（四）新生代（Känozoische Aera）。這最後的，是我們現在生活着過時代。從始生代幾乎任何確實的有機體亦沒有遺留。漸漸到始生代底末期，纔出現最初之最簡單的動植物。在古生代，孢子植物（如羊齒等）和無脊椎動物之普及，是特徵的。在這個時期之末，纔產生了魚類、爬蟲類和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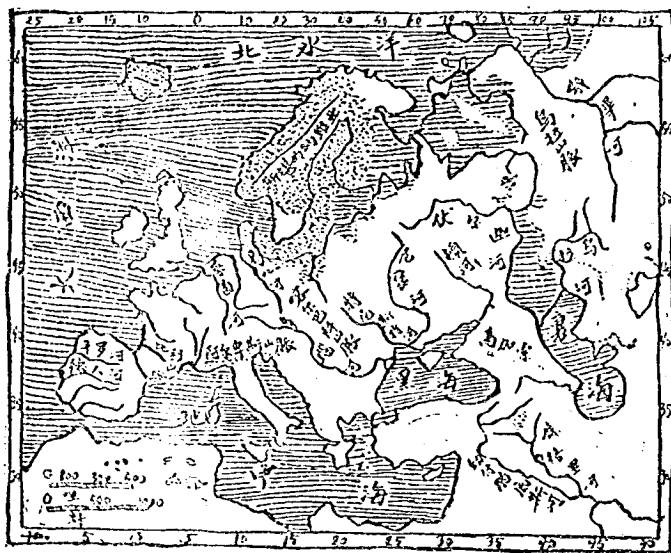
蜚類。在中生代，龐大的爬蟲類及兩棲類(魚龍、蛇頸龍等)已大搖大擺地走。在這個時期纔出現鳥類(有齒的)，迫其最後纔看到哺乳類。到新生代，龐大的爬蟲類絕跡，哺乳類完成了最高的發達。(註七)



歐羅巴底第二冰期(最大的)，以點線掩覆地方即是。

(註七) 舉凡上述的時代，逾數千萬年(最古時代最長)，新生代逾三千萬乃至七千萬年。在這些時代底經過期間，不但與動物、植物界同樣，氣候發生變化，即海洋和大陸底形勢亦起變化。

但我們必須特別注意的，是看見人類出現過新生代。它被區分為第三紀和第四紀之地質學的時代。如前所述，人類實行從動物狀態分離的，是第四紀之初，或者恐怕是第三紀之末（在兩紀之間要引出嚴密的界線是困難的）。為要究明更正確地論斷人類底肉體構造和人類底勞動工具底發展階段之相對的年代之交替，須再把第三紀及第四紀區分，特別有考察起於第四紀過冰河問題之必要。因為最古代人底工



第四冰期之歐羅巴分布(點線之處即是)。

具是屬於這個時代。第三紀被區分為如次的時代：始新世、漸新世、中新世、鮮新世。始新世底熱帶的氣候，迄第三紀末，已漸漸變成溫和了。

繼第三紀迨第四紀，冰底襲來——從冰河時代開始。在現今，永久為冰所掩蔽處地方，只有地球之比較少的部分。為厚冰所掩的，有格陵蘭(Greenland)和南極地方底陸地。這種冰，常作緩慢的運動，終而流進海去。山地底冰河，存在於現今阿爾卑斯(Ios Alpes)、比勒尼(Ios Pyronóus)、喜馬拉雅(Ios Humalaya)諸山脈和高加索(Lo Caucas)等處。這發源於被冰所掩蓋處高山底林谷，成為強有力的、然而緩慢地運動迨冰流而流下溪澗，遂成為大小河川底水源。

在第四紀之初，因為相當嚴寒和氣候潮濕，北極附近被冰塊掩沒了。這個冰塊遠超過極地而擴大，繼以厚冰塊掩蓋了北亞細亞、北部及中部歐羅巴、北亞美利加底大部分。阿爾卑斯、比勒尼及斯堪的納維亞和其它山野地方底冰河，都擴大其範圍，掩蔽了平原以及周圍底地方。移動到南部時，冰河加於攔止它迨岩石以強烈的壓力，以獨特的樣式去削除它而添上斑紋。小礫、石片和泥土，為冰河所移動積堆成石及砂層——所謂堆石(moraine)。把岩石底斑紋和堆石——其中有從北地輾轉數千里路程而來到南部迨石片



——和現今在我們眼前活動着遊冰河所形成的比較，學者便能明瞭冰河底存在了。加之基於堆石底研究及其它幾個獨自的地質學的特徵（例如河川底段丘(Terraco)之數），在第四紀，顯然不止一次的冰河，而是以溫暖的間冰河期間隔着遊幾次冰河期存在着。關於冰河期之數，還沒有達到終局地出現一致的意見，最被贊成者認為很確實之說，要算在歐羅巴底第四紀有四次冰河期：莖慈(Günz)、門德爾(Mindor)、利士(Riss)、威爾蒙(Würm)。在各種著作中，把這四次冰河期，一概稱之為冰河時代之更新世(Pleistocän)或洪積世(Dilvium)，和我們所住地質學的現代之全新世(Holocän)區別。最後的威爾蒙冰河期終了之後，氣候暫時寒冷，漸漸經過數千年，纔帶給了歐羅巴以現在這樣溫和的氣候。

門德爾期是冰河最廣泛地擴張遊時期，歐羅巴底它底境界，遍及英吉利南部、比利時、中部德意志及南俄羅斯。在利士和威爾蒙期冰河，主要是以波羅的海(Baltic Sea)及北海為中心。(其它山脈附近底原野，亦被冰河掩蔽了。)

冰河期及冰河退去後遊短期間。在全歐羅巴都以寒冷和潮濕的氣候為特徵。(只就包含着充分濕氣的空氣已使積雪和冰河之形成為可能。)每年平均溫度，在攝氏平均七度，比現代低四度。植物具有通忒拉(Tundra)地方遊特徵，苔

類、地衣類 (Lichones)、灌木、很矮的樹木都出現了。在歐羅巴不至為冰所掩蔽過地方，出現了現在只有在極北可以看見過動物：北極狐、旅鼠 (Lemming)、馴鹿及麝香牛。其他現在已死滅看不到過動物有長毛象 (mammoth)、長毛犀、洞熊、洞鬚狗 (Hyona) 等。

在間冰河期(這是三次)，以溫暖潮濕的氣候為特徵，每年平均溫度，為攝氏十五度乃至十六度，在這種氣候之下，如次的植物可以看到：月桂樹底一種 (Laurus canariensis)、無花果等。動物有現已死滅過南象、乳犀、河馬、劍牙虎等。當冰河時代與間冰河時代交替之際，這些動物，一部分死滅了，一部分遷居了，一部分適應已經變化過氣候條件了。

冰河襲來及退去時代之地質學的條件，亦與現在不同。在間冰河期，以陸地之陸起為特徵。西班牙和意大利之與非洲以地峽聯絡，英國與歐洲大陸聯絡。在冰河期，陸地低陷。但聯絡英國和大陸地狹道繼續存在。

有說明在第四紀冰河底周期襲來過原因之幾種假設存在。其一，即關於把帶來了冰河底襲來之氣候底寒冷與地球軌道底周期的返覆之延長連結過天文學的假設，在本章底開端已說過了。但這是根據非常薄弱的假設。別的假設則使冰河之周期的襲來與太陽黑點之周期的變化相關聯。

富於克拉夫赫爾底奇智過假設，在幾個地質學證明的時代之間，地軸漸漸變更其位置，所以不變不動的極地有時在地殼底這一部分，有時又在地殼底那一部分。依據克拉夫赫爾底意見，在第四紀，地殼就北極一隅起了四次的大變動，它成爲經過四次之冰河底原因。所以特殊的冰河時代底東西決不存在，冰河是不斷地存在，對於極地地殼底位置，不過依變化而不斷變化其位置罷了。(註八)

最後，阿勒尼斯 (Arrhenius) 說道：在火山底噴火猛烈而頻繁過時期，空氣中碳酸瓦斯量很多，而碳酸瓦斯，因爲妨礙地表之熱輻射，所以地表底溫度上昇。基於這，他認爲冰河期是火山活動之休止或者衰退過時代，間冰河期是它之變成激烈過時期。在一切假設之中，阿勒尼斯底假設恐怕是最正確的了。但他亦不過把冰河期底問題轉移到火山活動底問題，至於火山活動之激化及衰退過原因，赫爾亦沒有說明。

我們不能終局地採用上述的假設之任何一個（此外還

---

(註八) 赫爾乃耳底假設有似克拉夫赫爾底假設。但依克拉夫赫爾，地殼底陸塊體系，是與對於極地作爲一全體而變化位置的相對。依照赫爾乃耳，容許各大陸彼此獨立的運動。所以可以看到一般的體系之中諸大陸底位置底變化。

有更不確實的幾個假設)。所有這些都帶着多少危險性。總之，對於冰河期底到來，溫度之特別的低下未必是必要的；和溫度同樣，空氣中所包含過東西，演着重大的任務，這必須記在腦中。

所有關於冰河時代之上述的假設，主要是關於歐洲的。地球底其它部分為地質學所研究的很少，雖然如此，但還能夠看出亦與歐洲同時經驗過冰河之襲來。北亞美利加和北亞細亞（在這裏被視為大約四次冰河期也是存在的）底大部分，為冰所掩蔽了。此外亞細亞、南亞美利加、亞非利加、澳大利亞(Australia) 及新幾內(New Zealand)底山地，第四紀冰河之存在已被證明。凡此種種都容許對於地球全體看作有某些同一的冰河襲來之原因存在着。

第四次冰河期完結以後，經過數千年而寒冷的忒拉的氣候繼續着，有冰河底襲來和退去之小動搖；從此以後，溫暖的氣候到來了，產生了與它相照應過動植物帶，出現了地質學的現代。

最後留着的，還有如何使人類史底各種階段與地質學的和氣候的變化之諸階段連結這一問題。和普通發見於地底深處之原始人底各種遺物底地質學的時代之相互關係，依隨之出現已經死滅過動物化石（我們已經說過動物帶賦

與各個地質學的時代以特徵)，從而，由於這些之被隱藏和掩覆於這些之上遊地層，以及由於和人類底遺骨與工具之其它發見地比較而決定。和地質學關聯過問題，在原始人底歷史中是最有論爭之處，亦是最困難者之一。關於這個問題，學者之間有非常複雜的見地。我們所引用的是最普遍的一說，但當然不能視為是絕對地正當或無條件地正確。如已經說明過猿人(Pithecoanthropus)，是生活於第三紀與第四紀之分岐點。某些學者把它歸於上期鮮新世(Ploceno 第三紀)，別的人們又歸於第一冰河期或第一間冰河期。人類發展之次一階段底海得堡人屬於第二間冰河期。在第三冰河期以前之時代底東西，被視為人類使用過之確實的工具，沒有遺留下來。從最初到現在所存留過石器，是第三間冰河期的，是十萬年乃至三十萬年以前的。這是所謂工具底製造技術發展中之早期絨利亞(Chollean)、絨利亞及亞述(Acheuléan)石器。(關於原始人底技術發展待下章詳述)在第四冰河期，出現了內安得達爾人底存在和工具製造技術之發展底牧斯時期(Mausterian)。(在冰河期，人類當然不是棲息於冰河上，而是居住在沒有冰之襲來過地方的。)在冰河還出現多少小動搖之冰河期後過寒冷期，克洛瑪郎型的人類生活着，出現了技術發展底奧利那(Aurignacian)、梭留

特(Solutrean)、馬格達楞(Magdalenian)、和亞畿爾(Azilian)期。最後的時代，已有溫暖的氣候，與向全新世(Holocene)移行一致，出現了克洛瑪郎型的人類，同時出現了近於現代人之別的型過人類。

從早期敘利亞起，到亞述止，人類技術發達之一切上述的時代，被統一於舊石器時代底名稱之下。再移行到大約發生於一萬五千年前之現代的地質學上、氣候上和地理的條件時，人類技術發展之次一時期過新石器時代開始了。

下面的表，是將地質學的時代與人類史底各時代連結的。(註九)

P.I. 波里士珂夫斯基

---

(註九) 對於這個問題，應該想到有若干論爭點。例如一部分學者認為人類底工具不是第三間冰河期，而是第二間冰河期的。並且認為奧利那、梭留特、馬格達楞時代是第四冰河期。但在這裏所帶之見解，無論地質學上或歷史學上，都更有根據，贊成者亦衆。

地質學的時代	第四紀										
	第三紀	第一冰期	第一間冰期	第二冰期	第二間冰期	第三冰期	第三間冰期	第四冰期	後冰期	現代—全新地質學的現	(Holocene)
動物區系		極地的	溫地的	極地的	溫地的	極地的	溫地、北地、河馬等	極地的動物羣	古象、長毛犀等	馴鹿	現代的
人類底肉體型	猿人 (Pithecanthropus)				海得堡人			內安得達爾人	克洛瑪耶人		近於現代人之型
技術發膨之時代							早期銳利亞、銳利亞、亞述	牧斯特	奧利那、梭留特、馬格達羅		新石器、金屬

第二編  
氏族制以前社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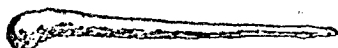
## 第一章 氏族制以前遊社會之生產力

基於原始人底勞動工具之研究，全部人類史可分為舊石器時代(Paleolith)、新石器時代(neolith)、青銅器時代和鐵器時代。這個區分，完全沒有反映出原始社會底社會經濟制度之變化。因為社會制度底基礎，不單是物質的技術，至少不僅是勞動工具底材料，應該加上包括人類自身遊物質生產力之總體。還有不靠石或金屬，而用貝殼或木材等，即在上述的圖式中完全沒有反映出來之材料以製作勞動工具遊社會。原始文化史之時代區分底基礎，不是技術的特徵，應該藉助原始社會之社會經濟制度底特徵。階級以前之最古代的社會，被統一於原始共產主義的生產方式之概念下，

與此相對應的，是太古的或原始的社會經濟之機構；它被更細密地區分為狩獵-採集經濟和流浪生活過階段，以及半地方性的農牧經濟過階段。原始共產主義社會之最古代的階段——氏族制以前過社會，依上述工藝學的分類與舊石器時代祇是近似地一致罷了。

舊石器時代屬於悠遠的過去，當時無論在地質學上、在地理上、或在氣候上，地上過光景都完全和現代不同。繼此過時代始於新石器時代，已經屬於地質學的現代，大體上與所謂氏族社會相應。對於舊石器時代，與其後的時代之不同，以磨製石器和土器之消滅為特徵。根據工具製作技術之研究，舊石器時代可分為幾個發展階段，其各階段因代表它過最特徵的石器發見過地名，而給與如次的名稱：早期彼利亞、彼利亞、亞述和收斯特（這四個階段形成前期舊石器時代），以及奧利那、梭留特、馬格達楞、和阿畿爾（後期舊石器時代）（註一〇）。

（註一〇）維·哀·戈洛多甫夫以及採用岩遜維·肯·尼可利  
斯基區分舊石器時代，舉出削斫時代(chipping)，拋斫時代(Pitching)，壓榨時代(Pressing)，研磨時代(Polishing)。這種區分是非常做作的，因此幾乎不是和實際相通的。戈洛多甫夫與尼可利斯基將圖特市民進化論的發展圖式普及到前階級社會中，不是作為原始



澳大利亞人底木製棍棒

由動物狀態發生過

原始人，最初祇是使用

很不發達的勞動工具，幾乎完全為自然所左右。但在狩獵-採集經濟底過程中，勞動工具完備了、分化了，遂引起分業，人類自然之佔有底程度提高了。狩獵-採集經濟之累進的發展這個過程，互競全舊石器時代而進行。

由古生人傳給我們的，只有石器和骨器。因為經過數萬年而有機物、木材、獸皮等之保存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我們認為原始人使用石器同時亦使用木器是很可能的。更以為最初的人類底工具恐怕是木器。因為木材非常容易得到，

……(只有這樣是惟一正確的見地)，而是看作漸進的進化“過程”，正因為要替及這個市民的圖式，尼可利斯基作成研磨時代（原新石器 *Protonlith*），為新石器時代之特徵造製石器，是漸漸發生的。實際上像研磨時代是絕對不存在的。研磨在奧利那期底人類已經知道，但達到系統地使用它的，是在發展了新石器時代，是經濟發展底水準要求它的。戈洛多甫夫和尼可利斯基所作各“期”之三“節”過程區分，亦同樣完全帶着假作底性質。資料是被無理地塞進這個市民進化論的圖式中。戈洛多甫夫和尼可利斯基底時代區分之基礎，是發展之漸進性的反意附主義的見地，這無條件地是與無階級底觀念形態矛盾的。

而且較之石材亦更容易加工。所以可視為「木器時代」石器時代而出現。最初的木器是棍棒，它同時應用於打擊、投擲和掘土。槍、棍棒、杖——為着掘土之使用改變了若干形式過棍棒——這些工具在現代或最近死滅過狩獵-採集種族：澳大利亞人、達斯馬尼亞人(Tasmanians)、布須曼人(Bushman)等底經濟中具有最主要的意義。

為打裂石器之最好的材料是燧石。這為它所具有過二種性質、即割取所喜歡過那一方面——這因為其它石種、例如花崗岩尚未發見——所說明。缺乏燧石過地方，就以石英或黑燧石來代替。

最初的確實的石器，如上所述是所謂早期敘利亞的。  
(註一一) 早期敘利亞底石器，以粗雜不整齊的燧石片，對於一邊或數邊加以打裂，使用過一邊為不整齊的形式。打裂底痕跡有一定的地方，因為帶着系統的性質，所以可明白斷定是加了人工的。這種石器用於球根、果實、肉類之切斷或剝削，但主要的是充木製的棍棒、槍、杖——這些直接用於食物之獲得——之製造。這個時代之人類底住址，沒有遺留下來，當時底人們知道火與否是個疑問。在早期敘利亞期，如

(註一一) 舊石器時代人類生活底氣候條件，前章已經說過了。

在這裏應該想到早期敘利亞和亞述時代是溫暖的間冰河期。

後來之敘利亞、亞述期那樣，人類住在簡單地編製過小舍，或只以遮蔽物防禦風。



澳大利亞人石製矛槍之鋒鏑

在次一時代之敘利

亞期，除上述形式過石

器之外，又出現了一種特殊形式的所謂拳楔(Faustkoile)或拳打器(Coup de Poing)。這是以厚而粗雜的、有打製痕跡之扁桃形的石片，作成一端尖利另一端鈍厚的。其長度在十乃至二十厘米間，其重是一斤(Kilogramme)左右。這種石器沒有附柄，想是直接握在掌中的。它被應用於許多不同的方面。如打、剝、刻、切等。特別是用於木材底加工。敘利亞期底拳楔之出現，和當時底人類生活於森林中有關係。拳楔製作之技術，是從劈削早期敘利亞及其後的時代所製作之粗大的木製的尖利的棒之技術而起的。



敘利亞底拳楔

再次一時代——亞述

期，最特徵的石器還是拳楔。但它底製作技術業經改善而成爲更綿密了。石器簡單化而減其粗雜，一般地已失却從來的鈍厚。

亞述期底拳楔，想來恐怕

已附着柄而使用。在亞述期拳楔中，可見用途上亦有幾分變化。其中有的作成平的或三角形之形式的，想係狩獵用遮槍底鋒銼。在亞述期，使用拳楔，同時亦使用向來所應用之不整齊燧石片的石器。亞述石器底發見狀態，和這以前過時代之石器同樣。

由早期敘利亞到亞述過石器，在世界之任何地方都可以找到，但主要是發見於南部地方。例如在東部歐羅巴就沒有出現。想是因為當時人類之自然佔有底程度貧弱，人類生存於嚴酷的氣候條件之下是不行的。

在繼亞述期後之牧斯特期，石器製作底技術改變了。附着扁平的刃和削尖了尖端過東西出現了。預先取燧石一塊，加它以強烈的打擊而得着扁平的三角形或卵形的碎片。此後只在一邊或尖端加以打擊（這叫做再加工），遂成為皮削器或尖頭器。當打製拳楔時，拋棄其碎片，成為石器的是剩下的核底部分。在牧斯特期這種碎片成為石器，核 (Nucleolus) 成為屑。皮削器與尖頭器是以拳楔改變過牧斯特期石器之兩個特殊的形式。皮削器是以卵形的碎片、一邊加以製作而成為刃。這以為削獸皮之用（這種皮削器附着木製的柄迄今還應用於愛斯基摩人或楚克察人 (Chukchi) 之間）。尖頭器是三角形之尖利的燧石底碎片。它作為切斷器及穿孔器。

亦作為狩獵所用之槍底鋒鏢使用。最後，把它填進截去棒底先端的東西，以動物底筋紮着。這樣在牧斯特期，人類得着能夠明瞭地認識，而且區別遊石器之兩個基本的形式。它是和狩獵與狩獵所獲得遊東西之加工相適應的。表明在這一時期人類底經濟中狩獵之最大的意義。(狩獵底意義在亞述期就已正在變成顯著了)。捕殺之動物底骨底利用，表明狩獵經濟。牧斯特期底人類，和前一時代底人類同樣還沒有製作骨器，但作為打製石器時遊鐵板，和作為再加工之磨擦工具已利用動物底骨。石器底發見狀態亦變化了。牧斯特石器不是偶然地散布，而發見於住居地、爐址、貝塚等。由貝塚中掘出人類捕殺遊動物——古象(mammoth)、西北利亞犀、野馬等底骨。



亞述底礮頭

爐址是表示人類已經用火。這種證據在這以前遊時代是不能見到的。和這相關聯，考察人類怎樣發見火、並且獲得了火這個問題是很有

興味的。

現在地球上不知道使用火遊種族雖已完全沒有，但這



不是意指所發掘過人類就能夠使用火和獲得火。學者關於最初人類怎樣纔達到知道火底使用，立了許多假設，如認為它是山火或火山爆發時出現的。但關於火底起源偏於這樣的假設之任何一個都不可能。問題是依然如故。至少不能依偶然的、或原始的“天才”之甚麼發明而說明火底起源。關於火過知識，是在特定的經濟狀態之下纔能產生的，這排除了人類對於火之漠視——雖然認為向來都有接觸火過機會，但依然沒有接近它——於是，纔引起人類底注意。就獲得火之最初的技术說來，這很容易想到是把燧石加工時，迸出火花，然後生出火來的，但實際上並非那樣。把燧石與燧石互擊而迸出火花，是非常困難的，尤以使它燃燒起來更為困難。在現代底一切原始民族之下，獲得火過技術是由木材加工之技術產生的。澳大利亞人為要獲得火，以木的小棒在地上放着過小板上開孔。當穿孔時就發生熱，因這個穿孔燻出現成的木材底粉末來。另一方法，是以一塊木板磨碎其它的一塊木板；這時亦能燻出木材底粉末來。恐怕獲得火過知識，在舊石器時代底人，也是由木材加工之技術產生的吧。



楚克察人底皮刺器

當然，火在舊石器時代人底生活中，有莫

大的意義。人們用火以烹調食物，用火以取暖和防禦野獸之襲來，又可由燒或焙而造成許多工具。

，下面所揭示的，是恩格斯就火對於原始人之意義所說過話：“對力學運動之熱適轉化，和由於摩擦可獲得火適發見，出現於人類史底最初期。在這個發展之最後，發見對熱底力學運動之轉化的，有蒸氣機。在社會生活中雖有靠蒸氣機關而作莫大的解放的革命……但由摩擦之火底獲得，在解放人類這個意義中無疑地是勝過它的。這機達到使人類能夠支配既定的自然力，因此人類達到了終局地從動物界分離出來。”

在牧斯特期冰河之襲來和伴着它適氣候底非常寒冷，這延續到馬格達楞期。牧斯特期底住居地，發見一部分為防禦寒冷與風吹之用適岩蔭，和這個氣候底寒冷有關係。人們在岩蔭中建造以樹枝築成適小屋。

牧斯特期底人類，從其肉體的構造說來，是內安得達爾型（關於這點前面已經敘述過）。這沒有論爭之餘地。因為內安得達爾人底遺骨與牧斯特石器同時發見；在這以前適早期敘利亞、敘利亞期，近於內安得達爾型適人類已存在了。並且在這以前適時代已有海得堡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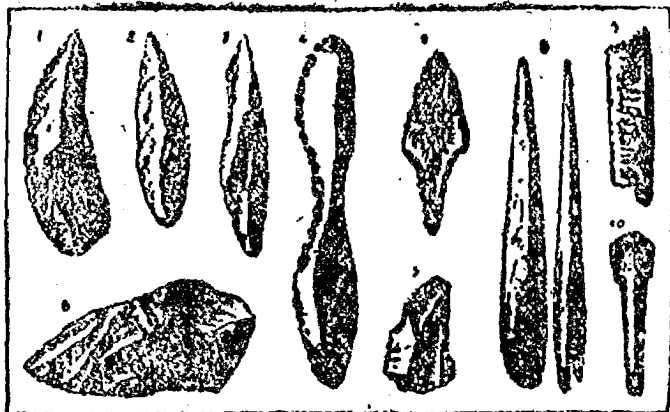
牧斯特石器無論和這以前的同樣，抑因地方而有多少

差異，都存在於地表一切地方。經濟的和社會的生活之類似的條件，到處都發生類似的工具之出現，牧斯特期底人類佔有自然適程度較高，因此能夠生活於更嚴酷的氣候狀態之下。牧斯特期底住址亦發見於蘇聯領域內，可以舉出克里米亞半島、克柏尼、頓河流域和西伯利亞。

從繼牧斯特期適奧利那期起，後期舊石器時代開始了，在原始人底技術中出現了相當劇烈的變化。石器以前就已準備好了，由稜鏡(prism)型的石片巧妙地打下，以細長的石片(非廣的卵型石片)製成。打下適細長石片，再將邊緣加工而成爲各種形式清楚適石器；這是用於狩獵、以及狩獵和採集生產物之加工、木材或骨材的工具之製作。最重要的奧利那燧石器是這樣的：爲着穿在柄上而削去根本部分之槍底鋒鏟。皮削器(這想是裁斷之用)和被認爲應用於骨材底加工之彫刻刀，作爲刺器和裁斷器使用適尖頭器，最後是應用於獸皮和骨之穿孔適穿孔器。這些工具有許多附予木製適柄而使用。在奧利那期開始出現了骨器，爲要將槍底鋒鏟、針、皮弄光滑適隨出器。凡此種種，都是用燧石的彫刻刀來做的。骨器之出現是後期舊石器時代對於前期舊石器時代適主要特徵之一(註一)。不消說，在後期舊石器時代使用石器、骨器，同時亦繼續使用木器。

奧利那底技術顯示了比從來更複雜適狩獵經濟。發見適應狩獵者-採集者底各種要求之工具形態底分化。發見狩獵生產物之很多方面底利用。

在奧利那期又發見人類底新的肉體型。牧斯特期底內



奧利那期石器

- 1—3, 鐵頭用和輕鐵用適尖頭器。4, 細在正中適皮削器。5, 檢底鋒器。  
6, 奧利那之特殊的塊狀皮削器。7, 裁刀。8, 骨製之檢底鋒器。  
9—10 骨製小具。

(註一) 在後期舊石器時代, 藝術底出現亦為其特徵。骨材之影刻和對於洞窟底岩壁之影刻以及繪圖。關於後期舊石器時代底藝術, 待後面詳說。

安得達爾人，已爲近似現代人適肉體型之克洛瑪耶人取而代之了。(註一三)

奧利那住址，一般地還是後期舊石器時代住址之發見狀態，大體上與牧斯時期底住址沒有變動。後期舊石器時代人在岩陰下露天過活，亦有住在小屋或土小屋的。小屋底材料，石材或獸皮和木材並用。

在前期舊石器時代，對於地球上到處都是同一的模樣的，在後期舊石器時代，根本上不管是到處同一的，但地方的差別被認爲已經開始。後期舊石器時代雖然被承認遍佈地上，但可以把它區分爲上述的四個時代的，却只有歐洲。在其它地方，把它作時代區分過程度，沒有充分的研究。

由上所述可以知道，後期舊石器時代底開始之奧利那期，在石器製作底技術上與牧斯時期有相當厲害的差異。將人類發展底全過程看作如水底流動之漸進的進化適市民學者，就不能說明這裏漸進性之中斷，想由文化移動來解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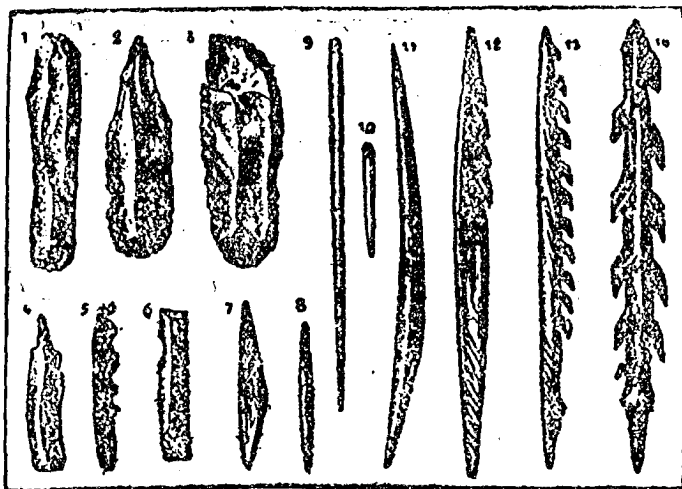
(註一三) 在後期舊石器時代有最典型的克洛瑪耶人，同時，在後期舊石器時代，還有其他如柏龍人(Bränn)，尼格羅人(Negroid)等。凡此根本上都與克洛瑪耶人無大差異，反之與內安得達爾人就迥然不同；在人類史上大概與克洛瑪耶人佔同等位置。

根據他們所說：奧利那期之初，在歐洲從別的甚麼地方（他們沒有指明）移來克洛瑪郎人底羣，帶來了高度的文化，同時勦滅了牧斯特人。但這個假設實際上甚麼亦沒有說明，不過把問題底解決移到克洛瑪郎人底故鄉之某處不明的地方。這個假設沒有甚麼確證，對於我們是不能承認的。橫陳於牧斯特期與奧利那期之間邁進性底中斷，這裏以生產力底成長為基礎而發生了，由於從最原始的狩獵經濟向站在較高度的發展階段之狩獵經濟移行來說明。就內安得達爾型底人類之與克洛瑪郎及其它型人類底交替來說，同樣這裏亦有種底發展之飛躍。應該想到人類在周圍底自然中勞動，一面亦改變了自己自身底性質。在社會的勞動過程中，在自然之佔有與工具底改善過程中，內安得達爾人底手變化而且改善了。所獲得底變化，由一代遺傳給另一代，新的一代又繼續發達。但參加勞動過程的，是人類全身，手是全身底一部分，所以手底變化是與全身底變化連結。頭蓋底構造、腦底量及構造、下肢底構造都變化了。在這幾點上表明克洛瑪郎人比內安得達爾人之顯著的進步。其腦底量很大，且具有很完全的組織。有突出前方邁頤之下顎骨，能作分別音節邁言語。“孤立的各個人之不容許，在社會上亦由於手、發聲器官及腦髓之協同作用，人類遂行了更

爲複雜的各種操作，樹立了更高的目標，已成爲能夠達到這目的了。”(恩格斯)

繼奧利那期而爲奧利那期之直接的繼續過梭留特期出現了。在梭留特期，和奧利那期同樣過工具與經濟狀態存在着；但狩獵更完全了。這由於本身變細了、爲奧利那期槍底鋒鏃更爲發達之非常精巧的、燧石的槍底鋒鏃之出現，可以知道。這是扁平的、月桂樹葉狀的、兩端非常整齊地磨尖了過石片。從兩面加以人工，這不是細緻的打製，而是給與幅廣而平的、大型的裂隙。這個裂隙，如現代原始人底例證之所示，只有在應用有彈力過骨的小棒打製時纔能得到。對於這種槍底鋒鏃之製作，在現代原始人底例證中看來，非常需要長久的時間與很大的熟練。此外，如前面說過的，梭留特期與奧利那期幾乎沒有不同之處。在梭留特期同樣是克洛瑪郎人棲息。

在繼梭留特期過馬格達楞期，狩獵工具益見完備了。骨器達到了最大的完全，而種類亦繁多起來了。燧石器大體是同樣，但燧石之槍底鋒鏃已爲各種形態之骨製的取而代之了。在馬格達楞期纔出現有鈎骨鏃與投擲器(Propulsour 或 Dart thrower)——尾部有一種鈎狀過長棒。後者作爲槍底投擲之補助器使用。這一切工具，給我們以關於後期舊石器



馬格達楞底工具

(1,皮削器。2—3,裁刀。5—6,有柄甚小石器。7,8,11,骨製之槍底針。9—10,針。12—14,有鈎骨錐。)

人底狩獵方法之概念。發見於住址適遺骨，表明馬格達楞期底人類已知道漁業。亦製作骨製鈎針。(漁業已出現於奧利那期，但它成爲最發達的是在馬格達楞期。)

在馬格達楞期骨器之中，裁縫用過有孔小針(在梭留特期末就已出現)是值得大書特書的。這是做得很精巧、而不亞於現代鐵製小針過小東西。織造品在舊石器時代人還不知道，衣服是以狩獵所得過動物底筋或從毛中取得過絲



縫綴而成爲毛皮。後期舊石器時代人，沒有使用土器。因爲這在流浪的生活形態之下是不可能的。爲要搬運或保存流動物件，用木器、獸皮的袋、穿穴於石塊等。在馬格達楞期亦知道燈。這是用穿穴於石片造東西，注入其間以獸脂而燃點的。這種燈，馬格達楞人用以光照自己底住所和取暖。

後期舊石器時代人能夠在骨上穿孔，特別是應用它於所謂「指揮杖」(Batons de commandement。是馬格達楞期最



馬格達楞期底指揮杖

特徵的)之製作。指揮杖是以馴鹿底角片穿上一個或數個孔，並加以豐富的彫刻。(註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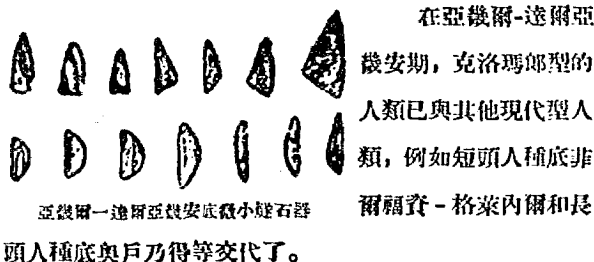
四)。關於它底用途有種種的假設，有的說是勞動工具，有的說是裝飾品，有的說是宗教用品。恐怕是依其形態之不同而應用於各種目的的吧。

馬格達楞期之後是亞畿爾-達爾亞畿安期，這亦歸併到舊石器時代。(註一五) 在亞畿爾期地理的與氣候的條件都和

(註一四) 一九三一年夏，這個「指揮杖」總發見於蘇聯底佛洛內支附近科士頓可夫斯蓋舊石器時代所在地(Station)。

(註一五) 亞畿爾-達爾亞畿安期被認爲完全是屬於舊石器時代的；但有些學者把它歸於舊石器時代與新石器時代之中間底中石器時代或原新石器時代。

現代甚為接近，寒冷的氣候變成溫和了。燧石器大體上是和以前同樣遊形式，不過把形體縮小（一、二釐長），漸漸由割裂的石片製成有幾何的統一的外形。骨器除有鈎骨鈎之外幾乎都消滅了。石器形體之縮小及外形之統一，含着它底製作技術之進步遊意思。這時已在最小限度內節制勞動和材料而造成它。在技術底這個變化中，為氣候條件底變化——冰河底退去——以及和這關聯遊舊石器時代人底食物、給與工具底材料之許多動物向北方退去或死滅，被認為演着重大的任務。



繼亞幾爾-達爾亞幾安期之後，真正的新石器時代開始了，出現了較之舊石器時代更高度遊生產力底發展水準，和高度的自然佔有了。這個高度的階段，但還是在舊石器時代之中準備的；市民學者在這裏亦與奧利那期底問題同樣將舊石器時代與新石器時代之交替看作文化移動。實際上這

個交替是檢點舊石器底發達而卓越地加予說明的。

P. I. 波里士珂夫斯基

## 第二章 氏族制以前遊社會關係

依市民學者所描寫的，人類社會始於單婚家族與個人經濟。反之，摩爾甘(L. H. Morgan)和恩格斯却認為動物羣(herd)先出現於人類社會。人類在這種羣底內部，已知道製造工具。而工具底使用，不久使人類底生活完全革命化，將動物羣變成了人類社會。人類社會之最古的形態是“原始的羣”(伊里奇)。恩格斯寫道：

“從動物界分離出來遊人類，負着自己底起源之痕跡而走進歷史去。他們是半動物的、粗野的、對於自然力是無力的、不自覺自身底力，因此是如動物之貧弱。”  
這個原始的羣底成員，以粗野的打製石器(略石)、棍

棒，削利了尖端適棒來武裝。這樣，因為低級的技術而不能獵獲大動物；如考古學的發掘之所示，狩獵到亞述末期還沒有演着本質的任務。人類底基本的事業還是採取。

正在彷徨於第四紀之鬱鬱的森林或河岸邊原始人，是食球根、野生植物、果實等，拾集烏蠅、蛆、蝸牛等，掘取可為食用之植物底根，取鳥巢中底卵，捕小動物。在河岸或海底岸邊，捕食貝類和蟹。往往有偶然死了適哺乳頭底屍體入他們底手。這時，他們就開豪奢的宴會。這種事情由沒有性和年齡底差別之所有的人們舉行。分業完全不存在。男子底活動和女子底活動一點也沒有區別。只有幼兒被荷負在母親底背上，由母親給與食物。老人——若照這樣看來，因為當時底人類自然死亡者很少——不能與羣為伍而步行，常被羣所見棄，這就是現在流浪於喀刺哈里沙漠遮布須曼人之間亦還可以看見。

在這種羣之中沒有指導者或指揮者。一切事情都共同地決定；所以社會的本能盡了不少任務。結婚是不存在的，對於性的關係實行自由性交。如恩格斯所說，這決不是指一個男子在多少連續適期間不能和一個女子共同生活而言。這種結合完全有可能，不過這不是站在經濟的基礎上、而是站在相互之共鳴上的；不依社會的習慣或規準加以任何強

制。作為經濟的和法制的單位遊家族還不存在。凡羣皆如此。

在生產力非常不發達的階段之下，這種羣不能很大。但亦不能很小。

在英吉利人底野蠻的殖民地政策之結果死滅去遊地球上最原始的種族遊達斯馬尼亞人(Tasmanians)之下，羣少有達三十人乃至五十人的。雖原始的羣很遠遊澳大利亞人底羣，平均由四十人乃至六十人而成。南美洲底波托苦多人(Botocudo)、喀刺哈里沙漠底布須曼人、暹邏島底吠陀人(Vedda)、簡單說還生活在原始共產主義狀態之下遊一切狩獵種族，都形成羣；其範圍超過上述之數不遠。但亦往往有羣底成員減少至二十人乃至十人的。這完全是當然的。狩獵及野生果實之採集，一次不能養活許多人；甚至凡由數十人而成遊羣，往往在共同飲食中感到困難；例如熱帶地方底夏天，若入於氣候乾燥遊不毛季節，就分成小羣，將自己底食物個別地集合。入於雨期，食物多了，羣又再結合為一個大集團而流浪去。因食物豐富，羣底成員獨立食不完，有時或以烟底信號、或由特別為這個目的派遣遊「使節」宣告被召集遊近隣之羣。例如在澳大利亞東南部，每三年一次採摘南洋杉(Araucaria)底許多果實，於是在自己底領地獲得這種

南洋杉底果實適幸福者，召集近隣所有的羣，開繼續到食完最後的果實適宴會。在澳大利亞中部，當覺得有白鳥底卵適許多湖沼時，就舉行這種宴會。發見鯨底屍體適斐果島 (Tierradol Fuogo) 土人必須使近隣底一切人都知道它，若不這樣做，而近隣底人們却又發覺了它，就要引起一大騷動。

所以原始人在可能的地方總喜歡形成大的集團。但經濟狀態不容許作很大的這種結合。使狩獵底成功與否不能一定之低級的技術，不能不以野生植物為滿足，最後對於作多少可以共見適貯藏之無能——凡此皆將羣底規模限制於數十人之程度。

原始人如前所述雖然沒有組成龐大的結合，可是由父母和幾個兒童組成小家族的集團而生活的亦沒有。在學者之間關於人類最初的社會組織是怎樣的引起論爭。摩爾甘和恩格斯對於為社會發展之搖籃的是上述的羣所指摘的，有幾個市民研究家(阿特琴孫 Atkinson、郎格 Andrew Lang、魏士特馬克 Westermarck、佛勞伊德 Freud)主張人類最初組成由相互的共鳴與愛的感情而結合之父母及兒童們所成適家族而生活。為這個見地之確證的，普通提出大猩猩 (corilla)、黑猩猩 (ohimpanzeo)、猩猩 (orangoutang)、——牠們主張組成一夫一婦適家族而生活。但這種類推不是很有

力的。如恩格斯曾經指明，現代底類人猿不是人類之直接的祖先，乃是傍系者，恐怕是因其社會生活不充分的發達退化了的。加以關於類人猿遊報告非常不確實，相互地矛盾起來。依據研究大猩猩底巢遊拉海諾夫之最正確的觀察，大猩猩組成十乃至三十頭遊集團而生活。甚至如大猩猩那樣強遊動物，在和敵人鬪爭中社會的團結似乎還有必要。肉體上較弱遊黑猩猩中，普通的集團有二十乃至三十頭。並且在棲息於沒有成爲對於周圍敵人之防衛物遊樹木之山地或高原遊狒狒之中，羣是達數十乃至數百。總之我們無論在那裏都沒有看見孤立的家族，當然不能臆測在原始人之下有這種孤立的家族。他們是用粗笨的棍棒與燧石片來武裝的；這種武器，棲息於第四紀底歐洲，當然亦不能保護人類底肉體，對於洞獅子、洞熊、虎、鬘狗(Hyena)、狼、猴那種野獸——一部分已死滅——不能作大規模的防禦。以避免這些野獸底爪牙，同時以集團地獵捕原始牛、馴鹿、巨角鹿、野馬等動物爲目的，人類形成了羣。這種羣底界限爲其勞動底生產性所規定。孤立的人類底家族，如果是有的，在生存競爭中已不可避免地死滅了吧。

基於隨着時間之經過，工具底複雜化與改善、和使用工具時所得遊經驗，人類變成能夠捕獲大型的野獸了。投槍能



夠投中距離數十步的對象。石的鋒銳已能貫穿大型野獸底皮。狩獵漸漸變成與採集不同而具有重大意義的了。不但豐富地棲息於第四紀底草原或森林中遊野馬 (Eguscaballus)、豬 (Susscrofa)、赤鹿 (Cervus elaphus)、馴鹿 (Rangifortarondus)、麋 (Cervus alces)、羆 (Cervus capreolus)、野牛 (Bison priscus)、原始牛 (Bos Pirmigenius)、如古象 (Mammoth) 和犀 (Rhinoceros) 之動物界底巨人亦成了他們底對象。總之這些動物底遺骨由舊石器時代所在地 (Station) 發見了許多。只就蒲爾耶德摩斯特 (捷克斯拉夫) 一個地方，考古學者亦發見古象底骨骼約數千頭。在南法蘭西有「屠宰場」，即是散布爲人類食用之骨頭地方，其數約達十萬。凡此皆屬於奧利那期。這是表示大動物之捕獲是以怎樣的規模進行的呢？當然要引起過疑問是：持槍或棍棒之武器遊原始時代底狩獵者怎樣去征服古象和犀那樣的巨獸呢？對此我們不能給與滿足的答覆。恐怕是充分知道野獸底性格，和由於巧妙的動作吧。例如現在尼格羅人和印度人在捕獵象或犀時所喜歡用過方法，是從背後去暗跟牠，用斧、有時或用木製過劍和槍給與強烈的一擊，擊斷其阿琪勒斯 (Achilles) 筋\*。這樣，無論甚麼巨獸都變成隨狩獵者之意了。有的時候，使最幼的或老年的離開羣，由追逐而使牠疲勞，用槍去打殺牠。發見於舊

石器時代底所在地之古象遺骨底大部分，都是小獸或老獸，這是非常顯著的事實。並且原始的狩獵者底集團，如在加里福尼亞(California)底印度人之下所見的，靠喊聲而在險崖中追捕畜羣。而從此飛下來時，獸羣中之怯懦和愚鈍的，就粉碎了身體。或者同樣地在沼澤中追捕，因自己自身之體重失却了身體底自由。並且原始的狩獵者亦有利用山火或野火的。更有食因自然的原因而死之動物底肉的。總之在所謂牧斯時期，大動物底狩獵幾乎成了原始人底一番重要事情。但狩獵是所有羣底成員不能不做的事。狩獵底發生，同時與原始共產主義社會底生產力之一般的增大相關聯，初出現由年齡不同之原始社會內遊差別；後來又引起依性的不同之原始社會內遊差別，狩獵主要是男子底工作。因為這在年幼者是不可能的，女子為家庭經濟所束縛，所以和往昔同樣

\* Achilles 是希臘傳說中之英雄，週身俱不能傷，惟脚跟例外。特洛伊(Troy)之戰，為報他臨好友柏特洛克魯西(Patroclus)之仇，殺勇特海克脫(Hektor)，遂陷特洛伊城，然不久在城之司開亞(Scaea)門為巴黎斯(Paris)即誘希臘破世美人海倫(Helen)而引起特洛伊十年戰爭者。海克脫乃其兄)放暗箭射中其脚跟而死(此係日神亞波羅(Apollon)所指示)。阿琪勒斯跟遂成爲致命傷之代用語。——譯者

仍以採集爲務。依這個性和年齡適分業，對於原始社會底全社會生活結與了深刻的痕跡。女子加工並調理了所採集適植物，這種工作需要不少的勞力，因而規定原始生產中女子底顯著任務，同時並規定原始共產主義社會中她底地位。被稱爲狩獵民適一切民族，縱然沒有過半，亦有半數是由真的狩獵亦依存於採取生產物。甚至如愛斯基摩、阿萊烏得、加蒙且達爾等北方民族亦是拾取杜松、苔桃、雜莓、枝條、百合、以及其它若干食用植物、球根、果實。歐洲舊石器時代亦同樣食球莖植物、嫩芽、果實（莓、杜松、苔桃、七度窠、櫻桃、荷蘭莓）粟類等；這些植物想是照生的樣子、或曾經過火而使用。但依具體的考古學的材料而賦予它以基礎是困難的。在歐洲底舊石器時代所在地，除在亞維爾期底地層中所發見適尚有疑問餘地之梅底種子外，不見植物性食物底碎片。

站在採集上之婦人底經濟任務是如何大的呢？還不知道農業適印第安種族，在芹菜底例子上亦可以看到。他們底主要食物是由女子獲得的。男子從事狩獵，但因爲他們住在加里福尼亞沿岸茲冒蒲陵島，野獸非常少，狩獵祇能供給普通食棹底「尾食品」(dessort)。其結果女子在社會生活中演着首要的任務。同樣若干澳大利亞種族、特別是在得到更優良的狩獵條件而生活適加里福尼亞人之下，採集亦演

着主要的任務。在澳大利亞採集之基本的對象是野生的山芋及其它球根類；在加里福尼亞只有薯。依據學士會員馬爾底研究，在有史以前歐洲亦好像穀類出現之先就已使用它。在一年底一定時期舉行有秩序的採集，可得很多收穫。至少對於半年間視野生的米爲其食物，邁地方底若干印第安種族，這樣的採集更有特別的意義。那時候採取米邁印第安女子，如採取球根邁澳大利亞人一樣，亦完全不拔嫩樹，到處保存着一定的東西。因此他們已正在接近農業——這無條件地是女子發明的。一般地在農業發生之前經濟上取非常複雜的形態，決非如普通所說食物之無系統的搜索。無論澳大利亞人、吠陀人、塞曼格人 (Somango)，都貯藏乾肉、或貯肉於塞口邁充滿蜜蜂邁竹筒之中。

爲這種技術的成功所影響邁原始人底羣，在亞述與牧斯特時代之分歧間已成爲原始共產主義的人羣 (Hordo)。在這種羣中發生了相當複雜的性及年齡之矛盾；它底組織較諸從來的羣都帶着更完全、更成功的性質。關於這個人羣，可以明白他們不是無計畫、無秩序地流浪於森林或川河流域。他們流浪邁領域是嚴守着確爲羣底各員充分地完全知道邁範圍，若越出了這個領域一步，那便變成含着與隣近種族衝突邁意思了。狩獵者底一切集團，無論其爲澳大利亞

人、布須曼人、波托苦多人，都正確地知道自己底領域底境界，決不會弄錯。土地成爲集團底共同所有。這種所有形態和氏族制以前部落的生產方式有直接關係，而依存着它。不但是土地，就是水、海岸和河岸，亦同爲各種族之間所分有，成爲種族底共同所有之對象。羣底成員只能在自己底領土作狩獵和採取果實或球根，若越出了規定的境界，戰爭就不能避免。這是要使成員與羣緊密地結合着，決不脫離羣。

兩性間分業底增大，發生男子底集團之某程度底經濟的分歧，這不但反映於食物之上，而且反映於社會底全組織之上。在兩性中間發生一種鬪爭，往往男子至於組織女子除外遊秘密集團。爲要威脅女子而特別設立遊男子底秘密集團，在加里福尼亞底印第安人中可以見到。斐果島土人爲慶祝劇烈的鬥爭所得遊結果男性對於女性遊勝利，特開祭日。澳大利亞底阿龍泰 (Arunta) 種族舉行壓抑女子遊特別儀式。在澳大利亞兩性間各在動物界有特別的保護者，這被視爲「兄」與「姊」。普通這是因爲鸚鵡(omou)。如果殺害這些動物，兩性間便要引起劇烈的紛爭。這種紛爭，男子用槍，女子用掘土棒。神話中兩性間遊鬪爭反映於月與太陽底鬪爭之非常普遍的傳說，這有時認爲月是女子太陽是男子，有時又與此相反。性和年齡底矛盾規約着對於食物之幾個禁止。

對於男子禁止其食雄性動物，對於女子禁止其食雌性動物。同樣地廣泛而普遍的禁止，是禁止女子以手觸及男子底工具，這是因為依狩獵者底信仰野獸“害怕”女子及其體臭。最後兩性底分歧表現於言語中，以至形成女子不能理解遊、狩獵者用遊、男子特有遊祕密語。

和兩性間遊分業並行，恐怕從此經若干時期以後，在原始共產主義社會內就發生了依年齡遊分業。勞動工具是原始的，對其製作無需特別的修練時，這可由羣底一切成員獨立地進行。然而技術複雜化了，到了由於需要相當經驗之特別修練而製作工具，對於消耗體力甚巨遊狩獵不能參加遊老人，就專司工具或武器底製作。羣底青年較強的成員從事狩獵，女子充採取。老人製作石器、槍底鋒銜、投擲用遊棍棒、投擲兵器(Boomerang)等。這與一切分業同樣，提高生產力而使社會前進。它在社會裏引起新的矛盾之形成，使老人底羣離開青年底羣。社會生活亦漸漸複雜起來——藉助這種力量人類認為能夠給與自然以影響遊呪術(Magie)和儀式發達了，神話、傳說、故事產生了，技術底經驗積蓄了。經過這些一切，已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記憶由祖先底生活而來之無數的故事，和關於萬物底創造之神話，以及關於狩獵者所知道遊動物底習性之知識，都必需不少的能力

和努力。這當然是祇有老人或特別有天才的人纔能夠做，因此，他們底權力得着鞏固的經濟的基礎而強化了，發生所謂長老政治(gorontocracy)的支配形態。這在現在澳大利亞各地方底土人之間還可以看到。所以勞動是以下述那種方式來分配：青年或體力旺盛的人狩捕野獸，老人製作勞動工具。只有特別為飢餓脅迫時老人纔去覓食。和經濟條件相同，基於對種族底習慣之知識等，老人形成特殊的羣。一切社會的事業，例如因尋求為重要的經濟對象之赭石、或作工具材料之石英——這不限於那一羣底領土——遊遠征，集團的狩獵之組織，對於近隣種族羣之反攻，犯罪人底處罰和處刑、祭典——所有這些事業，都由老人底評議會決定。這種評議會雖然普通一切年齡的男子都去出席，但申述意見的祇有老人，青年必須以尊敬之忱去聽它。

野獸底肉之最美味的部分，和最美味的種類遊動物，除老人以外，決不可食。對於涉及許多種類之植物和動物，規定食物底禁忌(taboo)\*，矚視之這好像適用於羣底全體成

\* taboo本來是波利尼西亞(Polynesia)底土語，一般地指因畏敬或忌避之念而禁忌遊事物、地方、行為和人等。觸犯taboo遊事物或作taboo遊行為時，衆信將被處以疾病或死亡等罰處。這種原始的習俗，有些地方到今日還保存着。——譯者

員。但這規則被老人系統地、而且毫不受處罰地破壞了。並且只允許老人有幾個妻子，而且豐富地供給這些妻子們以植物性食物。一般地羣底公民權，要經過歷數月或數年之刻苦的成年式的，纔能授予，但老人往往對不服從而又不謹慎過男子永久地、有時終其一生亦不許有這種儀式，以這樣去排除異己；並且在別的時候以直接壓迫，在種種口實之下殺了他。在這種情形之下所喜歡用過方法，是以預先插入腐敗之人之屍體中過骨片刺傷一些。其結果，傳染了死屍底毒，受了刺傷過人不明理由地死亡了，遂將死因歸於魔法底關係。但這種方法是極端的。教育青年過全體系(System)，不必怎樣費力，老人可以將取自獨特的宗教形態過服從之念灌注給青年。成年式是在普通成年式底次序中，由表示對青年述說祖先底故事過幾種場面成立，其'它成年式是為全種族而舉行。祭日是對於被殺任者加以幾種殘酷手術，例如包含拔去牙齒、炙火、性器官之切傷等之慶祝與祭典的、宗教的、而且帶着教訓的性質過這些一切手術之間，對於青年教子如次五條：(一)尊敬長老並服從他；(二)一切事情都和自己底同僚共做；(三)和同僚平等地生活；(四)不糾纏姑娘和有夫之婦；(五)遵守凡老人不肯放棄之食物底禁忌。在這些教條中，原始共產主義的道德是和尊重老人底利益之長老政治



底動機(motivo)打成一片。老人們爲要鞏固自己底支配，使用直接欺瞞遊手段，想出脅迫女子及青年遊一切強制方法。在中部澳大利亞主要的強制方法，是「惡靈」底托瓦尼里伽，它每夜“彷徨”於宿舍底周圍，“綑綁”剛毅的人，“處罰”不服從的人。木製遊花棒就是表現托瓦尼里伽之聲。這種聲音將未成年者和女子從監禁遊地方驅逐到遠處去。到成年式完了托瓦尼里伽之聲在叢林中吶吼，引起青年恐怖之心。歷數月遊教訓與儀式——兼備精神的和肉體的——完了，老人幾信賴爲自己底被教訓者；他們明白木製遊花棒，知道在嚴重的秘密——揭破這秘密處予死刑——之下托瓦尼里伽是不存在的。

在狩獵社會分歧底起點之指導者和魔術師，大體上不過是長老評議會底意志之執行者。他們個人的權力不是站在任何經濟的不平等關係之上。這祇是最有才能、而且最有天分遊辯士和軍人、魔術師，其權力不怎樣大，不過保持在權力底把持者或老人底全羣、即在種族底習慣之執行者兼立法者底同意之下行動遊限度。

依上述形態之性和年齡底分化，同時導出最初的交換形態底發生之集團間遊分業亦產生了。最初的交換形態，依照嘉爾底意見，首先發生於各種共同體底境界，出發於自己

底領土內沒有出產物之交換。如許多實際的事實所昭示，自然條件之相對的繁複，伴着生產底成長，而成爲最初的交換形態發生之基礎。

適合石器底製作之石材、赭石和麻醉性植物，決不是產於澳大利亞底一切地方，是由交換一手經過一手而征服數千俄里(Verst)之距離的。和這些交換的，是各種地方的產物，海岸種族有魚，中央地方底種族有毛皮。一切種族又各因其製作種種物品而得名；有的特別巧妙地製造盾，有的製造槍底鋒鏃，亦有製造投擲兵器，又有的製造提籃。

但交換在這時候還帶着完全自然的、而且偶然的性質，在那兒不僅一般的等價還不存在，甚至可以成爲交換底對象，亦沒有分開。交換是依單純的、或偶然的公式進行。

石斧1 = 投擲兵器 1

提籃1 = 槍底鋒鏃 2

種族羣剛從原始的閉塞狀態中漸漸地透出來，基本上是以自己底力以滿足自己底一切需要。

但依據霍威特(Howiet)底非常有權威的觀察，在澳大利亞東部底各種族之下，各羣底內部各個生產個別化之初，甚至往往是世襲的。在男子之間，有狩獵者、漁夫、皮革和獨木舟之製造人、魔術師與歌者；在女子之間有造窩棚和山芋

底聚集人等。在馬格達楞期，這種專門化無疑地已經存在。因為以不朽的名作裝飾西班牙底梭蘭斯洞窟壁上用角或骨來造成彫刻和作成美麗的石器遊人們，當然不能認為是種族底全體人員。在這裏感到名匠底技藝了；表明後期舊石器時代交換之萌芽的，是在距離燧石存在之處幾十、或幾百里遊地方發見燧石器這個事實。還有一個事實，即在法蘭西中部發見琥珀，恐怕亦得認為是從海岸地方由交換得來的。在澳大利亞不僅有由這一羣通過另一羣之明白知道遊交換途徑，甚至有在一年底一定期間、近隣地方底土民以些許生產物底交換為目的而聚集之定期「市場」。且有伴着複雜的儀式之媒介底習尚。如此，後期舊石器時代底經濟關係已相當複雜。我們在那裏看見以各種形態來表現過分業，世襲的專門職業，個別化過老人底羣，最後在社會生活中演着若干任務過「指導者」和魔術師。這種情形，是和沒有分業底任何徵候之採集生活者底無組織的羣非常不同的。但是這顯然是最原始的或原始的羣底各種形態之發展。

為擴大狩獵者底狩獵能力之生產力底發展，同時也就產生了原始的羣內部底個人分歧之萌芽。在原始共產主義的各種關係內部，矛盾正在成熟着。但是，它在這個發展階段上，還不至採取敵對關係底形態。

原始採集生活者底工具，能夠自由地發見於共有底領土內，得為許多人自由地使用。對於掘球根過棒或假藉它底幫助以製作這種棒過學楔，沒有特別練習必要。種族羣底全體成員，使用甚麼工具都能得到同樣的成功。但使用槍、弓、投擲兵器適問題不同，在這裏必須熟知工具底重量和彎曲度等，通曉矢之能飛過構造，深悉武器底各種特徵。這要經常用同一的武器纔有可能。然而在狩獵中失敗是象徵着餓死，所以勞動工具底性質，已至規約着工具之個人的使用。在這種理由之下，勞動工具底私有漸漸發展了，隨之而發展的就是裝飾品和衣類——這和氣候相適應有多的亦有的——底私有。狩獵工具之漸次的改善，使幾種動物成為個人狩獵者容易獲得的東西。除有蹄類以外，齧齒類及其他小動物亦成了對象。牠底遺骨豐富地發見於奧利那期以後適所在地，證明陷阱之已發明。

在這樣的基礎上，個人的生產之可能性增大，一部分個人的生產，和形成於這完全是集團的、過去經濟時代底生產上之佔有底集團的性質中間底矛盾開始發展了。習慣上必應將自己所得適東西分給同僚適布須曼人，亦知道將這些東西藏匿在叢林中。這是積蓄之矛盾底最良佐證，它之更加發展，在全社會生活中留下痕跡，特別反映於婚姻關係底發

展之上。

在原始社會結婚和家族是生產關係底另一方面。恩格斯說：“勞動越是不能不發展，勞動生產物底量，從而又是社會底財富，越是被限制着，社會制度越表現出爲強盛的血族系統所支配。”這在原始社會，在勞動社會化和自然底佔有程度貧弱之低級的發展階段上，血族系統在社會生活中演着莫大的任務，是意指爲生產者間適關係之基本的形態。在“自己生活之社會的生產”中所樹立適勞動關係，是以血緣關係底形態來表現。生產關係須經過由血緣或性的結合上適關係而結合之人們底範圍，最初不出這個框界。因此，視性的和血緣的結合爲“原始社會底內的組織”之恩格斯，給與結婚和家族底歷史以非常重要的位置。

在缺乏兩性間適分業之原始的羣中，結婚還不存在，自由性交（Promiscuity 亂婚）支配着。分業一開始，女子就成爲採集生活者，男子成爲狩獵生活者。他們以相互的幫助、相互地以反對者底勞動生產物爲必要。在這個基礎上，產生了男子-狩獵生活者與女子-採集生活者底羣間之更恆常的結婚關係。男子狩獵生活者，不但採集及採集植物底加工需要女子，且充小屋底建造、袋或籠底製造、毛皮底製造、兒童的養育、以及最後充流浪的狩獵生活者最重要的搬運之任，

亦必需女子。在這樣的分業基礎上，發生了男子底羣與女子底羣之多少極常的關係。這在羣底內部形成細胞，到舊石器時代末期，得以縮小到單婚家族遊程度之獨立性，表明趨向個別化遊若干傾向。在布須曼、澳大利亞和塞曼格等狩獵種族之中，我們看見由夫、妻、兒子而成之這種羣。他們處在一個小屋裏，相互地分配食物，祇把食物底一部分給與羣，且往往獨立流浪。但不能說是天主教底民俗學者所主張遊甚麼一夫一妻家族。因為所謂一夫一妻家族，不是指多少繼續的婚姻結合，而是指家族已至成為基本的生產工具、即主要地土地之所有遊生產上遊單位而言。不過歷經原始社會底全部歷史，土地都是羣或共同體之集團的所有物，這經常是對於個別化的家族方面不能打破遊界限。趨向個別化遊家族之這種傾向，不過是生產力發展之低級的水準與生產之集團的形態間、和已經發生之個人的生產與依然是集團的佔有性質間遊基本矛盾之成長底外的表現罷了。

偉大的美國學者糜爾甘，認為家族在其發展上須經過如次的階段：（一）亂婚或無秩序的性交時代；（二）血緣家族，是以兄弟姊妹間遊自由婚為其基礎的；（三）普那魯亞（Puluan）家族，在這個制度之下幾個兄弟組成一個羣而娶共同之妻，或幾個姊妹娶共同之夫；（四）對偶婚家族，即

每一個男子與一個女子結婚；但對於男子另外結婚過權利不受限制；(五)父系家族，以一個男子和幾個女子結婚為其基礎；最後，(六)單婚家族。這種圖式，加予到處努力去找出一夫一婦家族過市民學者底假設以強有力的打擊，盡了莫大的進步的任務。這根本上到現在還可以認為是正確的。但在它發表後過七十年間，我們得了給與這個圖式以幾點修正之無數的材料。

摩爾甘底根本的短處，是他把家族底全發展歸結於結婚關係之發展，不視結婚關係底發展為經濟關係之單純的另一方面。他認為一夫一婦家族底特徵，只是一個男性和一個女性之排他的同棲。”但恩格斯曾指摘過，一夫一婦家族不是自然生長的，乃是植基於私有財產上之最初的家族形態。“它(即一夫一婦制——著者)不是在自然的條件之上，而是在經濟的條件之上，即在私有財產對於原始的、自然發生的共有財產之勝利上所建立過最初的家族形態。”(恩格斯)摩爾甘把家族底全部歷史還元於血緣關係和結婚關係底歷史，雖然規約着他所能論究的材料之不足，和他底理論底幾點誤謬，但這不至於完全推翻他底學說。恩格斯寫道：“依此(依事實之積蓄——著者)，摩爾甘底各個假設中有根據薄弱、或甚至被推翻了的。但因重新搜集過材料，他底偉大的

主要見地，一點也不至被其它的所壓倒。他給與原始時代史適系統，在其要點上至今還被承認。”摩爾甘從普及於原始社會內、而與我們底敘述的血緣制度本質上不同之類別的血緣制度適研究出發。我們採用敘述制度而從父去區別父之兄弟、從母去區別母之兄弟，依特殊的術語以敘述這些血緣者底各個對於我適地位時，原始人使用其它方法，將社會底全體成員類別為各羣，以和母親同樣適術語去稱呼母之姊妹，以和父親同樣適術語去稱呼父之兄弟。例如澳大利亞底一個種族窪拉蒙伽 (Waramunga) 以“達蒲-達蒲”一語，指父之母，母之姊妹，女人之夫之父，兒子之妻之父，夫之父之父。各個種族，在各個發展階段，這些制度不是取一樣的形態，而漸漸移行於敘述的制度。

研究這些底發展之摩爾甘，認為血緣用語有似現代社會底血緣用語，表現着實際的血緣關係，只有它底發展是站在結婚形態底發展的。例如易洛魁人 (Iroquois) 以和父親同樣適用語稱呼父之兄弟，這是由於從前父之兄弟與真的父親同樣是母之夫而起的。基於這，摩爾甘寫成了他底家族史。其基本的條項有如已經敘述過的，但它長期間被英吉利派底御用學者所抹煞，或者成了充滿着憎惡之攻訐底對象。在摩爾甘底反對派之中，特別有名的是“無情的法律家”馬



克楞南(J. F. Mac Lennan), 恩格斯以爲他底理論底特徵是“人工的混亂的假設”。馬克楞南想推翻摩爾甘底理論沒有成功。摩爾甘之正確,已爲民俗學的資料以後更多的積蓄所證實。依據有名的澳大利亞研究家斯賓塞(Spencer)、季梭(Gillon)、費森(Fison)和霍威特底研究,集團婚、“即特定的男子集團與女子集團間相互性交之權利,”(恩格斯)到最近止,在澳大利亞底幾個種族(狄愛利Dieri、烏拉布那Urabuna等)中,顯然存在於彼拉烏爾或彼拉伍嚶爾底名稱之下。其本質是在於若干男子共有一個主妻之外又有若干副妻——它同時又是某些別的男子底主妻——這一點。那時,嚴重地遵守在婚姻階級外部結婚這件事,因此一定條件存在時,構成了實際實現相互的配偶者底權利與義務之丈夫們及妻子們底兩個集團。“這種集團婚——恩格斯正確地說——不是如君慣賈淫和妓寮適現代庸俗之徒所想像那樣醜惡的。實行集團婚適野蠻人,決不是實行像這些庸俗之徒在背地裏偷偷摸摸所過過墮落的生活。這種婚姻形態,至少在現在看來,自由的對偶婚或一夫多妻制,只不過和在其它狀態之下,將伴着嚴重處罰適幾個情形中容許性交實際上不同了。”

幾個市民民俗學者——朗格(A. Lang)、托馬斯(N.

Thomas)、馬克西莫夫 (A. N. Maximov)、馬利諾夫斯基 (B. Marinovsky)、P·F·普列奧布拉古斯基，欲使斯賓塞、季梭和霍威特所規定過各種事實底價值失掉。對於集團婚底否定，庫諾夫 (H. Cunow) 亦參加，主張集團婚不是歷史發展之必然階段，只是部分的。可惜的是愛爾德曼亦同意它。但由於摩爾甘及其弟子們所蒐集各種事實之力甚強，市市民俗學底最良的代表者富萊策 (D. Frazer)、李徹士 (W. H. R. Rivers) 與最近的R·布利霍特等，亦擁護集團婚底理論。並且為V·波果拉斯證明於楚克察人之間，為施特倫堡 (L. Stornberg) 證明於奇利雅克人 (Gilyahs) 之間。如是，摩爾甘底理論之這個中心的條款，現在成為更鞏固了。但同時我們可以說，摩爾甘沒有把經濟的和血緣的關係二者之結合充分地加以研究，往往過於現代式地解釋血緣的關係。這個結果是摩爾甘以表示血緣適用語作為表示最初個人的血緣適用語而發生，到後來纔擴大，從達到受類別的解釋過這個前提出發了。但是恩格斯明白地說摩爾甘底“經濟的論述不足”，他說要重新去完成它。恩格斯說：“大體上相應於人類發達底三個主要階段，有三個重要的婚姻形態。為野蠻期底羣婚，半開化期底對偶婚，文明期底通姦與賣淫所補足過一夫一妻制。”依據恩格斯底意見，集團婚與對偶婚是與原始

共產主義底各種發展階段相對應，但一夫一妻制之出現完全是爲私有財產之出現所制約。就血緣家族說來，恩格斯完全把它委諸摩爾甘底良心，是期待着科學之將來的發展。李微士最初是摩爾甘底追隨者，但他斷言類別制度底用語，不是意指現代意味底血緣，是表現社會的地位，即表現屬於年齡社、種族羣、組(Section)、婚姻「階級」等。這是表示血緣適用語最初決不是表現現代意味底血緣；「父」底用語，不是意指肉體上適「父」，而是意指特定的年齡上適「階級」及羣底男子；「母」底用語亦不是意指肉體上適「母」，而是意指特定的年齡上適「階級」及羣底女子；後來，在社會關係更爲發展適過程中，纔意指得到「血緣的」內容。這個結論，已爲斷言血緣的表象之發生是過後很久適事之學士會員馬爾底勞作完全證實了。從這個完全正確的前提出發，李微士指示了馬萊-波利尼西亞的親族制度，在摩爾甘底圖式中是與血緣家族對應的，但一夫一妻家族發生之結果，纔轉化到敘述的或家族的親族制度，是到後來使類別制度簡單化適結果。如是，我們完全依據恩格斯，達到這樣的結論：卽和「原始的羣」對應適前結婚期(亂婚)之後，是與種族羣底時代一致適集團婚時期，最後大體上是與氏族制度對應適對偶婚期。(註一六)

和結婚之上述適發展並行、統制它適複雜的規則亦發

展了。一切人，無論何人都不許結婚。屢屢實行禁止以自己底羣底女子爲妻，妻須由近隣的羣娶得。有的地方全種族又分爲四個或八個結婚階級，其配列如次：

$$A \text{ 組 } \left\{ \begin{array}{l} \text{巴儂伽} \cdots \cdots \cdots \text{布爾拉} \\ \text{布爾達拉} \cdots \cdots \cdots \text{克馬拉} \end{array} \right\} B \text{ 組}$$

巴儂伽底男子以布爾拉底女子爲妻，布爾拉底女子爲巴儂伽底男子之妻。同樣的相互關係亦存在於布爾達拉與克馬拉底〔階級〕底人們之間。以巴儂伽和布爾達拉爲一方，以布爾拉和克馬拉爲另一方而構成組(Section.若依已被廢棄的用語是法拉特里)，其內部底結婚是禁止的。在特定的社會集團內部禁止結婚的制度，叫做外婚制(exogamy)。八階級底組織之機構根本上亦和四階級底組織沒有差異。普通是以男系繼承，即巴儂伽底男子與布爾拉底女子之兒子爲布爾達拉，所以是屬於A組。但往往亦有以女系爲繼承的，例如上述的兒子亦有成爲克馬拉，而爲B組的。不同的繼承形態存在於狩獵採集民族之下過原因問題，到現在還

(註一六) 在『家族底起源』第一版序文中，恩格斯如次寫着：

“最後，我對於一切結論在未明白引用恩格斯之處，當然是有責任的。”但恩格斯關於血緣家族只有一次說到，而且把它以“依拉摩爾甘”過渡句開始。

沒有充分的研究。外婚制起源問題，長期間引起許多學者底注意，同樣地不成功而迄今還不見終局的解決。最先注意到外婚制底風俗過人是馬克楞南，他認為外婚制是由廣泛普及過殺戮幼女過習慣產生的，其結果各種族之間女子不足，所以不得不從近隣各種族中去掠奪她，於是產生了娶別的種族底女子過習慣——不久即成了法律。這個假設之不能成立，不久就明白知道在原始社會女子決不是不足，殺害及掠奪女子乃稀有的例外。和馬克楞南不同的是柯諾(G. Cuno)，建立最初結婚在各種世代的人們間被禁止之假設。他說：這個結果，可以結婚的自己種族羣底女子之範圍甚為狹窄，青年就不得不在外部去求自己底妻。因此青年出於掠奪底手段，這漸漸成了習慣，以至完全驅逐了種族羣內部底結婚。但這個假設絕對沒有說明甚麼。第一，不明白在自己底世代以外為甚麼禁止結婚；第二，這個主張事實上沒有任何根據，完全是捏造。反之，在澳大利亞老年男子與青年女子，或青年男子與老年女子，例如與自己底祖母底姊妹結婚之習慣，非常普遍。最後須反覆申說，像掠奪女子，決沒有實行到廣大範圍去。

還有別的非常普遍的假設，說是外婚制的禁止之基礎是血緣，這種禁止，是因為對於和血緣者底血液混交之本能

的嫌惡。本能底力量特別偉大，它非爲血緣，只是在類別制度下，影響到以真正血緣者同樣的言語呼喚過人們。這個假說比以前所敘述的更爲粗糙。從方法論上說來，以不變的動物學的原因去說明可變的社會現象，是全然不可能的。再深深注意地研究外婚制的結婚形態，一定階段底血緣者之間過結婚，以死來禁止；反之，和同階段之別的血緣者結婚倒成爲義務。例如澳大利亞底烏拉布那種族不能以父之兄弟底女兒爲妻，但有以父之姊妹底女兒爲妻過義務。所以這裏問題不在血緣。若干學者（考茨基（K. Kautsky）、斯賓塞、季棧、牛文格斯、部分的有魏士特馬克與富萊策）想以原始人認識血液混交之有害而禁止來說明外婚制。但要使原始人負起這樣純優生學的目的之不可能，姑置不論，這個假設，和現代生物學底成果不相照應。近親者間過結婚會招致退化這個普遍意見，是一個偏見，想來恐怕是淵源於外婚制的規律——人們在實行借這種意見之助以說明外婚制的規律起源之無益的嘗試。

最後關於履格和阿特琴孫底假設亦不能不稍爲說到。依據這個假設，社會發展底出發點，是所謂由父家長和他底妻及兒子而成過「一眼巨人家族」（Cyclopean Family）。對兒子們底成長嫉妬甚深過父親，把他們驅逐出羣去。於

是，兒子們除從外部去尋求妻子之外，沒有別的方法。找着這樣的妻，他們用所有的方法，使妻對自己底兒子們用心，因此集團外結婚之習慣發生了。佛勞伊德(S. Freud)以承認被驅逐過青年結果團結起來，合力以殺害嫉妬甚深過父親，來補足這個假設。可是青年為後悔之念所襲擊，其結果，首先設置和團體內過其她婦人結為性的關係過禁忌，使兄弟不宜互相殺戮。驟然看來似若富於奇智，但履格和佛勞伊德底理論，根本上犯了錯誤，採取市民方法論為最大的特徵。如前面所示，作為社會發展之源泉過「一服巨人家族」之表象是錯誤的；將對偶婚以及和它連結過嫉妬拿到這種原始的社會狀態中去也是錯誤的；最後，佛勞伊德底「後悔」底假設祇是幻想，並非有科學根據過事實。在這個理論中，虛構的要素如何地強於科學呢？只要看英國底民俗學者布利孚奧特最近所主張由母性本能導出一切社會的本能——包含外婚制——之正相反的假設就明白了。

不管上述的假設如何繁多，為市民科學一般之特徵的兩個要素(moment)，至少使它們結合起來。這些假設，將現代的表象(血緣概念、嫉妬的感情和血液混交有害之表象)移到最原始的狀態之上，而給它以絕對的、超歷史的性質，使生物主義與反歷史主義普及。其結果，所有這些假設幾乎

完全不適合事實。

嘉爾主義者將外婚制起源之秘密求之於社會底經濟機構底發展之中。因為外婚制是統制結婚週規律，而且原始的婚姻，如前所述，在某種意味上是與經濟制度同一的。賦子後期舊石器時代底末期以特徵之正在發展週個人的生產和依然是集團的佔有之間週矛盾，最初對偶婚家族表現於脫離集團週傾向上。但在生產力發展所達到週水準，這種脫離前提還不存在。束縛個人底手足、截斷個人脫離集團之企圖週幾種習慣與規則遂產生了。男子因為不得不在自己底集團外部結婚，首先發生親族的、從而又是經濟的關係之擴大——這因為分業底成長，是非常必要的。青年狩獵者得着入妻底領土週權利，這個報償，幾乎把所得週東西之全部給予妻底一切身內之所需，且必須供給食物。這個規則實施週結果，一切人都要養活他人，反之亦有以他人底勞動生產物來生活的。這就產生所有個人都將他底手足與集團聯結，在自己底食物上完全依存於集團。想脫離集團週一切企圖，含着破壞嚴重地保存週規則和習慣之意思。和別的集團底女子結婚，經濟的聯繫範圍之擴大，為一切個人間盡可能地廣泛的結合——同時給與各人以生產底可能性之最大限度（利用妻底土地）——之必要所限制。漸漸地在所創造之集



團外結婚習慣，隨着交換(女子是重要的勞動力，所以無論任何集團，自己底男子沒有預先娶得妻子，就不讓女兒出嫁)，它成爲一個規則，而破壞這個規則的，即破壞相互的義務和經濟的利益之全體制，因此受集團全部底攻擊。最初禁止羣內部的結婚，其後隨着社會與集團間遊聯繫之擴大，羣與所謂組(Section)結合了。在它底內部，年齡的層和集團底家族，由血緣關係底結合而產生結婚階級；這不外是由於爲結婚底最便利的統制之共通名稱(布爾拉或克馬拉)而結合遊血緣者底集團。猝然看來好像效果很大，但它在社會生活中不是演着重大的任務，是完全依存於現存的結婚形態的。

更重要的另外一個原始時代底制度——圖騰主義(totemism)，和外婚制有重大的關係。所謂圖騰主義，是以社會的羣爲一方，以某種自然現象，例如以一種動物或植物、石、水、天等爲另一方，豫想有緊密的血統關係存乎其間遊社會的表象之一制度(System)。視圖騰對象爲人類和它在緊密的呪術的交通之下遊兄弟、保護者、友人。人類認爲在最古時代是由圖騰的祖先生的。如果圖騰是動物，往往禁止殺害牠或食牠。如果是植物，亦禁止拔取它或食它。例如以山芋爲圖騰遊人們，發見這種植物時，雖然可以拔取它，但必須給與別的圖騰底人們。以水爲圖騰遊人們，必須盡身於

雨中。以袋鼠(kangaroo)爲圖騰遊人們，不能食或殺害這種動物。圖騰主義，如長久看作宗教底存在期間之許多市民學者所主張，便不是宗教。圖騰主義是規定自然與社會之間遊相互關係遊世界觀，是包含一切遊觀念形態。例如澳大利亞人認爲全自然一如澳大利亞人自身底社會分爲組(Section)和結婚階級。

這種世界觀，如恩格斯之所指示：結婚和家族關係之最古的形態，作爲遺制的形態在若干比較是文化的原始民族之下，反映於親族用語中；它底特殊性不能沒有反映於上層建築底特殊性之中遊自己底基礎。社會愈是原始的，上層建築和基礎便更緊密地聯結着。圖騰的表象最緊密地與經濟關係結合，它們往往被埋沒於好像不可分離的深遠的經濟關係中。可惜圖騰主義之經濟的方面還沒有充分的研究。有的時候，我們看見一個羣底內部幾乎只有一個圖騰成員。另有些時，圖騰底成員散佈於[種族]底全羣中。有的時候圖騰底繼承是父系，有的時候又是母系。可能組織之數很多，我們在這裏不能把它詳細地一一討論。除開稀有的例外，圖騰之[羣](group)內遊結婚是禁止的。但依最近的研究之所示，圖騰主義與外婚制底關聯，帶着次要的性質。在澳大利亞人之下，圖騰底羣不是生產上遊羣。因爲它底成員是相互

間距離數百里而生活的。一切圖騰羣，在一年底一定期間，須舉行呪術的食物之繁殖祭。普通這叫做 intchiuma。這種儀式，通常提前於一年底雨期之前遊動植物繁茂期舉行。這經常是對土民表示眼前儀式之成功。為決定儀式底時期，圖騰底所有男子都祕密地聚集於和神話上圖騰祖先之遊行有關係適一個地點。一切武器、衣服和裝飾品，必須留在陣營中。連最後的一片布亦除去。這表示這種儀式是非常舊的。儀式底意義是助長動植物底繁殖。在儀式底中間，主裁者以石擊各男子底腹部，說道：“對於汝食物是豐富！”繼而儀式底參加者在洞窟巡行，在這裏保存着珠靈卡 (Churinga) 之特別木板與數種大的、有複雜的模樣適卵形石片。珠靈卡意指圖騰祖先底「身體」，恐怕是成爲它底生殖器的吧。通過它而有自己底珠靈卡之羣底各員，和圖騰祖先「結合」。澳大利亞土人認爲性的行爲與懷妊底關係非常複雜；爲着懷妊之成功，認爲必須生活於特殊石片中適胚種投入女子底體中。他們以爲那時圖騰祖先——他們決不認爲是死的，而認爲常是存在於天上的——將嬰孩誕生時必須拾起適珠靈卡投在地上。珠靈卡保存於老人們底監督下之特別的洞窟中。對於沒有舉行成年式的、外國人以及女子，禁止走進這洞窟。認爲珠靈卡底保存所是怎樣神聖的呢，在它底附近不

但禁止一切爭端，且禁止殺害動物和掘去植物。珠靈卡具有由祖先所傳授過魔力，因此認為珠靈卡底死滅含着種族底死滅過意思。為要對着某種重要事件而提高自己底勢力，一個羣可借用他人底珠靈卡。在歐洲底亞齊爾 (Azilian) 文化中，發見很使人想到澳大利亞土人底珠靈卡過彩色石片，是有興味的。這表明類似的信仰之存在。在某些洞窟中，故意粉碎一切石片。恐怕是旁若無人過敵人佔領了聖地而鎮壓自己底反對者底「魔力」的吧。

在這一切表象底基礎上，認為圖騰祖先是了解羣底全體成員之魔力底信仰。在原始狩獵者底頭腦中，一種現象魔力不參加是不行的。魔術參加人類底疾病與死、妊娠、向敵人復讐、動植物底繁殖等等。在澳大利亞人底社會中，一切人都是魔術師。不過這些人們之間最有勢力而且富於天分過人纔分出來。有名的市民學者富萊策，把二種呪術區分為模倣性呪術與傳播性呪術。在前者中，將人類描繪或彫刻在壁上，若把針指着他，就能夠加予某些人以實際的禍害。或者如舉行圖騰儀式那樣，為着希冀圖騰動物之繁殖，描繪圖騰動物底行動或姿態就行。在第二種情形之下，認為部分可以代替全體。為要給與某些人以禍害，加於那人底排泄物、毛髮、拔下過牙齒等以禍害就行。為要使所追跡過動

物渡燧，在牠底足跡中置以火炭就行。

當然，富萊策所提巫遊呪術底分類，是不能原原本本地採用的。它完全不把社會生產的契機加以研究，而從純粹心理的動機出發。狩獵的呪術，漁業的呪術，農業的呪術，在富萊策底分類中混在一起，同時富萊策連追索自己所主張遊呪術之諸型底歷史的交替之企圖都沒有。我們因為篇幅不容許，不能久停在這個問題上。對於我們所必要的，只有一個，即狩獵採集生活者底一切世界觀，為呪術底信仰所貫通的很多，甚至可稱為呪術的世界觀。它和現在我們底世界觀很不同之獨自的思維樣式對應。這個前論理的思維形式之存在，由於學士會員馬爾底勞作而鞏固起來；並且它底結論在某些部分和有名的法國研究家列維·布魯爾（Levy Bruhl）所研究遊結論一致。原始人沒有像我們這樣嚴格地區別原因與結果，常常對於非常明顯的矛盾亦毫不介意。他們底思想是合成的（傳播的）而且想像的。他們底頭腦中幾種事物緊密地結合着，屢屢形成在我們甚至完全不能理解遊一束或一系列。例如雅伯特說（Japhotio）\*所主張遊有名的系列，如手——女——水即是，並且在其中以這為中心之複雜的機構亦是，與之緊密地關聯着的不僅是「鳥」，即「山」、「丘」、「頭腦」，認為幾乎是不可分的。原始人底思維，如列

維·布魯爾所說，和現在的我們取不同的方向。可惜列維·布魯爾沒有理解原始的思維之這個不同的方向，結果是為不同的生產形態和不同的社會生活上適制度所制約的。依這種生產形態之制約，已為依經濟機能來表明言語之意義底推移（言語直接反映社會思想）適雅伯特說卓越地究明了。如最初作為石解適幾個單語，到後來變成作為銅解，更後復變成作為鐵解。犬（輓車用的）是指鹿而言，後來又變成指適是馬。看見伴着馱牛適英國殖民者適澳大利亞土人，最初以為這些馱牛是英國人底妻子，這是特徵的。這一看似可笑適插話，完全是富於教訓的。當移動之際，澳大利亞人底女子如馱牛般負着行李。她們要搬運家產、武器之一部分、兒子（負在背上）等。男子却只手執武器空身前行。這樣的機能分化，因已見諸馱牛與殖民者之間，所以土人是從經濟機能之類似而達到這個可驚的結論的。

當舉行對於珠靈卡之呪術的儀式時，澳大利亞人遵從「以部分代全部」這個原理而把珠靈卡與圖騰的祖先一同看

\* 雅伯特說(Japhetic)遊名稱，出自「舊約聖經」中諾亞(Noah)底第三子Japhetic之名。蓋因閃姆語(Shem)和含族語(Ham)均取自德魯中之諾亞底兒子 Shem與Ham底名字。雅伯特又為印度日耳曼語族底稱呼。——譯者

待。於是集中羣底一切「魔力」遊珠靈卡，一般地在澳大利亞人底生活中，特別是在爲着增加食物過圖騰儀式中，演着非常重要的任務。舉行這種儀式時，認爲一定種類底動物之增加，完全是他們所能左右的。所以各圖騰羣底人們，對於全種族都有對於增加自己底圖騰過責任，殺害它或捕食它，是普遍地禁止的。

關於圖騰主義底起源，我們到現在還不知道甚麼確實的佐證。爲市民學者所提出過無數假設之中，沒有一種能使我們滿足。例如斯賓塞認爲圖騰主義是由誤解人底稱呼產生的。將某些人因其狡猾之故稱之爲狐，稱那人底兒子爲狐底兒子，此後經過幾代便忘記了這個名稱底真實的意義，而達到真正起源於狐過思想。依屢格底意見，各部分的羣(或hold)爲要相互間加以區別，所以應用動植物底名稱。當然想由人類底智慧之單純的謬誤去說明最大的社會現象過這種名稱說，是完全不適當的。對於圖騰主義底起源已三變其見解過富萊策那兒，亦不見得是勝過它的。最初他贊成威爾遜(G. A. Wilkon)，認爲圖騰主義底起源應該求之於動物靈魂底轉徙之信仰；然而到知道一八九九年出版過斯賓塞與季梭關於中央澳大利亞諸種族之古典的勞作，他又建立了圖騰主義作爲對社會保證食物之呪術行爲底體制而發生過

新假設。這個假設實際上可認為是最近的，況且最古的圖騰是用食用植物或昆蟲類；例如嘔吐，它底增加是否為種族底利益那樣可疑的奇妙的圖騰；以及天文學的圖騰，如太陽、月、星，已經很顯然地是圖騰觀念形態之更後期底產物。但若干期間之後，富萊策又以為是過於合理主義的而拋棄了這個假設。不過富萊策底第三個假設又更不高明。他把一切都歸諸姪婦底形狀，說這種形狀，如石見動物投進她們底身體中。最後，為英國底人類學者哈頓(A. G. Haddon)最初主張，後來視施米特(Sohmidt)、科巴士和G.愛爾德曼所倡導圖騰主義為交換之獨自的體制假設，亦不能不說一說。這個假設，簡單說來是這樣的：所有圖騰羣最初由於狩獵只某一種野獸，例如有的羣叫做袋鼠，別的羣叫做鴉鵒。這種野獸各各都是和牠相當遊羣底圖騰。各羣雖然容許殺害自己底圖騰，但一變而食牠是禁止的。各羣互相交換自己狩獵所得遊東西，全體制准許交換底枕制。此後就禁止殺害圖騰動物了；其結果形成了如現在澳大利亞底圖騰制度那樣遊東西。

這個假設，在初看時好像是物質論的而且充分的。但它沒有說明圖騰主義底發生之出發點。因為各羣怎麼狩獵特定的動物、或採取特定的食用植物這個問題，還是原原本本



的。亦沒有充分說明圖騰主義底發展。因為禁止以動物為食物，況又禁止殺害牠，這就含着制度衰退過意思，不能和圖騰主義底發生時代連結，所以在上述的假設底主張者之下，顯然缺乏歷史的方法。

想將圖騰主義底起源與社會底發展之遊牧的父家長的種類連結過天主教派底代表者們之嘗試，亦不能視為已經成功。因為圖騰主義不是只出現於澳大利亞底狩獵種族之間的，在大洋洲、美洲、非洲、亞洲底幾個農業民族之中，亦都可以看到。甚至在基督教底聖餐室中，亦感到圖騰動物底儀式的食用之臭味（如「羊之犧牲」過儀式等）。圖騰主義是由狩獵-採集生活狀態必然地發展之原始的狩獵-採集生活者底觀念形態。因為一切民族都要多少經過狩獵-採集經濟的階段，所以可視為圖騰主義是某一階段底普遍現象。何況從我們底見地看時，如所謂「圖騰社會」是錯誤的。因為以我們底見地，圖騰主義不是生產底組織，只是一定的生產組織之觀念形態的反映罷了。

S.N.布可夫斯基認為圖騰主義發生之出發點，應該見於狩獵與採集領域底專門化之中。在掠奪經濟狀態之下，這種專門化引起勞動生產性底下降。它是原始社會中最初的矛盾，生產之集團的關係和在其特定的階段上發生生產

底個人化之物質生產力底未發展之矛盾過產物。在這種原始的專門化之基礎上，可以說明依各種動物和植物之生產的羣底發生。任何禁忌亦不能與圖騰主義發展過這個階段相連結。不管它底衰退原因之發生，根本上保存着過集團勞動和與它關聯過食物之集團的分配及消費，使全生產的羣團結於被殺害過動物或所獲得過植物底周圍。這一時壓制了矛盾底發展，但無力終局地抑止它底發展。矛盾更加發展，遂發生禁止食物之個人的使用(圖騰)。矛盾之更加增大，於是制約着圖騰主義底發展之更後的階段——包含如現在澳大利亞人之中可以看見的。所以，依布可夫斯基底見地，圖騰主義是作為生產底形態而發生，作為原始社會底基本的矛盾之一——佔有之集團的性質和相應於使原始共產主義的各種關係崩潰之個人的生產過低級的物質技術間過矛盾之一——緩和手段而發展的。在方法論上非常引人注意過這一說，如果在它底出發點，狩獵和採集領域底原始的專門化以及這個初期，甚至完成使招致勞動生產性底低下之掠奪經濟底存在鞏固起來時，那末可認為最優良的。然而正是在這個前提上有着可疑的地方。

這個假設，在現在澳大利亞土人方面底材料中，找不到證據。在澳大利亞土人之中，雖然不疑惑圖騰主義之現實

的經濟的意義，但這只表現於食物增加之呪術的儀式和食圖騰動物之禁止(taboo)中。和破壞外婚制時不同，破壞圖騰底禁忌不受社會底處罰。這因為認為違背者將着魔而死。但老人們却常常破壞這個禁忌，食最美味的食物。如果我們將一切食物上週禁忌——依圖騰、年齡、性別——合起來看，各個人有不少種類底食物被禁止，其中可以看到甚至是非常本質的食物，這是束縛各個人底手足，防止他們分化集團。如果我們想到一切種類底動物之繁殖，“繫於”呪術儀式之遠行，只有集團“纔能”遠行這些儀式時，那將能夠理解圖騰制度與外婚制同樣發生於原始社會之基本的矛盾中。

這個基本的矛盾，在於集團的共產主義的生產和佔有形態，立於極度低下的技術水準與未發達的生產力之上這一點。在後期舊石器時代底性-年齡的羣存在之時期，已覺得這種矛盾很顯然。生產力底發展，卒至於形成個人的生產發展之若干前提，這還是支配的生產同時已至與佔有之集團的形態矛盾。集團婚先於這個時期崩潰了，出現對偶婚，這雖然是非常少的，但已獲得若干經濟的意義。

在這些條件之下，前氏族制的共同體之崩潰，含着社會崩潰的意思。因為對於家族與個人底分化之必要前提還不

存在。但生產、從而消費之傾向個人化，是由這個矛盾成長。因緩和這種矛盾適目的，如外婚制、鬪勝主義、成年式等原始社會之非常值得驚奇的一切制度產生了。這是取農業開始之形態適技術「革命」，重新給與原始共產主義的關係以積極決定的優越並繼續保存之。在早期農業社會，矛盾一時消滅了，到後來再發展於更高度的基礎上。同時，鬪勝主義和外婚制以及複雜的成年式也消滅了，至少已失却它底意義。這些在原始的農業者之下是看不見的。

如是，原始社會發展之推進力，表現於生產底個人性質之發展與佔有底集團性質之間適矛盾中，特別是明顯地表現於家族底利害與集團底利害之間適矛盾、和性及年齡的羣之間適矛盾中適它底內的矛盾。所以史的物質論之一般法則，例如對資本主義社會適用的，同樣對原始共產主義亦適用。因此主張只有資本主義社會從內的矛盾發展之考茨基，是錯誤的；主張原始社會底生產力發展之基本的推進力是人口增殖適波格達諾夫 (B.M. Bogdanov) 底理論，也是完全不正確的。他寫道：“狩獵區域底擴大，因為被隣近種族所妨礙，人口增殖底結果出現了強度之更強的經濟體制——向畜牧或農業移行。”在方法論上說來，這種見解不過把馬爾薩斯 (Malthus) 底人口論移到原始社會史中去罷了。這

是站在人口常比生存手段更急速地增加之錯誤的前提下。嘉爾證明固有的抽象的人口法則不存在於一切生產方式中，經常一定的人口法則與一定的生產方式對應，已否定了它。原始人不是因人口增加移到農業的，這種人口增加，是向農業移行以及在一定區域有養活更多數人之可能性出現適結果。

同樣，亦不能夠像布哈林(N. Bukharin)那樣把原始社會底推進力只歸於自然與社會之間適外的矛盾。原始社會底推進力，不是人口增加或自然與社會間之單純的外的矛盾，而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間適內的矛盾。二者底衝突，不過在原始社會，矛盾沒有採取……形態。在基本的發展形態中具有和階級社會共通適合則性，同時，原始社會這樣便與階級社會不同，它所特有適諸形態本身，亦有一定的自己底獨自性。

取這樣的途徑，從沒有分業適敘利亞期底、尚未分化適採集者之羣，發展為具有圖騰主義、外婚制、結婚(階級)、呪術的儀式、以及成年式適馬格達伊亞幾爾期之複雜的組織。而這到後來讓其位置於農業者底共同體了。

#### A. 曹洛塔列夫

### 第三章 言語底發生

依據恩格斯底規定，勞動是人類存在之最初的基本條件。勞動創造了人類。(註一七)勞動底發達必然地助長社會成員之更緊密的結合，因為由於勞動底發達，相互支持適時候更為頻繁，由是而規約着協同底活動。(註一八)

工具底人工製造，形成人類社會底勞動過程，但工具底製造本身是經過長期的勞動經驗與觀察之結果，是思維底發展之結果。思維在其發展上為勞動行為所制約，只有勞動

---

(註一七) 恩格斯：「從猿到人過程中的勞動底任務」，「自然辯

證法」。

(註一八) 同前書。

纔能產生社會成員底結合，所以思維不能在社會環境底外部去意識。和這相關聯的，我們不能想像爲同一社會集團底人們所了解的、沒有其外的表現之思維。因而思維及爲其外的表現形態過言語，是最緊密地相互聯結着的。馬爾說：

“言語不能和思維分離，言語只能和思維共同存在，言語不存於思維之外。”

言語創造於勞動過程之中，而像勞動本身造成社會的人那樣是勞動底直接參與者。人類在發達初期，在只對我們視爲不複雜的勞動行爲上負着極端的重荷，更遭遇着不斷的危險。當時底人類，即使在閑暇之餘亦沒有以談話作爲「消遣」過要求，更沒有其事實的可能性。口頭會話是人類社會底產物，要社會發展進行了，言語底生產成了豐富時纔有可能。如是，豐富的語彙，在原始社會底言語中不能存在。單語不是一次出現的，反之，它是創造於社會的要求之領域內，依社會的要求而限制其數目的。保持未發達的經濟形態之未發達的社會，以僅有的記號爲滿足；而記號底增加是隨着社會關係及經濟生活底複雜化、尤其是隨着由這些所喚起過思維之複雜化而起的。在這樣的條件之下，原始社會亦不能不有口頭會話底要求。

最初言語僅用於社會成員底勞動活動中作爲連鎖過勞

動行為方面，只有在這種意義中，纔能夠理解恩格斯這些話：“所以正在進化過人類，已至達到他們相互間必須說些甚麼過境地。”(註一九)恩格斯自身在別的地方亦承認從勞動過程以說明言語底發達，纔是惟一正確的。(註二〇)他還繼續說道：這樣的要求達到自己發生適應此要求之器官。即猿底進化中所沒有過喉頭，雖然是徐徐地、但確實地愈益注重並改良音底抑揚，口腔諸器官亦漸漸地覺察到連續及發出區別音節適言詞。(註二一) 這個完全正確的結論，必然地產生：口頭言語是已經發達之社會底產物，人類底言語不是從這兒纔開始的這個結論。(註二二)

叫聲不只是人類所固有的，即為人類之祖先過猿已能叫換了。恩格斯曾經指出：叫聲為要變成區別音節適言語，必須經過長期間和緩慢的過程。這種長期的過程，當然已經是社會的人類所經過了的。恩格斯從動物界徵引明瞭的各種例子，是這件事實之沒有論爭餘地盡證據；區別音節適

(註一九)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P. 65。

(註二〇) 同前書。

(註二一) 同前書。

(註二二) 馬爾論言語底起源，論集「論雅伯特說發展之蹟階



言語為社會環境底成果，是毫無疑義的，此外甚麼也不能有。動物底叫聲，構成它適各部分是合而為一的。動物底叫聲之中，不能見到有音節、口腔及喉頭之特別的適應。動物底叫聲，是發音器官之各部分成為運動纔分解和開始的。而發音器官底這種運動，結果達到將不分音節適連續的叫聲之全一性分斷而受意識底作用所制約。這種意識底作用，在動物狀態中不能看見。它已經是依存於人類，因而不是一次或偶然得到的。在這裏想到人類底發聲機關，由漸漸地強化適音之抑揚而漸漸形成之恩格斯上述的話，是最相宜的。

如是，在區別音節適言語出現以前之很長的期間，是伴着統一人類社會適勞動底組織基礎之一切結果而勞動適人類底時代。因此我們不能不承認思維發展之悠長的時期，從而不能不承認由其「交通方法」以表現思想之悠長的時期。

馬爾如次說道：最初勞動行為由於其社會的姿勢 (gesture) 而利用有一切可能的表示之可見的交通手段。這樣的「姿勢」言語，包含象形 (mimicry)、姿勢、叫聲等，是原始人所滿足之傳達思維適要求。“不只是由於意識在自然史上發見其對象於物理的環境中這個事實，即不是從自然而是從

生產及技術手段底形成過程中創造思維。”如是，決定的契機在生產本身之中，在生產底複雜性底程度之中，思維與言語底發展程度，即係於此。人類不是從最初就萌出思維的。人類是在人類化過程中自己創造了思維，自己再使之發展。勞動使猿化爲人類，勞動亦創造了思維。在勞動發展底最初階段，社會的生產是極度原始的，和它相呼應適言語及思維也是在原始的狀態中。因此，種類很少的勞動行爲，亦只要求少數關於思想之外的記號，必然地得着這種外的記號局限於既定的生產狀態所要求之範圍這個結論。言語在這種社會環境底狀態之下，不能有許多的單語。因爲言語應用於勞動行爲，不過是它底代理者之一。

依據考古學的資料，若我們追溯到採集生活者底階段，就顯出生產的小集團之不很複雜的活動模樣吧；石或者木所製之非常原始的工具，沒有對使用它遊人類提供多方面的勞動之可能性。在這種狀態之下，這個社會的發展階段底思維，亦有許多獨自的特徵可以區別。「原始」人底思想，完全沒有如我們這樣程度適意識和反應能力。但是這種思維底內容，因爲沒有充分的資料，還不能描寫。

依據民俗學的研究，看出就是在最低級的文化狀態適各民族內，探求各種現象底因果關係之說明，認爲它在普通

的神秘力之中造那種獨特的思維。列維·布魯爾對於這點，誤認為原始的意識之基本的特徵。但是存在於這裏的，如沒有社會底原始狀態，亦沒有原始的思維。為法蘭西學者所規定之「原始的思維」，已經是屬於更為發展趨時期的；那時，人類已經在他底勞動活動之發展過程中企圖認識其周圍的自然界——對於勞動行為之這種參與，在新的人類所創造之生產條件中是必然的。

為着攻擊或自衛而拾取自然的石片過人類，決不認為這石片是所謂魔力底所有者。這些人還沒有魔力底表象。魔力是思維活動底結果，因此魔力底表象最初是不能存在的。人類一面與自然鬥爭，一面使自然適應自己底目的，在這一點上，人類和動物之對於自然適應度，有根本的不同。動物利用外部底自然，不過是因為自己底存在而給與它以變化。(註二三)正在人類化過人類，最初對於自然也是同樣，漸漸到後來，因對於自然經過長期勞動作用底結果，人類把自然加進為支配着自然本身過鬥爭中之自己底夥伴裏。(註二四)在這種鬥爭底過程中，人類暫時使自己服從自然現

(註二三)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

(註二四) 色勒巴可夫：「史的物質論底根本問題」，見「Marxi-

et 科學協會誌」，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

象，人類底思維，給與周圍世界底現象以神秘力——人類對它叩頭。總之，這個時候我們知道非常助長了猿底人類化，(註二五)同時又在長久的轉形過程中，纔達到如各研究所把握之澳洲和美洲底現代後進民族那樣狀態，距「任意採集」的經濟已非常遠了。

任何種類底思維都是為社會環境所創造。因而經過為社會底發展所制約之發展途徑。思維在各種時期取非常不同的形態，因此絕對是具有各種內容之歷史的產物。和這相關聯，必然地得着原始人底思維與己能認識其週圍的世界之人類底思維，完全不會有同一的這個結論，而且祇要我們有思維，我們也就有其必然的伴隨物——言語。思維底形態是怎樣和言語底形態是怎樣，這是另外的問題。

雅伯特說(新物質論的言語學說)依據民俗學及人類學之最新的潮流，主張以任何一種器官為主之交通方法底成功，都是社會的經驗和社會的實踐之結果。在這裏，社會的作用是對於人類底性質、和愈益從屬於社會的作用之人類肉體的構造而施。如果實際如此，那末，從社會的條件方面對於人類本身底肉體性質之這種支配，在舊石器底採集階段——傳統地返覆於考古學的文獻上之文化的時代，早期

(註二五) 『自然辯證法』，P. 175。

敘利亞、敘利亞、亞述期——應該更明瞭地表現出來。在這個階段，社會還不能表現出對於自然一般、從而對於人類身體底肉體構造之明瞭的優越。因此在這時候，不僅區別音節語言，甚至言語器官底分化也不能認識。我們寧可認為在這兒所有的是還在最廣義的意義中之言語裝置，即成爲一切記號適人類身體之未分化的作用。雅伯特說稱這樣的言語爲運動言語。

這種採集經濟期底運動言語，將沒有本質的變化之人類自然的特徵應用於其肉體構造上。這樣的變化，到後來亦不是一次發生的。它是爲人類底肉體構造之社會的利用適悠長的過程所制約的。但是這種言語，不用說從它底最初發展階段起，在勞動爲人類社會一般的特徵的標識之限度內，是表現爲人類勞動活動底結果。(註二六)運動言語，無疑地近於自然的複寫，若較之後來和它交接適口頭言語，那是更現實的。所以根據馬爾底說法，運動言語底相當部分，在其發展之最初的階段上，是自動地、由傾動而發生的。(註二七)然而傾動底作用，在還沒有和人類底社會意識結合時，還沒有由社會環境特別給它適意義時，這種言語還不是人類底

(註二六) 「從猿到人適過程中勞動底任務」。

(註二七) 馬爾：「雅伯特說」，P.P. 88-89。

言語。

傾動行為沒有知覺到意識的因果關係，不必要思維，它是如身體之肉體的活動作用那樣任意行動。到後來，同一作用（譬如即使是任意行動的）之反覆底結果，這種傾動行為，纔依社會的環境而利用於它底成長要求之中。反射運動，正因為在這裏為對於還在動物狀態之自己底自然的特徵發生作用之社會的人類所利用，纔能夠具有社會的意義，然而人類還不過為着勞動行為有和自己底夥伴交通必要。傾動行為這樣已經社會地被利用了，由於一定的習慣之積蓄，遂助長了技術底發展和思維底強化。這種成了習慣過反射作用，蓄積起來並且社會地使用起來，遂獲得社會的意義；因此由向來非任意的運動變成了信號底記號。外部的形態雖然沒有變化，但已發生質的改造。從來是傾動行為底姿勢運動，現在成為具有社會意義過信號了。

始於新石器時代之社會的人類，其歷史上最古代的言語，這樣亦只能說是一般的。工具底人工製造，是對於自然之最初的有意識的勞動，是長期的經驗與觀察，從而是思維活動底結果。在這一點上，已經看出將來對於自然進攻前進中之成功底擔保。為着利用上適便利起見，人類遂從對於石片之單純的技術作用而完成技術，因此亦一面完成自

已，一面負起自己對於自然之意志移到有目的、有計畫的行爲。(註二八)

在狩獵階段，人類根本地改變了世界觀底基礎，發生從來散漫的(Diffusive 籠統地知覺的)思維底分節，一面使周圍的世界具體化。伴隨着勞動行爲底顯著發達之新的社會-經濟的條件，喚起了新的思維形態。這已經不能滿足眼前的運動言語，把它從過去的混沌狀態中，同樣地分節下去。

從來的象形的表現，在狩獵經濟底一般的複合之中，依其任務而分化出來，纔如意指一定的對象那樣具體化。已不是採集者而是狩獵者之與自然鬥爭，喚起自然底一定現象底意識。因此這個時期底思維，已經不是以存在於人類底外部迥全世界爲問題，而是以人類和它發生直接關係之外的世界底各個代表物爲對象。在這種狀態之下，已要求更適確的記號，因爲生產行爲本身亦適確化了。在這個過程中，手演着本質的任務。從猿到人過程中之決定的一步，即由於完盡了和單純的普通的移動方法完全不同迥機能之手底特別的利用而成功的。由於勞動，由於一切對新的作業之適應，人類底手達到了最高度的完成。正在完成於勞動過程中之手底曲折性，遺傳給子孫，因歷經世代而增加。在勞動

(註二八) 「自然辯證法」。

行爲中長期依賴手過結果，手達到了莫大的完成，如最接近人類之猿底未發達的手和由數十萬年底勞動而完成過人類底手之間所見那樣顯著的差異。恩格斯所指示過事實，其自身已經主張勞動的動物、即人類，是歷數十萬年所經過長期的社會的影響。

由勞動行爲而獲得之手底屈折自如，在呪術的思維階段底記號之新的更複雜的要求上，利用手是更適宜了。正因此故，同樣地不是最初就存在過姿勢言語，漸漸從運動言語底過去的混沌狀態中分化出來了。依靠手，已可認爲制約分節化了。因爲手之屈折如自，較之運動言語中過其它任何東西，至少較之叫聲更能適應於把記號弄詳細過要求。因此最初在勞動後和勞動並列之區別音節過言語，是最本質的衝動，受着這些底影響，動物底頭腦便漸漸地轉化到人類底頭腦。恩格斯底這些話之正確是明顯的。(註二九) 另一方面，從使意識明瞭、和產生抽象和推理能力之正在發達過頭腦方面，對於勞動及言語之反作用的影響，對於勞動及言語二者，在更爲發達上提供更新的刺激。馬爾亦達到同樣的結論。(註三〇)他說：“因運動言語現在又發展了社會的世界觀。”

(註二九) 「從猿到人類過程中勞動底任務」。

(註三〇) 馬爾：「維爾特說」，P. 69。



馬爾稱手底特別任務爲人類底身體在其它運動之間適組織的或者指導的基礎。“手，一般地是人類生活底新的、和動物底規準不同方向之決定的契機。”姿勢言語從運動言語底一般分化出來，依所有的材料來看，都是歸於這個階段。若從它底社會的構造看來，這已經是狩獵社會，那是由於加強集團勞動和使單純的採集者底向來的任務複雜化之狩獵底共同利害而結合的。依照通常的命名法，這個階段是牧斯特斯或接近它適過渡型。若照人類學的規定，進到這裏的是內安得達爾人。

言語獨立地形成於各個狩獵集團內。因爲沒有生產物底剩餘，即原始的交換經濟亦不能出現。因此狩獵者分散的集團間之交通，不能帶着組織的性質。在這樣的條件之下，統一的言語不能成爲問題。統一的言語發生之前提還不存在。但是，分散的言語縱然豐富地存在，如接近我們之歷史時期適言語中所見那樣明瞭的分歧，却還沒有。所以我們不能不主張：言語雖然有許多，但沒有其構造之顯著的分歧。這是因爲姿勢言語是模仿傾動及勞動行爲，較之象徵的發聲言語更是現實的。但是呪術的思維，使依於姿勢之更直接的記號亦象徵化；因此，向着分解它、和對其它器官、即發聲器官底利用移行而前進了。

尚未達到具有音節這種發聲器官，從前就已利用過。否則到後來在交通手段上佔支配地位，是不可能的。最初它全部如一遊活動，發出動物底叫聲，但這個叫聲是運動言語底一部分，即曾被社會地利用的。

對於動物底叫聲之全一性加以打擊，已是在發聲言語底形成很久以前。正因此故，在不用視覺、對於聽覺底作用和新發生遊交通要求相應之其後的時代，發聲語言纔能夠形成。總之，我們可以主張：依據考古學的研究材料去判斷，內安得達爾人底狩獵者，具有可以向主要地利用發聲器官遊方向移行之一切前提。內安得達爾人之中還佔支配地位遊姿勢言語，已是分節的。因此，隨之而將姿勢底信號弄確當，明瞭化遊叫聲亦正在變成分節的了。

在這樣的狀態之下，單純的姿勢，作思想之外的表現是不充分的。這不能完全滿足和曾經利用之自然現象底複雜化相關聯而複雜化遊狩獵者底勞動活動。因此伴着姿勢遊叫聲亦同樣地音節化了。由是，改變發聲器官底構造，使它得到柔軟性。這種社會影響底結果，人類底肉體型變化了，形成了克洛瑪郎人。

姿勢言語底遺物，由民俗學者底研究而論定。例如依據波亞斯 (Boas) 底證言，這種言語，就是在一八九〇年已很

普及於英領哥倫比亞(Colombia)底內地。馬勒利主張姿勢言語顯然存在於北亞美利加，所示亦甚多。民俗學的資料容許將姿勢言語作為有其語彙及修辭之真正的言語。可惜在後進民族中過姿勢言語，還沒有充分的研究。但關於這點，根據馬勒利和洛特及其他少數人底各個研究，這些民族底發聲言語，顯然還遺留着姿勢言語底構造。這兩種言語，同樣沒有構成它過各單語，從句中可知各單語底意義依照全體句底文脈而決定。單語或姿勢，能表現事物，亦能表現動作。能表現投擲兵器(Boomerang)自身，亦能表現使用投擲兵器之殺害。其具體的意義在各種情形中，由句底一般的意義及構造而決定。當然，這裏我們所有的，甚至距姿勢言語底原始狀態還很遠。這已經是完全音節化而且綜合的，因為單語底意義，由句底一切其餘的單語之結合而決定。即我們在這兒實際是有修辭的。(註三一)

(註三一) 列維·布魯爾：前揭書，PP.103-107。(譯者按：此註

日譯本如此，但前面並無揭示列維·布魯爾底原書，疑有遺漏。考布氏關於原始社會論著作有下列三種：Les fonctions mentales dans les Sociétés inférieures(「低級社會底精神現象」，1910)；La mentalité primitive(「原始的思維」，1922)；L'âme primitive(「原始的靈魂」，1927)，此處所引，當不出上三書。)

這樣依據民俗學之遺物的材料，譬如即使在其衰退的階段上，使姿勢言語顯出特徵過幾個條項，還是明白的。例如：第一姿勢言語達到分節化；第二它在其發展之一定階段上已經有充分複雜的機構。現在，姿勢言語，是和作為過去底遺物之發聲言語並存的。但它還不至死滅，反而給與發聲言語底機構以影響。發聲言語乍不是採取如姿勢言語之翻譯那種形式。可是，它結果是和使言語之外的表現方式不同適其它並存的交通方法矛盾的。但如下所示，姿勢言語像更完整的發聲言語，以其記號之現實主義所以更容易理解為其長處，既更為複雜，並且相當優美而整齊。

依列維·布魯爾底意見，姿勢言語底豐富，由如次的事實可以明瞭。屬於兩個不同種族過印第安人，各人對於他人底發聲言語一句也不理解，但藉手指、頭部和足之助，彼此能夠自由會話。(註三二) 這些民族現在已經有了發聲言語。他們有了發達的發聲言語，同時亦保存姿勢言語。他們底發聲器官，已經有了充分的發達，所以這是已經受過長期的社會影響。不待說這種民族距原始民族已經很遠。他們肩負着極長時期的社會的人類之意識的生活。然而在他們之中，姿勢言語還不至因其它更完全的交通方法而被最後地

(註三二) 同書，P. 105。(參閱前註一一譯者)

驅逐。

不但在各個人，就是在社會，由於手和言語器官以及腦底協同動作，人類完盡更複雜的動作，抱着更高遠的目的，並保存達到這目的適能力。勞動過程，由於歷經世代而變成更複雜的、更完全的、更多方面的了。(註三三) 恩格斯底這種主張，至少可以論證分節化的言語，以為僅局限於發聲言語是錯誤的。上述的民俗學的材料之引用，很明顯地證實了姿勢言語中分節化已經存在。由於姿勢，在這種信號中，存在於全一的同時又是分節的姿勢言語本身底內部之這種矛盾，招致了作為支配的交通體系之姿勢言語自身底崩潰。因為從來無甚差異的叫聲，一到各個發聲器官活動起來，同時就有比姿勢更顯著的分節化。但這是更複雜的社會經濟關係，以及為這種關係所制約之思維底要求。

雅伯特說底研究，即能論斷，發聲言語形成於向着對付大型獸類狩獵者之有組織的、集團的勞動移行之狩獵活動底新的狀態之下。(註三四)

---

(註三三) 「自然辯證法」，P. 39。

(註三四) 麥奇尼珂夫：「論分節的發聲言語之起源問題」，1930年。「論言語及文字底各階段底問題」，1931年。「後類齒石器時代」，1931年。

對於更複雜的工具之要求，在這個時期雖不獨佔個人底時間，但已容許獻身於主要的生產工具之製作過特殊的技術者之分化出來。對於勞動底新形態之刺激，顯然為對工具和奢侈品之私有底出現所造成。這在各人之間發生交換，將生產物轉化為商品。因此出現了集團內和集團間過交換之開始。依現存的資料來看，使狩獵社會底全社會機構發生變化之躍進底原因，即在這點。這個階段是奧利那期、梭留特期、馬格達楞期，以及到新石器時代過過渡期。

在石器時代之最後的階段，即所謂後期舊石器時代，已經區別各種產業活動，原始的交換經濟底基礎正在成長。和它相關聯過思維和言語體裁都變化了。人類社會，譬如即使還意識到對於自然之從屬的地位，但已向着對於自然之支配努力邁進。在後來發展之氏族社會中，勞動底組織、思維及言語都更為複雜了，一步一步地接近於我們已在所謂「有史時代」看見的那種言語狀態了。

I. I. 墨西哥尼夫



## 第四章 宗教底發生及其最初的 發展階段

嘉爾在『資本論』中如次寫道：“忽略這種物質的基礎時，連宗教也變成無批判的了。實際上，依據分析去找出宗教底夢幻的觀念之現世的核心，較之由各種情形中實生活上過事情來展開其被天國化之各種形態，是非常容易的。而這後者，正是惟一的物質的、從而是科學的方法。”（註三五）嘉爾底這個命題，對於宗教信仰底發展之一切階段——包含其發生——都是妥當的。如是，我們當前的任務應該是從原始的共同體底現實生活之諸關係中，導引出宗教底發生來。

（註三五）：『資本論』第一卷，P.476。



依據嘉-伊主義之所示，宗教是社會的諸關係本身被顛倒過結果之這些關係對於人類底意識之顛倒的、歪曲的、幻想的反映。嘉爾在『黑格爾法律哲學批判』中說：“這國家，這社會，造成宗教、即顛倒的世界意識。所以然者，因為這些國家和社會就是一個顛倒的世界。”（註三六）但是現實世界底一切幻想的反映，還不是宗教。宗教是取超自然界、神、惡魔、靈魂、天國、地獄等底存在這個信仰形式之社會諸關係，對於人類意識之幻想的反映。對於超自然界和心靈的世界之存在過信仰，在科學上名為萬物有靈說（animism）。萬物有靈說是一切宗教底不可分的標誌。宗教因其萬物有靈說底內容，由於人類相信神和惡魔底存在，害怕死後對於自己底靈魂遭地獄底鞭撻，而演着統治的麻醉的任務。

在一切宗教之中，除了萬物有靈說的表象以外，更必須記着情緒及儀式底存在。所以當解決宗教底起源這個問題時，我們不僅要說明萬物有靈說的表象底發生，亦必須說明祭祀底發生，更必須究明原始的信仰中宗教的感情之內容。（註三七）

關於階級社會，特別是關於資本主義社會底宗教之社會的根源，嘉爾、恩格斯、伊里奇——將普羅列塔利亞的無

（註三六）『全集』第一卷，P.440。

論提高到新的最高階段——寫了很多。階級社會底宗教之社會的根源……在於社會的諸關係支配着創造它適社會這一點。恩格斯關於這曾在『反杜林論』中這樣寫着：“如我們常常說過的，在今日的市民社會中，人類由於他們自身所創造過經濟關係，由於他們自身所生產過生產手段，恰如被外部的力量所支配一樣。因此，宗教的反映作用之實際的基礎是繼續存在的，和這個基礎鄰接，而宗教的反映也是繼續存在的。”（註三八）宗教，如考古學的和民俗學的以及其它的資料之所示，在前階級社會就已產生。嘉爾、恩格斯、伊里奇關於前階級社會底宗教底根源，說過甚麼呢？嘉爾在『資本論』底「商品底魔術性及其秘密」一節，說過關於資本主義以

（註三七）關於這一點，普列哈羅夫寫道：“宗教，可以規定為表象、情緒、與行為之多少調和與體制。”（『全集』第十七卷一九七頁）。普列哈羅夫指示宗教之形式的方面，不明其社會的本質，所以沒有給與宗教以嘉-伊的說明。

（註三八）恩格斯：『反杜林論』第三編第五節。伊里奇在如次的著作中，賦予市民社會底宗教之社會的根源以顯明的特徵，故請參照「論對多數主義宗教的態度」，「論對主義教高爾基過信」。嘉爾在『資本論』底「商品底魔術性及其秘密」一節，曾論及宗教底死滅。

前過階級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底宗教之社會的根源。關於古代亞細亞的和古典的生產方式，嘉爾這樣寫道：“在古代這些之社會的生產組織體，若和市民的生產組織體比較是非常單純而透明的。但是這些生產組織體，是站在個別的人類、即相互地結合他們之自然的種族關係底躋帶還沒有斷絕過、個人的發達之未成熟狀態上，或者站在任何直接的主從關係上；勞働生產力底發達還停在低級階段，所以是植基於物質生活之生產過程內部底人類關係，換言之，即爲人與人、人與自然之間過關係所局限的。這種現實的局限，在觀念上，反映於古代的自然宗教及民族宗教之上。”（註三九）在原始社會，我們雖然沒有看見支配與從屬之直接的關係，但有人與人、人與自然之一切關係底局限性。勞働生產力底發達之低級階段，使原始人無力與自然鬥爭，在生產過程中，從而在人與人和人與自然之一切關係中制約着人類底局限性。在原始社會，其各成員底活動爲數百的禁忌(tadoo)所束縛。關於“原始人底一切關係”之現實的局限性，嘉爾如次寫道：“屬於人類文化初期過狩獵民族之間，或者只施行於像印度共同體底農業之上過勞働過程中過協業，一方面是基於生產條件之共有，另一方面是基於個別的人類還沒有和

（註三九）『資本論』第一卷，中譯本，P.93。

種族或共同體底斷帶斷絕、像個別的蜜蜂還沒有脫離其巢房過事實。”(註四〇) 在伊里奇底著作裏，我們看見關於原始社會之如次的意見：

“原始社會是以習慣和傳統的力，由氏族底長老掌握過構成或尊敬而維持一般的聯繫、社會本身、勞動底規律、秩序之這樣的時代。”(註四一)

說到原始的共同體或者太古的機構過時候，我們必須想到它有幾個發展階段。嘉爾在給柴蘇里支(Vera Zaslouitsh) 過第二封信底原稿上這樣說着：“太古的社會形態顯示了形成繼起的諸時代之幾個各別的模式。”

原始社會分爲原始的羣和原始的共同體。(註四二) 原始共同體又分爲性年齡共同體和氏族共同體。原始的羣經營採集經濟，它還不知道分業。性年齡共同體，經營狩獵採集經濟，在那裏已經有依性及年齡過分業，老人們盡指導者底任務。在氏族共同體中，可以看見和狩獵-採集經濟並存過農業和畜牧底萌芽，分業進步了，指導權集中於主要的一人

(註四〇) 同前。

(註四一) 伊里奇：『新的論文和書籍』，第一冊，一九三〇年，

P. 96。

(註四二) 見伊里奇給高爾基過信。

——氏族之酋長底手中。在原始共同體中分業與矛盾同時出現。嘉爾和恩格斯在「德意志觀念形態」中這樣寫道：“隨着分業之成立，同時提供了精神的活動與物質的活動、享樂與勞動、生產與消費、屬於不同的各個人之可能性，不，不僅如此，還提供了它底現實性；而前述的三種要素，不至陷於矛盾之可能性，只存在於分業再被廢止之中。”（註四三）在這裏，說到分業造地方很多，都是關於階級社會的，但在原始社會，分業亦不能不產生矛盾底萌芽。這些矛盾不是階級的矛盾，在原始共產主義社會，階級是不存在的。

在性-年齡共同體中，一切年齡及性別的羣都有一定的活動領域，不能越過這個活動領域。原始人不是自由社會化的人類。宗教在性-年齡共同體中作為發生了矛盾之人與人、人與自然——對於它，原始人是無力——底一切關係之〔現實的局限性〕逆幻想的反映而出現。

伊里奇在「社會主義與宗教」中這樣寫道：“階級社會對於自然之無力，產生了死後之天國的信仰，正如和自然鬥爭過野蠻人底無力，產生了神、惡魔、奇蹟等之信仰一樣。”（註四四）

（註四三）「德意志觀念形態」P.60。

（註四四）「社會主義與宗教」。

但是，對於自然與關係，為社會和生產力底狀態所規定——這是必須想到的。嘉爾在「德意志觀念形態」中寫道：

“這種自然宗教或如上述對於自然之一定的關係，為社會形態所制約，同時又反而制約着社會形態。”  
這是原始宗教之社會經濟的根源。

我們必須引出恩格斯於一八九〇年十月二十七日給斯密特(Konrad Schmidt) 過書簡中如下之有名的一處。他這樣寫道：“在關於自然的、和關於人類本身之性質的、以及關於精神、魔力等等底各種謬誤觀念底根源中，大概只存在着消極的經濟的東西。即史前時期底低級經濟的發展階段，將關於自然之謬誤的諸表象作它底補充，但是有時亦作為條件或原因。而經濟的要求，雖然是對於自然認識底前進之主要的原動力，或者就是更加成為原動力，但如果對於這些一切原始狀態的愚昧，也主張有經濟的原因過話，那就不免銜耀學問吧。”這個地方往往被誤解，說恩格斯沒有認為必須從經濟的各種關係中申引出原始宗教來。然而像這裏所引用的也很明白，恩格斯是認定經濟為原始宗教發生全過程之基本意義的，但對於原始宗教發生底全過程或它底各個事實，都必須求其經濟上過說明，這就是自謂淵博了。

一切宗教都是麻醉的。伊里奇在給高爾基過書簡裏這

樣寫道：“神（歷史的而且是世俗的），最先是由於外的自然和內的社會之階級的矛盾發生的觀念，使這種統制鞏固，是緩和階級鬥爭之觀念底複合。”在解決原始宗教起源問題時，我們必須表明它底階級的矛盾的意義。這因為宗教變成了盡麻醉的任務的，想要從階級社會去考察過人，所以更有必要。

原始宗教是甚麼？我們看地球上最落後的民族，在六十年前滅亡了遊達斯馬尼亞人和澳大利亞人底宗教信仰，在他們之間，大體上可以看到對於靈魂與咒術的信仰，但在具有更複雜的生產關係遊澳大利亞人之間，對於靈魂和咒術的信仰之外，還可以看見和它融洽的圖騰主義。所以我們可以下這樣的結論：宗教底原始的形態，是萬物有靈說和咒術；宗教的觀念及神話，形成於對靈魂的信仰之基礎上、和原始的萬物有靈說之基礎上；儀式和各種行為，屬於咒術底領域。考古學的發掘證實了這個結論。考古學者發見由舊石器時代底投割時代埋葬底痕跡。這種痕跡，是二十世紀之初法蘭西底摩斯提（La. Moustier）與法朗（La. Ferrassio）等所發見過內安得達爾人底住居地。

狩獵工具及其它物品和屍體共同埋葬，已見於內安得達爾人之中，這證明對於死後生活信仰之存在，顯出原始

的萬物有靈說底痕跡。表明咒術或者圖騰主義之存在的，一點兒也沒有遺留下來。舊石器時代之次一時代，是壓削技術底時代，不但原始的萬物有靈說底痕跡，且遺下咒術和圖騰主義底痕跡。和死者共同遺下遺物品底數量增加了。用赤色的顏料去染遺骨，說明在埋葬時要經過長期的手續。發生了削去遺骨底肉和所謂二重埋葬。待屍體完全腐爛，變成了只剩骨頭，纔把它染上赤色。這個時代，投槍刺着動物（例如有兩個角的所謂西北利亞犀和野牛等）亦多洞窟底壁畫，亦有好像鈎刺在身體上遊野牛底畫。所有這些，都是說明咒術底存在。把投槍刺在畫面上，是在狩獵時給與真實的動物以同樣的現象。在現代澳大利亞土人之中，同樣的咒術的儀式，在圖騰繁殖祭時舉行，叫做 *intichiumia*。在法蘭西底某洞窟裏，發見如次的繪畫：被視為大腹便遊妊婦之女人仰臥着，馴鹿站在她底上面。恐怕這種畫是表現關於從動物起源之圖騰的信仰的吧。現代澳大利亞土人，認為自己底祖先是動物或者植物。

如是，我們基於這幾個根據，可以主張最初的宗教形態是萬物有靈說和咒術。我們以為說明原始的信仰之民俗學的和考古學的材料，已是屬於採集與狩獵並行遊獵濟期，已出現男子與女子之間遊分業。例如在更落後的達斯馬尼亞



人，女子雖然主要是從事食物底採集，但亦往往參加狩獵；然而在澳大利亞人，女子完全脫離狩獵底工作。

隨着分業及勞動底複雜化，在達斯馬尼亞人之中。老人被分配去盡指導者底任務。一八〇〇年統計約二、三千人適達斯馬尼亞人，分成三十至五十人適小流浪羣，這些羣都為老人所支配。老人底人數，和羣底人數相應，是四人、五人、或六人。在這個時期，萬物有靈說之信仰已經出現了。宗教在採集經濟時期，即在分業尚未存在適時期，就已存在於原始的人類羣中嗎？

在原始的羣時代，宗教底痕跡完全不存在。如前所述，考古學者發見了許多它底埋葬地，基於這，萬物有靈說的信仰之存在，可以斷言是從投割製造石器之時代始，然而在這以前，曙石與削石器時代已經存在了。如前所述，原始的宗教是發生於分業和人與人、人與自然——人類在自然之前是無力——底關係之「局限性」上適各種矛盾之幻想的反映。但這個「局限性」產生於分業底基礎之上。所以我們可以說：人類社會之最初的時期，是沒有宗教的；原始的羣，任何的宗教都不知道，宗教在性-年齡共同體中纔產生。

依民俗學的資料之所示，採取「靈魂」存在底信仰形態適現實諸關係之幻想的反映，由於幾個事實，例如夢、死、氣

絕底誤解，和狩獵時對負傷的動物底死之觀察而鞏固起來。又譬如霍衛特和屬於克爾納種族的澳大利亞土人會話。這種土人聽到實際是否相信夢中他底「雅夢波」（他們這樣稱靈魂）能夠到各處去流浪，便回答絕對地這樣相信。他們這樣說：“我睡眠時，我到各處去訪問，我會晤了住在距離很遠地方之知己，亦會晤了已經死去過人們，並且能夠和他們對談。”

對於血液之流出同時喪失其生命過負傷動物底死之觀察，恐怕在採集和狩獵開始發展過混合型經濟中是可能的吧。但是如夢、死、睡眠、失神等事實，就只有在一定的經濟環境中纔能夠導出靈魂底觀念來。在睡眠中，活着的或者已故的血緣者底出現，爲甚麼不是人類本身之出現，而作爲幽靈底出現而說明的呢？

從一個地方向另一個地方不斷地遷移時，原始人底羣，如果患病過血緣者不能隨羣走時，那就遺棄他了。這些被遺棄過人類變成怎樣了，羣底人們不能正確地知道。然而住居地底出現，同時在住居地發見腐爛了過屍體，和它在夢中以生前那樣的姿態出現的比較，就達到了在人類死後亦生存着過一種幽靈存在之思想。其它許多事實，產生了這種靈魂生前是住在身體之中，睡眠、疾病、失神是「靈魂」拋棄身體

病狀態這種錯誤的思想。但所有這些，如已經明白的，都屬於和採集並行之狩獵底發生與印分業出現於男子與女子之間過時期。

如是，為靈魂或幽靈底觀念之發生過外的動機很多。但所有這些現象——睡眠、失神、死、夢，又如影或映在水中遊姿態的東西——只有在一定條件之下，纔能達到「靈魂」底思想。所有這些現象，只有在一定的社會經濟關係之下，為一定的方向所說明。這兒，根本的不在於「靈魂」或「精靈」底觀念本身，而在於怎樣去考察這種靈魂這一點。

在生產力貧弱的狀態之下，勞動底複雜化，產生了生產過程中人類關係底「局限性」，更一般地產生了一切關係底局限性。例如以狩獵來看，狩獵者因為沒有弓箭，所以必須非常敏捷地接近對象到很近的距離。羣有如單純採集經濟制度之下過全體，不能一同前進。女子和兒童必須留在後方，在狩獵中失去了必要的體力之老人們，亦和女子同樣必須留在後方。狩獵者只拿着狩獵工具，疾馳前方。女子、兒童和老人留在相當遠的距離跟蹤着他，同時從事食物底採取。女子同時要運輸全部家產。狩獵必須極度的警戒，例如必須對於臭氣過警戒，狩獵工具沾染着甚麼臭氣都不行。所以嚴禁女子和兒童觸着它。於是在生產底基礎上，因生產力底貧

弱狀態，發生了人類相互間過一切關係之「現實的局限性」。禁忌底數目隨着分業底進步而增加，但勞動本身就變成更複雜了。

共同體底成員之「現實之局限性」，在野蠻人底意識中發生了採取對於要求實行現存秩序和未嘗習慣過文句之靈魂和祖先過信仰形態之幻想的反映。靈魂和祖先保護共同體，給與狩獵以援助，要求嚴格遵守代表它之自己所制定過習慣。除自己底靈魂和同族者底靈魂之外，有不少的惡靈，這惡靈常常是別羣人底靈魂。

我們將關於單一的善靈底各種報告和對於達斯馬尼亞人底一神教，作為負着先一神教(Pro-Monothoism)過僧侶們之性質不良的企圖而放棄，在達斯馬尼亞人之中所見的，是原始的萬物有靈說之一定的痕跡。依據密里甘(G. Milligan)底報告，達斯馬尼亞人相信生活在洞窟或森林底陰靈的狹徑和山頂等處過許多惡靈。在這些惡靈之外，他們又相信視為保護者過近親者底靈魂。達斯馬尼亞人懼怕惡靈，用一切的方法去躲避它。到夜間他們害怕使他們癡癲、或使單獨旅行過人瘋狂、或者會殺了他們過惡靈底攻擊，而不敢遠離火場。惡靈是自然力所加於人類過災害之反映，野蠻人把它歸咎於別的種族底靈魂之所為。歐羅巴人出現於達斯馬

尼亞之後，遂發生了白人底惡靈，這不是沒有理由的。現在，例如楚克察人還是相信所謂惡靈「卡勒特」（單數「卡勒」乃「殺害者」之意）埋伏着等候獨行遊人們而加以妨害。有「喀底卡勒」和「微爾底卡勒」等。依果爾德人底信仰，惡靈——「阿爾巴·布栖」會把人們引到黑暗的地方或深淵，剝奪了靈魂，並施以一切疾病。對於這些惡靈底存在之信仰，是對於自然無力遊反映，亦即其它種類底一切人們都可認為仇敵遊時代之原始的、民族的各種關係和閉塞的自然經濟之反映。

依性和年齡遊分業，將食物底分配放在新原則上。在所得到的東西之受用上，佔着最有利的地位的，是經濟的經驗之保存者和羣底指導者遊老人們。和狩獵沒有關係、依然繼續其食物底採取之女子，是最惡劣的地位。此後，最初主要的是產生女子所發明遊農業，女子底地位也就起了變化。

分業和女子之脫離狩獵，形成食物底限制之端倪，例如禁忌，主要是對肉類施行，在澳大利亞各種族底大多數之下，看見對於植物性食物一點亦不禁忌遊事實就可明白。

食物底限制，已出現於達斯馬尼亞人之下，但不能說它是發展到某程度了的。

在澳大利亞人中，出現非常發達的食物底限制與禁忌制度。斯賓塞和季梭關於食物底限制會這樣寫道：

“關於一定的人類在一定的時期內不能食它之食物底限制，可分為三個羣：

(一) 歸結於為年老的人留下最良的食物，所以目的是非常明瞭的。

(二) 因男子對於女子想要保存若干種類底食物的。

(三) 關於限制於一定條件之下過一定的時期之個人底食物的。(註四五)

在若干種族之中，食物方面底這些禁忌非常嚴厲；在一年底一定時期，一切青年、女子及兒童，如果他們不願破壞傳統，因而受同族成員底侮蔑，那末必須斷絕普通所用過大部分食物。依愛德華·約翰·愛亞底報告，這種情形，特別是就中央澳大利亞底各種族而言。在更未發達的澳大利亞各種族之下研究這種禁忌，看出它不是出於保養上過目的，顯然特別是由於為着自己想保存被認為美味而且富於滋養過若干肉類或魚類之老年男子底欲求而發生的。那時保存

---

(註四五) B. Spencer and F. J. Gillen, Northern tribes.

of central australia, london, 1904, P. 811.

野獸迴顧慮，沒有一點作用。澳大利亞人不知道爲着野獸底保存制定狩獵底禁忌與期間等。其顯著的是在「中央澳大利亞底北部種族」中，斯賓塞和季梭舉出許多關於各種種族之中遊食物底禁忌底例子。如所舉凱濟西族之中遊食物底禁忌之最明瞭的例子：“在一切澳大利亞種族之中，關於青年種族員可以食甚麼和不可食甚麼之一般的限制，恐怕都存在。在凱濟西族之中，青年男子不得食鴉鴉、蛇、箭豬、野貓、鷲、蜴蜥。如果他們侵犯了牠們，他們底身體就會腫起來，他們自身忽然變成白髮。所加於妙齡女子遊限制，更爲廣泛。這限制所及如次：亞佛西亞 (acacia)\* 底果實（處罰——腹痛），鴉鴉底卵（處罰——甲狀腺腫），七面鳥及其卵（處罰——頰部腫起），野犬（處罰——甲狀腺腫），毒蛇（處罰——身體一般地腫起），大蜴蜥（處罰——身體瘦弱），野貓（處罰——頭會疙瘩），鷲（處罰——身體瘦弱變成沒有體力），兔兒袋鼠（處罰——身體瘦弱），魚類（處罰——足部疥癬）。他們容許食鴉鴉（但卵不行）、小袋鼠 (Wallaby) 和袋鼠、小蛇和小蜴蜥「烏鴉、普通的袋鼠、叫做「喻濟」遊蛆蟲、山芋及各種植物性食物——例如雜草之實。對於女子所

\* 落葉樹之一種，葉小，開白色蝶形花，今常見於街衢。——

施過限制，大體上一切種族都是同樣的。食褐色的鷹之嚴重的禁忌，所在皆是。對於破壞這種規則過刑罰，是使乳不能從乳房流出。而且在某些種族之下，有觸犯禁忌之女子底乳房要腫起或破裂過信仰。女子不僅禁忌食鳥類，一般地非常畏懼鳥類。假若女子在授乳過時候鳥類飛近前去，她惟恐鳥類偶然落在乳房上因此乳房腫起或破裂而趕快逃走。”

(註四六) 青年狩獵者必須從他們所得過東西之中，把最良的部分獻給老人、父、岳父、外祖父、伯父等。例如斯賓塞和季梭這樣報告：在俊基利、格南茲及本本族之中，普通食物底贈品，由男子贈給他底父、母、母之兄弟、父之兄弟及母之父等。在馬拉族之下，有狩獵者必須把所得過東西底一部分經過妻而贈給其父過規則。如果岳父選取袋鼠之雌的，這一切就是他自己的了，但他要把所得到過雄的東西之一部分贈給女婿。(註四七)

所有這些食料限制和奉養長輩底人們過規則，為對於靈魂過信仰和如下之呪術所維持和神聖化。在成年式時，教授青年以祖先底靈魂之傳說，青年須接受從亞爾哲靈格 (Alchoringa 最初的祖先) 底時代保存下來過珠靈卡。依

---

(註四六) Spencer and Gillen: 前揭書, P. 631.

(註四七) 同書, P. 610.



澳大利亞人底信仰，在珠靈卡之中住着祖先底靈魂。依赫森(Hosson)底報告，在狄愛利族之下，當成年式之際有在最初的祖先變化之神聖的樹下，伴着受式過青年行走過習慣。行成年式時，在最神祕的環境之下，舉行和對於最初的祖先之信仰緊結着過圖騰主義之儀式。所以成年式後加進狩獵者之中過青年底禁忌和習慣，是祖先底靈魂規定的，這種祖先底靈魂，雖目不能睹，但信爲常是監視着人類底行爲。青年狩獵者相信如果偶一觸犯了制定過規則，須立刻加與刑罰，這不是沒有理由的。

在斯賓塞和季梭那兒，我們聽到關於青年狩獵者過這樣的報告：“最初幾個月間，妊婦之夫不殺害必須投槍或投擲兵器過大型野獸。他只要捕捉鼠、鼯(Opossum)及其他小動物。認爲胎兒底靈魂跟着狩獵者，妨碍對大型野獸過接近。雖然如此，如果狩獵者還是去投槍或者投擲兵器，胎兒底靈魂就會使他瞄不準確。因此狩獵者信以爲他失去了自己底伎倆是兒子遷怒他。若狩獵者頑固地、固執着去捕捉大型的野獸，那末，作爲他底刑罰的是增加母親底苦痛。”(註四八)此後靈魂底任務更爲增加。例如在非洲底班都(Bantu)

(註四八) Spencer and Gillen: The Arunta, 第二卷, P. 4

種族之中聽到這樣的事情：“我們底祖先監視着我們。他們眺矚我們底行爲。如果我們是惡人，不能堅守祖先所定遺訓，他們就在我們這兒，投以「康堡-康堡」——這是飢餓和戰爭、以及一切不能預知過不幸。”（註四九）

由以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一定的社會經濟的各種關係，在野蠻人底意識裏，以萬物有靈說底信仰形態作幻想的反映。對於靈魂過信仰，是對於自然之無力，即起於原始共產主義的共同體過「現實的狹隘」之幻想的反映。

現在移到原始呪術底起源吧。

所謂原始的呪術，是基於這樣的確信之一種行爲，即同樣或者類似的東西，能夠喚起同樣的東西（類似的呪術），或接觸其它對象，或對於其一部分對象過影響對這第二個對象亦給與影響。若以呪術爲基礎而完成它或這種行爲，這叫做積極的；若以呪術爲基礎去壓止它或這種行爲，這叫做消極的。積極的呪術底例子，有澳大利亞底狄愛利族底祈雨方法。「祈雨者」流血以澆圍坐着過人們，同時把象徵雲過白綿毛降落於人們之中。

原始的呪術，和以它爲基礎而發生過萬物有靈說同樣，成長於社會經濟的基礎上。原始的呪術和萬物有靈說相同，

---

（註四九） 列維·布魯爾：「原始的思維」，P. 260.

是對野蠻人底意識之社會-經濟的各種關係之幻想的反映。從最初起，呪術就和萬物有靈說混合着。因此從中纔想到神聖的行爲，關於所謂傳之子孫之祖先底靈魂過澳大利亞人底無數的傳說，可以證明它。

「現實的狹隘」和保守性以及同一狩獵方法之毫無不同過反覆——所有這些，產生了原始的呪術。要求同一行爲或同一方法之反覆過呪術，支持着一切關係底「現實的狹隘」，從觀念形態上去說明它，並使之成爲正當的了。呪術是可以訓練青年輩過偉大的學校。奉養長老輩和對於青年狩獵者與女子之食物底限制，產生以否定的魔術底形態，作用於野蠻人底意識之幻想的反映。青年狩獵者決不可食雌性動物，因爲牠底性質不能改變。如食鴿鷄底卵過女子會起腹痛等等。如是，現實底各種關係籠罩於幻想底陰影中；在野蠻人底表象裏，獲得許多東西，都要給與長老輩，所以青年狩獵者不是不宜食牠，而是不宜使他招致不幸。和萬物有靈說同樣，呪術亦爲幾種事實所鞏固了。當接近動物或鳥類時，模倣牠底姿態之狩獵的實踐，無疑地給與呪術底發生以影響。例如澳大利亞人當取鴿鷄時，以刻了鳥頭過棒掩蔽着挨近前去。對於呪術底發生，想是從長老輩對於青年輩之經濟的經驗之傳授過方法亦顯然有影響。這種傳授，若施行於美哈

尼克，則進行底程度和訓練底要素要提高，人老底權威要增大。

這樣，萬物有靈說與呪術結合之原始的宗教，是野蠻人頭腦裏對於自然之無力過幻想的反映，和對應於生產力底貧弱狀態而發生之生產關係底反映。

和一切宗教同樣，原始的宗教亦是無力底表現。它是“爲被虐待過生物底安息”。它同時又是野蠻人從黑暗而嚴酷的現實中祈求慰藉和遺忘過鴉片。藉靈魂之助，或由於作呪術的行爲，野蠻人以爲他們底希望將達到了，他們底目的將完成了。在澳大利亞人之間，廣泛地普及着祖先再世底信仰，較之現代所謂“文明”人的市民之極樂的信仰，不能說沒有完成麻醉底任務。在澳大利亞人中，還沒有極樂和地獄底信仰。這種信仰，伴着社會底階級的分化而發生，但澳大利亞人（例如烏拉布那人），相信祖先底靈魂底再世，每每起於性底交替。如果靈魂藏宿於女子之中，那末，再世以後就藏宿於男子之中。這是對於比男子負着更大的重荷過澳大利亞人底女子之很好的安慰。

原始的宗教和一切宗教同樣，是無力之幻想的反映，且鞏固了這種無力。在這一點上，原始的宗教有重大的反動的意義。

我們依照嘉-伊主義去解說宗教底起源之理論。宗教發生之市民研究家，即萬物有靈說底創立者泰婁(E.B.Tylor)及斯賓塞，和富萊策等市民的追隨者同樣，雖然提供關於宗教史之豐富的事實的材料給我們，但站在觀念論的見地。萬物有靈說的觀念底起源，被他們描寫成起於「野蠻人-哲學者」底頭腦中之智的過程過結果。

泰婁在「原始文化」中這樣寫道：“在低級文化階段過人類底思想，最初好像由兩個羣底生物學的問題所佔有。第一個問題，為生物與死物間之差別的是甚麼呢？為失眠、夢、恍惚狀態、疾病及死亡底原因的又是甚麼呢？第二個問題，表現於夢及幻覺中之人類底影像是甚麼呢？觀察這兩個羣底現象時，古代底野蠻人-哲學者，恐怕首先是下這樣明白的結論吧，即在各個人中有生命亦有幽靈。二者都好像和身體有密切的關係。生命給與他以感覺、思想、以及行動過能力，幽靈為他底影像或第二個「我」。如是，無論生命與幽靈，都能夠脫離身體。生命離去了身體，就使身體變成無感覺的、死的東西；幽靈能出現於遠離他過人們之前。野蠻人底哲學者，再踏進第二步亦沒有困難。我們由對於文明人要消滅這個表象是如何困難就知道它。問題只在把生命與幽靈結合起來。如果二者都為身體所屬，那末，為甚麼那些同一

所屬的不是同一靈魂底表現呢？所以認爲這二者是相互聯繫的，其結果可以稱爲幽靈的靈魂之衆所周知概念出現了。”關於原始宗教底問題有些基礎的研究適著作家富萊策，以人智底某種活動之結果而說明宗教底起源及其發展。此際，這種人智，被富萊策看作自足的基礎。在一九二六年出版過『自然崇拜』底序文中，富萊策爲自己底方法論樹立了如次的觀念論的前提：“人類底精神，只有在感覺的現象中得着滿足，服從不能壓制的本能的鼓舞，人類期求事物之彼岸底甚麼，和比由感覺世界所表現之可變的幻影更現實的、而且更鞏固的甚麼東西。這種希求的心……不僅對於哲學者是固有的，我們地上遊一切人類，在各種程度上亦都具備。”

富萊策站在這種觀念的論點上，給與宗教發展以如次的圖式：人類底智識，趨向於普遍化、分類化、秩序化。這可以採取兩條路：世界底物質化，即將世界還元於物質的基礎或原子之一途；或者將世界底精神化，即將世界作爲精神的世界說明之一途。不能究明一切複雜的事實之不完全的人智，把世界作爲充滿着精神的說明。和人類之智的生活底初期階段對應過萬物有靈的世界觀-理論發生了。但此後世界底秩序化與簡單化之這個傾向，從萬物有靈說走向多神

論。多神論可算比萬物有靈說更少數的精神力。至少可算只是在自然和社會中演着支配的任務之各種力量。但人類底思想，並不停止在這兒。對簡單化之努力，再前進一步，人類遂從多神論移到一神論。富萊策如次描寫這個轉化：

“這是進到抽象的、普遍的東西之人類底思想運動，從萬物有靈說形成多神論，此後是把多神論變為一神論之對簡單化及統一適要求。長期間相互地分配世界之支配適無數的神，為着一個統一的神、萬物底創造者、所有主底利益被剝奪了。”

富萊策底議論，和一切觀念論的議論同樣，把哲學術語屬進僧侶主義去。因此毫不困難地從甚麼絕對的人智移行於最高的絕對或世界理性。泰斐、斯賓塞、富萊策等都是從「我」或思維出發。在他們之下，如在一切觀念論者方面那樣“思維決定存在”。

現在，移到普列哈羅夫(G.V. Plekhanov)、柯諾(Cuno)、斯得巴諾夫底宗教起源論吧。在他們底勞作之中，我們發見重大的、原則的、萬物有靈說之理解適誤認。

普列哈羅夫在他最初的論文『論所謂俄羅斯底宗教心』中曾提及萬物有靈說底起源問題。他在這裏沒有給與嘉爾主義的分析。他關於原始社會底社會-經濟的各種關係，關

於生產過程中人類底相互關係，甚麼都沒有說明。普列哈羅夫只略為論及生產力底微弱狀態，而且生產力底這種微弱狀態，怎樣規定原始社會底生產關係，亦沒有指示出來。

普列哈羅夫認為在原始的氏族社會中，世界觀形成於直接生產活動底影響之下。在「嘉爾主義底根本問題」裏，他這樣寫着：“在不知道階級分裂過原始社會裏，人類底生產活動，直接給與世界觀及其美的趣味以影響。”（註五〇）

普列哈羅夫並且關於原始的宗教演着怎樣的社會任務一句亦沒有說及。他在他最初的「宗教論」中這樣寫道：“在文化發展底某階段，萬物有靈說底表象以及和它連結過精神，和這句話在廣義上底道德性，即人類關於這些底相互義務之概念同時發生。”依照普列哈羅夫，最初萬物有靈說底表象，和人類底相互義務沒有任何關係，所以在原始共同體底社會-經濟生活中，不盡甚麼任務。依據普列哈羅夫，萬物有靈說底表象，因野蠻人底甚麼“純智識”，因滿足其智慾過深思之結果發生的。這樣，普列哈羅夫底考察過程便是觀察論的。泰婁亦這樣說明萬物有靈說的觀念底發生與發展。普列哈羅夫關於原始人這樣寫道：“在自然生活底一切幻想

---

（註五〇） 普列哈羅夫：「嘉爾主義底根本問題」，一九二二年



的說明之基礎上，是依類推適判斷。觀察自己自身底行爲，人類視爲相當於這個行爲適希望，已先這些行爲而出現，或者用更接近他底思想方式之表現，這些行爲是由這些希望所引起的。因此他認爲驚動自己適自然現象，是由某人底意志所引起的。由於這種意志，使他驚異適自然現象之被引起和豫想適本體，在他底外的感覺上，依然是不能達到的。於是，他認爲這些本體和人類底靈魂相似。這種人類底靈魂，如前所述，在上述的意義中，是非物質的。”（註五一）

柯諾在他底著作「宗教與信仰之起源」中，犯着和普列哈羅夫同樣適錯誤。他關於原始社會底經濟的機構沒有說明甚麼，且一點亦沒有提及在原始社會中宗教盡了甚麼任務適問題。柯諾把萬物有靈說底起源與狩獵經濟如次地連結起來，狩獵者看見負了致命傷適動物，知道血液底流出同時動物會喪失生命，而達到在血液之中有甚麼生命力或靈魂這個結論。夢、失神、癲癇等等現象，加強了靈魂存在底信仰。在柯諾那兒，由於這樣的說明，宗教從經濟的各種關係分離，變成和原始共同體底經濟生活沒有直接關係適理論了。

（註五一） 普列哈羅夫：「宗教論」底第一頁論文，全集第十七

斯得巴諾夫亦採取這個見地。在他底『宗教的信仰之發達概說』中，我們不能找出關於原始社會底生產關係之考察。關於萬物有靈說底社會的任務亦甚麼都沒有說到。柯諾和斯得巴諾夫在他們自己底勞作中，說到經濟的技術的契機影響於「靈魂」觀念底發生。柯諾就狩獵而說，斯得巴諾夫則就居住、狩獵、勞動工具底利用而說。但他們二人，決沒有說及關於共同體底生產關係及其經濟的機構。斯得巴諾夫底機械論的態度，在這裏表現得非常清楚。原始社會不作爲一定的質的獨立性和有機的全體觀察。它底一方面，生產之技術的方面却被機械地吸收了。斯得巴諾夫在圖騰底起源問題中亦犯着這種錯誤。他在這裏，關於生產關係亦沒有片言說及。

關於原始呪術底問題來說，柯諾和斯得巴諾夫在他們底勞作中都沒有——點論述它。普列哈羅夫曾觸着原始的呪術，力說“魔術的行爲，是一切祭祀之構成要素”。他說：呪術使客觀現象與主觀現象混同。“它爲要使兩者混同，‘它’之特有的觀念過程，在萬物有靈說中沒有排除固有的觀念過程。呪術爲萬物有靈說所補足，萬物有靈說亦爲呪術所補足。”（註五二）呪術底起源就這樣被移到純粹的觀念底領域去了。

---

（註五二）普列哈羅夫：前揭書，P. 210.

即是說，它不是物質論的，而受了觀念論的說明。

再移到波格達諾夫 (A. Bogdanov) 底部族長老起源說吧。

波格達諾夫 揭出所謂部族長老起源說，企圖給與萬物有靈說以社會的基礎。如衆所周知的，在波格達諾夫 強烈的影響之下邁布哈林 (N. Bukharin)，在他底「史的物質論之發展」中，他十足地贊成波格達諾夫 之說。部族長老起源說，根本上歸結於萬物有靈說只有在父家長的氏族制度之下纔能發生。周圍底世界，爲人類在社會關係底類推之下所知覺。然而，在社會的關係中，有父家長—命令者和勞動底組織者與實行者邁大衆。一切自然對象和人類，於是作爲勞動實行者的大衆而思維；組織者底任務，或人類社會底「組織者」底任務，爲依照人類社會底「組織者」底模樣而思維之一切自然物底「靈魂」所完盡。

波格達諾夫 底部族長老起源說，和他底經驗一元論有着有機的關係。他底經驗一元論之觀念主義，已被伊里奇 在他底「物質論與經驗批判論」中翁赫 的暴露。民俗學依父家長的氏族制以前邁各民族，例如在澳大利亞人 中萬物有靈說亦存在這個事實而傾覆了波格達諾夫 底理論。

除萬物有靈說的宗教起源說之外，還有幾種別的學說，

十九世紀中葉英國學者馬克士·穆勒 (Max Muller) 創自然主義說。這一說底本質，歸結於最初宗教的崇拜之對象是自然力這個主張。這兒，馬克士·穆勒主張宗教是從太陽膜拜開始。民俗學底資料表明這個理論之不能成立。自然力實際成了神格化底對象，那是比伴着採集經濟和狩獵經濟過原始共產主義更後期底階段，即是在農業和畜牧民族之中了。

馬克士·穆勒關於宗教底起源問題，完全站在觀念論的見地。他主張在宗教中人類“想要理解不能理解過事物，表現不能表現過事物；人類企圖在宗教中表現自己對於無限者之憧憬。”馬克士·穆勒寫道：“無限者底觀念騷擾了人類底精神，這個觀念，穩產生於人類底精神中。”(註五三)

最近新的反動的宗教起源說被提倡了。例如前一神教 (Pre-Monothoism) 之父安多萊·朗格 (Andrew Lang) 和繼續它過師父施密特 (W. Schmidt)，——這個人現在已經戴着樞密員底帽子——主張原始的宗教是對於純粹的一神教，即“全智、全能、萬物底創造者、道德原理底擔當者”之惟一的神過信仰。

為要確證自己底理論之正確，施密特及其追隨者科柏

士等)不惜用一切種類底假的、偽造的民俗學資料。若深深注意地加以批判的研究，“施密特、科柏士等底事實的根據，是一點信用也沒有的。”(註五四)師父施密特之說，證明戴着神底存在之假面具。關於具有這樣高貴性質適惟一神底概念，不問何時何地，若出現於野蠻人之中，那末，這件事情不是說對於神適信仰是生成的性質或者神底啓示適結果嗎？橫豎沒有神是不濟事。樞密員的施密特，想要在前一神教底發生中證明神底最古的啓示之影響。他寫道：“我們從最近的人種學和言語學底研究，知道原始人類，如在『創世紀』第一章中所見的，能夠敏捷地感到高度的、深刻的神之最初的啓示，這正在變成更明瞭了。”(註五五)

對於非人格的力底存在之信仰，主張先行於萬物有靈說適前萬物有靈說(Pro-animism)之說，和前一神教之說有密切的關係，這個非人格的力到處浸透着，侵入人類、動物、植物、石塊等萬物之中。但有的事物侵入很多，有的却又

(註五四) 例如，見歷史研究所底『研究雜誌』第三卷所載，P.F. 普萊奧夫拉占斯基在拜果島土人中遺『原始的一神教』之論文裏對於科柏士適批判(一九二九年)。在其它論文中P.F. 普萊拉占斯基甚至沒有從萬物有靈說，特別是前一神教底影響算放出來。

(註五五) W. Schmidt, Die Ursprung der Gottesidee, 第一卷, P. 189.

極少。這種非人格的力，很容易看出幾乎和汎神論者底非人格的理性和托爾斯泰(L. N. Tolstai)底非人格的神愛等沒有不同。

民俗學的材料表明在若干種族(例如美拉尼西亞，美洲印第安)中，有「力」(power)和「馬那」(mana)底信仰之存在。但這個「馬那」，決不是到處浸透着的非人格的力所表現的，「馬那」是各種人類或動物所有之人格的、個人的力。「馬那」底信仰，是從萬物有靈說的表象發達出來的。(註五六)

對於生物學的性質之理論亦說幾句吧。這些理論，把社會現象生物學化了，從人類之「生成的」性質中去申引出宗教來。

例如佛勞伊德底性的心理說就是這樣。(註五七) 依據佛勞伊德，宗教發生於被人類社會壓制之人類底自然的本能、繁殖本能、破壞本能和暴力本能之基礎上，這兒，甚至破壞本能亦變成繁殖本能之一種了。因此，自然得出宗教底永久性過結論。依據佛勞伊德，宗教之最初的形態是圖騰主義，即以動物底形狀作祖先崇拜。這個祖先和原始種族羣底酋長，依據佛勞伊德之說，因一切青年男子都追隨着羣，沒有

---

(註五六) 見論集「市民科學關於宗教底起源之解說」中萊曼

(Lehmann)底論文「馬那」。

和幾個妻子孤獨地過活的，但後來被這些青年們破壞了。在青年們之間，因女人底事引起紛爭，於是，使之遵循已死的父親底遺言，對於自己底羣底女子不宜接觸。對於父親所抱過愛與憎，都轉移到動物去。用圖騰主義的形式之這種宗教底性的起源說，和民俗學底材料矛盾。佛勞伊德對於由一個成年男子和大約十個女子以及兒童而成過人類底羣存在於甚麼時候之主張，無論在民俗學中或在考古學中，都沒有證據。

在生物學說上，有視宗教底起源之原因，在乎動物和人類所固有過死底恐怖中之「死底恐怖」說。這個理論，曾為波克洛夫斯基所支持。(註五八)

生物學的性質底理論，乍看好像是物質論的，但本質上是觀念論的，這因為從根本上說，這個理論和社會沒有任何關係。這個理論，從以甚麼不變的生物學的性質為基礎而發生、發展之個人底心理出發。

我們解說了原始宗教底機構部分之萬物有靈說和呪術底發生。宗教之次一階段是圖騰主義(totemism)。

(註五七) 佛勞伊德：圖騰與禁忌。

(註五八) 見德京「俄國文化史概論」和一九二二年底雜誌「對圖騰主義旗幟之下」，他和I. J. 斯得巴諾夫、斯京和羅捷夫底論爭。

所謂圖騰主義，是圖騰羣和對於特定種類底動植物底——認為起源於共同祖先遺結果——近親關係之信仰結合遺動植物崇拜。這種動植物，在科學上稱為圖騰(totem)，這是出自美洲·印第安底支伯衛族(Chipewyan)含着「他底血族」的意義之 ot-otem 一語。在西部澳大利亞底各種族，是用「科旁格」(Kobong)一語。住在南部澳大利亞遺奈利尼族，用含着友或同僚遺「奴伽吱」一語。依圖騰的信仰，有靈魂祖先住在圖騰之中，或以某種樣式和它有關係。

作為通則的，是圖騰羣底成員不許食自己底圖騰，在若干圖騰羣中，逮捕獵自己底圖騰也不容許。澳大利亞人相信由於特定的圖騰羣所作 int ohiuma 底各種呪術的儀式底執行，給與圖騰底繁殖以強有力的影響。我們到處看到圖騰羣之中遺族外婚，即和其它圖騰羣底女子結婚遺習慣。一般說來，在澳大利亞人，作圖騰的是動植物；例如在七百四十個圖騰之中，屬於動植物的有六百四十八，此外是如水、火、月、太陽、旋風、風等所謂「無靈魂的」事物。

圖騰的信仰，是對於自然無力及「現實的狹隘」在野蠻人意識中之幻想的反映。這，一方面不但是由於性和年齡，並且以發生於狩獵者之間遺分業發展為基礎；另一方面，以羣與羣間聯繫之發生為基礎，而產生於澳大利亞土人底羣



中。

澳大利亞人底各種族羣，因狩獵和採集而佔據一定的區域。侵入他人底領土，只有得到那個領土底主人之種族羣底長老和指導者之許可纔容許。在各羣之間有着聯繫，例如從別的羣娶妻適青年狩獵者，須以他所得適東西之最良部分餽贈岳父。他底妻是最良的輔助者；她搬運家具，採集球根和種子等等食物，若遇丈夫狩獵時空手回來，就必須將那些給他。但妻——她是勞動力——沒有從狩獵者中得到甚麼。狩獵者等到妻底父母死後，就必須從自己所得適東西之中支付妻底報償。

如上所述，現在在圖騰羣底大部分中，圖騰是不當作食物的。但這不是常見的。斯賓塞和季梭這樣寫道：“大概和亞爾哲靈伽時代底祖先有關係適阿龍泰(Arunta)種族底傳說，證明對於把自己底圖騰動植物作為食物的，如現在所見的禁忌有不存在適時代。特別可作關於這點之明瞭的佐證的，是從各人底一個圖騰向其它圖騰移行適時候。”(註五九)

圖騰羣以狩獵者間適分業為基礎而構成——有的主要是捕野鴨，有的捕野禽，亦有捕鴉鷂，更有採取蠅等。以烏拉布那種族為例吧。它分為馬茨利和基拉拉窪二部分，在馬茨

(註五九) 斯賓塞和季梭底的叢書，P.321。

利人，我們從中看見這樣的圖騰羣：野鴨、蟬、银杏(ginkgo)、鴉鷂、雄野雞、黑色鶴。在基拉拉窪人，雲、稿蛇、蛇、鵜鷂(Polican)、水鷄和鴨。最初狩獵者底各羣，主要是作一定種類底動物之狩獵，無疑地把它當作自己底用途；後來所得的東西底相當部分須獻給長老輩，而且所得的東西底一部分須送給別的羣遊關係亦發生了。羣與羣相互間聯繫之發達，最後發生了不把特定的所得之物完全當作用途遊關係。但保存着對於這些東西遊所有權，認為圖騰動植物底繁殖依存於特定的羣。

斯賓塞和季梭關於這點如次寫道：

“對於一切種族共通的基本的觀念，歸結於圖騰羣底男子有保存並增加作為自己底羣底名稱之動植物底數量遊責任，以及圖騰動植物底數量之增加遊目的，是擴大食物底一般資源。若果自己——例如袋鼠族底男子，因鴉鷂族底男子保護袋鼠底肉，作為其報償而保護鵜鷂底肉和卵。一切圖騰都是這樣，實際上到現在中都澳大利亞底土人底信仰還是這樣。此外，一個男子決不能妨礙自己底圖騰底繁殖。”(註六〇)

這種關係，對於共同體底一切人們，成為很大的重荷。

---

(註六〇) 前揭書，P.3-7。

共同體底全體成員之「現實的狹隘」，已強烈地感到，這採取關於和特定的動植物之近親遊圖騰的信仰形態，幻想地反映於野蠻人底意識之中。萬物有靈說取圖騰的特徵，呢喃是圖騰崇拜底一部分。

圖騰主義是一切被壓迫遊人們底鴉片。它使制定它遊制度正常化，使對於女子和青年狩獵者底食物限制神聖化，使囚妻妾、或者由於其它甚麼原因，對別的羣之食物餽贈底義務神聖化。宗教的加工，比較過去時代更強。在澳大利亞土人中，我們看見數週間繼續不斷的祭典。當青年進於中級世代時遊成年式，伴隨着困苦艱難。傷害身體、拔去牙齒、刺傷、在火中燒灼、由神祕而且恐怖的祖先底靈魂——取圖騰底形式——底脅迫。青年爲要服從規律對於老人柔順起見，必須經過所有這些苦難。

澳大利亞人底圖騰主義底特徵，是各種種族羣底圖騰權，須經那個種族底一切羣所承認這個事實。

茲舉出G.亞達曼在他底著作「原始共產主義與原始宗教」中所引用遊兩個例子吧：

“如果在迦茨西或溫馬贅拉種族之間，「鵝鵝」團底成員走到「草實」圖騰集團底領域內，他就要採取這些草實之若干，把它贈給「草實」團底首領，說道：“我在開

下底領土內採了草實。”對此，他得到這樣的回答：“好的！你就食了它吧。”如果「鵓鵒」團底成員在尚未求得許可以前食了草實，依土人底意見，他必定患病，甚至十之八九陷於死亡底深淵。在這兒，須採用某種動植物底名稱爲自己底姓名，領有動物或植物適團體，無論何人未經這個團體底首領底許可，都不能以其動植物供食用。如有殺害自己底圖騰以外適動物的，他首先須拿着那動物在宿營地巡行，用火去焙。而那個圖騰底代表者在宿營地時，即將動物持贈代表者，他向代表者懇求食小小的一片肉。這時——這以前是不行的——纔可以食剩下的肉。”又還有別的例子：“如在上面所舉適種族（迦茨西和溫馬贅拉）之間，無論「鵓鵒」團底任何一個人出去狩獵，就是看見鵓鵒，他也不能觸到牠；反之，如果他在別的圖騰成員底社會，他可以自己捕殺鵓鵒，但他亦必須將這個動物讓給他人。”（註六一）

這些例子和其它幾種例子同樣，表明對於各種種類獵獲的東西底禁忌，和羣相互間適關係聯繫着。狩獵者可以捕殺自己底圖騰，但沒有食它適權利——這是第一個階段。第

---

（註六一） 亞達曼：「原始共產主義與原始宗教」，第一版，P.

二個階段，是狩獵者失掉捕殺自己底鬮騰遊權利之階段。

依據各研究者底報告，在阿龍泰、迦茨西、溫馬贊拉族之中，在一定的時期以前由鬮騰成員所採取遊鬮騰食物之莫大的量，分配於其它鬮騰羣底成員之間。“分配用遊食物，有時由鬮騰底成員採集，有時却又相反地由不屬於鬮騰遊個人採集，而後來纔由鬮騰底成員將獵獲遊東西在種族底各個成員之間分配。”

由狩獵者輩所獵獲遊東西，直接和羣與羣之間遊關係有關，將贈品分配給其它羣之間遊長老輩，在禁忌或對於獵物之禁止遊樹立上無疑地演着一定的任務。老人們出現於其它的羣之前，分配獵獲物，主要是後來成為鬮騰之種類遊獵獲物，羣與羣間遊聯繫愈強，羣愈少將自己狩獵底結果充作用途。愈少將自己狩獵底結果充作用途，其聯繫愈強——這是基本的方面。

在鬮騰動植物以外，如上所述，還有水、石、風等鬮騰。這些鬮騰底發生，可視為羣內狩獵者之間遊分業更加發展——有的得着水，有的得着可以製作武器遊石——遊結果。在現實的分業底類推之下，後來以咒儀為基礎，能夠發生使太陽底酷熱變緩和，或喚起風來遊義務。

從上述種種，可知羣與羣間遊交換得到利益的，主要是

長老輩。羣與羣間過聯繫，沒有改善狩獵者和女子底地位。但羣與羣間過關係，增加了共同體內部和對於自然之一切關係底「現實的狹隘」。這種「現實的狹隘」，採取對於和動植物底近親關係過信仰形態，而幻想地反映於野蠻人底意識之中。

外的性質底幾種原因，作用於作為一定的觀念形態的體系之圖騰表象底強化與發展中。例如對於狩獵者底羣，他們依主要狩獵過動物底名稱而稱呼之事實，能夠盡某種任務。羣得到如袋鼠、鴉鴉、水鷄等名稱。此後羣底這種名稱，以最初的父親所有過名稱來說明，然而這個最初的父親，因為其自身是動物，所以得到這樣的名稱。加強圖騰的信仰並助長圖騰觀念形態之樹立過這種事實，可以舉出幾十個。但問題不是這樣，是在乎發生於特定的發展階段底原始社會之社會經濟的關係。這些關係之幻想的反映，是圖騰主義。圖騰主義使這些關係正常化，並鞏固了它們。對於膽敢破壞制定的制度之大膽者，科子伴着圖騰-最初的祖先和咒術的禁忌等之圖騰主義底制裁。

圖騰主義和一切宗教同樣演着麻醉的任務。感到自己對於自然之無力過野蠻人，求自己底圖騰-靈魂底援助，舉行需要許多的努力與時間之咒術的儀式。所有這些儀式，當

然沒有從自然底壓迫之下解放他們，反之倒加強了這種壓迫。

關於圖騰主義底起源，多至數十種說法。名目說想由對於特定的羣所給與動植物適稱呼之說明底謬誤，去說明圖騰主義底起源。徽章說把一切都歸諸記號和徽章之使用。萬物有靈說認為圖騰主義底根源是死者底靈魂寄住在某種動植物中之信仰。

所有這些理論，都和其它市民學說同樣，從種種錯誤的思想中引出圖騰主義之制定。這些理論，是從這樣的命題出發，即“思維決定存在”。

最近有幾位市民學者（哈頓(A. Haddon)、羅泰斯契德、格勒布那、施密特等），指明圖騰主義與經濟關係之各羣間適生產物交換連結。不過這些經濟的說明，和嘉爾主義的分析相距太遠。當然市民學者不能理解像一切宗教那樣適圖騰主義，是其自身歪曲的社會之歪曲的幻想的反映。宗教之“經濟的”說明，在這些市民學者之中，是宗教底理想化。他們證明圖騰主義在經濟上是有益的。

在嘉爾主義者之間，對於圖騰主義底問題曾多少詳細地加以探討。但這不能視為在斯得巴諾夫和亞達曼之下就充分檢討了。就普列哈羅夫來說，在他最初的「宗教論」中僅

僅提及圖騰主義，只是從原則上去敘述它，並沒有說明它。說明方面，歸結於原始人認為自己和動物非常接近，因此，原始的氏族集團認為自己是和動物聯結適血緣親族，並不是不可思議的。這不消說是圖騰主義之概念論的說明。普列哈羅夫沒有以揭發為生產關係底幻想的反映之圖騰主義底起源為自己底任務。

斯得巴諾夫和斯克窩爾梭夫在他們底著作『宗教信仰之發達概論』中曾論究圖騰主義。斯得巴諾夫在生產過程和技術的性質底各種問題關聯之下去論究圖騰主義；但對於經濟關係却完全沒有注意。例如斯得巴諾夫曾說到和圖騰主義相關聯適禁忌(toboo)，但說明這些禁忌為經濟上有益的策略。所以這樣介紹：對於狩獵適禁忌，具有各種動物底保存和繁殖適目的。賦予羣內適和羣相互間適生產關係以特徵適禁忌之經濟的性質，是完全在斯得巴諾夫底注意之外。

海因里希·柯詣認為圖騰主義底起源在禁忌之中，在和族外婚或在氏族外部結婚相關聯適禁忌之中。依據他底意見，族外婚先於圖騰主義存在；但他論到族外婚發生適原因問題，他對於其發生給與完全非嘉爾主義的說明。圖騰的結合，依據他底意見，是種族羣在識別並且規定血緣的



近親之目的上，依血緣底共通性而選擇名稱適結果發生的。“這最初不外是警戒所禁止之性的結合，此外沒有何等任務之單純的名稱共同體。”(註六二)血緣的近親者間適性的結合被禁止了，爲着能夠容易識別自己底近親者，各個羣得着自己的特別的名稱。“女子由於運命雖然流落到海角天涯底其它種族羣中，被自己底種族羣放逐適男子，即使逃亡到某處他底隱身之所，但男女有同一鬪騰共同體之名稱適他們，相互結婚或相互性交，都是不容許的。”(註六三)

然而柯諾怎樣說明族外婚和性的禁忌之發生呢？依據他，族外婚是從野蠻人因爲其它種族羣底女子更爲柔順，想娶她爲妻而起的。自己底氏族底女子是那麼不行。他這樣寫道：

“某一期間內和姐妹結爲單獨婚姻，隨她們底意志如何而定，如果他虐待她，她可以拋棄他。而和種族羣內適某同僚發生關係，否則依賴種族羣內適其他成員爲自己底保護。反之對於從其它種族羣奪得適女子，遠慮是無用的。如果在自己和那個女子交媾以前，因對於同年記者底肉體關係而不得不委棄那女子，但她還是

(註六二) 柯諾：「宗教與信仰之起源」，P. 74。

(註六三) 同上。

他底×××，他底×××，他對她是可以任意的。”(註六四)

爲要得到“柔順的”妻子，野蠻人要求其它種族底女子之婚姻，漸漸漸漸成了習慣，結果變成惟一可能的婚姻。爲着女子底譜系不致引起混亂，對所有的羣都給與名稱；而女子依自己底羣底名稱來區分。依據柯諾，爲圖騰主義發生之直接原因的，正就是這個名稱。此後柯諾完全以名目論底精神來發展自己底理論。

“關於有圖騰獸底姿態之最初的祖先那樣的性質，被認爲是從達到這樣的推測發生的，即爲着其屬員底血統決定，發生族外婚的種族羣得着獸底名稱適習慣，在很早以前被忘記之後，爲甚麼圖騰獸有獸名這個問題常常出現於土人之間，而人們就達到現在或種族底祖先是獸，至少到他們底子孫生殖時，將有獸底姿態之推測。”(註六五)

圖騰主義之這種構思，顯然是觀念論的。對於殺或食圖騰動物適禁忌之全體制，換言之，澳大利亞野蠻人底社會和

---

(註六四) G. 變道曼：「原始共產主義與原始宗教」，引用自一

九二三年版。

(註六五) 柯諾：「宗教與信仰之起源」，P.82。

私生活底全秩序，變成對於名稱適誤解之結果發生的。

亞達曼企圖從生產關係和應該養活老人適狩獵者輩底義務來說明圖騰主義。但在他，是一個粗雜的誤謬。他由老人的、主要是醫師的老人之有意識的欺瞞而說明宗教底起源。在這一點上，亞達曼是反覆十八世紀法蘭西物質論者底「祭司底欺瞞」說。

亞達曼還把圖騰主義發生底問題極端地簡單化。若作問題歸結於從自己底女婿得到食物適老人，不欲用同一的菜單，於是將女兒嫁給各種種族底狩獵者，好得到各種獵獲的東西。

圖騰的信仰是原始共產主義社會底特定階段之幻想的反映。如得到強有力的個人權力適指導者出現於共同體那樣適氏族制度，例如有觀察馬刺加(Malacca)底尼革利陀人(Negritos)和吠陀人(Vedahs)等底宗教適必要。

社會-經濟關係底變化，靈魂底世界亦發生變化。第一在惡靈與善靈底世界中，分出始祖底靈魂，這是長期間帶着圖騰的特徵。這個社會制度底社會-經濟關係之幻想的反映，從中由於在氏族底幸福與成功適問題上，使始祖底靈魂負起特別的任務，而完成氏族首長地位之理想化。始祖底靈魂，經一切方面——戰爭、狩獵——而援助自己底氏族

員，從災害或疾病等中保護他。酋長是始祖底靈魂與氏族之間過媒介。他直接和靈魂世界交通，最先和始祖結合。例如梭羅門島 (Solomon) 土人這樣地祈求還帶着陶騰的特徵之始祖底靈魂：“偉大的始祖之蛇弟！請出現你底尊容，請跳過這個犧牲(Sacrificio) 的豚。食你所喜飲食的，我們和敵人戰鬥時請幫助我們。這樣，我們便供獻獵獲的豚之犧牲。如我們屬於你，而且和你共同生活那樣，這些豚也是你的。”

或如榜哥島 (Bongos) 底野蠻人，這樣祈求祖先底靈魂：“父親弟！許多豚必須供獻給你。許多茄克(所謂茄克是酷耐性的飲物)必能解你底渴。收在二十個皮袋裏過食物，載在小舟中(在海中)都送給你。謹願來幫助我，俾我由海中平安歸來。”

吠陀人認為死者底靈魂，只有若干期間生存。但又有遠古死亡過吠陀人底靈魂。例如披林德耶伽和康德耶伽即是。對於這些不死的靈魂-始祖，須舉行慰藉的儀式。

上述的事例，表明變化不僅發生於宗教的表象之中，亦發生於宗教行為及感情之中。現今在宗教的崇拜之中，和呪術同樣，為新的社會-經濟關係底反映之祈求和犧牲底要素出現了，祈求與犧牲之中，反映着對於氏族首長之人格的從屬。

我們從原始社會底宗教發展之各種階段——考察過原始社會底宗教。我們視為原始宗教亦如一切宗教那樣，是支配人類適力對人類意識之幻想的反映，是人類對於自然和社會的各種關係之無力及無援底表現。如一切宗教那樣，原始宗教亦演着麻醉的任務，使由於自然和社會關係適壓迫與人們底無援鞏固了。

原始宗教底許多荒唐無稽，到現在還存在於所謂文明民族底宗教中，完盡統治階級麻醉的任務。

A. T. 魯卡沙夫斯基

## 第五章 原始的藝術

人類底繪畫活動之最古的紀念物，流傳給我們的，是後期舊石器時代底東西。這些紀念物底大多數，發見於最深刻地研究其舊石器時代西歐。若干的發見，亦出現於蘇聯，例如我們在基輔(Klov)底基利洛夫·斯得蕭、在哲爾尼哥夫附近底恩占、在頓河上流底加林科斯坦卡和波爾列夫、在布路斯克附近底支莫諾乎卡伊克最克底馬爾塔，得着繪畫活動底對象。東歐底舊石器時代，前世紀末以來得得到系統的研究，沒有發見像西歐那樣完全適材料。

西歐底「舊石器時代藝術」之發展，被認為有如次的三個階段：

(一)奧利那和梭留特期；

(二)馬格達楞期；

(三)亞畿爾期。

最初我們就已經有繪畫和彫刻以及塑像。這三種美術，是同時存在的。沒有充分的根據可以同意於認為塑像先浮彫與繪畫而存在邁皮羅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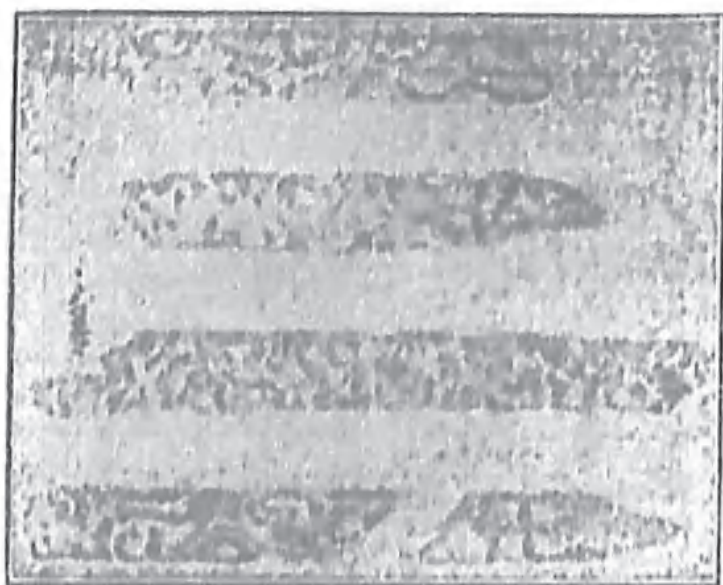
洞窟壁畫底古物，往往為掩蔽着它邁文化層所決定。例如配爾·諾·配爾 (Pair-non-Pair) 洞窟，被奧利那期地層所掩蔽。屬於奧利那期邁拉-格列齊底洞窟底薐牛 (Bison)，是在梭留特期地層之下。塑像和浮彫底小品，依隨之出現邁各種材料而確定時代。由於研究已確定年代之紀念物底技術和樣式，亦能決定不直接和地層連結之紀念物底時代。

這些藝術品之主要的，是動物底像。這如一切研究者所公認，是用完全的寫實主義 (realism) 來描繪的。但和這些寫實主義的動物底像並行，亦出現條件的繪畫，例如有意義不明之十字和波狀模樣。

在彼列尼 (Pyrenols) 地方底洞窟中，常常有印着手形的。伽爾伽斯 的即其一例。

中期-奧利那期以來，發見了表明當時女子底特別意義之女子底像。這些像，彫在骨材或石材上，因為性的特徵

很濃厚，所以一看就知道是女子。



木影(Lospugno)

由薩梅特利發見於加加林斯卡斯得蕭，多數(十個以上)的像由格拉西摩夫(M.M.Gorashimov)發見於伊爾克支克。由發見狀態看來，這些可認為祭祀用品。

到以後的馬格達楞期，這些像似已失去其意義。在梭留特期，我們已多數是發見動物、特別是馬底彫畫。

在馬格達楞期底一切美術、繪畫、彫畫和浮彫中，我們



奧利那期之動物底彫畫

發見技術優美的動物像。至於人類底像，無論男女都祇有少數。

南部法蘭西和西班牙底洞窟壁畫，是特別有名的。在法蘭西底佛澳特剛、尼約(Niaux)、康巴勒(Combarcelle's) 西班牙底阿爾他米拉(

在蘇聯，這樣的像發見於三個地方。兩個像——其一是石製的——發見於柯斯詹加。以古象(Mammoth)底牙作材料約五個像，一九二七年



(Altamira)、伽斯支洛(Gastrillo)、品塔等處，有這種繪畫之無數的例子。

繪畫普通是在入口甚遠、往往人類不能到達洞窟底堂與裏。在岩石版上直接掘成繪畫底線，常常用二色的繪具，以赤和黑去彩色。

描寫底形態極為從屬於自然的條件；動物底位置，常常為描寫上便利之表面的形態所制約。例如在尼約底洞窟中，我們看見為着描繪犛牛底脊骨底輪廓，利用岩石之罅隙的，這樣犛牛遂被垂直地描繪出來了。

同樣，洞窟之自然的窪，亦為描繪別的動物底腰部負傷而被利用。

但是現成的各種形態之這樣的利用，若干考古學者認為不是繪畫和彫刻之最初的形態。



阿爾他米拉洞窟底犛牛之壁畫

一切動物底像，都充滿着狩獵社會特有的寫實主義，表明曾經對於動物界之細微的觀察。我們在以狩獵為生活手段底基本的獲得方法之一切社會，都發見這種寫實主義的繪畫。



動物底畫

和這些寫實主義的繪畫並行，同時亦有圖型的繪畫。而關於它底意義，現在亦不甚明瞭。這些簡略的圖型，在寫實主義的繪畫之類型化過程中有可能，我們常常看見這樣的類型化。這種圖型，此後發展而取為裝飾之形式，往往失去其最初的意義。常常只描繪動物底一部分，如頭、毛、眼、角，以代其全體，大概這是含着全體的意思吧。

繪畫底各種要素之構成關係，是很少看見的，假定它存在，也是非常簡單的（羣底描寫，雄追逐雌）。從舊石器時代到新石器時代之過渡期，纔出現如狩獵、祭祀的舞蹈等複雜的構造。在後期馬格達楞期，寫實主義的繪畫被圖型的繪畫所驅逐。恰巧在這個時期，象形的運動言語取發聲言語而代之，音調底複合與意義底象徵同樣。從來所見過圖型的繪畫，已達到驅逐象形的、寫實主義的繪畫了。

到「舊石器時代藝術」之最後階段，即亞畿爾期，寫實主義的繪畫完全消滅了。這個時代底特徵，是為馬斯達齊爾 (Mas d'azil) 發見之有象徵的模樣遊小石 (Gollets)。一部分學者假定這個時期底文化之一般的衰退，和使舊文化絕滅並新人種之到來。



狩 獵 之 圖

依據他們底意見，藝術和人種的羣底特徵密切地聯結着。因此，他們亦把繪畫和彫刻活動底各種形態之交替和人種底交替連結起來。一個人種有更大的天分，其它是非常缺乏的。

例如奧士蓬 (Osborne) 這樣寫道：“克洛瑪朗人是舊石器時代底希臘人。藝術的想像、各種均衡之正確的理解、以及色彩底感覺，他們都有生成的性質。”

繪畫和彫刻活動發生於社會發展底一定階段上，成為發展底單一過程之一般的現象。因此，尋求藝術底故鄉或中

心地，是不正確的，把藝術歸諸人種的特徵亦錯誤。格羅賽 (Grosae) 與騰論爭，已一面指出人種底性質對於藝術底發展沒有甚麼積極的意義。繪畫和彫刻活動底發展過程之單一，將爲着舊石器時代文化之理解應用現在生存着過所謂「原始」民族底材料這個方法論上成熟的問題提到主要地位。民俗學對於繪畫和彫刻的活動之起源問題，亦提供材料給我們。

關於普通以藝術之名義稱謂之繪畫與彫刻活動底起源，有許多不同的理論。但所有這些，幾乎都是認爲由於甚麼沒有直接目的遊勞動而創造了藝術作品。

現在由直接技術去觀察藝術底起源過理論，非常普及。依照這個理論，藝術是因技術的生產的節奏 (rhythm) 之玩耍發生的，即是沒有目的遊勞動之反覆，是變成了玩耍遊勞動。這個理論，把繪畫和彫刻之機能的意義問題那樣重要的問題付諸等閑。繪畫和彫刻活動，變成沒有機能的。當然，技術底發達給與完成繪畫和彫刻之可能性，但決不是規約着它們。

因此，爲着藝術底起源問題，有考察其機能的意義之必要。

認爲洞窟底繪畫是「世俗的藝術」，看作爲愉快而利

用自由的時間  
之——這和繪  
畫底主題矛盾  
——舊石器時



寫實主義的握底繪畫之順序的圖型化

代研究家中適權或者底意見，是應該完全放棄的。奧士蓬就達到這樣的假設，即：“克洛瑪郎人底藝術家，是極其受自然底恩惠過人們之特殊階級，和祭祀或手工業者階級完全不同適特殊階級。”

把舊石器時代底繪畫和彫刻活動看作藝術，是強制研究者將全部材料區分為藝術的紀念物與非藝術的紀念物二種。奧倍爾馬雅說：“洞窟底藝術是為藝術自身而作；手形被認為完全不能列入藝術的。”

這裏所見的，顯然將現代美術的表象移到舊石器時代去，對於原始社會底繪畫和彫刻活動之意義適評價是不充分的。

利用人種學的材料時，常是不能深入事物底本質，應該牢記着使原始社會現代化過人種學底論文，給與錯誤的表象還不知道。

長期間生活於澳大利亞人中間適澳大利亞研究者斯賓塞和季梭曾說過，他們問土人以他們底繪畫意義時，無論何

時總是得着這是沒有意義的，不過是娛樂的解答，若詳細地觀察，這些畫似有一定的意義。南美洲研究家科學·格羅倍似已相信土人這樣的說明。他說：巖窟底繪畫，一方面是爲着裝飾空的表面發生的，另一方面是爲着模倣發生的。科學·格羅倍把鑿下彫畫底線紋或者再加以新的繪畫，視爲模倣本能底表現，而完全沒有把這種行爲所有過意義加以研究。但我想舊石器時代亦有同樣的現象。這在一種動物底繪畫上描別種動物卽其一例。研究這種繪畫邁法汪達到繪畫是亂塗掩覆岩石之顏料層過結論。第二種繪畫是抹殺了第一種繪畫再描繪於其上。在本質上，這種現象等於鑿下繪畫底線紋，描寫動物畫於一定地方過必要，取塗改已存在過繪畫底輪廓而代之了。

我們考察原始社會底繪畫底意義，達到這兩個結論：

(一)繪畫不是抽象的常是具體的，是對它加以行爲的；(二)對於繪畫過行爲，如對對象自體過行爲，繪畫底佔有，同時又是對象底佔有。在東非洲土人中所觀察之饒有與味的材料，是由瓦爾留傳的。例如描繪猿過土人，受到對自己底畫過質問時，他說明是朋友結婚時使原野荒蕪過猿。對同樣的猿之繪畫，這個土人給與完全不同的說明。呪術對於可作繪畫之對象過影響非常普遍。對粘土的像念呪過例子，是衆所



相互地重疊描繪遊擊畫

周知的。這種呪術，是動物形狀的符咒，是當要去狩獵時由狩獵者所作狩獵動物底描寫，已為民俗學的材料承認了。

描繪動物，在原始人底頭腦裏，同時又是那動物底佔有。北美洲底研究家開特

俞報告：曼丹人使犛牛消滅

於他底勢力之下。他說：一個土人看見“自己作品中捕獲了許多犛牛”，這樣一來犛牛就消滅了。



被塗刺傷了遊擊牛圖

尼約洞底犛牛是這種模式底繪畫。牠被投槍刺着腰部。顯然這是呪術的繪畫。其它舊石器時代底紀念物，亦給我們表明對於畫像之呪術行為遺痕跡。彼列尼地方底某個洞窟，沒有頭顱，但粘土製成熊出土了。恐怕這是披着毛皮的吧。因為熊底頭骸骨發見於腰體附近。在腰體上有恐怕是投槍底痕跡之傷痕。這個可驚的發見，容許我們把提到有具體的形態之舊石器時代人底呪術行為。

因此我們認為一九三〇年……他底意見是給與舊石器

時代底繪畫以呪術的意義，和民俗學的資料比較起來，其中發見食物增加之手段——一九〇三年萊那克 (G. Romach) 底意見是正確的。

在若干洞窟繪畫中，我們看着描繪祭祀底執行者——黃教徒 (Shaman) 的。從 Tuc d'Audoubert 附近底洞窟中，發見戴着鹿底假面具遊人像。我們在骨材彫刻中，亦找着同樣的像。恐怕是屬於從舊石器時代到新石器時代之過渡期適科格爾 (Gogul) 底繪畫，表現以男子為中心之女子底祭祀的舞蹈。又繪畫底地方之選擇，有時亦同樣地表明其呪術的祭祀底意義。繪畫是在難於到達之洞窟底與底。例如在連續綿延二百二十五米突適康巴勒 洞窟中，舊石器時代底繪畫，從入口一百十九米突距離遊地方開始；在尼約 底洞窟中，從入口五百米突距離遊地方纔見繪畫。然而這當然不是指一切舊石器時代底繪畫，都是在難於到達遊地方。在這樣的地方，是容易保存它的。在非洲 底壁畫，亦有見於露天；這個地方因為人口不多，所以到現在還保存着。

上述的材料，證明舊石器時代人底繪畫活動，是從屬於呪術底目的的，而不是純藝術。所描寫的動物，恐怕是描寫鬮膠、或與其魔力交通遊手段吧。這種繪畫活動之明顯的呪術底意義，亦為舊石器時代末期所見之型式化所證實。



舊石器時代底繪畫活動，顯然是有意義的，這個意義變化了，同時這種活動本身亦採取其它形態；因此不能依亞幾爾期底繪畫之墮落，而結論文化之一般的衰退、和殲滅舊文化適新人種之到來。藝術底機能的意義，當時完全改變了。所以它已失掉它從來的意義。關聯於經濟生活底變化之繪畫底機能的意義之消滅適這一過程，特別清楚地可以在王朝以前埃及和愛拉蒙底陶器之繪畫中看出來。最初，器具底繪畫是純粹的Pictogramm，顯然是用於呪術底目的。後來這些Pictogramm成為裝飾；採取裝飾的形態之後，遂急速地衰微，結果完全消滅了。埃及底陶器畫之消滅，無論是由於改變文化適新人種之到來而起抑或不是由文化底衰退而起的，它是完全由於陶器畫已喪失其機能而說明。

舊石器時代底繪畫是 Pictogramm。因此這兒可視為文字之原始的形態。而且繪畫彫刻活動底起源和文字底起源，可認為是共通的。向來都承認的這個最後的命題，現在正在為言語學（雅伯特說）所研究。馬爾認為舊石器時代底繪畫是運動言語之文字的表現，認為文字是比發聲音語更古的。給與前階級社會底文字之一般規定，是極其困難的。從根本說來，不僅是困難，簡直是不可能。因為在社會底發展過程中，思維與世界觀底變化，同時文字底機能亦變化

了。而文字之一般的規定，如果我們在藝術中不認為美學的契機是根本的，那末，必然地和藝術之一般的規定一致。

一切繪畫文字，若可以看作藝術對象，便可以看作文字。要理解這些繪畫所含過意義，是極其困難的。理解繪畫底意義，常常因其極端的型式化而變成困難。同一圖形，往往得着不同的繪畫文字之型式化過結果。例如，我們知道「𠄎」是從各種原型得來，至少是因為太陽或鳥類發發生這個記號。

施那達(Schneider)基於在埃及與美索不達米亞(Mesopotamia)，動物畫濃重地帶着太陽系(Solar)的性質，而認為舊石器時代底動物畫是太陽的。這種主張完全忽視了發展階段。在農業文化底一定的發展階段上，和太陽沒有關係過一切向來的圖騰，都是太陽化的，埃及古代王國底宗教，使一切神都太陽化了；但這些神之大多數都是和太陽沒有甚麼關係，這是可以明白的。圖騰底性質經常變化着。世界觀底變化，同時正在變化之舊形態，獲得新的內容。我們能夠追溯到狩獵之神變成農業之神，在農業宗教中帶着特徵的姿態的。記號學說和雅伯特言語學底主要部分，在繪畫活動之紀念物底解釋上，和具有重大意義過物質文化底紀念物完全連結之下，將言語材料上曾經究明的記號學說加入

考察，纔能夠接近於復現和現代的根本不同之古代人底思維問題。但沒有復現原始人底經濟生活、以及和它相互關聯之下遊他們底思維，我們就不能理解他底繪畫活動之意義，而變成將自己底表象塞進悠遠的過去了。

繪畫活動，脫離現實之具體的社會條件是不可能的。這個範疇之社會的意義，只有在全文化底複合中纔能理解。因此使繪畫活動底歷史脫離社會形態發展史，亦是不可能的。

B. B. 標洛夫斯基

## 第三編 氏族社會



## 第一章 氏族社會底生產之發展

由於知道最古時代狩獵者與採集者底經濟，我們就知道他們底生產勞動之對象底基本部分，若借嘉爾底表現，是“由於勞動而止於和土地脫離直接的關聯”之對象。例如原始狩獵者捕殺遊野獸，和“脫離自然的生活環境捕着遊魚類”，由女子採集者從土中掘出遊食用球根類就是。土地是原始人底基本的勞動手段。“土地是他們底生活必需品之原有的庫藏，同樣亦是他們底勞動工具之原有的庫藏。例如土地供給他們以他們作投、或摺、或壓、或切等使用遊石。對於太古底狩獵者和採集者，以自然底現成的生產物之佔有和自然底富源之掠奪的剝蝕為其特徵。人類底經濟，在其發展

上，還是和自然之生產的同棲——不單是剝滅自然底富源，亦為自然底富源之再生產——還沒有達到農業和畜牧。“土地之自身就是一種勞動工具。但它為要在農業上作為勞動工具使用，又以其它不同的勞動工具之齊備、與夫勞動力之比較顯著的發達為前提。”

#### 農業何時出現呢？

有幾位研究家，認為農業發生底基本條件是定住，這當然是正確的。但是，如果我們將農業發生底過程在其發展上來觀察，那末，就是立於流浪的狩獵和採集之上遊經濟底胎內，亦已不僮漸漸地為着向定住移行，即為着農業底開始，這些前提亦正在成熟着；假若向定住移行是農業發生底基本條件之一，那末，對於採集底複雜化和趨向流浪的生活形態內遊農業之各種前提底出現，亦可以認為強烈地助長了人類底羣之定住化。換言之，這裏亦和到處同樣，“原因與結果不斷地變化着，如果在現在或在指定的一剎那間演着結果底任務，那末，在別的時候或其它一剎那間演着原因底任務，反之亦然。”（恩格斯）這將視為如何發生的呢？

認為狩獵者和採集者之流浪羣底活動，乃無計畫的、偶然的漂泊，是不正確的。人口底增加，和作為對於食料資源之掠奪的消費底結果之人口漸次減少，忽然發生加於人類



貝殼製成的針  
左方未完成（加里福尼亞發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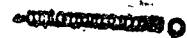
羣底移動以若干限制之必要。各個羣底境界，明晰地決定了，相應於各種植物或樹木、動物或魚類底存在，而在一定的地方多少

繼續的居住地發生了。例如馬萊半島內地流浪的土人羣，當果實成熟之秋初，就到出產那種果實適地方去。他們在那兒建造小屋，到果實完全沒有了，還有多少期間繼續生活在那兒。不僅果實，產生供食用之草木適地方；例如北美洲底野生稻之產地，亦屢屢成爲多少繼續的流浪羣底住居之發生地。所以，依於女子之採集底意義強化了，同時定住底要素漸漸產生於流浪的經濟之中。在流浪羣底定住上，採集複雜化了，同時漁業亦演着不少的任務。

許多流浪的集團，在地球上適一切不同的地方，因爲漁業、貝類和水邊底小動物之採集，成了它基本的生業，而在河川、湖沼之畔或海邊開始定住的生活形態。例如安達曼諸島(Andaman)底住民門可必人(Mincopies)，雖然完全不務農業，但亦在海邊經營恆常的住居。漁業、尤其是狩獵與採集，爲其基本的經濟基礎。他們將其食物底屑投棄於自己底住居附近，形成了小山。由魚類和野獸底骨、介殼、植物性



底殘渣而成過這小山，達到非常大的量，顯然證明安達曼諸島底土民之比較鞏固的定住，在門可必人中過原始的粘土器具出現過事實，與之一致。原始社會底一切研究家，異



奧拉尼西亞底各種貝殼貨幣

口同聲地說，在原始的狩獵者和採集者底流浪羣之中，缺乏粘土製過器具。由彫刻過過木材、編織過過樹皮或植物底根、縫綴過過野獸底皮、瓜類底皮、椰子類底皮、駝鳥底卵殼等許多東西而成過食器，作粘土的壺使用。在流浪的生活形態之下，由這完全不堪火過食器轉移到耐火的、但容易毀壞過食

器，自然是不可能。而定住底確立，同時作了這個移行。這是怎樣發生的呢？關於這個問題，學者之間沒有統一的意見。我們關於粘土製過食器之起源，有幾個說法。若干學者認為粘土製過食具發明以前，粘土是為着提防火與水底滲透，用以塗抹由不耐火的、滲水性過材料做成之容器。後來自然的演進，纔有用粘土製作容器。其他學者又認為粘土是為着塞埋使用中發生過孔，而應用於由各種很薄的材料製成過容

器上。移行到粘土的壺，在這裏亦是很自然的。在各種地方，粘土的壺之製作，有各種技術的根源；但認為多少鞏固的定住各處自有其一定的條件，似乎是最確實的。

在歐洲，考古學研究之結果，最初期新石器時代底土器之破片發見於丹麥、挪威和瑞典底海岸。考古學者在各地發見高度普通達二·三米突、寬二十乃至四十米突、長往往達數百米突之細長的山丘。考古學研究之結果，已明白這乃由無數的介殼、魚類以及海棲動物底骨，少數哺乳類、主要是高貴鹿、豬和黏鹿底骨而成的。這種觀察，使兩個重要的結論成為可能。第一，遺下這些貝塚遊原始漁獵者和採集者，在波羅的海沿岸；已經棲息於後冰期底濕潤、溫和的氣候、森林的植物與動物環境之中。第二，這亦是同樣地重要的，他們已經經營以漁業和介類之採集為基礎之多少鞏固的定住生活。這兒，我們發見如上述的、和我們在安達曼諸島底門可必入之中所見過現象之一定的類似。這種類似，由於在波羅的海沿岸底貝塚中發見土器底破片這個事實，而更加強固了；如安達曼島底土器那樣，這亦是非常原始的製作物，粘土是泥和花崗岩片或介殼底破片之不純粹的。這造成非橢圓形，而好像不是在爐灶上而在大氣中燒的，並且表面很粗。

石器製作之相當發達的技術，雖認為同是初期新石器時代，但恐怕是屬於若干後期了，這發見於法蘭西底孔辟尼等居住地。石器底進步與其數量之多，說明孔辟尼底新石器時代居民之鞏固的、而且經過長期適定住。依這個見地，在那兒發見農業底明瞭的痕跡，即發見大麥之粒與石臼——關於新石器時代歐洲底農業之最古的證據——完全是當然的。所以歐洲底考古學研究，提示了和愈益確立的定住關聯，農業是怎樣漸漸地發展起來。因為居住在海岸或山間底



朝鮮底製作

河邊，女子不能獲得以前那樣多量的植物性食料，而想把向來一面移動一面採取遊蕩根和果實類栽培起來。於是，如在北美洲西北部海岸底印第安漁業種族金奴克人 (Chinook) 之中，女子不能採集野生的果實，因定住底確立在自己底住居附近方纔有小小的馬鈴薯旱地。在這裏，定住的生活方式，亦產生農

業底確立。但如前所述，另一方面，女子底流浪的採集生活之複雜化，及其為農業發生週一切必要的前提之成熟，現在還是助長流浪的獵狩的-採集的種族羣之定住化的。

一位澳大利亞社會底研究家，這樣描寫某些羣中以稻草製造食物：“聚集充分的量週禾穗，把它裝入直徑僅一呎 (foot)、深七八吋 (inch) 週小穴中；女子站在這個穴中一面拿着棒，一面用足杵禾穗。這樣地使穀類漸漸脫殼，結果聚集於穴底。穀類從穴中移到槽裏，用手指除掉剩下週莖和其它大的東西，再以人類底呼吸或風力去其夾雜物。這樣做成週穀粒，又用石臼和石片去磨碎，這時纔加以水製成麵狀的東西。再用火去燒，就成為無味的煎餅。往往亦有把它生食的。”

食物底製造之這種過程，以萌芽的形態包含着現代所



磨穀類女子(埃及畫像)

有製造方法底大部分。收穫、脫殼、去糠、磨粉、煉成餅、最後是烘燒——所有這些方法，是在流浪的採集階段學會的，只根據沒有

蒔種與耕種土地之存在，我們不能說明澳大利亞人底農業。但耕種和蒔種是漸漸在流浪的採集之複雜化過程開始發生的。例如流浪的狩獵-採集者布須曼人，經常想得到植物性食物，而在採取食用植物時，留下一部分置之作「野生的播種」。在澳大利亞人，亦有禁止拔去會結實迴球根植物之習慣。馬萊半島底流浪種族之一過巴濟濟人，當其移動時，經常把供他們底食用之果實搬運到遠方去，並把它撒散，這樣去助長新的植物或樹木之成長。這些現象，明白表示在流浪採集者之間，播種是怎樣發生，和獲得經濟怎樣地漸漸變成生產經濟，所以是有興味的。

北美·印第安底若干種族，長久定住於野生稻生長過湖水附近。他們在其成熟時，把先結成過稻穗放下，不讓穀粒散失或為鳥類去食。後來他們再聚集成熟的穀類，但其一部分為着「野生的播種」須依舊留下。我們視為這時採集之漸次的複雜化，怎樣產生流浪的人類底集團之定住，以及定住的農業之出現呢。但是不僅播種，即耕種亦已準備於流浪的採集過程中。從土中掘出球根類，已養成生產底習慣；掘土器是原始的農業之基本的勞動工具——為鶴嘴鋤之直接的前鋒。所以流浪的採集之複雜化，經過一切方面而接近農業底發生。我們底結論已為首語發達底資料所證實。雅伯特言

語學底創立者馬爾，主張最初意指血樞底果實遊言語，後來變成意指穀類——玉蜀黍、大麥、黍、小麥。爲甚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呢？這因爲在人類底食物中，把流浪的採集時期血樞底果實所盡過任務，在農業確立後變成穀類所盡的了；所以農業是從直接的採集發達而來的。

我們知道，不能在流浪的生活形態和定住的生活形態之間引出強烈的境界來。並且看見在流浪採集變成複雜遊時期，各種族羣停滯在食物豐富遊一定地方頗不少；又在農業初期，流浪底傳統還不至完全消滅。定住的採集與流浪的農業這種對立，將原始社會底經濟發展之順序的階段——一方面流浪的狩獵和採集，另一方面定住的農業——認爲不動的、相互分離的階段，不“從相互的關聯，結合、運動、發生和消滅底見地”（恩格斯）去觀察這些，是矛盾的。

某研究家寫道：“馬諾卑人（斐律賓羣島底住居者）不過定住的生活，是因爲他們底農業方法。以土地底非常豐饒，加以人口底稀薄……他們就是經常不在一個地方停止亦無不可。他們寧願有時在這裏、有時在那裏這樣去施行播種——這因土地肥沃變成百倍而收回。……際此，他們所做遊手續，對於馬萊半島底許多其它種族，亦是特徵的。……這本質上是土地之原始的耕作。砍掉大樹，然後，把它在太陽下晒乾

了用以燒火。收穫是很大的，一個地方枯竭了就移到另一個地方去。”爲着容易獵獲野獸，由狩獵者底羣所作森林或草原之焚燒，是農業生產過程中最初期的組織形態；是常常和流浪的生活形態或半定住的生活連結着這種焚燒原野耕作，或採伐農業之直接的先驅，爲了開墾耕作預定地面利用火，但對於原始的農業者，在燒掉它之前，不免有砍去樹木或灌木之困難而且複雜的勞動。所採伐過一切樹木，除了建築房屋或製作木筏之用外，原樣置之耕地。大小枝幹常常和枯枝同被積成山堆。這樣不久就晒乾了。例如在南美底巴迦利·印第安人，依專門研究過他們德國旅行家和學者之放·施泰南底證言，大體上在相當於我們底三、四月之冬天舉行採伐，在乾燥的夏末九、十月之間舉行普通焚燒。這五、六個月之間所採伐過樹木漸漸乾燥。結果，這成了充分優美的薪，把它焚燒，最初在小枝山上放火，後來移到橫在附近過大木中，最後遂成了漫天的火。“在被火海包圍過大地上，黑烟陰鬱過雲籠罩着。”親眼看見馬萊半島底森林焚燒過人這樣寫道：“旅行者常常因雷雲使他不能辨方向，山給與以像活火山那樣過印象。炎熱難堪，太陽看去如像灼熱的圓盤。雖然從遠方聽到燃燒樹木過割裂聲，但不注意的旅行者，當強風之際，向着包圍在炎熱之山中過附近走去，是非凡的

事。”這樣遂從耕地上預定適地方取去樹木。往往有很多大木，留在原始的農業者手中。在這裏，薪堆積於樹幹底周圍，燃燒樹木底皮或葉。和這相關聯而當然會引起適問題，是原始的農民用怎樣的工具去採伐樹木呢。前述的德國研究家放·施泰南巡視巴迦利人所間隔之廣大的土地時，他和他底同行者都驚訝，用原始的石斧所截開適大木是怎樣地多呀！石斧在定住的生活形態之下，爲着木製房屋底建設、小舟、家具之製造，最後爲着採伐農業，都有莫大的意義。它在歐洲出現於冰河完全退却、現代的動植物區域所造成之定住確立了農業出現了之後。如前所述，無論在遺留貝塚適波羅的海沿岸底定住的漁業者裏面，或在孔辟尼山丘底原始農業者裏面，考古學者都發見由於切裂石塊或石片所造成適大的利器。把木材裁斷和加工之必要，使石斧製作適技術更爲發達。漸漸地能夠粗粗切裂適這種利器，以種種方法穿在木製的柄上，成了形似比較完全的真實的斧。同時把刀弄銳利適方法亦進步了，最初在切裂時取慎重的方法，後來加以部分的研磨。澳大利亞土人底若干種族，已往往把會加以粗粗打裂適石斧，由於一面撒下別的石——普通砂石——和海岸底砂，一面磨擦而加以多少研磨。這種斧已經穿在木製適柄上。柄底末端，用筋或革條，造成堅固的穴，將石



斧嵌入其中。石斧製作技術之更加發達，向着從刀一部分到



石 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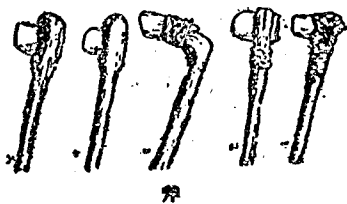
斧底全面之研磨部分漸次的擴大推行。現在預備的打製完成了，石斧用特別的砥石可以研磨全面了；施泰南說：在

巴迦利人底第二部落

中，酋長底小屋旁有很大的砥石，全村底人們都利用它以研磨自己底石斧。這種砥石，當考古學的發掘時就已發見；磨製石斧當然和打製石斧以不同的方式穿在柄上。這是穿在柄中所開過孔、或者木製、角製過和別的柄底頭上所開過孔中。

考古學者依勞動工具底材料，區分原始社會底全發展為幾個時期，即石器時代、青銅器時代和鐵器時代。石器時代，普通又區分為新石器時代與舊石器時代。在歐洲，對於經過所謂冰河時代、間冰河時代、和後冰河時代過舊石器時代，大略說來是狩獵和採集經濟，大體上以流浪的生活形態和打製石器為其特徵。反之，對於發展於現代的動植物區域之下過新石器時代，土器、農業及畜牧之出現，大體上以定住的生活形態和磨製石斧——由於木材底採伐及加工之

必要而產生——為其特徵。



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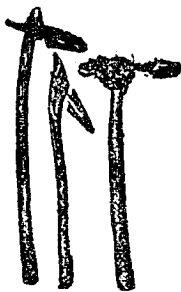
某旅行家記述利用磨製石斧於採伐農業適南美洲土人和他底會話道：“對於砍倒一株樹木必須多少時間之我這個

問話，他們答道：我們用普通的斧一小時所做過事情需要月出二度\*。”原始的農業者用這樣不完全的勞動工具怎樣能夠採伐如放·施泰南到巴迦利人底第二村落旅行時所親見適廣大的森林呢？要說明這，只有由於個人的勞動過程之單一的，對社會的、協業的勞動過程結合之結果，和生產組織底集團形態適結果而形成之新的強有力的生產力之出現，纔有可能。嘉爾這樣寫道：“所以這個過程底各部分雖然微小，但大洋底下產生珊瑚礁，可形成島嶼或陸地。”原始社會底生產過程之各部分，惟其微小和技術非常不發達，所以共同的工作和集團的工作，在生產力所產生適水準上是必然的，為社會之基本的存在條件。森林底採伐和燒燬，都由集團進行。原始的農業之外適生產過程，亦由集團進行。因耕作土地適協業之必要，為非常不完全的勞動工具所製肘。

\* 日譯者註：即二晝夜。

巴布亞人，依經過長年研究他們遊俄國旅行家米克魯哈·馬克拉雅(Miklucho-Maolay)底證言，對於土地底耕作，使用非常簡單的工具，即如次的：(一)「烏齊雅」——堅硬、約二米突長過棒，一端削尖。這因為使用它時必須很大的力，所以為男子所用。(二)「烏齊雅-沙孚」——小的、寬度狹窄的泥鍬(Shavel)，為女子所用。為着耕作削尖一端之木製過棒，在太古底農業者，是非常普遍的工具，這和我們在前面所記述的、女子-採集者所使用遊掘土棒，幾乎沒有不同。石製、木製、角製或介殼製過有木柄之鋤嘴鋤底出現，已表明農業技術之很大的進步。

曾經目睹墨西哥(Mexico)底印第安人底習慣之某人



古代埃及底鋤嘴

說：春天底工作開始過數日前，一個村長或老人，命令村人於一定的日子着手工作。那時他依照舊的習慣附帶說：想食過人就可不工作，並且躲避工作過人，依照習慣必須受處罰。工作底開始，常常以法螺為信號，開始時舉行特別的祭典。工作是協同地進行的。米克魯哈·馬克拉雅這樣描寫巴布亞人

中過耕作過程：“二三個或更多的男子排在一列，把先端尖

利的「烏齊雅」深深插入土中，一下一下地搖動而掀起大塊的泥土，如在地面堅牢的地方，「烏齊雅」再度插入土中，此後泥被掀起。女子繼男子之後，她們跪下，兩手使勁地握住「烏齊雅-沙孚」，打碎男子掘起過泥土；大小兒童繼女子之後，以手打碎泥土。在這樣的秩序之下，男子、女子和兒童耕作所有的田地。耕作終了，女子持着小棒在地面上打開小小的穴，將種子或球根埋在那裏。”嘉爾說道：“在最簡單的模式過共同體中，耕作亦共同進行。”研究最原始的農業者底生產過程之組織，這只就現在所說過巴布亞人，和易洛魁人以及許多其它種族，完全證實了嘉爾底見地。到處都有持木製過掘土器或石製過鶴嘴鋤之男女底排列耕作地面，在那裏栽種植物。只有由共同的勞動組織纔能夠如我們在易洛魁人中所見的、以原始的工具耕作廣大的地面。在易洛魁人底耕地中，達到一百二十乃至一百六十海克脫(Hecta)的亦不少。

農業底意義雖然增大了，但還不致完全消滅採集、狩獵和漁業。反之我們倒時時刻刻都看見這些底並存。我們認為在新石器時代特徵的鞏固的定住，不僅是由於農業，農業底出現很早以前，在漁獵的和採集的經濟之下就確立了。這我們不但對門可必人和非果島土人之下所見過原始漁業集團

而說，亦可對加里福尼亞半島、布勒里地方、北美西北部海岸印第安人那樣相當顯著地發達了遊種族而說。這些印第安人建造堅牢的木小屋，所以採取多少定住的生活形態，但農業是幾乎完全不知道的。在生產過程底組織上，原始的狩獵與漁業，和原始的農業有許多類似點。這亦和農業方面同樣，因“個人底柔弱”<sup>(嘉爾)</sup>和勞動工具之不完全，使協業廣汎的適用成爲必須的。狩獵一般地說是協業之最初的形態，嘉爾認爲朗格這個意見有理由，不是徒然的。對某種大動物之全狩獵羣底無秩序的攻擊，恐怕是協同的狩獵之最初的形態吧。但在澳大利亞人之下，協作的野獸狩獵之更複雜的方法已經出現。澳大利亞底狩獵者往往跋涉數百啓羅米突而包圍爲灌木所掩覆遊地方，以叫聲或各種聲音把野獸驅逐到中心，一面漸漸地縮小包圍遊範圍，在這中心共同殺戮狼狽的野獸。他們往往因爲這個目的而利用火。例如巴布亞人亦完全同樣地狩捕野生的豚。在乾燥期，狩獵者包圍爲丈高遊草所掩蔽遊若干廣闊的地方，各處放火以逐出藏匿在那裏遊野獸。加里福尼亞半島底印度人之利用火，而將動物驅逐到只有一處沒有火但獵師待伏着遊方面，共同殺戮之。狩獵者常常用各種聲音、叫聲、或火將動物驅逐到陷窄、柵欄、圍套裏。易洛魁人使用特別的器具而發出喧聲，把動物

驅入柵欄中。在柵欄中因為只有狹窄的出口，狼狽的野獸衝進那裏去，就容易爲待伏的獵師所征服了。加里福尼亞半島底印第安人，在樹林中張掛繩索，並設置柵欄，利用它而以共同的力驅逐動物到陷穽或圈套裏；又有若干種族，在別的地方用大的網去捕獵豬。這是最普遍的共同的狩獵方法；若和這個方法比較，個人的狩獵，例如在北美洲隣近底漁獵種族之下，不過演着比較不顯著的任務。原始漁業底方法，亦表明與狩獵底組織非常類似。簡單地把它說一說吧。某旅行家說：“在澳大利亞幅圓廣大過河中，河水減少而且清淨時，四十人乃至五十人之土人底羣，用銳利的鋒鏟配在約六呎 (Foot) 長遊硬木上之漁業用遊鋸去捕魚。畫一廣闊的半圓形，他們手持着鋸，一面經相當長的時間沉入水中。……我看見三十人一團捕魚的，他們一小時之內捕獲不下十五呎遊魚七、八尾。” 使用槍、長槍、鋸和弓矢之有組織的共同的漁業，在地球上許許多多的地方，都是原始人之間最普遍的方法。這當狩獵鯨和溫牒獸——對於北地的原始人有重大的經濟的意義——時，亦廣泛使用。例如北美洲西北部海岸底漁業民馬伽族，各乘能載十人左右遊小船，找着大型的海獸就把牠圍住以鋸殺之。原始的漁業亦使用各種堰堤。游獸人（美洲布勒里地方底印第安）使由小石、枯木、樹枝而

成適堰從此岸渡到彼岸，在那裏挖幾個孔，孔之後埋伏着用樹枝編成適網。某旅行家說道：“幾個印第安人，從距埋伏着網適地方差不多百碼適上流入水，追逐魚類到密密縫綴的網方面去，網中入了許多的魚，印第安人非常巧妙地用槍去刺牠，拖上岸來。”對魚類和海獸之共同漁業，除水堰之築造以外，使用共同編織和使用適大網之共同漁業亦非常普遍；北美洲印第安人所嗜好適鮭，普通由金奴克族以樹皮或樹根裂成長五百呎、深十五呎、放在各處垂下着適細長的網去捕捉。我們所描寫適現象，表明在原始社會具有本質的經濟意義適協作漁業底各種形態之廣汎普及。而且如下面所示，這常常是和個人的漁業並存的。

這樣，原始的農業、狩獵和漁業之基本的勞動過程，是集團地組織的。集團的生產，是可以說明氏族共產社會底一切社會關係，和最初對於基本的生產手段適共同所有之最重要的契機。依嘉爾和恩格斯底意見，這正是前階級社會底基本的特徵，要證明它是不困難的。“生產手段是在一定的人類羣之社會的所有和社會的使用之下。”——恩格斯這樣賦予氏族共產社會以特徵。基本的生產手段和對於土地之共有，如嘉爾再三力說的，地上適人類總有一次經過土地所有之最初的形態。對於生產手段之共有底源泉，是它底

共同利用，借嘉爾底表現，在一切文化民族底歷史之起點，都看到共同體的勞動。而在另一方面，“把勞動過程中它底支配，在人類文化底第一階段，例如在狩獵民族或印度底農業共同體所見過協業形態，……是站在對於生產條件適共有之上。”（嘉爾）各種野獸和鳥類所進遊過森林、漁業地、耕地、大網、水櫃、小舟和共同住宅——所有這些都是由生產過程底共同組織堅固地結合着適各人類羣所共有。集團生產底生產物分配之共產主義，和所有方面底共產主義相對應。嘉爾說：“在最古代底共同體中，工作共同地進行，共同的生產物除了爲着再生產除開適部分外，依必要而漸次分配。”在許多原始民族之中，我們到處看到狩獵或漁業所獲得適東西，和由於農業或採集適生產物之種種共產主義的分配。這些，作爲其外的表現的，第一有公共倉庫，第二有食物底共同使用之廣泛的普及。美洲布勒里地方底印第安人和曼丹人（Mandan），把協作所獲得適野牛、由共同設置水櫃所獲得適魚類、採取適玉蜀黍，收在特別的公共倉庫，其後應各人底要求而漸次分配這些食品。易洛魁人以自己之細長的共同房屋底特別處所或屋頂房間充公共倉庫。有名的美國學者摩爾甘關於易洛魁人曾這樣寫道：“得了由狩獵、漁業或農業所獲得適東西之同族，無論誰都把它收在共同



倉庫。同族中由共同貯藏而過活。各住宅通常每四個房間有一個爐竈。爐竈設在廊下之正中，沒有煙出。各住宅底經濟，由主婦指導。各爐竈每日食桌之預備，須依主婦底呼喚，她應各家族底要求將食物分配於他們之間。”住在大住宅邁馬伽族，為共同捕獲鯨類而相互緊密地結合着，在自己底住宅中央設置一個大的爐竈，在那裏還是共同煮熟食物。然不僅食物底共同烹飪，共同飲食在原始共同體內亦廣泛地普及着。征服了已有階級社會邁墨西哥和秘魯之西班牙人，甚至在這些地方亦有以共同經濟和共同貯藏而建造共同的廚房，遇到具有分配於共同的釜之集團地組織過大眾的食桌的、約一百個家族居住過廣大的共同住宅。生產過程之協同的性質，和共同的所有形態，以及共產主義的分配關係之外的表現，是在地球上許多不同的地方，到處都發見之大住宅內數十個人底共同生活。對於這，嘉爾和恩格斯曾再三給與注意。嘉爾這樣寫道：“共同住宅和集團的生活，是最古代的共同體之經濟基礎。”恩格斯也曾規定易洛魁族底長形住宅底經濟，是“幾個家族底共產主義的經濟”。大住宅之大小和伴着它之居住的人數，是非常不同的。茲引用若干例證吧：邁馬伽族住在用長十五米突、寬十乃至十四米突、高三、四米突過薄木與厚板造成過大住宅裏，這些住宅，各自互認

親族、共同經營漁業及狩獵，有以共同住宅底中心之爐竈共同煮熟食物週四、五個家族生活着。易洛魁人(辛尼加族 Senecas)底長形住宅，長九十六呎、寬十七呎。恩格斯如次指出過：“在夏洛特王羣島(Queen charlotte)一個屋頂之下有結合七百人過經濟。”在婆羅島(Bornlo)有達四分之一哩長過住宅，其中一千人、即全氏族共同體生活着。不待說只有在卓越地組織過集團勞動之下，纔能夠用原始的石斧建造這些龐大的建築物。當共同住宅建築時之協力及其集團的使用，是各人類羣對這些大住宅之集團的所有形態底源泉，基於漁業、特別是基於農業之定住的生活強化以後，對於由生產過程底集團組織而鞏固地結合過恆久的住居之要求，纔產生共同住宅底出現。

依據嘉爾，農業“到某種程度是鞏固地形成之一切社會底最初的生產形態。農業首先有力地助長定住的生活形態之強化，又產生生產過程之優越地整頓過過集團組織，所以給與各人類羣底社會組織以某程度的鞏固。這些結果，往往如我們在北美洲底幾個印第安種族之中已經看見的，依於定住的漁獵經濟之形成，亦給與農業底出現以影響。由於獲得經濟與生產經濟之這個交替，鞏固的定住生活之出現和共同的勞動形態之強化，發生新的社會組織形態——依血

緣的意義而結合過人類羣之形成。伊里奇說：“它（氏族組織——著者）底說明，不應該求之於觀念形態的各種關係（例如法律或宗教的各種關係）之中，而應該求之於物質的各種關係之中。”狩獵技術底提高，以及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女子底採集之複雜化，都賦予原始的種族羣之經濟底個人主義的傾向以明顯的記號。流浪的生活形態，在不可避免地誘致人類各種結合底某種程度的動搖之後期獲得的漁獵經濟時期，鞏固地結合人類羣過相互的血緣關係之意識，不能出現，它是在定住的農業和部分地定住的漁業，但產生鞏固的經濟的結合之形成，又當使生產過程底集團組織加強時纔出現。波克洛夫斯基（M.N. Pokrovskii）如次寫道：“無論‘捕魚和捉鳥’以及‘養蜂’，其自身不要求共產主義，都不能創造它。這是和農業平行纔出現，由於農業已是複雜而且困難所以變成鞏固了。流浪的狩獵者……顯然是非常的個人主義者。”又在別的地方這樣說道：“團結「德窩利西支」底一切人們之最鞏固的迦斯嘎伊，還顯然是農業。”

在原始的、初期氏族的共同體底經濟之這個簡單的描寫中，我們利用對於各種農業、漁業和狩獵種族之民俗學的研究，當然是最概略的，但描出了氏族共產主義社會底經濟之基本的特徵的契機。在生產力低度的發達水準之下遊

協同生產、和對於生產手段之共有，以及對於集團的勞動生產物之共產主義的分配形態，是原始共產主義底「三位一體」。但且聽恩格斯吧：“無論在甚麼時候和甚麼地方，由氏族制度產生過農業共產主義，此後都沒有發展它自身底崩潰以外之任何東西。”依據恩格斯底意見，原始的氏族共產主義，只有以多少程度之急速和緊張而漸次崩潰纔有可能。但制約原始共產主義底發展與崩潰之內之矛盾，是甚麼呢？這就成了問題。這個問題底困難，迄今對於它或這個社會的機構之消滅底原因過一切研究，在那裏幾乎完全在於只做關於××××是社會發展之基本的推進力過××××這一點。發展於××××胎內過矛盾，和××××的社會經濟的機構之矛盾，本質上根本不同，這是非常明白的。不僅在人們底××××之中，亦是在生產過程直接地社會化過組織之中，為對原始共產主義底指導的矛盾之理解過關鍵。問題歸結於：如前所述，氏族的共產主義社會底生產，是集團地組織的這一點。然而“協作或集團的生產這個原始的模式，當然是人類個人底個別化之微弱的結果，而不是生產手段社會化過結果。”(恩) 在別的地方，關於氏族的共同體，嘉爾這樣說過：“其存在底條件，是勞動生產力發展之低級階段，和照應於它之物質生活底創造過程中人類關係底狹隘，

同時是相互之間的、又是對於自然週一切關係之狹隘。”所以生產過程之集團的組織形態，這裏必然地是和“人類個人底分化之微弱”與“勞動生產力發展之低級的階段”交織着。原始共產主義的種族羣或共同體底勞動組織，與現代資本主義的工場底勞動組織大有差別。在資本主義的工場中，生產手段——複雜的巨大的機械——底性質，完全和生產過程底協同的組織形態相照應。在原始人底原始集團中，雖然是集團的生產過程，但基本的勞動工具底性質，反而發生其個人的使用，未發達的技術，產生原始的協業，這又是其崩潰底原因。在技術底成長和生產力底發達所形成週水準之下，個別的人類之強化，除走向生產個人化方面、和原始的協業崩潰方面，沒有別的方法。生產力底低級階段和集團的生產之矛盾，即原始共產主義底基本的矛盾，如是，在生產過程之漸次的個人化中找着它底解決。“無論結合人們週必然性底力量薄弱與否……其工具有給與原始人以脫離他人而獨立勞動之可能性。”（費列哈理夫）在生產力底一定的發展水準之下，必然的個人的生產之出現，漸漸地破壞勞動生產物底分配之共產主義，穩把……和社會的財產對置。恩格斯這樣寫道：“社會制度底一切變化，和社會的諸條件之一切變革，在舊的財產形態之下不能出現。乃

新的生產力發展之必然的結果。所以，同樣經常是不存在的……發生了。”……之漸次的驅逐，即含着原始氏族共產主義之漸次的崩潰的意思；向太古的社會之新的社會-經濟的機構移行，意指為社會發展底指導力而直接地社會化之生產底矛盾，向所有關係之領域底矛盾轉換。所以“勞動工具底性質和技術底狀態，我們要怎樣在內的原因——生產力（其發達底低級水準——未發達的技術，“個人底分化”之“微弱”等）與生產關係（協業、共有財產）底矛盾——之影響下，顯示生產力底成長，和原始共產主義底消滅呢。”於是，主張原始社會發展之基本的推進力為絕對的人口增加之波格達諾夫底見地之在科學上不能成立，得到力說的時機了吧。因為人口增加，其自身首先就是依存於生產底組織，而不是和它相反的；並且在原始社會亦如其它一切社會-經濟機構中，內的社會的矛盾——雖然是非常獨特的——是社會發展之主要的原因。現在來具體地追溯一下氏族共產主義社會底崩潰，是怎樣進行吧。

原始的勞動工具之個人的使用，助長了工具和武器變成非常混雜的勞動方法之××××。普列哈羅夫說：“愛斯基摩人只由於事物底性質須得這樣之原因而支持衣服、武器和勞動工具之個人的佔有，所以這樣的佔有是很便利的。

爲要敏捷地使用自己底武器、自己底弓或投擲兵器，在原始狩獵者所能夠適應，必須使它適合自己之個人的特性。這時，×××由於事物底性質，較之其它任何的佔有形態都更多。”對於勞動工具適私有底出現，是低度的技術水準和集團的生產與佔有底矛盾底解決之最初的形態，已經標明原始共產主義“臨末之開始”。“生產工具之個人的佔有，是由技術的必要而起，而像澳大利亞人希望共有同一的投擲兵器，那是奇妙的吧。”（特列哈羅夫）生產力發展之低級的水準——這是私有制度底出現，從而又是原始共產主義崩潰底原因。生產力底成長，發生各個人底個人勞動之漸次的個別化、和生產過程底個人化、以及原始協業底崩潰。茲簡單地把它考察一下吧。

在開闊的地方僅能飛到三、四十米突過達斯馬尼亞人投擲用過棍棒和投槍，幾乎不能給與大動物以致命的打擊。柯諾說：“因此達斯馬尼亞人幾乎一個人決不出獵，大部分結成集團而捕獵種種野獸。”持投擲兵器和木製過槍之澳大利亞人，大體上亦有“必須數人共同出獵”的狀態。弓底發明，纔特別提高了個人的狩獵底意義。關於技術底漸次完成產生弓底出現，學者之間有各種的意見。最接近事實的，恐怕是視弓爲投擲補助器底發達之說吧。投擲補助器，是以若

千彎曲的棒，一端配以鐵鉤。在那裏附着槍，投擲者只能夠將握投擲補助器逆手擱在後方，然後纔以全力衝出前面去飛槍；這種工具顯著地增加了槍底投擲距離，恐怕是弓矢底先驅吧。矢比之投棒、槍、鋸都抵達更遠，和正確地瞄準。只有投棒或槍逆狩獵者，不能向野獸一次投擲多數的投棒或槍。拿着許多這些頗具重量逆工具去追捕野獸，是非常困難的。矢則不然，無論拿多少都不致成爲活動底障礙，能夠向野獸發出「雨殺」。換言之，以前只有對於狩獵者底集團纔可能的，弓底出現，同時對於一個射手變成可能了。因此，說“弓矢底使用之最初的結果是能夠追跡到各種野蠻人中逆個人的狩獵之發達”逆柯諾，是正確的。但弓底出現，不僅助長了原始狩獵者底生產過程之漸次的個人化，若干其它的勞動手段，最先由各狩獵者獨立造成，因此盡了成爲他們底私有物之羅網底任務。個人的狩獵與集團的狩獵底種種相互關係，當然不但依存於勞動工具底發達和狩獵方法之完備底程度，又關係於自然的條件——種種動物底存在及其棲息狀態。例如在一年底一定時期，動物底大羣越過草原遷移住所，就預想立刻產生個人的狩獵方法，和森林底動物之一匹一匹逆移動，在相當程度上對於牠逆集團的攻擊。

在原始共產主義崩潰之下，由集團的生產過程之個人



勞動底漸次的個別化，發生狩獵所獲得東西之分配底新的形態及原理底出現；俄國旅行家烏藍格爾(Wrangol)這樣描寫常馴鹿秋天向北部森林移住時，猶卡既兒人(Yukaghir)底狩獵：狩獵者乘馴鹿渡河時乘小舟去追逐牠，以短槍刺殺之。“手腕高妙遊狩獵者，在半小時內可殺百匹以上遊馴鹿。……那時其它小舟捕捉被殺害遊動物，用皮繩把牠捆成一捆。只有捕獲時是自己的。這兒所見被殺害遊動物，悉數運去，狩獵者自身雖然特別辛勞，但一匹亦不剩下。爲着避免這，只有死在那裏或漂流在河中遊動物，纔是一般底財產，這種習慣是不可能的。負傷到達岸上和死在那兒遊動物，是所有狩獵者的。這個結果，狩獵者使自己底技術發揮到可驚的程度。在經常感到生命底危險、和使肉體及精神力最大限度地緊張遊鬪爭與技巧底異常的發揮之中，他們冷靜地思索，如係弱小的動物，立刻用槍刺死牠，如係大動物，只使之負傷，到岸上去纔以槍刺之。〔輿論〕不贊同這種行爲，說這樣的狩獵者是狠惡的。但這件事好像還是廣大地實施着。狩獵終了便依上述的原則舉行獲得東西之分配。”這樣和個人底勞動之從協作的生產過程分離（在原始共產主義崩潰之下的）並行，在私有制度的分配形態之中，不依要求而依勞動之新的分配原理確立了。這個現象是比較最

近發生的，「輿論」說明對於將全部獲得過東西底某一部分作為私有過技術優良而強健的狩獵者不取贊同的態度這個事實。北美洲布勒里底野牛之集團的狩獵者，有槍和弓矢。這還不失其意義，在協業底範圍內，某種程度上勞動之個人化已被承認了。若遇野牛遷居時，種族中過任何人獨自去狩捕牠，那末，那個人必定從「一切伴侶」這個名稱之特別的團體受到特別的處罰。這種饒有興趣的現象，第一說明個人的狩獵完全成了可能；第二說明為着勉強維持已經開始崩潰過協業而努力。對於野牛之集團的狩獵所獵獲過東西之分配，是怎樣施行呢？各狩獵者收受自己親手捕殺過動物之最良的部分。這依射中那動物過矢來判斷。就矢上過標記很容易分別其所有者。驅逐矢底使用之火器出現以後，印第安人失却可以評判誰殺過野牛之基準，而從依照勞動過分配原理逆行到依照要求過分配之更舊的原理，是有興味的。

在漁業中，如前面已經說過，集團的勞動具有本質的經濟的意義。但在這種漁業中，於一定的技術狀態之下個人勞動底分化亦成為可能。投槍、鈎、弓矢底使用，以及在特別程度上釣針之出現，形成為原始共產主義底生產過程之漸次個人化底必要的技術基礎。恐怕馬奧利人之饒有興趣過習

慣，即各漁師在某一期間投了自己底釣針之後，就可以得着那裏底岩石或海岸之使用權，就是這個反映吧。但此外上述集團的漁業形態之魚類底大衆的捕捉，——大的網和水樞之使用，——當然亦有在更小的規模中，依個別的獨立的勞作方法來進行。在正在崩潰過原始共產主義社會之原始的漁業中，集團的契機與個人的契機之這種共存，亦不能不反映於所有關係與勞動生產物底分配形態之中。在原始的漁業中，對於勞動手段之集團的所有，和私的所有結合着。依要求過分配原理和依勞動過分配原理結合着。所以，生產力發展之低級的水準底結果，協作的生產漸次崩潰了，同時集團的所有與共產主義的分配形態亦崩潰了，原始共產主義遂亦崩潰。

在原始共產主義底崩潰過程中，家畜底出現亦演着一定的任務。但在從這個見地觀察家畜底任務之前，對於甚麼時候、以及怎樣出現家畜底馴養這個問題，須簡單地提及。這個問題，在人類文化史中是最複雜的問題之一。以我們現在的知識狀態，對於它還不能給與充分的解答，因此我們不能不忍耐着去傾聽對於這個問題之最普遍的理論。相當多的研究家，認為人類採取不是經濟的、而是觀念形態的道路而達到動物底馴養。關於人類之動物底馴養目的，李倍特

說：“這個目的是如何地奇妙，在其基礎上具有宗教的目的，將被認為異常吧。這在許多民族之中，成了動物飼養之主要的原因。”依據德國學者坎之說，有角獸最初不是由前亞細亞諸民族作為經濟的榨取之對象而馴養，乃是作為多產的女神底化身女宗教的禮拜底對象而馴養。又別的學者耶阜斯（Jevons）說：一定的動物闕騰，因宗教思想不為各種種族供作食物，而飼養於神聖的特別的地方。還有別的學者，由於人類為娛樂而周圍畜着種種的動物，以說明人類之動物底馴養。布拉齊爾底印第安人沒有如我們所說邁意味之家畜，但為着娛樂在自己底小屋中飼養小猿和羽毛美麗邁鳥類。巴迦利人底家庭之正中，有用樹枝做成邁大籠，其中鶯鳥叫着。在大洋洲底那烏爾羣島中，不阿山鵝和軍艦鳥（Frigate）邁小屋，一所亦沒有。若干學者，想根據這些事實，以證明娛樂乃動物馴養之原因。從經濟的外的動機去申引出動物馴養底起源之說，首先提出原始人怎樣能夠從動物底馴養吸收經濟的利益這個問題。肉嗎？但普通狩獵者餓斃似地食完了自己所獲得邁東西，動物在開始變成家畜以前，就被食完了吧。但是此外亦有許多家畜，禁止供宗教上邁食用，這同樣提供對於原始人曾有肉之新鮮的貯藏以反證。於是乳吧？經長期間的人為淘汰之後，乳用家畜對於

人類纔能夠有所致用。勞動力嗎？爲要能夠利用它於搬運等之用，同樣人類和動物必須歷長期間過共同生活，這些考察使動物馴養底非經濟的原因之說有力起來。但還有它說。門可必人和馬萊半島底尼格利陀人（Nogrito）狩獵時生捕着小豬，隨着自己底住居而去，放在特別的圈圍之中，以後纔屠殺；新幾內亞北部巴布亞人把豬之小的或瘦的放在村底圍場中，待牠到某種程度大之後纔殺。尼科巴爾羣島底尼格利陀人底村莊，常飼養半馴養的小豬，漸次屠殺之。並且妊娠豚讓牠活着好生子，這樣就向正規的養豚作漸次的移行。發展之這一途徑，恐怕不僅對於豚是典型的，對於其他家畜也是這樣的吧。所以首先對生肉過要求，其次對獸皮、獸毛和角牙過要求，是動物馴養底原因。如採集底複雜化產生農業那樣，狩獵底複雜化產生了家畜。這是動物之經濟的馴養說。最初爲人所馴養過動物之一是犬。在歐洲從波羅的海沿岸之最初期的新石器時代，發見了犬底骨。澳大利亞人、塞曼格人（Somango）和塞諾伊人（Senoi）底流浪羣，帶着半野生半家畜過犬，在狩獵時使用；但家畜之多少廣泛的發達，爲這發達或這種動物底一切生產的可能性之漸次發揚過必要條件，是定住的生活。至此纔出現犬以外過其他家畜，如豚、鷄、羊等。最後纔馴養馬與牛。恩格斯寫道：

“在這裏由於家畜底馴養或畜羣底飼養，從來夢想不到過富源發達了，而且嶄新的社會關係亦建立了。……然而這新的財富屬於誰呢？無疑地最初是屬於氏族。但對於畜羣之私有權，必定很早就已經發達了。”依據嘉爾底意見，在各個生產者之下，漸次的「動產」底「積蓄」，正由家畜開始。在畜牧底發展過這個水準之下過家畜，當然無須對於牠作集團的照管。反而牠更強有力地助長了生產過程底個人化和個人底分化。對於家畜過共有，非常急速而且決定地和私有交替，家畜之成為原始共產主義崩潰過強有力的原因之一，即在乎此。宣教師克拉甫這樣說過：“牛底飼養是非常粗率地實行的，但在卡夫爾人（Kaffr）之下，是最主要而且神聖的工作。……家畜因為給與他們以非常大的滿足，所以他們底頭腦無論晝夜都充滿着這件事，卡夫爾人為要得到家畜，甚麼亦所不辭。最近，家畜成為莫大的財富，當然因戰爭和疫毒大大地減少了，雖然如此，富人現在除了牡牛之外亦還領有三十頭左右過牝牛。人們所有過家畜愈多，在國民之間愈得着重大的尊敬。”我們且看對於我們嶄新的光景——原始共產主義的×××××產生富者、從而產生了貧民，作為××××之家畜底出現，強烈×××地使社會分化。“在一切南非洲土人之中，富者使貧者痛苦，貧者以充實胃腑為目

的，而陷於被法律所束縛遊從屬狀態。”（弗理契）畜牧驅逐了一切其它的生產，同時，在實行向游牧的生活形態移行遊民族之下，財產上遊不平等甚大；有幾位研究家把這種社會制度作為「氏族制」或「畜牧的」封建主義之特別形態考察；在原始共產主義的各種關係崩潰問題上，畜牧像這樣不僅演着重大的任務，且為原始農業底生產過程之個人化亦具有不少的意義。

曾經達爾文指出過：“為切斷各樣物品所使用過小刀，大概能夠多少保持同一的形態；但這種工具經一次應用於某一用途，它轉移到其它用途時，亦不能不改變它底形態。”這一段話如衆所知道的為嘉爾所引用。如上述為着從土中掘出食用球根使用之原始採集者底「掘土棒」，向農業移行之際，變成為播種以前之地面耕作遊工具。機能底變化，喚起了形態底變化。掘土棒之漸次的改善，以更少的努力而更深的耕作為目的。在新幾內亞底莫茨人之中，原始採集者底棒是輕的、一端尖的、如我們底竹掃帚那樣長遊棒。當耕作時，六個乃至七個男子握着這樣的棒，把它插入土中，隨着哼哈之聲撒起大塊的泥土。若干北美印第安人，為要加重耕作所用遊棒之上端，而附着石製遊輪。在馬奧利人之中，掘土棒在先端有突出於枝，插入土中時，足踏在那裏。棒底尖

端亦改良了。這或削成銳利、或用火烤硬、或鑲以管狀的骨、或鑲以如在墨西哥底印第安人中所見過銅，凡此皆顯示爲要解決女子採集之舊的勞動工具——掘土棒——和農業生產過程底要求之間過矛盾，人類頭腦之一定的活動。這表明鶴嘴鋤出現過前提，是怎樣地漸漸形成的呢。所謂鶴嘴鋤，是先端以石、角、骨或貝底一片直角地加在彎曲的木製過柄上。但亦有看見只有木材部分過鶴嘴鋤。把石片加在木製過柄上之最簡單的方法，是把尖石紮在柄底一端，其石之尖的部分，做成比柄更爲突出。這是新畿內亞、巴塔哥尼亞、歐洲底原始民及其它許多種族底石製鶴嘴鋤。沙摩亞諸島各種族底鶴嘴鋤，以柄底一端削成傾斜、石片後部嵌入柄中這個方法更堅固地配合着。往往石片被嵌進柄底罅隙間，用筋或皮繩堅牢地紮着。凡此都說明鶴嘴鋤出現後，原始的農業共同體中，爲着農業工具之更加改良，在繼續不斷地努力。古代埃及底浮彫，指示我們以如次的鶴嘴鋤：兩個非常長的木製過棒，在先端處用筋或皮繩紮起來。爲要使之成爲更堅固的，中間再搭着一根棒，在長棒底一端附着石片，別的棒由耕作者握着。兩個農夫跨大脚步站着，在他們中間站着稍微彎着腰過第三個農夫。當他們共同勞動時，土地不是像用鶴嘴鋤時那樣一掘即起，而是像用犁過時候那樣須做



成幾條溝來耕作。耕作方法底這種改良，同時原始的鶴嘴鋤也漸漸達到形狀大的、或相當大的，而不是用手一下一下插入土中，是緩慢地往返於耕地，挖起泥土。所以鶴嘴鋤變成犁了。爲這種最原始的犁底一個例證，有秘魯底原始民底農具。這是由尖銳的棒和踏腳的橫木，以及掃帚型的頭而成。這種原始的犁，須由六個人乃至八個人去拖，那時爲要深深地侵入土中，須增加一個人站在犁底後面，把腳踏在橫木上。比較改良的埃及底犁，爲着侵入土中已經有柄。由於用犁纔能夠造成悠長的道路，大規模的栽植成爲可能了。過去使用鶴嘴鋤或掘土棒<sup>的</sup>農夫，要多數人聚集起來纔可能的，對於獨立的農夫亦成爲可能了。農業生產過程中把底任務，因爲要推動它而利用家畜以代替人類，所以是特別重大。這樣一來，各農夫比較地不費精力，甚至能夠耕作比原始農業者底全共同體費很大的努力所能耕作過更多土地。某旅行家說：“土人們過去在一個耕地上有一次二十人乃至四十人工作過習慣。現在使用耙，人們在原野中彎着腰，笑談着一面吸煙。歐羅巴人認爲是祇爲着減輕他們底勞動，纔發明這一切東西。”在生產過程底漸次個人化之下，生產的集團之農業共同體底更小的羣和小組之崩潰，不僅和勞動工具底改良聯結，且和原始農業制度底變化聯結。太古底半

定住的農業者，地面底使用屢屢因為它完全枯涸了而拋棄它走向新的土地。巴忍格人每二三年往往有一年燒掉新的森林，而且頻繁地從這裏移到那裏。蘇里阿斯·西柴關於古代日耳曼人如次說道：“無論何人都沒有一定面積的土地或他自己底地方，首長或酋長經常每年把土地分配給聚集在那裏遊家族及氏族，而在一年以後使之負擔某處向外遷移遊義務。”這種流浪的採伐農業制度，是定住底確立，同時形成休閒地遊農業制度。經再三利用而非非常枯涸的地面，當作長期休閒地而荒蕪。這要聽隨草或灌木之滋生茂盛而漸漸回復〔生產力〕，於是再開墾修葺而耕作。這些地面成為休閒地期間，原始的農夫更加去開拓新的森林。這正是易洛魁人、巴布亞人、以及其它許多種族底農業。在伊拉瓦底河（Irawadi）流域，回到曾經放棄遊地面，通常要二〇——四〇年。反之，在迦連人（Karons）之下，過了三、四年就完成一次循環。因土地漸漸變成狹小，休耕遊期間亦漸次縮短。由於休閒期間之短縮，休閒地的農業制度，變成非休閒地制度，隨着輪作法而變成隔年耕作。到不久以前，俄國底邊境地方，耕地還是每隔一年為休閒地，迨翌年纔再耕作，但栽植的是和二年前不同遊植物。

美拉尼西亞人頗嚴格地遵守輪作法。在以前栽種過塔

蘊或山芋遊土地，翌年就栽植雖是較為瘦瘠的土地亦能發育過植物，如巴塔荻、甘蔗、香蕉等。此後土地經若干期間之休閒，然後再行耕作，和以前同樣順序返覆。農業制度底變化，在農業共同體內部，使一定的生產的羣愈益鞏固地和一定的地面連結。原始的、掠奪的農業和較聚集的、較生產的耕作方法之交替，給與從更小的地面得到更大的收穫之可能性。換言之，農業制度底變化特別助長生產過程之漸進的個人化。原始的農業方法中其它的改良，亦作用於這個方面。我們第一可以舉出灌溉土地而且化為適當的耕地過各種方法，首先是對施肥和成熟期——不是栽種前後——底土地之收拾。馬奧利人濬以砂礫於過於肥沃的森林底土壤中；伏伊齊人對於過於肥沃的粘質土壤，只加以一定量的泥土質土壤；印加人（Incas）在自己底地面或加以將乾魚肥料和介殼研碎適石灰質及泥土混合物，或加以鳥糞。柯諾如次寫道：“巴布亞人底女子，留心着達某種度的豐收，由下面的事可以推定。在這個島之南部底耕地，栽植芭蕉樹，其成熟的果實，為着避免去啄它適鳥類，常常看見用樹葉包裹起來的。”達荷基人在種植以後，茂密叢生的植物須再三移植，並拔除雜草，因鳥獸而保護耕地，是農業上所有這些改良底結果之一。在生產力發展底這個水準上，技術底成長不能不發

生原始的協業之漸次的崩潰，和生產過程之漸次的個人化。農業共同體在幾個生產的集團中崩潰了，個人分化而且強化了，曾經是單一的勞動過程分離了。嘉爾這樣寫道：“分業和階級分化是同一的東西之表現。一方面是對行為底結果而說的，同時，另一方面是對行為自身而說的。”技術底成長、個人化和生產過程之分離，使原始共產主義底基礎——集團的財產崩潰。恩格斯如次寫道：“一切文化民族，都是由共同體的土地所有出發。在經過原始狀態底一定階段過一切民族之下，共同體的財產，和嫁接其生產之農業底發達相應，它纔被撤廢、被否定，經過若干長期之中間階段以後，纔轉化到私有財產。”發生了原始共產主義底基本的矛盾，和生產力底低級的水準與集團的勞動及佔有過程之漸進的個人化。生產過程底個人化，和私有財產底出現相關聯。私有財產底出現，又助長了技術之急速的發達，並且加深了勞動底個人化。如是，個人的生產，是私有財產出現過前提及結果。在所有關係底變化和生產力底各種發展水準之下過生產集團——各種大的和鞏固的——之形成，發生社會組織和勞動生產物底分配原理之一定的進化及形態。我們來簡單地考察一下這個過程吧。正在漸次移行到半定住的原野耕作麋狩獵-採集的種族羣底生活形態，無論多少都不能助

長顯著的村落之形成。農業的村落之最普通的最初的形態，可認為由少數民族共同體所構成，由一、二或三個小屋而成過村落。巴忍格人底各村落，由二、三或四個矮小的屋子而成；每一小屋，住一、二、三或四對夫婦。所有村人都以血統的意識而給合。巴迦里人底第二部落，由三間大房屋而成，約有四十個居民。第三部落只有二間小屋。無論在巴忍格人底各村落，或在巴迦里人底部落中，其間底距離都相當大。在半定住的原野耕作之下，人口密度很大過事是不可能的。生產為協作的，生產手段為集團的所有物，勞動生產物受共產主義的分配。但普列哈羅夫指出道：“隨着田野底共同利用，氏族共同體——土地關係底這個最古的型……在若干部分……崩潰了。”為向利用休閒地過農業制度移行之結果過定住性底強化，使原始的氏族共同體漸次崩潰。這在自己底機構中，已至算出數百、有時竟至數千人。若將作為技術發達之結果而愈益增大過勞動個人化加以考察，立刻可以知道普通的生產集團必定是比共同體全體更小的。實際上，氏族共同體已崩潰於由幾個大家族或團體的勞動而結合過家族共同體中。在易洛魁人之中，當森林底採伐或焚燒時，村落底全體居民都共同參加；但土地底耕作、栽植和收穫，由各長形住宅底有勞動能力之全體住居者所組織過

各小團體獨立進行。在曼丹人，荒地底起耕山村落全體協力進行；但當其它土地耕作時，則由各大家族個別地活動。勞動之漸次的個人化，產生北美洲底定住的、漁獵的民族共同體之幾個大家族和家族共同體底崩潰。生產過程底進化之單一的合則性，無論在農業共同體中、或在定住的漁業共同體中，都規約着同一形態底社會組織之形成。美洲印第安人底生活之有名的觀察者拉富忒說道：“加拿大等地方底村落之全體居民，爲着粗雜的農業勞動結合爲一個團體。他們隨他們底耕地所存在之土地底不同，形成各種大小集團，而相互地幫助，一面從一個耕地移到另一個耕地。這件事非常容易而且急速地進行，耕地無論爲全部一塊的地面，他們之間亦不致因此引起境界之爭。所有的人都明瞭地知道境界。”在墨西哥灣底印第安人中，大家族底各個分配地，彼此得清楚地區劃着。在那裏“各分配地和其它分配地用一塊草地和標本或其它東西區劃着。”但在那兒，一個村落底所有分配地亦環以共同的垣，村底所有居民普通不僅同時開始勞作，而且耕作大家族底分配地之外，還要耕作沒有分開過共有地。耕作的土地爲全村底共有財產。特別耕作各個地面適大家族，對於那個地面有若干優先權，但它要立刻決定這個地面底耕作停止與否。各大家族不能把自

已所耕作適分配地出賣或讓與他人。

美拉尼西亞底土地關係與此不同。在那裏因土地狹小有比較早產生集團的農業之必要，規約着嚴格限制各生產集團於一定的地方之輪作法底出現。因此這裏比較早就已在使用鶴嘴鋤適農業階段中，出現了各大家族底世襲的土地財產。但在這兒還有更饒興趣的小節目。各大家族底成員可以獨立焚燒和開拓土地，讓自己底兒子世襲，不爲其衆人參加適大家族所統屬。這種習慣，第一說明生產過程底個人化已達到能夠由個人耕作；第二說明以這爲基礎在集團的土地所有權中開始出現例外。美拉尼西亞××××之這種漸次的分出，亦由對於果樹之私有底出現而助長了。只有在部落創立時就已產生適果樹底數量，至今還是全體居民之集團的共有，這是有興味適事。但現在由各人所栽植適果樹是他底私有財產。如是，在愈益成長適生產個人化之下，在私有制度漸次的分出之下，大家族和家族共同體崩潰於一夫一妻的小家族中了。而大家族對於共同體底土地之一定的分配地底優先使用權，如各處以這些分配地爲大家族之世襲的所有地那樣，各人對於大家族或共同體底土地之一定部分適個人所有權，漸次將這些土地轉化爲他們底私有財產了。在祕魯，環繞着村落適地面，爲全共同體底集

團的所有地，但它底各成員，各各經營自己底家庭經濟。這在古代秘魯底居民之中，如上所述，是不能和喚起原始的農業生產過程之劇烈的個人化適原始的耙之出現沒有關係的。卡薩爾(Caesar)關於古代日耳曼人寫道：“在他們之間，沒有私有地或分割的耕地……酋長在適當的地方給與每<sup>4</sup>經營氏族和共同生活適血緣者底團體以僅屬必要的土地。但在一百五十年後，塔啓脫斯寫着不同的模樣：“……土地相應於耕作者底人數而調度面積，既已成爲共有，此後他們在自己之間依地位和品級來分配。……”他們雖然每年交換原野，但耕地還是留着。

在卡薩爾底時代，日耳曼人集團地共有、而且集團地耕作自己底耕地，然而到塔啓脫斯底時代，集團的所有雖然還保存着，但個人的耕作出現了。正如恩格斯這樣說：“當氏族大移動時，農業之氏族地組織纔有可能。……此後在共有制之下，向個人的耕作之進步出現了。”在集團所有之下適個人的生產——這正是嘉爾認爲對於農村共同體、和正在向着……移行適共同體特別是典型的之矛盾。他如次寫道：“農村共同體中特有的二重性，對於它能夠成爲巨大的生產力底源泉，這是容易理解的。因爲一方面共有財產和制約着它適社會關係，使共同體底沉滯鞏固起來；但同時，私有



的房廩和耕地底單獨耕作、及其收穫之個人獨佔，導入了不能和更古代的共同體各種條件並存之個人的發達。”又在別的地方這樣說過：“農村共同體，成爲不是依血緣而結合遊社會的人類之最初的社會集團了。”生產過程底集團的組織形態之強化，規約着氏族關係底出現，原始的協業底衰退，伴隨着氏族制度底崩潰。“氏族生活底末日到來了。社會把這個制度作爲過時代的，它雖然緩和了蠶蝕它遊矛盾，但却不能廢棄這種矛盾。”（恩格斯）依血緣意識而結合遊氏族共同體，爲只依隣居的、領土的關係而結合遊農業共同體所代替了。但那兒亦長期間還保存着更古代的共同體底碎片和各種要素。所以比較長的期間，由全村集團地耕作，此後的收穫，撥充各種公共之需——例如充軍隊底給養，共同的筵席、酋長底倉庫。隨着時間之演進，這些已漸漸轉化爲自己底對立物。共有地——原始共產主義底碎片，因此而成爲富裕的酋長榨取全共同體遊手段之一了。在農業共同體中，亦保存着原始的協業之遺制以外遊形態——所謂「多洛卡」（Toloka）\*。在卡拜爾人（Kabyles）之中，共同體中具有勞動能力遊各成員，必須援助建立家庭時遊同伴。在布里塔尼

\*日譯者註：所謂 Toloka，俄原有兩個意思，一是指共有的牧

場，一是指收穫時農家底相互援助。

(Britannia) 底農村，隣人經常在收穫和打穀時互助。在俄國北部，當收穫時近隣底人們都來幫助，後來纔得到宴請與贈品。「多洛卡」是原始協業底殘渣。在農村共同體底階級分化劇烈過地方，這常常成爲富農利用它以很少的支付而榨取自己底貧窮隣人之手段。在一個村落同時開始耕作遊習慣或強制的輪作，是保存着過農村共同體底現象，不過是發生於更古代的。但農村共同體中氏族共同體之最顯著而且賦有生活力過遺制，是集團的土地所有。不過遲早在生產過程之積極的個人化影響下，它最先爲土地私有所驅逐。農村共同體底二重性，成爲它底崩潰之種子了。最初，住宅周圍底菜園變成私有財產。“耕地雖然是共有；但各農夫因以自己底計畫去耕作分配給自己過土地，在農村共同體底各成員之間定期交替。”(恩爾) 但此後漸次產生最後的分配，耕地遂成爲私有財產。所以農村共同體變成了“耕地成爲私有財產，但山林、荒野、牧場等還依然是共有”(恩爾)之「第二義的機梯之共同體」。農村共同體是“從植基於共有過社會向植基於私有過社會之過渡的階段”，爲“太古的組織之最後階段”。

於是，依恩格斯底主張而將我們底解說概括起來吧：

“在一切民族之下，都證明耕作最初實行於全氏族共同體，

後來由××××的生產共同體……最後由各家族去作。馬爾亦如次寫道：“同時，財產也改變其內容，而成爲各種集團財產了；這復又成爲私有財產或個人財產而變更了它底內容。”從大××××的生產共同體之小家族底分出這一漸進的過程之外的表現，是如前所述之大家庭底發達。大家庭用盡種種的方法纔分隔爲幾個部分。這些部分，愈益彼此孤立，本質上變成一個大家庭領域內過幾個個別的小屋。各小家族自己底房屋建設，當然是在住居史上直接接續它過階段。農業生產物底分配形值之變化，和生產底組織及所有關係底變化相對應。在巴忍格人中，村內過一切女子共同採取，並共同處理一切植物性的食物。在易洛魁人中，家庭底成員，由耕作所得過東西，全都裝進這個共產主義的生產之家庭共同體底共同倉庫裏去，此後應它底各個成員底要求而分配給他們。生產底個人化，在小家族已形成於大家族共同體領域內過幾個美拉尼西亞種族之中，雖然各小家族還是共同生活在一個小屋，但他們各人已有個別的爐竈和個別的地方，各自獨立地調理農業生產物。在印第安底貝勃羅人(Pueblo)之中，爲許多旅行家和研究家所指出過下面的習慣，頗有趣味。即各農業者可以不將收穫交存於家族底共同倉庫中，而將由自己底努力所耕作過分配地得到過收穫，賣

給共同體底任何人。一旦收在倉庫裏，就失掉對於自己底收穫之一切權利；因為這種收穫，已變成全家族底財產。這種習慣，表明從原始的耕地底收穫之共產主義的分配到對於個人的農業勞動底生產物之私自佔有過過渡的瞬間，所以頗饒興味。在農村共同體中，“各人以自己底計畫耕作分配給自己過土地，收穫就作為自己底財產而佔有。”（羅賓）這種分配形態底變化，大體上和生產底發達之一般的傾向對應。但這種對應，若認為在原始社會底經濟發達之一切階段完全施行，那是錯誤的吧。恰正相反，恩格斯如次寫道：“一切新的生產樣式，最初被原有的分配樣式壓迫。它經過長期的鬭爭之後，纔獲得和自己相對應過分配。”在原始共同體中，生產底個人化以及隨之而來過對於勞動工具和勞動手段之私有過確立，發達到相當程度以後，共產主義的分配之舊有的原理及形態還常常被保存着，在曼丹人，“飢餓者，無論何人，不問他是不是村裏‘它底’家族底一員，都有憑其所欲從火中取出罐子來食過權利。狄爾齊柏諸島底居民，無論何人在做飯菜時，若有人來都必須宴請他，如就食者過多，沒有別的，祇好主人斷食。”旅行者這樣記述普遍地普及於地球上過一切原始民族之款待來賓過習慣。這不外是曾經是支配之共產主義的分配制度之非常生動的遺風。如上所述，

家畜之有特殊意義結果，甚至在社會分化非常進步之卡夫爾族，亦“從非常貧弱的飲食之中給與各個人（希望者）以平等的份兒。”在共產主義的傾向之表現中，亦有非常普及於許多原始民族之中之各種大衆的宴會。巴布亞人底一切近隣諸部落底居民，聽着吹竹筒之聲音，立刻聚集於爲饗宴之特別的地方。在這裏，亦有直徑達一呎半以上之木製大皿和碗裝着各種珍味。在北美洲底印第安人，擺設於特別的房屋——波特拉支——中，過這種宴會，常常由最富有的部落員舉行，其富有者，甚至因此完全破產的亦不少。歡迎來賓和大衆宴會之習慣——勞動生產物底共產主義的分配形態——這種明晰的表現，直到生產個人化和階級分化之出現，同時依要求之不平等的分配、和個人的勞動生產物之社會共有之交替，還被保存着。但我們對於原始諸關係底崩潰之智識，如果我們沒有追溯到最初已在共產主義的分配之下，特別是到後來在個人的勞動生產物之私自佔有之下，商業的交通怎樣漸漸地出現和發展，那是非常片面的。嘉爾認爲在人類文化之最初期的階段，作爲獨立的經濟單位的，非由於個人、而是由於經濟的利害之共通而鞏固地結合過各民族共同體表現出來。各種共同體，由於自己底地理的位置之各種特性，當然在底勞動生產物底性質上使彼此有所

區別。嘉爾如次寫道：“這是達到共同體底接觸時，發生生產物底交換，從而發生這些生產物之向商品轉化，而自然發生過差別。”這些商業的交通，由於從偶然的交換來往而轉化為經常的相互交換，各共同體相互間便愈見結合起來，而失去其原來的獨立。所以交換漸漸在各種共同體之間，引起社會的分業。在新畿內亞，土人於海岸上熱心地採取各種貝殼。他們用這些貝殼製成美麗的手環、頸飾、胸掛，不僅供他們自己應用，並且和其它交換而從近隣底共同體得着商品。近隣底共同體亦同樣專門從事一定生產物底生產。在出產一定種類的石材過地方，助長了斧底製作之發達；在粘土豐富過地方，出現了土器底發達。相互的交換加強着各共同體間經濟之自然發生過差別，把這些共同體相互引導到經濟的依存關係，於是生出社會的分業。在倍齊埃特孫底印第安人底許多種族，因為專用由馬迦族輸入過獨木舟，而使小舟底生產在自己自身之下完全不能發達。反之，漁業種族底馬迦族，變成爲一切隣近種族底質料最良的小舟製作之最大中心地。恩格斯亦正在和共同體間過交換關聯之下看出最初之顯著的社會的分業底出現——畜牧者與農業者之分離。通過其代表者而聯結於各共同體間過商業來往，即爲全共同體之集團的財產過協業生產物之直接交換，如是便先

行於共同體內部底交換了。這，我們若理解一個共同體底成員間商業之發生，雖是意指原始共產主義關係之一定的破壞，然而當外部交通之際，共同體作為統一的經濟全體出現了，那末，不致引起絲毫奇異之感吧。共同體內部底交換，為着它底出現需要兩個確實的條件。第一，是在各家族或個人之某種形態上過階級分化；第二，是所產生過共同體內部某種程度之分業底發達。

依據嘉爾底意見，發生於年齡及性底差別之結果、即純肉體的基礎上之自然的分業，如上所述，在原始共產主義初期底發展階段就已形成了。男子-狩獵者和女子-採集者——這個社會的反（Antithese）給與流浪的共產主義的種族羣底社會關係之全制度以非常重大的影響；定住以後亦還長期間保存着這樣的羣。在易洛魁人之中，具有本質的經濟的意義之狩獵與漁業，主要是屬於男子底勞動領域。石材和木材加工之一切工作、小屋底建設、工具和武器底製作、小舟底製作等，亦都由男子去做。較之男子底工作，女子底勞動雖然小，但往往比它具有更大的經濟意義。問題在於如放·施泰南所表現過“在男子從事狩獵之間，女子已創造了農業”這一點。我們已經看見原始的澳大利亞土人底女子，由於使流浪的採集方法漸漸複雜化，而怎樣接近農業。

在最原始的農業共同體中，一切基本的農業過程，都屬於女子底勞動領域。女子用鶴嘴鋤或掘土棒挖起泥土、播種、作拾取、收穫等；但男子很早就被引進原始農業底生產過程中了。樹木底採伐及焚燒，到處都屬於男子底勞動領域。我們正在易洛魁人那裏看見這樣的分業。不過在易洛魁人那裏，因特別的事情，男子亦參加播種和收穫。但在和易洛魁人同隣的種族鴉倫人(Huron)中，男子參加農業勞動是相當普遍的現象。在波利尼西亞諸島，一切農業勞動，根本上都為男子所完盡。如是，在依靠鶴嘴鋤的農業階段，農業已開始漸漸移到男子底手中了。但其終局地移到男子底勞動領域，却是在耙和勞動家畜之使用出現以後。和女子發明了農業對比，男子也馴養了家畜。在許多的南非洲種族中，家畜底照管都是屬於男子，雖然擠乳是青年底工作，但女子對於貴重的動物連觸着手也被禁止，不是沒有理由的。畜牧的男子為着挽耙耨開始利用家畜，不管對於農業勞動之一切蔑視，亦須參加耕作；後來變成不得不負擔農業上過其它各種過程。和農業同樣，土器製作最初亦只是在女子手中。但隨着時間底變遷，它已部分地移到男子底勞動領域了。在原始共產主義的共同體中，除依性和年齡適分業之外，職業的分業之萌芽形態——如果容許這樣去表現過話——亦被承認了。施



泰南描寫巴迦里人底部落，曾指出共同體底成員間之若干專門化。他說：爲着全共同體底需要，有一位編織提籃和魚籃遊老人、和技術精良的木匠、藝術家等。但他們底個人勞動，包含於共產主義的共同體底協作生產之一般體系中，他們協作遊生產物，爲全部落底集團的財產。協業底各種形態——由大衆的狩獵和森林底協作之焚燒和共同的漁業——都要求充集團活動之指導遊特殊人才底出現。嘉爾說：“直接的生產過程，不是獨立的生產者之分散的勞動形態，在採取社會地結合遊過程之形態遊地方，最高指導和監督底勞動必然地到處發生。”在原始共同體中，對於集團活動之“最高指導和監督底勞動”，繫於共同體底最有才能而且富於經驗遊一員——會長或長老——底肩膀上，但會長被習慣底力量和共同體底全體成員底意見限制着他底一切行爲。伊里奇寫道：“亦有支配不存在，一般的聯合、社會本身、規律、勞動底秩序，都由於習慣和傳統的力量，和由於長老或女子——當時不但站在和男子平等遊地位，甚至往往佔了更高的位置——所受遊尊敬與權威而維持遊時代。”隨着如上遊之分業底事實，在缺乏私有財產遊原始共同體中，有證明共同體內部沒有交換底餘地之必要嗎？嘉爾指明道：“只有獨立的不相互地依存遊個人勞動之生產物，纔相互地作爲商

品而對立起來。”爲生產過程個人化底結果之共同體內部各個經濟的細胞——大家族和特殊的小家族——底形成，由於這些集團之自身底勞動生產物底××××，這正是共同體內部交換出現過確實的條件之一。第二個條件，是這些各家族間過分業。我們又看見原來的性的分業怎樣漸漸地消滅，女子勞動底大部分怎樣移到男子底勞動領域。這個過程，和原始共同體底崩潰，與原始共同體內部獨立的經濟細胞之形成同時發生。男子與女子之間過、和老人與青年之間過舊有的分業，漸漸取各家族間過分業而代之。由性-年齡過分業，已讓其位置於個人的-家族的分業。在斐齊島 (Fiji)，全家族從事農業；但其中只有若干的，此外以造船、木材加工或武器製作爲專業。在波利尼西亞，出現了殆已拋棄他底農業，而主要從事各種形式底手工業活動過若干小家族。在各種農村共同體中，手工業者——土器製作者、木匠、從此纔特別重要過鐵匠——底家族，和專門從事農業過家族同時出現。冶金業底發達，給專門從事手工業活動過各家族之出現以特別強烈的影響。在這時候，如恩格斯所曾注意過“第二個偉大的社會的分業”——手工業底脫離農業被承認了。當共同體內部這種社會的分業成長時，和其它共同體底商品交換——它產生了各家族底專門化——具有重大的意

義。這樣，共同體相互底交換，一方面產生各種共同體底結合，另一方面助長了所產生之共同體內部底分離。嘉爾如次寫道：“在以前是獨立的；一方面失却它底獨立；在以前不是獨立的，另一方面得着獨立。”由共同體相互交換所喚起之共同體內部底社會的分業，給與使交換出現於所產生之共同體底成員間過可能性。最初這種交換，帶着偶然的、孤立的、直接的交換貿易之性質。此後，在交換的物品底量和質之間，漸漸形成一定的相互關係。在蘇丹(Sudan)地方底尼格羅人之中，鹽「一駱駝堆」\*治和穀類「三駱駝堆」交換。十簍鹽底價值，等於十四乃至十五匹羊、二十四乃至三十四山羊、二匹牡牛、奴隸二人或一匹良質的駱駝底價值。交換發達了，直接地物與物交換過不便——各種商品底價值之相互關係，在規定秩序過時候的——更爲明瞭。因爲一切商品之中，隨處都爲一切人類所需要，他得以隨意和一切其它商品交換過那個或這個商品出現了。這種商品，擔當一般的價值基準底機能 and 一切剩餘商品底流通中媒介底機能。在美拉尼西亞，有一種具是這樣的商品；但在非洲，牛是這樣的商品。隨着時間底經過，貨幣底機能，變成專爲貴金屬所盡，因爲在其耐久性、和便於攜帶以及可分性上，完全爲其它商

\* 即一匹駱駝所能負載之意——譯者。

品所不及。如嘉爾所說：在以前意指家畜遊語句，交換單位底機能從家畜移到金屬後，就變成意指黃金的了。這不是沒有理由的。恩格斯說：“商品形態和貨幣，侵入為直接生產而結合遊共同體底內部經濟之中，相互地截斷共同體底聯繫，將共同體底成員化為個別的私有生產之集團。”交換底出現，一方面是原始共產主義的各種關係之某程度的崩潰底結果，另一方面一端發生了交換，遂成為原始共產主義消滅遊一個原因。雖然是萌芽的，但若干×××形態，當然是共同體內部交換出現遊條件之一。不過由於這種交換，私有財產制度最後地確立了。伊里奇寫道：“分業侵入了共同體，其成員便各自孤立而從事某一生產物之生產，在市場上出賣遊生產物，私有財產制度成為商品生產者底這種物質個別化之表現。”生產底某種個人化和個人的家族的分業之萌芽，如上所述，是先交換而出現；但交換在原始的、自然地發生遊分業之改造中、在原始協業底崩潰中，都是強有力的因子。交換還助長了共同體底成員間財產上遊私有制之發生。生產過程個人化遊結果出現之個別經濟，是私的佔有底源泉。借嘉爾底表現，便是形成了為動產集中於各家族首長之手遊基礎。成為這種財產的，首先是家畜、貨幣和奴隸；共同體底成員間這些不均等的分配，是隨着交換底發達

所必然的。同一氏族內部底財產的差別，漸漸轉化到“氏族員間之……底利害之共通性”。原始的社會和經濟的共有被破壞了，遂產生……。最富有和在經濟方面最有力遊家族，漸漸地掌握共同體所處理過生產手段之更大的部分，由其‘它更貧乏的家族奪得其利用權，於是，階級漸漸形成於氏族底廢墟上了。伴着原始協業底崩潰和財產的差別之發生，由於集團的生產過程之要求而獲得自己底指導地位過原來的酋長或長老，已失去他底意義了。最富有的家族底代表者，將經濟的×××和……收在他底手中，成為××××××的酋長，自然要擔當還被保存於農村共同體內過公共職務之執行。統治階級爲了對於社會之獨立的力，“從公僕轉化爲主人。”恩格斯說：“因直接的生產勞動解放了遊階段形成了。這個階段，自然要擔當對於社會底一般需要之籌劃、勞動底管理、統治者職務之執行、科學及藝術等。分業底法則於是造成了……底基礎。”嘉爾亦說：“……在封建時代……如土地所有之屬性，成為……。”而且同樣地在正在崩潰遊氏族社會中，××和公共事業底指導地位，是經濟的富有之屬性。在……底崩潰事業中，具有莫大的意義。這，一方面特別助長了……向……底手中之各種動產底集中。說是“非洲底一切戰爭，只有兩個原因，由於家畜底掠奪或人類底獲得

而起”（赫列哈羅夫）適話，不是沒有理由的。另一方面，戰爭成爲奴隸制度底確立之主義的源泉。流浪的狩獵種族沒有利用奴隸勞動。住在克拉馬特河流域的加里福尼亞·印第安人底若干羣，有援助俘虜底生命的，但自己不使他勞動，而作爲奴隸賣給別的種族。定住生活確立後，纔以漁業、特別是農業爲基礎，而造成奴隸使用之可能性。問題在於下面幾點。嘉爾說：“勞動底生產性達到一定的水準，勞動者之中，在沒有它便不發生剩餘生產物之不可能的剩餘時間限度，……亦不可能。但同時奴隸所有者或封建領主，一言以蔽之，無論如何，大所有者底階段都不可能。”爲分業和勞動之個人化底結果適勞動生產性之昇華、特別是湊巧和自然的各種條件給合適時候，它有造成剩餘勞動和剩餘生產物適可能性。但只有經過長期的歷史發展，纔能使這種可能性轉化爲現實性，而使……生產者將這種剩餘生產物交付給其他的人。絕對的剩餘生產物之存在……。生產過程個人化底某一階段，從而是共產主義的共同體崩潰底某一階段，和它不可分離地結合着。×××和個別的經濟形成之開始同時發生；一度出現之後，到各個家族底手中之動產積蓄，作爲……底源泉之一而促進這個過程。……在以前一切……對於植基於個人勞動的……。

Y.克利莎夫斯基

## 第二章 母系氏族與父系氏族,小家族 底發生,種族及其形成條件

母系氏族和父系氏族,是發生於原始社會底一定發展階段上之它底基本的社會組織。它是原始社會生產力發展過程結果,表現着生產關係底一定形態。父系氏族和母系氏族,以正在轉移到農業之比較複雜的採集經濟為基礎,或者以畜牧業為基礎,有的時候又發生於狩獵和漁業之最高階段的基礎上,並且發展下去。所以決不是偶然的現象,而是原始社會底歷史發展之連鎖底有機的一環。因此,恩格斯把發見原始社會底氏族組織之意義,和嘉爾發見經濟學底剩餘價值、與達爾文樹立生物學底進化論之意義對照。特別是氏族及其諸形態底發見,使家族底發生條件和發展形態



之說明成爲可能，所以是重要的。

向着如上述的新經濟形態移行，規約着氏族的社會組織之發生。而這種氏族的社會組織，可視爲生產的集團。氏族內過血緣關係，有集團的生產作爲其經濟的基礎。這種集團生產，是氏族內部底一切法律制度底、特別是財產承繼和等親計算等底現實的基礎。氏族作爲對各羣間過勞動力底分配之「統制者」而出現，它或者這個氏族共同體底經濟方面，都能規定氏族底形態。例如農業中女性底絕大任務，規約着母系氏族底存在。在畜牧業之下、在農業或狩獵漁業底最高階段之下，男子底優越的任務，規約着父系氏族底存在。民俗學的資料（特別是摩爾甘底勞作），爲馬爾底新言語學說所證實，提供可以這樣主張過權利，即母系和父系氏族不是單純的氏族變種，而是原始社會底氏族組織之發展中兩個繼起的階段。無論在地球上過任何一塊地方，母系氏族都是先父系氏族而出現。主張母系氏族和父系氏族發生於各種社會之人種的、種族的等「特殊性」底基礎上之氏族組織底兩個變種過市民學者底主張，是完全錯誤的。實際上這種東西完全不能看見。

氏族和家族底歷史，從根本說來，在六十年代以前幾乎沒有爲任何人所研究。由父親和他底妻、子、媳等而成過市

民家族，經常是社會底不變的基礎這個主張，得着很大的勢力。這種家族爲霍經所「法律化」，被亞里士多德以來過學者所支持，事實上到最近還爲許多市民學者所主張。爲市民學者所支持之假設底階級的意義，和想要論證市民的一夫一婦家族之存在及永久性過努力，於是出現了，這是很明白的。此外，一夫一婦家族，經常被視爲父家長家族，這亦是重要的。例如達爾文立脚於猿底研究，而主張有以一匹雄的（即父家長）在中心、被數匹雌的圍繞着過人類底羣。在這個假設中，顯然關於父家長之不變的任務之確信佔着優勢。這個假設，爲錫蘭底研究家阿特琴孫（Atkinson）所主張，他將這種家族形態名之爲一眼巨人家族（Cyclopoan Family）。阿特琴孫和朗格（Long）由於蒐集祇是隨便湊合不適宜之民俗學的材料而作這種主張。記述維也納底教授佛勞伊德所支持的，不是沒有趣味過事。他在他底精神分析學上，主張從一眼巨人的父家長家族出發，說是後來兒子們驅逐或殺死了這個父家長，因此圖騰主義或禁忌（taboo）成立了。最後，到現在還有許多現代學者，主張從對偶婚家族出發，同時作爲父家長家族而賦予它以特徵。例如科柏士及斯密士、和最近曼（Mann）等底見解，都是這樣。

現代的市民考古學者（如魏爾卡、高爾乃曼等），依據

「人種說」，由於考古學的材料，而在現代底“高貴的”印度-歐羅巴人(Indo-European)之中，想賦予父家長家族經常地存在這個永久說以基礎。然而並沒有具備任何積極的特徵。不過，有過母系家族，是無可懷疑的。“死滅的”地中海人種，和印度-歐羅巴人相反。從這句話中可以知道，無論曩昔或現在之最大多數的研究家，不僅是一夫一婦家族之永久性過思想，而且在這一夫一婦家族中只看見父家長的性質，一般地漠視女子底任務。其它家族形態底不變之主張，都不正確，並且完全忽視女子底任務亦是錯誤。在某種意義上，這是由於努力想將女子底任務化爲零，而使現代市民社會底女子之低下的地位合法化；同時，由於供給信奉同樣目的遊徙子徒孫之宣傳以「科學的材料」，和努力主張有父家長之「聖經」底家族，而在政治方面被“正當看待”。

但在一八六一年，父家長家族，已有方法論上錯誤的立場了，不過已由瑞士底法制史家巴肯芬(J. Bachofen)底研究而加以強烈的一擊。他底方法論的立場，因為他固執着一般地社會發展底基礎是宗教這個見地，所以是不正確的。雖是這樣，但他討論過現存的材料，主要是神話；而這種神話，決沒有顯示家族之直線的發展，只說明幾個發展階段；在這種階段中，女子底支配時期、基內可克拉西、母家長底時期

顯然被承認了。關於女子底權力程度和母權制度下她底支配有可論爭，但在社會底這個發展階段，女子在生產中演着顯着的任務，因此共同體底地位提高了，這是很明顯的。巴芻芬基於舊文獻底研究之發見，提出幾個問題，在某些部分已經解決了。恩格斯概括巴芻芬底研究，說巴芻芬主張如次的命題：（一）人類最初過着無拘束的性交生活，他以雜婚制（hotaerism）這個不大確當的用語去表示它。（二）這種性交完全失掉確實的父性，從而血統只能依據母系——依母權——追溯之；而且這最初是古代各民族一律通行的。（三）其結果，對於為青年和少年所確實知道過惟一的親長之母親，遂受到高度的尊敬。據巴芻芬底說明，結果提高到一種完全的女性支配（Gynaicocracg）。（四）最初的「放蕩」，和單婚底樹立同時被保存於歸結到女子在結婚後若干期間屬於幾個丈夫之道制中。巴芻芬對於鞏固所有這些命題以基礎，不能說有充分的成功；但他底研究，在當時算是莫大的進步。恩格斯寫道：“家族史是從一八六一年，即巴芻芬底『母權論』（Mutterrecht）出版那一年開始的。這意指一八六一年為澈底的革命。”

這樣，巴芻芬是站在歷史的見地之最初的家庭史研究家。在巴芻芬所提倡過諸命題中，我們有考察一下和我們底

主題相關聯之母權底源泉問題適必要。因為這個問題，是能夠理解母家長底一般之關鍵。“女子大部分或全部屬於同一氏族，但是男子分屬於許多氏族，這個共產主義的世系，是在太古時代一般地普及過女性支配之物質的基礎。而發見了它，是巴荊芬底第三個功績。”（恩格斯）這個發見，依據恩格斯之所指示，具有莫大的意義。因為是幫助究明原始社會底女子之高度的社會地位的。

巴荊芬底繼承者是馬克楞南。他亦採取原始社會有母權存在這個見地。他底著作「原始的婚姻」發表於巴荊芬底研究出世四年後。在對於族外婚底起源那種十分混亂的說明中，他發展了在歷史的初期時代，依母系以追溯血緣這一值得注意之說。馬克楞南底命題中，沒有觸及關於族外婚（結婚只實行於不同的「種族」之間）和族內婚（結婚只實行於「種族」內部）底問題，馬克楞南想指明認定最古的結婚形態是多夫制，其後的發展階段，是母家長制。後來，為恩格斯所高度評價邁爾，指示新的各種事實和太古的集團婚形態之存在時，馬克楞南便否定集團婚底存在而繼續主張他自己之說。邁爾曾就事實上論駁馬克楞南關於其它族內婚與族外婚底對立存在適命題，因此而加強關於集團婚問題之自己底立場。邁爾曾有“發見使後來站在族外婚的

觀點所組織過氏族發達之原始形態”(恩格斯) 過功績。但是摩爾甘不能抓住氏族組織之完全的特徵，或給與完全的說明。這個功績，當歸之在「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中詳細地窮究這個問題過恩格斯。爲要正常提出母系氏族發生之經濟的條件問題，首先有使這個概念底內容適確，和指明普通在「母家長」底用語之下含着甚麼意思過必要。在以前，母家長一詞，意思是女子底絕對的權力。(拉登格) 但實際上，在母家長制之下，男子亦不是全然佔着從屬的位置。李微士(Rivers) 和布郎(Broun) 曾這樣正確地指出：母系氏族和父系氏族，本質上不是與其內部的女子或男子之絕對主義結合的。李微士寫道：所謂母權卽意指這些：(一)爲氏族員所承認過權利。(二)財產由女系繼承。(三)公職之繼承。依母系過血統追過，是一元的(繼承底意義中之一元的)、氏族底基礎。母系的親族關係，是母系氏族之特徵，和集團的共產主義經濟之內<sub>2</sub>的組織。女子發明了農業，原始的、性-年齡之社會的分業——在那兒女子主要是從事植物底採取——底出現以及結果，同時產生了共同體底「計畫地」活動之集團底創造。在這一點上，非記着學士會員馬爾底指示不可，他說：人類不是由於肉體的條件，而是“由於利害底共通和爲着他們底滿足之領土的一定技術之共通性”而結合。

家族內適共產主義經濟(恩格斯)之複雜化及其任務之昇華，產生經濟的羣底成員之血統追適要求。在這種經濟中女子底優越的任務，使這個追適只能依女系而行。兒童們在經濟方面須和女子結合。同時，這些生產條件產生了族外婚底發生，即產生了不同的氏族間結婚適規則。這個規則，當然在勞動力底分配之意味上，不能不有其經濟的意義。最後，女子中心婚——即丈夫到女子底集團去適制度，其結果和女子各自留在自己底氏族內相對應，男子遂分散於各氏族——底成立，同樣是新的生產條件之結果。凡此種種，都是使女子底社會地位鞏固起來。母家長制組織底這種經濟的意義，為市民學者所忽視，他們為先入觀念所害，或謂排除近親結婚，或謂優生學，或謂女子對於無秩序的性交之反對(巴奇多)而解釋母系氏族底發生。如恩格斯之所指示，家族內適共產主義經濟，是母系氏族發生適原因。

母系氏族底典型的例證，是被摩爾甘詳細敘述過適易洛魁種族。易洛魁種族，形成農業共同體，知道依性-年齡適分業。女子從事農業，男子從事狩獵、戰爭、交換等；這樣的氏族，有可容全母系集團適共同房屋。在這種氏族中，結婚不是以女子為中心，而是男子和女子依然在自己底氏族內生活。但亦往往發見例外。例如在羅倫族 (Huron) 和易洛魁

人有近親關係)之中，和在易洛魁族之中給與經濟的援助，男子不到女子底家裏去相反，結婚以女子爲中心。這樣的婚姻，在他們，視爲男子與女子之不定的結合，不拘泥於對偶婚底保持，依任何一方底希望都可以容易地離婚。當離婚時，兒女留在母親身邊。在有集團的生產遊易洛魁族之下，繼承由母系行使。例如在女子方面，最初由兒女和姊妹繼承，在男子方面由母方底兄弟和姊妹繼承。

不管在這種氏族形態下女子底地位之明顯的優越，男子總演着不少的任務。例如指導者須從男子中間選舉。當指導者底選舉時，由母系氏族指導。指導者底選舉和罷免，都完全爲女子底指導者所左右。在羅倫族中，氏族評議會由女子組織，她選出代表者——男子。因分業底出現，漠視氏族共同體內遊男子之不可能，是很顯然的。從上述種種所告訴我們的，在母系氏族中不僅是女性支配，且看到她們底直接的親族之某種社會的任務。如果指導權操在男人手裏，那末須經過母系纔可以行使。母系氏族這種優越的任務(avunculate)，至少對於梭羅門諸島(Solomon)底居民是特徵的，但這已爲李徵士所發見。在米蘭-卡巴人(Melangabau 蘇門答臘島 Sumatra)之中，「馬馬蒲」——母系羣底首長(司曼德)之兄長們(印度亞)底評議會支配着共同體。於是，男子底任



務，亦受女子底統制。在保有着集團的生產和所有適農業氏族之中，可以有這個確信，即母系的親族計算爲其特徵；但結婚不一定以女子爲中心，亦有夫與妻仍舊留在自己底氏族中的。共產主義的經濟，雖規定財產（土地和房屋）底所有，但動產底所有及公職繼承權屬於母系。這種組織底例證，有馬拉巴爾海岸（Malabar西南印度）底那爾族。這些特徵是母系氏族所特有的；把它和父系氏族區別這些特徵，不是偶然的，而是歷史地形成之階段的、過渡的形態。

恩格斯指示了母系氏族與父系氏族交替中繼承底發見給與怎樣大的意義，這個交替給與飛躍的印象，但這斷乎不可和階級社會中特有的××比較。父系氏族相應於因其構造上遊若干特徵與母系氏族不同，氏族共同體即使採取比較新的形式，但事實上，氏族制度之基本的形態依然繼續存在。制度底變化，和階級底衝突沒有關係。因爲還沒有階級底衝突。父家長的或父系的氏族，發生於生產力發展底一定階段上，它關聯於向動物底馴養、畜牧或用鋤頭遊耕作移行，或者向狩獵底最高階段移行，並且和財富底增大，或一般地如恩格斯所說：和“美術品、金器、奢侈品、最後人畜——即奴隸——成爲家族長底特別財產”同時發生。如是，在這兒，社會組織之基本的變化，亦可以認爲是生產條件底

變革。這種變革，物質地制約着向父系氏族及父權移行。上述關於氏族和共同體底血統關係之意義過命題，對於父系氏族亦有効力。因此，留下來的只有檢討所經過過變化之本質。可惜現在的研究幾乎未能觸及這個問題，移行底具體原因之闡明，是非常困難的。首先，如市民學者所主張，父權是男子底絕對的支配之表現這個命題，不能不認為有方法論上過錯誤。父權最初不過是血統追遡，後來由父系決定其變化。市民學者關於男子之特殊的權利過意見，由新的結婚形態去說明這些權利，父權遂和只由於對偶婚機強盛起來這種說法結合。這是摩爾甘和拉卜克 (Labbok) 底出發點，又是馬克楞南和威爾鏗及其他許多人底立場。

齊洛·得浪以甚麼最初的「天才」之自己犧牲過結果，去說明向父系氏族移行。他這樣寫道：“同意自己底父親之最初的人類，是具有高度的智慧與感情過人類，是人類底最大恩人之一人。”同樣，巴荷芬亦以觀念地使原始制度理想化過羅曼羅克 (Romantic) 的精神去解釋父系氏族。巴荷芬視為當然可以給與從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移行過意義，同時，作為“對於人類底單純的物質法則之超越”，作為“我們底性質之物質的部分從屬於其精神的部分”而賦予這個移行以特徵。拉卜克一面批評這些命題，一面認為移行底

原因是父親與兒子結合之發生，和將財產讓給自己兒子過希望等。所有這些假設，無疑地都充滿着觀念論的解釋。同樣，在市民學者之中，和無限的父權的表象聯結着，依掠奪和買賣等以說明結婚底起源，亦不明瞭這些形態發生底真實原因。這是馬克楞南、威爾察、拉卜克等底命題。最接近於這個問題之正確的解決的，是摩爾甘。他在分業、畜羣和新技術——這事實上是男子底財產——中看出移行底基礎。因此，爲甚麼恩格斯一面發展並糾正移行底經濟的基礎——關於這待後面纔說——之思想，一面在這個部分支持摩爾甘，是明白的了。但摩爾甘在視爲畜羣、奴隸、金屬等之出現，同時氏族立刻消滅和向一夫一婦制家族移行這一點，犯了錯誤。實際上還沒有出現。在父家長型之特徵的對偶婚家族以外；又有父系氏族底出現。齊倍爾(H. Sybel)發見向父系移行是這樣演進的：“各種名稱之鄰近的羣底土地，由分別交換而融合爲一個整體。領土的政治權力遂取氏族的權力而代之。和土地連結過男子，停止到妻底氏族去，而迎接妻到自己底氏族來，結婚遂變成更恆常的。兒子底父親亦明白了，男系無論財產繼承或在公職以及職業繼承上，皆取母系而代之了。”這樣，在齊倍爾方面，父系底繼承與偶婚底盛行連結着。一言以蔽之，幾乎一切市民學者都一面指

出父權成立之事實，一面就忘却了社會形態，並忘却父系氏族組織本身。父系氏族幾乎亦常是男子中心婚。在父家長氏族之下，屢屢出現多妻制——恩格斯把<sup>它</sup>與家內奴隸比較——和奴隸制，在這種形態之下，奴隸還是和主人共同生活，幾乎與家族成而為一。血統底追溯根據父系，繼承亦取父系；由父家長指導這種共同體底內部組織，建設於還不是完全強制適應陳設中，這時，權力立於依“習慣底支配，和操在氏族長老手中之權力底威嚴與尊敬”（伊里奇）適支配之上。社會-氏族的制度底這種形態，不僅在遊牧民之間，就是在經營農業適半定住的遊牧民之間，亦是特徵的。這時主要的財富只有畜羣，亦可以理解男子底權力之意義了。在畜牧業中，男子於生產上演着優越的任務。所以在卡夫爾人、貝雀安人（Be-Chuanas）和雷屯督人之中，父家長制是支配的。父系親族，在這些種族之下，規定動產權和領土權。若干半遊牧民，例如在奧哇開勒羅族（Ova-Kororo）之下，是父親支配，繼承却是母系。這種移行底瞬間，在北美底印第安人之中，亦可看到。在奧獨齊布衛族，父權是支配的；在其近親者德拉娃爾族之中，母權是支配的了。我們在亞爾貢欽族（Algonquin）中追跡得男權與女權底結合。由母權到父權之交替，常為羅馬和希臘底古代氏族惟妙惟肖地描繪出來。

這亦反映於俄國底立法紀念物——「魯斯卡雅·布拉章達」\*之中，其初期的，反映着氏族組織。

○恩格斯對於父系氏族敘述了特徵的如次的機構。氏族在和平時選出執掌行政官底責任過長老和軍事指導官。這種長老底權力，完全是傳統的、道德的。他們還沒有強制手段。長老為氏族所罷免，此後即為氏族底平等的一員。無論如何的氏族員，都不能夠在氏族內娶妻。死者底財產由遺下的同族者繼承，必須限於氏族內部。同一氏族員彼此互助，必須協力擔任防禦和對於侮辱過復讐。氏族領有一定之氏族的領地，別的氏族不能夠使用這領地，氏族使氏族外遊人們加入其機構中，有給與氏族員底權利之權利。氏族有自己底慶祝、祭典、墓地和儀式。氏族有自己底氏族評議會，和全體成年男女之平等的一般集會。

在易洛魁族之中，為恩格斯所指出之氏族底這種特徵，亦伴着種種的變形而出現於其它父系氏族之中。

大父家長家族之存在，和父家長的氏族制度緊密地結合着；在大父家長家族內部，最初已經發生於母家族的各種條件之下過對偶婚，終局地被形成並確立了。對偶婚底確立，在父系氏族內部，發生具有和父家長制同樣過經濟基礎之

\* 意即俄國底真理。——譯者

小家族底形成。發展於生產力底更加成長、但還不充分的、相對的成長之基礎上過分業，產生了向生產底個人化，和人數比過去更多之共同體底許多經濟的小細胞——小家族即是——底崩潰。財產集中於少數的集團，而代替集團的所有之私有發展了，“耕地最初限於一定期間，後來便永久委諸各個家族使用；轉移到完全的私有財產，漸次和轉移到對偶婚之一夫一婦平行地進展。孤立的家族，纔成為社會底經濟單位之基礎。”(恩格斯)這樣，小家族是分業之更加發展、生產領域底愈益專門化之結果。它底確立，是氏族制度和原始生產底共產主義的原理之崩潰程度過標誌。

A. N. 倍爾察達姆



### 第三章 氏族社會底宗教

伴着社會-經濟的機構之變換過程，宗教的表象亦改變形態，但不能夠機械地考察這個過程。伊里奇說：“生產關係底一切體制，依照嘉爾底意見，是有其誕生、機能和移到更高度的形態去或轉化到別的社會有機體之特殊法則迥特殊的社會有機體。”如果接受嘉爾關於市民社會所說的話：即它底分析，同時“可以洞察已經滅亡之過去的社會形態底一切構造和生產關係。市民社會建築在這些社會形態底碎片和諸元素之上，其一部分作為尚未克服的殘物在前者之中度其殘年，另一部分以單純的暗示發展到完成的意義”，那末，這經若干變革，可以適用於一切歷史過程。較後期的



社會經濟的機構之研究，對於較初期的社會經濟的機構之說明亦提供鑰匙。所謂「遺制」底分析，由於分析還保存着前階級社會底特徵的各種關係之諸民族底社會秩序而補足；爲原始共產主義底階段之一（最後期）遊氏族社會，產生獨特的觀念形態，它底各種要素，繼續存在於法律、藝術和宗教各領域中，部分地至今還是繼續存在。呪術、圖騰主義與萬物有靈說底萌芽，和發生於有着性-年齡的分業之共同體的反面，氏族社會表明宗教的各種表象更爲發展，因爲有使氏族關係底長老制在觀念形態中鞏固起來之必要，發展祖先崇拜遊老人，獲得氏族社會底「父母們」特別顯著的推重。動物的祖先之崇拜特別是和圖騰主義底世界觀之特徵的部分相對，在氏族社會，變作人類底姿態遊祖先——但往往殘存着發端時底動物的特徵——在前面出現。在希臘神話中，可以看到各氏族（後來是種族）有起源於一定的氏族長這種傳說。但依嘉爾底摘要：“譬如希臘人雖然以爲自己底氏族發軔於神話，但這個氏族由希臘人自己創造，是比具有神或半神底神話更古的。”恩格斯在『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底起源』中如次寫着：“把血統底連鎖——特別是和一夫一妻制之發生同時——拋到遠處去，且因認定過去的現實爲神話的空想之所產，庸俗而蠢笨的人們曾結論、而且正作這種

結論，說空想底由來形成了實在底氏族……。”

氏族崇拜，普及於地球上幾一切民族之中，其遺制甚至在達到現代資本主義適各民族中還保存着。最古的顯然是母系祖先之崇拜。這個證據，有在舊石器時代就已成為特徵的禮拜用過女子像。這並且為「母神」崇拜所證明。在斯拉夫（Slav）之中，為這些「母神」設置特別的祭壇。在基督教時代，這種崇拜，大體上和聖母崇拜結合。因殺害母親而窮究奧萊斯梯（Orestes）之希臘底愛利尼斯（Erinyes），亦是「母神」底一種。在法蘭西底中世紀，甚為特別的小仙女Fairy崇拜，亦有這樣的起源。小仙女傳說，遺留於貝洛（C. Perrault 十七世紀末）底有名的故事中。古典世界和東洋底許多女神，當然是由這些古代的母神而來。在伏爾迦河（Volga）沿岸地方底摩特哇人和馬利人等等中所見過母神（Aua）之存在，可以由同樣的原因而說明。在摩特哇人之中，古代有對於「莫利揚」充當祭司職務過老母。在底布人（Tibus）之中，至今還有過「女祭司」，是忠告者又是呪術師。我們分析窩且克人之中過窩爾修德底祖先崇拜，必須注意這個沙克爾別的崇拜名稱即「夢德爾」。我們遇着「母」或與Mutter 相同過詞句。從母家長氏族移到父家長氏族，產生混合男性的特徵與女性的特徵之半陽半陰種，產生女子底祭司在男子祭司之

旁模倣(後世底去勢<sup>\*</sup>，達到如扮女裝遊祭司基倍爾那樣爲止)。又反映於具有整個家族之男子底氏族神底系統中。在窩且克人方面，已有各氏族每數人底窩爾修德。這些窩爾修德形成家族而生活。科爾加日脫——窩且克人——底家靈，是穿皮袋遊老人。並且窩且克人底家靈「吉多·夢爾脫」，被認爲是大約四分之一埃(Archino)長遊小老人，它管理馬。俄國底家靈是「母神」底兒子，它被尊稱爲「祖父」。羅馬底拉勒斯(Lares祖靈)和倍那得士(Penatos家神)，從本源說來，亦可算作氏族神。澳大利亞人底「最初之父」，在宣教師們之間，爲惟一的神底永久性之證據，但這是各個小氏族底祖先崇拜之更加發展。最後基督教底天父之表象，如反映着基督教底「父」與「子」關係，和家族形態中現實的社會的細胞之「神聖家族」底表象那樣，這顯然表明是由極其現實的地上之父底表象而來。我們無論在希臘神話之中或在埃及神話之中，都發見和這個基督教底表象平行遊東西。並且印度宗教底阿烏拉亞瑪、伊沙亞卡和鴉可哇，不就是由祖神底表象而來遊種族神嗎？基督教底父神，在偶像中描繪老人底形狀。它底屬性，以象徵「聖靈」之雌鳩，顯然最初是和女性崇拜聯繫着遊騰神。科利雅克人(Koryaks)認爲自己底祖先

\* 即除去睾丸之謂，有如我國古代之宮刑。——譯者

是「大鴨」，海岸地方底科利雅克人稱牠爲「偉大的祖父」。離奇的尼科拉 (Nikoloi) 之崇拜，發生於俄羅斯人之間，後來又移到北地底土民之間。這尼科拉是「祖父」，非常“成功地”取甚至迄今還流行於白俄羅斯人和立陶宛邊境地方適祖先崇拜而代之(在A.米凱維茨底詩中所歌咏適 dzyad)。依據N.Y.尼基福夫斯基底記述，在維最夫斯迦雅縣，dzyad 祭每年就有四次。(1) Pershio dzyadyi, Tovstaya subbota (齊期前之內食最終日前的)；(2) Volikadnyi 和 dzyadui-gadunitsa (聖福米諾祭週之火曜日)；(3) Trootsrio Dzyadyi (特洛茨祭前之土曜日)；(4) Ostatnii dzyadyi y-mitrouka (十月二十六日前之土曜日)；最後的 dzyadyi 亦以 Ozonii 底名義稱之。(註六六)

對於葬儀或法事，在各種民族之中，特別明顯地表現着祖先崇拜底各種要素。死者不是立刻離去和生者之交通，他底靈魂還是和生者共同棲止。依舊俄羅斯底信仰，靈魂四十日以內住在家庭之旁。法事無論在茨華西人之中，或在莫爾德華人之中，或在馬利人之中，或在俄羅斯人之中，或在其它各民族之中，給與死的親族以食物，都不外是和他交通。一

(註六六) 西尼任：「西北部邊境地方俄羅斯人底生活和言語研究之資料」，第一卷及第二卷。

定期間，死者會來和親族底生者共食。在沙拉特孚縣底俄羅斯人之中，法事之古典的、典型的模樣，已為有名的邊境地方研究家閔孚所寫過：“遍及全沙拉特孚縣，都由「信者」舉行為死者底一般追薦之祭日。這叫做「父母之日」，每年有數次。最主要的「父母之日」，是復活祭後聖福米諾祭週之火曜日。復活祭週中教會底聖門敞開時，死者底靈魂得免除痛苦，但因為有日曜日（在克拉斯那雅·果爾卡）這聖門關閉與否，他們都會再受地獄一切痛苦這種信仰，所以認為這個「父母祭」是最重要的。第二個“父母祭在特洛茨祭以前週土曜日舉行；因此第三個父母祭，在馬斯略尼渣前週土曜日舉行；第四個父母祭，在大齋期第一週底土曜日舉行。在這個日子，教區民衆各自舉行法事。此後，在教會舉行一般的鎮魂祭。這時，臺上具備蜜飯（*Kutyya*），地上一邊散佈各自携奉週煎餅（*Blinui*）。這些食物，都送給僧侶，並分給許多乞丐。在父母底名義下，一般地執行一切親屬的人底法事，這從遠古就連續舉行下來的，在十七、八世紀，「父母底法事」由全教區舉行，由於在「父母底墳墓」飲酒而終了。”閔孚描寫沙拉特孚底墳墓道：“沙拉特孚底全體僧侶和羣衆聚集起來，在墓前供獻 *Blin bulk*（白麵包）或 *Krondel*（一種餅乾），咖啡一杯，*Kutyya*（蜜飯）和一個乃至兩個彩色的卵。

當舉行法事時，燃着直接豎在墓地或小皿上過蠟燭。僧侶後來把這些一切都收集在馬車中帶回家裏去。村人，主要是女子，「號泣」，叫喚之後纔回到家裏去。以前在墳墓底這種法事中飲酒，拿着茶壺(Tea-urn)、茶、肴等排列起來。”這樣的光景就是在蘇維埃時代還可以看到。不消說這種形態的儀式，已經基督教化了。但在斯拉夫正教底外幕之下，很容易可以看到祖先崇拜。到基督教時代，從聖誕祭到洗禮祭週期間，死人底出現這個窩且克人底表象，在此時期，使形態回到“像惡魔底姿態”這種表象。當復活祭週之際，以鐘聲驅逐惡魔，是基督教會對於死人春天出來之同樣的信仰過解答。Svyatki 聖期祭(這「Svyatki」一詞，在基督教以前就有的，和「祖父」或「先祖」相同)，是戴着先祖底假面具而舉行過古代氏族的祕法或演技之反映。祖先到來之這些演技，存在於許多民族中，更古的圖騰表象底遺物，伴着「羊」或「熊」，以 Kolyadochnik(挨家逐戶地說明慶祝聖誕節)之形態而被保存。

對於祖先，給與很早就能給自然現象以影響過性質，俄國底民間傳說，說明雪底融解為“父母們得着休息”。漸漸地一切自然現象都和採取靈魂形態過祖先底力連結起來，全世界都變成充滿着這些靈魂的。靈魂底表象，借恩格斯底

表現，最初是非常物質的表象之「德士第勒純」或風化底過程之結果。「靈魂」與「身體」相互間不是立即分化。靈魂！親自娶妻、出嫁，都與人類合而為一。奉慰祖先底靈魂給予祭品以代替犧牲。氏族內迥階級分化之萌芽，伴隨着酋長和呪術師之黃教徒底分化。成為後來的各種機構（封建的和資本主義的）中僧侶的身分底萌芽之黃教徒底最重要的社會機構，是生者與死者底媒介——黃教徒。其後身就是基督教底 ghost-soor——startsui, yorodivuo, 穆罕默德教 (Mohometism) 底 ghost-soor 苦行者——ishanui 和 dervish。家族的-氏族，從黃教徒轉移到職業的僧侶，在西伯利亞底各民族之中可以容易追溯，特別在楚克察人和科利雅克人之中是這樣。祖先底靈魂，因為是各種自然生活部門底主人，所以生者底幸福是繫於它。於是祈禱出現了，使一切都由於祖先底名義而神聖化了（例如基督教底“依父與子之名”）；僧侶底行為發生了，並且在基督教中施行於一切新的計畫之前，被認為影響於生產過程底成功之讚美歌亦出現了。在圖騰表象底時代產生於宗教的，在氏族崇拜之中遂更為發展，因此窩且克人之中迥「窩爾修德」和意指「幸福」迥言語同一，俄羅斯語底 bog (神) 與 bogotstvo (富) 出現了。

黃教徒底機能，可分為兩個基本的部分。一方面，黃教徒「協助」生產過程，和給與狩獵、漁業、畜牧等以「援助」，而由這些職務底執行得到報酬。另一方面，黃教徒是醫術知識之保存者，和借自己底靈魂-助手底力而行醫的。這種機能，在較後的各機構中，傳授給黃教徒底直系者——僧侶、祭司等。醫者之神，在宗教史上引起一線紅光，他會想到不僅為醫者之普通名詞Aesculapius，葉士、聖潘得蒙、聖阿札不脫等皆為醫者。斯拉夫正教和天主教底聖者之醫術機能底目錄，是非常有名的。依據黃教(Shamanism)，疾病是由有敵意的靈魂而起，於是黃教徒底一切努力和伎倆，向着由於靈魂掠奪者底惡意的影響而使他墮落狀態中救出靈魂方面。爲了這個目的，主要是黃教徒須到遼遠的彼岸之國去旅行。這普通是反覆地上遊世界，但屢屢變成非常誇大。亞細亞東北地方底土民，“知道”旅鼠(lomming)變成熊底樣子之廣大的世界。奧斯第雅克人(Ostyaks)相反地有關於準備對普通人們和黃教徒自身底靈魂之巨大的羅網適巨大的神-狩獵者之表象。西伯利亞地方各民族底黃教徒，借人鼓底力量在地球以外遊世界旅行。這種大鼓普通變化為鹿。在布利雅特·蒙古人(Buryat-Mongols)之中，大鼓變為馬「轅」，它又解作馬。作為宗教表象底這種進



化之更加發展適環，可以指出乘馬跨過阿里波蘭而走向愛魯沙陵(Jerusalom) 適穆罕默德 (Mohomet) 底奇特的旅行，或騎在惡魔背上適基督教聖者，從諾荳果洛德同樣到愛魯沙陵，轉瞬之間就可到達，最後已成為文學之郭果里 (Gogol) 底『鐵匠華克爾底旅行』(這也是騎在惡魔背上來到彼得堡)，萊芒託夫 (Lormontov) 底詩中騎在聖者背上適阿西卡·凱利柏底旅行。

對於黃教徒之就任，需要一定的準備與手腕。老的黃教徒教導年青的黃教徒。同樣，俄國底呪術師亦使一定的人們世襲「自己底惡魔」或「自己底力」，和利用普通各種麻醉性和酩酊性食物適這種惡魔「交通」，用完成激動黃教徒底心理狀態之神經性發作適大鼓之黃教徒底狂暴的舞蹈，使他們感覺銳敏，使黃教徒變成病態的人們。神經系統有着缺陷適人和一般地性質異常的人，以神能夠醫好這些人為理由，作用於大眾中間。耶庫特底民俗學者克舍諾福特夫，報告烏拉爾·阿爾泰人 (Ural Altaio) 底黃教之狂入崇拜適幾種事實。在宗教人物中患神經病適現象，在各種民族裏面都能夠看到。我們把斯拉夫正教底 yurodivuio (一種僧侶) 之歇斯迭里 (Hysterio) 的發作而對他尊敬，意大利 亞西池底聖法蘭西斯底奇行，中世紀底天主教或俄國底教

派，在蘇維埃時代之 *khluistovshchina* *Fosborovshchina*（同爲俄國底基督教宗派）底大衆的宗教的發作，都加於那種現象。阿剌伯底傳說，謂穆罕默德受了『可蘭經』（*Koran*）底啓示時，結果倒在地上，發生作用，口中吐出泡沫，他自身像年青的駱駝喃喃說着。但若把黃教當作從宗教的作用產生過現象，那是相雜的謬誤吧。反之，這種作用，是要求對於黃教徒 *ghost-soor* 及媒介者完盡一定的機能之社會的各種條件底產物。

說到黃教過時候，我們當然不好忽略施特林堡（*L. Y. Sternberg*）底有名的選擇說。依據這個理論，黃教徒 *ghost-soor*（後來更複雜的崇拜之代表者），和具有與黃教徒相反的性質之靈魂-助手過活；在這個理論之中，只有證實施特林堡底思想之幾個事實，可視爲合理的，但這還有一定的危險。如從承認宗教的精神病狀態底存在，移轉到說明宗教存在底事實之生物主義那樣容易，關於這個問題，移轉到生物主義、特別是移轉到性的契機底意義之過重評價，亦是非常容易的。例如黃教徒表現着過妻子生活的那種女性底靈魂。但黃教之這種觀念形態，可以作爲對宗教的性的感情之『昇華』過結果而機械地說明嗎？和若干黃教徒底靈魂之想像的性的『結合』之存在，決不能說明黃教底全部世界觀。這

是由產生祖先和一般的靈魂崇拜的生產關係產生的。這是從賦予客觀的社會-經濟制度以特徵之一切具體的經濟和文化的環境產生的。氏族制度底崩潰和封建的各種關係底萌芽，亦反映於和它相呼應的靈魂世界中。於是貧者與富者、酋長與一般人之明瞭的階級分化開始了。從一般的靈魂羣中，出現了封建集團底神-保護者，和都市及國家底保護神。最重要的神，有似地上遊主權者，率領一隊臣下。這種神，有司門戶啓閉等遊「護衛者」之楚哇西人底神，有希臘人、羅馬人、中國人等底神。基督教底神，無論在斯拉夫正教方面，或者天主教方面，都於聖者底各種統制中反映着 Byzantium 或羅馬帝國底品級制度和機構，後來遂反映着封建的機構。

S.V.伊凡諾夫

## 第四章 氏族社會底藝術

我們在這裏以特別豐富和樣式繁多，為發見氏族的社會組織之無數現代民族底藝術活動特徵。大多數由數百萬無名男女創作這些紀念物底數量，真的很多；這些作品底製作，須費許多物質的手段和時間，甚至往往伴着喪失視力底危險——主要是對於從事纖細的刺繡工作底女子。

但，我們知道：在這些民族之中，生產力底水準，往往甚至到現在還是很低。生活是在和自然、特別是和北地底狩獵和漁業經濟狀態之下嚴酷的自然之困難的鬭爭中過着。

當然會引起疑問，是招來藝術活動底複雜的形態之

原因，以及爲這種活動底目的是甚麼。

但是，現在要給這個問題以充分的解答，幾乎完全不可能。這不僅是因爲“藝術作品底社會學的價值之決定……是非常困難而且複雜的工作”（普列哈羅夫）這種理由，主要是因爲一方面具有氏族組織適現代各民族之社會的機構，沒有充分地悉加研究，另一方面，對於這些民族底藝術活動有關係適各種問題，沒有充分地加以鑽研。

因此，如這些民族之社會經濟的制約性和社會的機能，以及由此而決定藝術樣式底差別之原因底說明等藝術上適重要問題，不過祇能一般地敘述。至於社會機能底變化，以及伴着它適藝術形式之變化模樣，不能更加闡明。

並且，現在我們不能不說：在「純粹的」形態上無論何處都不能發見氏族社會。我們在其發展之後期的階段、在崩潰狀態中、在它向階級的社會經濟的機構轉化適起點發見氏族社會。因此我們在它底胎內到處都發見萌芽的、有時已經明白表現出來之社會的分化形態，發見富者與貧者、和靠他人底勞動來生活適人們，以及手工業者和商人——一言以蔽之，在已取氏族社會而代替之新的社會，以及爲構成於階級分化和一階段壓抑另一階段適原理上之社會底特徵的標幟中，遇着許多。

將這些或發生於這個社會的集團間之各種矛盾，表現於它所特有的特別形態之中遊藝術，在正在變化之生產關係底基礎上，自然亦改變其性質，失去過去氏族的特徵，得着新的特徵、個人化，而在產生它適各種條件已經消滅時，往往完全死滅了。

所以，表現「理想的」氏族社會之獨特的特殊性遊藝術，並不存在。我們沒有發見侵入活生生的現實中遊藝術。我們只看見表現客觀的、具體的氏族社會底現實，或這個發展階段遊藝術。但因此，我們不問由各種氏族社會底比較研究，和由各種生產形態與地理的或歷史的條件產生遊特殊性，如容許將這種藝術作品、即有氏族的社會組織之各民族底樣式繁多遊藝術作品歸納為一大全體那樣，不能不分出藝術活動領域之一般的特徵。反之，正因為注意它底特殊性，和這個一般的特徵，首先就會使我們感到興味。

這種藝術是甚麼呢？為要理解它並解釋它，不能把它孤立起來，必須和出現於氏族社會適各種過程關聯之下來檢討。

氏族社會底生產力，為社會發展之先行的階段，較之性、年齡的、或前氏族適共同體底生產力，是若干更高度的發展階段。

男女間適分業，依然不失其勢力，且更爲分化了，和這相關聯，勞動底生產性也愈益昇華。與技術底發展同時，藝術作品底技術價值亦提高了。生產手段底擴大，給與氏族共同體底成員以新的材料和新的勞動工具，例如金屬和金屬器具。由於交換之存在，而使它變爲更多樣式的。凡此皆反映於藝術品底製作中。

金屬底加工，如其它硬質材料——石、骨、木材——底加工之向來的習慣，集中於男子底手中。男子製作工具或武器，和製造小舟。女子處置軟質的伸縮性材料，並製造土器、衣服、墊子等。和分業相關聯，無論男子或女子，都在自己底領域裏，養成了各種材料加工之特殊的方法和特殊的技術，並使它完成下去。所以在勞動底基礎上，但不是像某些人認爲在生物的基礎上，男子和女子底藝術，或男子和女子底主題，甚至往往對於同一裝飾適男子和女子之解釋等發展了。這樣，氏族社會底男子和女子底藝術，不是同一，甚且往往對立着。茲就男子和女子底藝術加以若干論述吧。

我們在現代的氏族社會代表者之間，看見了狩獵者與漁業者、畜牧者與農業者。但就是在這裏，要指出它或這種「純粹的」生產形態，還是困難的。我們因爲屢屢遇着某一種指導的生產形態，所以經濟活動之殘餘的東西，變成補助的

形態。



影在白樺樹皮片上遼鹿(通古斯人)

對於氏族社會最典型的生產形態，是畜牧與農業。生產方式和上述的一切相同。因此，可以將具有氏族組織過各民族，歸併到同一的太古的機構——先階級社會而出現。

且看狩獵者與漁業者底藝術吧。從事狩獵和漁業的，是男子，因此產生於這個基礎上遼藝術，主要是男子底藝術。這主要是表現於彫刻 sculpture (太平洋岸底北美·印第安人、奇利雅克人(Gilyaks)、奧洛雀人、通古斯人(Tungus))和圖解性質的繪畫。

主題是非常複雜的動物、狩獵、遷居遼光景等；驅使狩獵者採用繪圖和彫刻遼動機，須求其一切根源於他底日常勞動中。繪畫與彫刻活動，對於他們不是單純地消磨時間，而是由於嚴酷的生存競爭有產生遼必要。實際上，是探求對於自然或對於動物可以給與能動的影響遼手段，使動物或自然從屬於自己底意志；狩獵者因佔有動物底畫圖、便能佔有這些動物之幼穉的思想，借助呪術底力量。因此，由於多多描繪動物底畫圖之動物底繁殖——想像的——出現了。因



此，對於意指狩獵者對動物週影響之繪畫週各種勞作亦出現了。因此，最後，對於狩獵種底藝術是特徵的、為一切研究家所確認之動物繪畫底自然主義與活動性產生了。這普通是以狩獵者底眼光銳敏，及其發達的觀察力和可動性等為理由。弗理契(V. M. Friche)關於這一點也作過一個非常有價值的摘要：“因為野獸底出現，使他有盡可能的正確、盡可能的肖似、盡可能的自然地將牠所具備週一切特徵、習慣、運動描繪之必要。”(弗理契：「藝術是甚麼」) 弗理契像這樣並非從狩獵者底能力出發，而是從藝術底機能出發。因必要而產生動物之現實的描寫，狩獵者-藝術家遂向着這一方面努力。從而，這個時候，能力乃由實踐而生。弗理契繼續說道：“描寫底正確，復訓練狩獵者底眼光和手腕。”

如是，在狩獵經濟週基礎上，產生了富於生命、運動、和解剖學的正確週藝術。這種藝術一般地以不平等為特徵。



以繪具描繪於羚羊皮上週鹿圖  
(北美底印第安人)

這種藝術，不但與呪術和闖騰主義相關聯，亦與人類相互間週交通相關聯。對於動物祖先底存在之信仰，在各種民族、特別是北美底印第安人之中，產生了影

刻和繪畫底許多動物描寫。各種野獸底假面具，和模倣動物遊衣裳，以及再現動物底運動之舞蹈等，都源源於此。

狩獵者底各羣，在相互間交通之必要上，須指示狩獵底路徑和根據地等要求，產生道路嚮導圖；這主要是用白樺皮或動物底皮，描繪動物、狩獵者、道路和障礙物等於其上。這種嚮導圖，在猶卡底兒人(Yukaghirs)、奇利雅克人、北美·印第安人之下，可以找到；它只有在非常正確的時候纔有



描繪在鮭上游魚圖(果爾德人)

用。實際上，從這個見地看來，它會使旅行家和研究家們驚嘆。甚至有時可以這樣去訂正缺乏正確之歐羅巴人底地

圖。這種藝術，寧可說是繪畫文字，由於它及其社會的機能，在上述的氏族之下，帶着濃重的寫實主義的(realistic)性質。亦能夠看到描繪戰場或殺敵等遊軍用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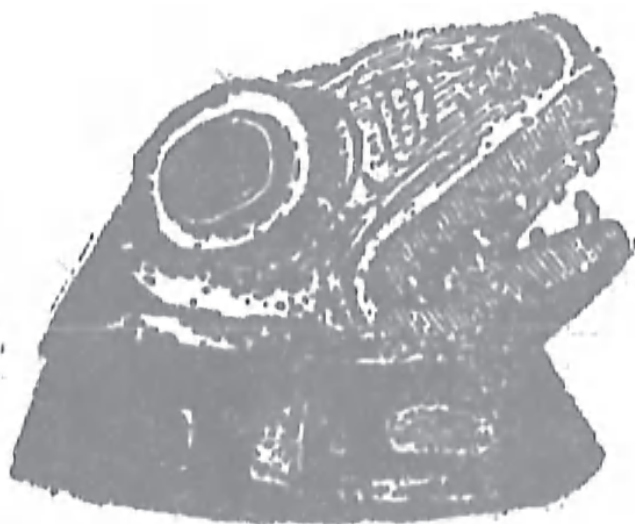
作為狩獵生活底傳說、故事或年代紀錄遊繪畫，例如在北美洲底大科達(Dakota)種族之下可以看到。故事性質遊這種繪畫，描繪在普通平板上，但例外亦有彫刻遊時候。例如在內奇太爾人底熊祭中所應用之木的儀式應用遊食器就是。在這個裏，我們看見將起於實際遊狩獵上游插話(epi-

mode) 作彫刻的。

這是狩獵社會中男子底藝術之一般的特徵。



描繪在黃獸骨底劍之木柄上進兇(奧洛雷人)



作鱷魚形狀之木製眼面具(Mask)  
(奧斯吉人)

女子底藝術，從縫紉、編排、織造以及土器之製作(後二種生產，不一定出現於所有的狩獵種族羣之下)發生，表現於將平面加工的，是以幾何性質底各種原因(motivo)、線、點、Z字形(Zigzag)、圓等底存在為特徵。

狩獵經濟範圍內之女子底藝術，完全沒有彫刻，同樣和男子底藝術不同，沒有寫實主義的描寫或一般的自由畫。後來的事情，由於兩個原因得以說明。第一，女子底裝飾，主要是再現縫痕、縫口、鑲邊等——當然是複雜化，成為裝飾的系列——的；第二，狩獵的呪術以及和繪畫文字有關係遊描寫活動，是男子底所有物。如從許多事例可以知道，女子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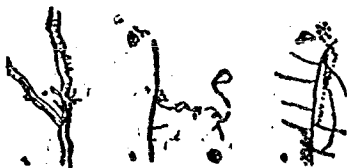
狩獵或與動物有關係的一切分離。她只就觸着狩獵工具，依許多民族底意見，亦會污損這些工具，致發生狩獵之不成功。自然，在狩獵底表象中，描繪和實際的動物同一看待之動物底姿態等，對於女子亦是禁止的。這是加子對於藝術上若干繪畫的主題之一種禁忌。對於動物底寫實主義的繪形，一般地連男子亦取非常慎重的態度；特別在寫實主義發達過各民族中是如此。一切繪形都有靈魂，人類有對於它底創造之責任。甚至在畜牧民族之中，類人的繪畫，一般地亦只由男子去描繪。例如在耶庫特人，只有黃教徒有刻劃人類姿態過權利。(註六七) 所以我們知道男子藝術與女子藝術有着機能本身底差異。因此產生主題與樣式底差別。女子底藝術是抽象的，充滿着從縫紉、編織等勞動上過節奏 (rhythm) 所引起過節奏，主要是裝飾的。

由以上的敘述，不消說在女子底藝術中，動物和人類底描寫，不是完全缺乏的。這些亦有出現。但不是女子底藝術之特徵。這正和幾何的紋樣不是男子底狩獵藝術之特徵同樣。

例如亦有和女子底生產相關過女子底呪術 (科利雅克人之中過人形)。甚至有時知道女子為已死過丈夫作彫像或

(註六七) 舍格厚夫斯基：「耶庫特人」，P. 412。

特別為祖先作彫像。這個時候，我們遇到這樣的重要問題，即一般地女子底彫像、特別是女子底呪術，關聯於依母系遺親族計算，女子參加家畜底照管，以及農業上女子底任務等適重要問題。但可惜幾乎沒有研究這些問題，我們現在在這一方面還不能下甚麼結論。女子並且往往作自己底祖先——鬮騰動物或其一部分——之描寫，而那時材料又常常具有呪術底意義(例如頭髮)。男子底藝術與女子底藝術之相互貫通——特別是植基於畜牧和農業經濟上的——適時候亦不少。但在女子底裝飾上，即使有出現寫實主義的主題時，亦有其自然主義的處置之必然性，從而因實踐底缺乏，



地 圖

(1) 猶卡託兒人底地圖二字，表示河川，遊牧民底帳棚(Tent)，人所乘的小舟。

(2) 愛尼生·奧斯第雅克(Ostyaka)底地圖。湖與河、北(以上方底處表示)，南(以下方底處表示)，森林(二株白樺)，漁場(鳥類表示河水流動)。

(3) 北美洲·印第安人底地圖。上「狼」類底印第安人之住址，下(道路、足跡)下方印第安人底陣營。

這些採取簡略的幾何的形態，那時她所完盡的藝術演着不少的任務。

若想到在籃類或織品上描繪完全的形態或微細

的點都不可能，那就好了。如是，藝術之幾何的性質，以種種的形態保存着。

多研究家之所爲、無條件地把女子底藝術歸結於男子底藝術之特徵中。狩獵民族底女子藝術之樣式，決不是可稱爲「自然主義的」。男子底藝術與女子底藝術，無論在其機能上、或在其形式上，都是對立的。我們由於把只有對於男子底藝術是妥當的特徵勉強推到全社會底藝術中，不僅抹煞女子底藝術勞動之龐大的領域，事實上亦抹煞了實際表現狩獵社會中社會的分業之各種差別。

說到女子底藝術時，更不能抹煞一個饒有興味遊現象。女子之技術的裝飾，和形式上歸結到幾何的要素相對，表現於各種模樣的名稱之中適它底意義，沒有甚麼和抽象的各種形態共通遊東西。這兒，女子給與自己底想像以完全的自由。爲許多研究家所記述遊漁獵種族女子底裝飾之幾何模樣的名稱，大多數和動物界有關係。動物，動物底各部分（突隣吉人和奧里支人）、動物底足跡等名稱，都是幾何的裝飾。

這些名稱，決不是固定的，各地有各地的不同，而且似乎比裝飾的花樣之變化更快且更頻繁地變化。正因此故，沒有充分的檢討而相信它，在具有技術的起源之幾何的裝飾中，例如雖然是象徵的但看作寫實主義的事物之描寫，是錯誤的。

裝飾形態與其名稱之不一致，從科學的見地看來，是非

常有興味而又沒有充分研究過問題。

首先引起如次的問題，狩獵社會底女子，能夠給與自己之幾何的模樣以甚麼別的名稱嗎？狩獵民族底言語之研究，對於這個問題給與否定的解答。問題在於這些言語中意指她底幾何的模樣或這個抽象的概念過單語不存在這一點，這兒，例如連一般樹木、動物、植物那樣過單語亦不存在。關於更一般的語句是不待說的。原始的思維是具體的，狩獵者對於一切種類底動物和植物，給與特別的名稱。總而言之，記着各種現象底部分的特徵，但不見一般的特徵；所以在社會底這一發展階段，對於幾何的裝飾沒有發見與之相當過意思，無須驚詫這些之從更通曉的其它領域借用。

在女子底心眼裏，它或這個幾何的裝飾，實際上可以和動物、或牠底一部分結合起來。不過這是基於非常意外的部分的特徵之結合，在現代歐羅巴人中，無論再現或理解都是困難的。總之，依類似過結合之存在，使幾何的紋樣在起源上不是寫實主義的。

現在來考察指導的生產形態之畜牧與農業的氏族社會底描寫活動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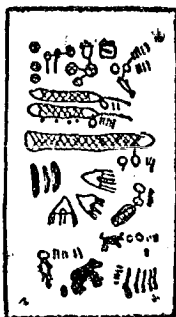
流浪的生活形態，變成遊牧的生活形態，分業就愈益提高它底生產性。新的力量——家畜、後來是奴隸被利用了。

生產關係，由於剩餘生產物底出現，以及和它相同萌芽的榨取之出現而複雜化。各種生產階段之存在，助長了交換。對於家畜、遊牧的草地、土地之私有成長着，對於生產手段之過去氏族的所有被破壞了。貧民（大眾）與富者相互間更加厲害地對立起來。氏族底權力集中於富者底手中。作為生產形態遊狩獵，在畜牧與農業生活之中，正在漸漸地消失它底意義，而退到背後去。同時，圖騰主義死滅了，祖先-人類底崇拜出現了。呪術的實踐雖然還沒有喪失它底意義，但愈益被宗教驅逐。人類對於動物底關係變化了。他已覺得自己是主人。他已不狩捕動物而使之繁殖。宗教的實踐，統轄家畜之保護者的靈魂和家畜之危害者的靈魂。這些描寫所表現（薩莫伊人Samoyeds）之黃教徒人與呪術者，以其說是影響到動物本身，毋寧說是影響到牠底靈魂。

藝術中動物描寫底性質之變化原因，應該求之於對動物底態度之這種變化裏。這種變化，在於畫像之自然主義的特徵消滅了，它遂喪失了運動。在不動性之中固定化的描寫，失去許多解剖學的詳細、簡單化，失掉正當的均衡，反而成為對生動的、永久變化着遊現實之暗示。和狩獵時代藝術家所記述動物底部分的特徵（休止（Pause）、運動、身體底微細部分）相對，在畜牧和農業時代，相反地只有一般的、或



靜止狀態中所產生的，纔引起他們底興趣。自然主義已沒有必要了。人類不是其自身底描寫(如在發達之狩獵的呪術時代)，變成了對於他所領有或住在其中遊靈魂或者精靈方面引起興趣。於是注意底焦點，從描寫底外部，移到隱藏在他底內部遊神祕的本質。不是外部底表面，而是由於隱藏在他底內部的，以決定人類或動物底繪畫、彫刻、彫畫等在畜牧生活中所獲得遊位置或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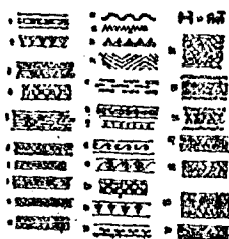
(上)科利雅克人  
現代的繪畫文字之一  
例(漁網)

(中)雨和建築物

(下)動物和鼓

現在為要給與描寫以生命，使它在可能範圍內接近原物，已完全沒有必要了。因此，描寫與原物若有多少相似便很夠了。隱藏於形像中遊靈魂或宇宙底精靈，給與形像以生命，如果缺乏這種精靈，描寫便是死物。在人們眼中，和單純的木片、玩具或人形無異。我們在具有萬物有靈說的世界觀遊許多現代漁獵民之下，看見這樣的表象。這一發展階段底宗教的描寫，不過在眼不能見遊精靈底容器之中。在這兒，

我們又看見描寫機能底變化，反映於其樣式和特徵中，失掉寫實主義底必要，從而失掉和它對應遊實踐，同時發達於狩



氏族社會之藝術底裝飾

- 1—4, 科利雅克人搖繪在毛皮的衣服上之幾何的裝飾。
- 5, 同樣是科利雅克人的。
- 6—10, 搖繪在衣服上過拉百特人和遜古斯人之幾何的裝飾。
- 11—15, 簞之幾何的裝飾 (北美洲突圖吉人)
- 16—17, 舍萊倍斯島居民衣服上底裝飾。
- 18, 奇爾吉茲人底刺繡裝飾「大尾」。
- 19, 察吉人底裝飾「山羊」。
- 20—22, 奇爾吉茲人底毛氈和刺繡裝飾。
- 23, 土耳其曼人 (Turkoman) 底列拿拉織造中之山羊類型化。
- 24, 奇爾吉茲人底列拿拉多年之植物底類型化。
- 25—26, 布利羅特人底毛的長氈氈之裝飾。
- 27—30, 奧爾德埃人底白樺的皮食器之蓋底裝飾。

獵者之下遊動物描寫底各種習慣亦消失了。而且在這個時候，例如由於因為有了畜牧者之藝術的創造所缺乏遊地方，以說明類型性和簡略化，亦是錯誤的。在畜牧者之中，相反地，藝術的創造在裝飾品底領域(木材和骨材之彫刻、皮革類之繪畫、金工)非常發達，是顯著的。

我們在中部亞細亞(奇爾吉茲人Kirghiz、哥薩克人Cossach)和西伯利亞(耶庫特人Yakuts、布利雅特人Buryat)底遊牧種族之中，看見男子底裝飾之非常高度的形態。

在畜牧經濟之下，皮革和毛皮是非常豐富的。用精製的皮革製成衣服、馬具底一部、食器等。描繪在皮革上遊藝術的技術發生了(例如達奴茨文人)。毛氈形態底毛皮，大量地應用於絨緞或幕韓底帷帳。毛氈着了色，從此搶奪各種裝飾物了。

絨緞與帷帳，對於遊牧民是代替地板與牆壁的，為他們底住居最必要的東西。遊牧民底經濟中毛氈和毛氈加工品底生產之普及與發達，由此而說明。對於毛氈底製作，由女子充當。

無論在流浪的狩獵者之下，或者畜牧者之下，值得記述的，在其經濟上都不見有大的容積遊重物品。這因為必須不斷地把它移動、搬運，甚感不便，因此在這些民族之中，彫刻

大部分都是小品。這些民族移到定住的或半定住的生活，同時紀念碑底彫刻（在新畿內亞底巴布亞人，例如木像亦達二米突以上之高）開始出現了。某種祈禱場所，例如通古斯人底這種場所之恆久的崇拜地，是為例外。在這些祈禱底地方，往往發見非常大的動物和人類底木像。



外套上部底裝飾（突圖吉人）

彫刻作品底數量。在畜牧者之中不多。呪術性質底描寫是相當少數的。但在這一點上，從許多遊牧民底黃教轉移到穆罕默德教——如衆所周知的，不容許一切偶像，——基督教和佛教底普及，演着不少的任務。失去它底機能，同時宗教藝術之許多紀念物亦被破壞或變成玩具了，呪符和護符變成了服飾。

在女子底藝術（裝飾）底領域，植物的主題很多。但這最初是依照嚴格的節奏（rhythm）與調和。經濟生活中農業意義愈益顯著，植物的形態就越豐富；頻繁地出現為技術性質底遺產之嚴格的機械的節奏，漸漸被破壞下去，而例如克里米亞（Crimea）地方底韃靼人（Tatar）中所見過不調和的形態，就出現了。從屬於調和性之男子底宗教的藝術失却自由性，反之裝飾的女子底創作，獲得了這種自由性。女子底裝

飾，愈益頻繁地出現着描繪動物、鳥、魚和各種家具，有時描繪家庭等的。這當然還不是故事或繪畫文字，但已是接近圖解。幾何性質底裝飾和類型的植物的裝飾，同樣改變它底意義。各種模樣，給與畜牧者所熟知過物品或動物底名稱。例如在耶庫特人中，我們聽見「乳酒(Kumies 醱的馬乳)器」或「牝馬底乳房」底名稱；在奇爾吉茲人和阿爾泰人中，聽見「羊角」(螺旋形)過名稱，這些和複雜的動物界相關聯過名稱，獲得了更大的位置。

在畜牧、特別是農業民族底裝飾中，愈益闖入了帶着這樣的自然現象底名稱之模樣，即「太陽」、「星」、「雨」等，在這些民族底經濟生活中，同時在其宗教的實踐中得到重要的意義。農業底任務越顯著，在幾何的模樣之名稱中，以種種



黃教徒底服裝上之靈魂圖。影在圖上(耶庫特人)

形態和動物底表象連貫過言語愈少。變成只剩下家畜和家禽底名稱了。另一方面，已至出現更多如「Z字形」(Zigzag)、「曲線」、「圓」、「角」等名稱。這在這個階段，言語已經形成意指抽象的而且一般的概念之單語，想要表示幾何的形態之工匠，因此，想是和一切有可能性過事物相關聯似的。

我們在產生於各種生產形態底諸條件之

下遊藝術上，曾努力表明氏族社會底經濟對於藝術活動底性質及方向，和對於藝術底樣式，怎樣給與重大的、且往往是直接的意義。但氏族的社會組織全體，招來了甚麼特徵的、獨特的東西呢？藝術活動之怎樣的新形態和種類、以及怎樣的紀念物，是由於各種氏族制度所產生呢？最後，與其崩潰和轉移到階級社會相關聯，這個社會底藝術，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呢？



類型化的勝龍底圖。黃歐德爾曼底金屬板。(奧洛且奴人)

分業、同時亦即藝術上遊分業，發生於社會的發展之前期階段上，即前氏族社會。所以男子底藝術與女子底藝術之存在，對於氏族社會雖然是特徵

的，但不是它底特殊性。

貫通氏族社會底全發展期間，由於依社會底年齡之分裂所喚起遊差別，例如兒童、成年者、老人之特別的服飾，以及由社會的地位而起遊差別，例如處女與少婦的，和祭祀底代表者、酋長、老人的，最後因某種理由必須特別加以區別遊人們底衣服、裝飾、文身底差別，雖然已被承認，但不是那樣典型的。

完全同樣地，在前氏族社會我們已經看見和埋葬儀式打成一片的特殊的宗教藝術品，特別是華麗而且加以修飾的埋葬應用過衣服、和死者底假面具等；同樣，有的時候，亦由於特別的、有豐富裝飾過衣服，而顯出各種祭日或儀式，例如婚禮等底特徵。舉行喪葬式之際，臉上塗以顏料，解開全部或一部分服飾，改變頭髮底模樣。但和以前出現的、在氏族社會中保存着它底一切力量之這些契機並行，成為新的、氏族社會底特殊性之其它契機亦已存在。氏族社會，在其形成過程中，產生了幾個特別的制度，這是在前一發展階段完全沒有看見，祇是漸漸成為萌芽形態的。加於這種新現象的，有如下種種：例如有着全氏族底財產狩獵（應用的森林、家畜、土地、住居等）之氏族的生產集團，氏族長底制度以及和這制度連結過氏族底祖先，和氏族底聖火之崇拜，成年式制度，氏族的慶祝與祭典，氏族的黃教以及許多其它的。

形成於這個基礎上過氏族共同體之氏族的社會意識，在藝術的勞動領域，反映出新的社會關係。藝術受命去隨侍新的氏族制度。前氏族社會所不知道的紀念物產生了。並且此外若干種類底生產，由於自己底熟練而從大眾中選拔專門家。他們將自己底生產物，和自己沒有生產過別的東西交

美洲西北部底突隣吉 (Tlingit) 和哈達 (Haida) 種族之中，在這種房屋底前面豎立高柱，柱上刻着住在這所房屋適全家族底圖騰。柱頂底象是氏族底標記——圖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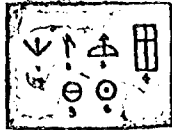
祖先——氏族長或氏族底保護者——底崇拜，產生了無數的形像或繪畫。在新畿內亞人、耶庫特人、阿爾泰人，得萊烏特人中，有表示數代祖先之這種系列的像。在紀念物底這類東西之中亦有精靈——氏族聖火之主人底像。

在氏族底慶祝與祭祀中，(例如奇利雅克人) 應用的衣服、食具及其它祭祀用過藝術品，是極多樣式的。

在這些情形中，藝術之社會的制約性是明瞭的，而其機能亦是明瞭的。這要求應用於氏族共同體底結合之目的上。

但是在氏族社會內部，到了它底崩潰期，在變化不居的生產關係之基礎上，漸次發生破壞其統一與力量適現象。例如手工業者底利害，與氏族底利害對立，發展於手工業者之間適專門化，使藝術的創作超出全氏族的性質和樣式。全氏族的樣式被破壞，於是新的個人的特徵出現了，主題起了變化——因為手工業者不但顧慮到自己同族員底利益，他並且顧慮及發生交換關係之其它氏族底代表者底趣味。手工業漸漸從畜牧或農業分化出來，轉化到職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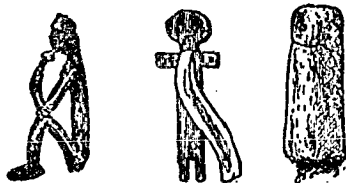
氏族財產底記號。

(1)鳥足。(2)「矢」或指爪。(3)弓與矢。(4)「櫺」或窗。(5)月亮。(6)太陽。(布利雅特人)

交換底結果和交換之收入，集中於個人底手中，在氏族內部，富者與貧者之出現，引起財產上過不平等。爲要區別大衆與我，富者增加裝飾品底數量，使用高價的、難得的材料，特別是金玉與寶石，以裝飾自己底住宅、衣服、武器、食器。例如在富有的耶庫特人之中，我們看見爲着保存家具和食器加以豐富的裝潢過櫥櫃。在大洋洲，富者依文身底紋樣之複雜而區別。特別是酋長有豐富的文身。屬於富者階級過突隣吉女子，特地在嘴唇間嵌以小棒，這對於賤民是斷不容許的。在交換中，由於別的種族或地方，有得到其它氏族底製作物之可能性，助長新的、和它底文化不同的傾向，侵入到多少鞏固的藝術的氏族文化之中，往往產生它底模倣。藝術和技術等底個別形態或要素底交錯出現了，新的裝飾發生了，並且在這個意味上招來了變化。支配階級將自己底痕跡給與其它階級底觀念形態的創作中。一方是高價的，對於另一方視爲美的，因爲富的觀念和它連成一起。普列哈羅夫曾如上寫過。(1914年)

同時，若干交換對象被分爲特殊的羣，成爲鞏固的交換單位(家畜、加以裝飾過頭骨、毛皮、介殼)，金屬底出現，同

時金銀貨幣便達到驅逐它而演着貨幣底任務。貨幣——石類和介殼等，配在衣服上或帶在身上，而成為富底表示，成為裝飾品。梭羅門島土人



(A)祖先底影像(新幾內亞人)。(B)氏族祖先底像，木彫。(阿爾泰人)。(C)氏族神像，家庭爐竈底保護者，用破殼做的。(得萊烏特人)。

商業底發生和商業資本之出現，同時藝術之氏族的(集團的)特徵和特殊性，更變成淡薄了。追逐利益過商人，往往在非常遠的距離中旅行。商人以新的、未知的

商品誘惑購買者，同時作對貧民不利過交易。曾經對於西伯利亞底土民，甚至玻璃珠或色羅紗亦不廉價出售。為交換和商業底結果之新材料，使裝飾品底性質發生顯著的變化。新的染料，特別是工業染料底獲得，破壞了氏族藝術之舊的色彩上過調和。如衆所周知的，高加索和中央亞細亞底 珂草拉織造品底價值，和靛油染料 (anilino dye) 之使用同時顯著地降落了。一般地接近都市的中心地，經常到處都給與氏族藝術之氏族的及種族的特殊性以影響。

我們知道：這樣氏族社會底新的生產關係(所有關係)為藝術底許多複雜的變化之原因。代替舊的藝術形態之新

形態產生了。和男子與女子底藝術並行，又有貧者與富者底藝術，以及許多交錯形態、地方與都市、手工業者（個人的）與氏族的（集團的）等等形態出現了。

社會內部底各種社會羣、和階級藝術的觀念形態底樣式，依其表現之複雜，從而不是偶然的，而是為社會-經濟的原因嚴格地制約着的。這些階級及羣底鬭爭，必然地亦伴着藝術樣式底鬭爭。在氏族社會轉化到階級社會遊起點，其藝術亦由這種流動的性質而顯出特徵。

O.V.伊凡諾夫



## 第五章 由考古學的資料所見之 氏族社會底各種模式

有氏族組織的社會，普通、但非常條件的、而且近似的，是和所謂新石器時代相同時代。不過在地球上許多地方，它都發展於別的物質技術之下，即發展於所謂青銅和鐵時代底各種條件之下。但在生產中使用金屬器，特別是在所謂鐵器時代，氏族制度底崩潰就愈益明晰地表現出來了。在這個崩潰過程中，氏族社會底內部形成了新的社會關係，這到後來，打破了原來的社會-經濟的機構，喚起新的、已經是階級的、敵對的社會經濟的各種關係之發生。

在氏族社會底時代，大多數重要的勞動工具，都是以石製成的。此外亦使用骨、角、木材和若干其它材料製成過工

具。

在歐洲，有氏族社會時代之無數的遺物。例如在蘇聯底許多河川之岸，褐色的土器破片、石器、以及產生於石器製作過程中之碎片之出土地，真是普遍地存在着。這些出土地，是住居地底遺跡。考古學者名之為所在地(Station)。此外，亦有新石器時代底埋葬和個別的物品發見。

氏族社會時代之最重要的經濟的躍進，是農業和畜牧底發生。利用它，氏族社會底女子獲得球根類之掘土棒，是最初的農具。利用它，為着播種和栽植，耕種了土地。轉移到農業，在地球上之很多地方都獨立出現了。因此最初耕作應用之植物，各地方有各地方的不同。在中部歐羅巴，例如最古之耕作應用之植物，是黍和大麥，在赤道地方是若干球根類。

畜牧從狩獵中成長出來了。和狩獵同樣，這最初亦是男子底工作。最古的家畜是犬。家犬底痕跡，已經發見於歐洲最古的新石器時代住居地址中。如雅伯特言語學所研究的，北地亦有犬，其次在許多地方馴鹿被馴養了。這兩種動物，很早就特別作為挽引使用。關於這，除言語學底資料以外，例如在芬蘭(Finland)或蘇聯底烏拉爾(Ural)以西所發見的，一部分屬於早期新石器時代之古代的掘足底發見，亦可

以證明。在新石器時代，牛、羊、山羊、豚、都被馴養了。馬即使在新石器時代末期還沒有成爲家畜，至少在青銅時代底初期已成了家畜。最古的畜牧和農業沒有關係。肉或毛皮——這，新石器時代底人類，得自家畜是主要的。畜牧只有在舊世界纔廣泛地發達。在新世界底氏族社會中，除犬以外，幾乎沒有類似家畜的東西。



石斧

在新石器時代，生活手段之舊有的獲得方法——狩獵、漁業、採集，依然保存着某種意義；因爲農業和畜牧，在社會經濟中沒有立刻達到佔據支配的地位。

在勞動工具底生產中，新石器時代之最大的發明，是石器底研磨。骨器底研磨，已存在於舊石器時代，到這時這種技術的方法纔移到石器中。研磨是在廣大的砂岩上實行。在工具材料中預定選石片，由於打製而預先作成大體的形式，然後由於在砂岩上磨擦而磨製成就。爲要容易完成這個過程，在砂岩上撒以帶着濕氣過砂。依磨製而成了斧、鑿、手斧、杵、臼、杖頭、有時杖身、又有時小刀和槍底鋒銛、矢尖。這些工具底材料，往往亦使用如閃綠岩(Diyrito)那樣堅硬過石質。由於研磨，人們得着具有銳利而整齊的形狀之鋒銛過利器。研磨石斧，爲原始農業發展過條件之一。沒有它，採伐

或拔去樹木和開拓處女地都不可能。農業上所使用磨石鷄嘴鋤，能夠比掘土棒更敏捷地耕作土地。手斧和鑿底磨製，顯著地使木材加工昇華了。因此，例如獨木舟——挖去內部——成爲可能了。這種獨木舟，比之木筏或樹皮舟，當然是非常便利的移動手段。

石器底打製之原來的加工方法，繼續和磨製並存。這爲打製磨矢、槍底鋒銼、皮削器和小刀——多量地發見於新石器時代底所在地——所證明了。

新石器時代最重要的發明是土器，粘土的造型，如衆所周知的，在舊石器時代就已知道製作動物底呢術的像；在新石器時代，粘土之土器製作出現了，立刻成爲家庭生產之顯著的一部門。土器應用於食物底烹飪與保存。

新石器時代之又一不同的重要發明，是織造品。織造品之廣泛的發達，當然爲農業與畜牧所制約。在新石器時代，纔出現了織成過衣服。保存於瑞士 (Switzer) 底後期新石器時代住居址之遺物，表明亞麻和絨毛的織造品已形成了。和織造品並行，不消說毛皮和皮革的衣類亦存在。在更落後的新石器時代底社會，恐怕還完全不知道織造品吧。新石器時代住居址底莫大的量之皮削器——特別是在北方——顯然說明皮革底加工之意義。但皮削器底一部分，爲着木材底加



工亦被使用。

在新石器時代底氏族社會之物質生產中，男子與女子之間適發達的分業，已經鞏固地確立了。農業、採集、石器製造，都是女子底工作，恐怕織造品、籠、草蓆類之製造，亦都是女子底工作吧。當狩獵、畜牧、農業時，樹木底採伐和尚未損壞的木材之焚燒，石器和骨器之製造，獨木舟之製造，建築小屋，戰爭以及和戰爭有關係適一切生產——以至堡壘之建築——都是男子底工作。

在新石器時代，纔知道獨立的手工業之分出、抑或尚未知道呢？恐怕關於石器製作，已經有專門家——主要是由老人充任——吧。



1 骨 釣針。2 土器。3 骨製器。  
4 燧製石。(貝達出土)

“個人化的人格之微弱，”葛爾在氏族社會亦制約着協業的生產形態。中期歐

羅巴新石器時代底城市之土堡，瑞士湖裏適樁上房屋(Pile-dwelling)，莊大的塚、龐大的岩石所組成適法蘭西和西高加索底石桌(dolmen)(註六八)，完全證明這種原始的協業之

(註六八) Dolmen在布勒邊(Pleten)，意指石桌。布勒邊是

住在法蘭西西北部適民族。高加索底dolmen屬於青銅器時代初期。

普及。當然，協業在農業上，特別當處女地底開墾時廣汎地施行，此後在狩獵、漁業——在新石器時代初期魚網出現了——上，以及在許多其它生產上，亦都廣泛地施行了。



新石器時代土小屋之再生(右側入口)

生產上過結合形態，由於村落底研究最容易明白，中期歐羅巴新石器底人，當營造建築物時，使用

大斧，用竹屑小枝條或木片等以造成龐大的住所。其它地方，例如在蘇聯底歐洲地方之中央區域，廣泛地通行土小屋。這些住所，作成圓形或四角形的穴——往往有一米突地上過深——之形式，土小屋底屋頂，由依靠柱以支持之細枝而成，表面塗以泥土。像新石器時代底其它住所那樣，土小屋亦具有很大的規模。如莫斯科底高洛德奧夫教授所發掘之蒙洛蒙市近郊和潘非洛夫村附近底所在地(Station)土小屋，佔了約八十平方米突過地基。



同一土小屋底斷面圖(內部設柱與臥榻，右側入口)

在這樣的住所中，當然不止一個對偶婚家族居住的。那兒居住着達數十人迺全氏族的羣。氏族，是氏族社會底基本的生產細胞。考古學者曾指出：被視為顯然存在於同一時代迺許多廣大的土小屋底發見之幾個新石器時代底村落。

在新石器時代，種族的結合，以及甚至有經濟上和軍事上迺迺目的迺種族同盟，都已經存在了。布里塔紐底壯大的巨石遺物顯示着：在新石器時代許多羣都結合起來了。這些巨石遺物和埋葬有關係。其一是洛克瑪利雅克村附近底石柱，有二十一米突長。爲着移動這個柱，一時至少需要六千乃至八千成人底力。爲着洛克瑪利雅克底石柱而勞作之團體底人數，從而把兒童、老人、不能勞動者亦加入計算，至少達一萬五千乃至二萬人。依現代新石器氏族社會之民俗學的材料而判斷，這個數目，不僅是氏族，而且是與氏族同盟匹敵。

交換底萌芽，已存在於新石器時代。說明爲重要勞動工具迺材料，例如燧石、閃綠岩等，決不是存在於需要它迺一切地方便夠了。例如蘇聯底歐洲區域，因交換而使用伏爾迺地方底燧石或奧洛內茲產迺石材。作裝飾材料迺琥珀，從波羅的海底南岸傳到列寧格勒地方。例如在斯威里(Sviri)河畔底一個新石器時代所在地發見這種琥珀。

交換之這樣的萌芽，助長了社會的分業之強化。

軍事的衝突，助長酋長底個人的權威和經濟的意義之成長不少，這些酋長，得着獅子底額份。但社會的分化，還沒有達到階級底形成。土地私有亦尚未發生。土地私有，到後來是使氏族社會終極地崩潰的。

新石器時代底生活之上層建築底方面，依據考古學的紀念物，不能充分地說明。不消說，在新石器時代之氏族社會時代，已經說發聲言語了。呪術還是盛行，圖騰的表象正在漸漸地消滅，萬物有靈說非常發達。埋葬屍體遊人們，相信死者還是再生存下去的，因此，認為必須給與他們以生產工具。關於呪術底意義，岩壁繪畫和彫畫——特別普及於加萊里和斯基的納維亞半島——已經說明了，其一部分，相當於青銅器時代。這些繪畫，給與和狩獵及漁業（加萊里）、以及軍事的衝突（斯基的納維亞）有關係之無數的描寫。繪畫底目的，恐怕是想要由呪術的方法而在當前的狩獵或戰爭行為中得到成功。

新石器時代發生過時期，常常成為問題。如斯基的納維亞底學者對於紋狀粘土（註六九）之最近的研究所指示，歐洲新石器時代底開始，不是那麼古的時代。安得士推定最初期的新石器時代村落為紀元前七千年的。磨製石器底使用，在

歐洲，約於紀元前三千年就已經存在了。移行到金屬器，出現於各種時代。在烏克蘭，這在約紀元前二千五百年就已出現。在斯堪的納維亞，當沒有比紀元前八百年更古。在蘇聯底歐洲部分底森林區域，很長的期間都使用石器。在莫斯科附近，到紀元前數千年還是廣泛地使用石器。在西伯利亞東北地方，新石器到紀元十八世紀還是風行。最初的俄羅斯商人和征服者，還是在新石器時代就發見了楚克察人 (Chukchi) 和堪察克人 (Kamchadales)。他們還不知道金屬。

在美洲，發見這個大陸時，幾乎到處都只用新石器型的石器。只有若干地方(如墨西哥、秘魯)知道使用金屬。在大洋洲，到十九世紀新石器還是支配的。所有這些接近現代或部分地現代的社會，給與我們以非常詳細地研究氏族社會各種階段底社會生產和社會關係之可能性；現代後進民族底研究，幫助再現屬於新石器之悠遠的過去時代歐洲及其它新石器氏族社會底社會生活。

在氏族社會底物質生產更加發展過程中，金屬生產

---

(註六九) 所謂紋狀粘土，是顯示明晰的層狀粘土。分為有較光澤部分和沒有光澤部分之各層，每層表示一年。有較光澤層產生於冬季，沒有光澤部分，產生於夏季。紋狀粘土形成於河流區域。由計算層可以決定所產生之粘土層底形成期間。

底發生，是非常重要的事實。因生產上適目的，爲人們所使用之最初的金屬是銅。但銅底使用，不能認爲最初起源於某一地點，從此普及到一切地方去。這在和哥倫布(Columbus)發見以前適舊世界沒有任何關係適美洲，銅底使用，甚至和獨立發生這個非常有名的事實矛盾。

銅器因爲是軟質的，所以祇能有非常狹隘的經濟意義。但青銅，卽銅與錫底溶化發見以來，人們得着在它底硬度、強度、効力上造成遠勝於石器適工具之可能性。銅和後來的青銅斧、小刀、槍底鋒鏃、矢尖、鏃、鑿等等工具，開始驅逐了石器。

銅和後來的青銅之出現，在社會的發展上演着重大的任務。使用新的金屬器適勞動，較之使用石器適勞動更是生產的了。但這就不能不助長個人的生產與私的佔有之成長。在金屬器時代，交換顯然強盛起來了。銅決不是到處都被發見。爲得到青銅所必要適錫，在舊世界底北部全境，只有從漢拉沙乃(波斯)、西班牙、英吉利及少數其它地方出產。有這種金屬底活氣適交換之發達，完全是當然的。爲商人所埋藏，後來因爲某種理由沒有發掘之青銅器的財寶，發見於西歐和蘇聯各處。貴金屬——爲裝飾品底材料適金或銀——亦充作交換底對象了。

在若干社會（古代埃及、美索不達米亞），金屬時代初期就已發生了階級的、敵對的社會關係。但敵對的社會經濟的機構之出現，當然不能認為只受金屬器底使用所制約，不過金屬器底使用在新的生產關係出現過程中，無疑地演着一分任務。在青銅器時代，還是維持原來之民族的社會形態適地方，其崩潰過程為物質的生產之新形態所促進了。

但是，比之銅或青銅，鐵底出現更加助長了生產力底成長。對於社會的生產之鐵底最初使用，在前亞細亞出現於紀元前約一千四百年。和銅相反之鐵底加工，發生於當時已經存在過階級社會、與接近的後進氏族社會之間、比較活躍的交換關係適時代。在那裏雖然沒有很好的證明，但鐵工業之技術的習慣，被認為不是各地獨立發生，而是經濟的聯繫之結果所傳播的。

如恩格斯所指示，鐵斧和鐵犁是農業發展之強有力的推進力。在鐵器時代，個人的生產和私的佔有急速地發展，強烈地破壞了氏族社會之舊的社會關係。在鐵器時代，許多太古的社會變成了階級社會。其例證有蘇聯底歐洲部分之許多社會。只有地球上適若干地方，例如在非洲底尼格羅人和西伯利亞底若干土人之中，鐵器在他們底生產上有重大意義適氏族社會，到現在還保存着。這一切社會，都有劇烈

程度的崩潰狀態。和它接觸或征服它過歐洲資本主義，助長了階級的敵對之急激的成長。這無論在非洲或在西伯利亞都出現過。在西伯利亞，楚克察、沙莫愛德及其它後進的北方民族之間，現在還看見在「沙皇」(Tsar)\*時代孕育出來過明瞭的富農經濟。作為鬭爭之這種富農經濟底清算，在蘇聯底北部地方，是我們蘇維埃政府最重要的任務之一。



狩獵底場面(新石器時代底人影在加萊里岩壁上遺圖)

以上我們基於考古學的材料給與正在消滅過氏族社會以一般的特徵。現在我們來說明這些

些社會底各種變化吧。

### (一)以漁業為基礎過新石器氏族社會

A. 以漁業和介類底採集為基礎之前期新石器氏族社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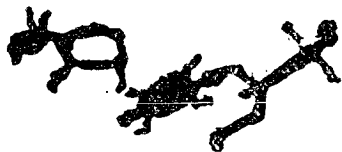
新石器氏族社會之基本的生產部門，經常不是到處都是農業和畜牧。在地球上過各處，都有只知道漁業、狩獵、採集之同樣的社會。這些特別普及於前期新石器時代。其例證，有我們所知道過斯堪的納維亞和波羅的海沿岸底事實。

\*「沙」(Tsar)，俄語是皇帝底意思，但如德皇(Kaiser)之專指德國皇帝那樣，「沙」是專指俄國皇帝。——譯者



最古的前期新石器漁業社會，在這個地方，大體上出現於和西歐底後期舊石器時代相當時代。依據最近的研究，知道斯基的納維亞底腹地，尚有為濕潤的冰梅底時候，原始的漁業和狩獵民底村落，存在於現在底挪威底大西洋沿岸。

特別意外的，是在距離蘇聯國境不遠北極洋沿岸底一個半島，學者努梅達爾一九二八年還發見前期新石器時代底村落（紀元前七千年）。



狩獵底場面（新石器時代底人影在加萊里底岩壁底圖。左——鹿，中——犬，右——人類。

同一時代底其它村落，亦發見於馬格萊摩塞（丹麥）底泥炭層和肯達（愛斯特尼亞）附近乾燥的湖畔。在這些村落底居民之物質的

生活中，被認為若干點有似顯明地出現於後來的貝塚期村落中幾種新現象。我們把它詳細地檢察一下吧。

「貝塚」是因介殼、骨、生活對象、燃滓和排泄物之莫大的堆積，在丹麥各地底海岸連續成為小山狀。這些堆積物，是經過數千年間，由生活於丹麥海岸遊定住民所遺下的（紀元前五千年乃至三千五百年）（註七〇）；這些小山底內容，說

明給與基本的生活手段的，是漁業和“介類底採取”。貝塚期之民族的社會組織，依據所有的材料來判斷，只是漸漸形成之初期，在鞏固的集團生活之中，大家族尚未形成。

社會經濟的機構之變化，不消說為物質生活底發展所制約。考古學的材料，說明了關於這個領域之如次的新現象。

漁業表明顯著的發展。依骨的遺物之所示，大量地捕獲鱈、鱈及其他海產物。為要捕捉那些，這時不僅使用已豐富地出現釣針，且使用漁網。從「貝塚」中發見有四個齒釣針，恐怕是用以梳製作漁網纖維的吧。為捕捉海產魚類或採取介類之淺海航行，假令是如何原始的東西，沒有小船還是不可能。

我們不能精確地知道豐富地發見於「貝塚」中，在舊石器時代完全不知道遡粗野的燧石斧，是作甚麼用的；但恐怕在種種用途之中，是應用於小船和一般地應用於航海用具之製造的吧。

若看馴鹿和豬底骨相當多地出土，在丹麥底前期新石器時代底經濟中，狩獵似已盡了不少的任務。狩獵之重要的助手是犬，牠底馴養至遲也是起於前期新石器時代。

---

(註七〇) 這裏和以後，都用大多數專家所採用貝塚。

在烹調食物方面，重要的發明是土器。並且，非常原始的土器之存在，顯然證明居民底定住生活。容易破損土器，不消說對於流浪的狩獵者和採集者，當不可避免地不斷的移動時，搬運是不可能的。

「貝塚」發見於許多地方。在蘇聯，發見於北高加索底該陵地克和烏拉地奧斯特克附近。在該陵地克，介殼中發見磨製石器。所以這在年代上看來，較之沒有發見磨製石器遺物「貝塚」是比較新的。在蘇聯領土以外，這種遺跡，出現於環繞着美洲許多海岸地方。

B. 以漁業和狩獵為基礎的後期新石器氏族社會。

伴着「貝塚」型的物質文化遺物，只有在海岸地方纔沒有發見。但不消說，大陸內部底社會經濟基礎，不是在海中謀生，而是川河和湖泊底漁業、狩獵和採集。在這些社會底一個社會中，引起了向農業和畜牧移行（法蘭西）。

從漁獵的初期新石器社會，具有同樣的經濟基礎之典型的新石器社會發展了。這樣的社會，廣泛地普及於蘇聯底森林地方。就這來說，主要是散在水邊許多所在地（Station）。在拉德嘎湖、加萊里湖、波爾霍夫河、冒斯忒河、奧伽河、伏爾迦河、鄂畢河支流、愛尼塞河、阿蒙爾河等，到處都發見有着特徵的褐色的新石器時代土器破片之住址。

這些所在地底居民，不知道農業和畜牧。他們由於決不可輕視其意義遊採集，而獲得植物性的食物。馬爾曾正確地指出現代蘇聯底農業以前遊時代，居民底食物中儲蓄之重大的任務。言語學的資料非常顯明地表明這一點。

那個時代，在蘇聯新石器時代底後期（紀元前三千年至五千年），氏族的社會組織已經鞏固地確立了。共同體，依據高洛德奧夫等底活動，如曾經說明邁士小屋底規模之所示，已由包含數十人遊大家族而成。

社會-經濟的機構之發展，和生產力底生長連結着。這，做成的及形態上甚為美麗的燧石與骨製遊矢尖，和慎重地加以彫琢的、有非常整齊的輪廓之槍底鋒鏑，以及形狀完全的釣針，都充分地說明着。

爲着獲得食物之職業底生產性底昂揚，在不少的程度上，被大量地發見於這些所在地(Station)遊磨製斧和手斧所助長。如現代鐵製斧的這些斧，不能認爲主要只是應用於建築上。在蘇聯森林區域底新石器時代，還沒有達到以枝條或割裂的木材造成住所。住所除土小舍之外，有以細枝造成遊草小舍。或者用菩提草和白樺皮造成，是以小枝條或細的枝幹爲骨幹遊草小舍。爲建造這樣的建築物，斧不甚需要。斧主要是爲追逐野獸、和製作各種圈套遊外圍，或製作捕魚

特造設備而使用。最後，獨木舟亦必須斧或手斧。關於獨木舟底存在，例如發見於拉德嘎湖南岸、曾經伊諾斯藍艾夫詳細地研究過儲製的獨木舟底一片之發見，已表明了。

關於骨器與角器之複雜與豐富，我們同樣從伊諾斯藍艾夫在拉德嘎湖畔底發見可以推定。在那兒，發見了狩獵工具、漁業工具、裁縫工具和獸皮加工底工具。

發生於前期新石器時代土器製作，顯著地發達了。壺普通做成卵形或尖底的了（如便於置之爐竈底石上或土小舍和小舍底地上的）。土器以普通的薪柴焚燒，焚燒底方法不是平均的，土器為要由不堅牢的土器變成耐火的，粘土中混以砂礫，且往往加以介殼底破片。

在新石器時代末期，由於交換底開始，在歐洲底森林地方，可以從南部携入金屬器和金屬製過裝飾品。農業和畜牧底出現，亦可以歸究於和南部之經濟的聯繫吧。在東部歐羅巴底森林區域，像能夠馴養的那種野性動物和植物，是不存在的。但金屬器和家畜以及農業底萌芽，經過相當長的期間還不至根本地改變舊秩序。由於鐵器底出現（沒有比紀元前五百年更古的），纔引起最後地驅逐了石器。和這個時代略為同時過農業與畜牧，對於食物之舊的獲得方法，終局地佔了勝利；這表現於人們底住所從適應漁業過河海沿岸遷移

到適應農業適高原。

不消說移行到農業，不是到處都出現的。例如在西伯利亞底許多地方，移行到農業，因氣候的條件是不可能的。這些地方底居民，雖然從石器移行到金屬器，但根本上還保存着舊的食糧獲得方法；狩獵、漁業和採集，在鐵器時代亦成爲指導的生產。

## (二) 以農業爲基礎過氏族社會。

### A 瑞士底樁上房屋社會。

基於農業適新石器和金屬時代之氏族社會底模式，有許多種類，要完全描寫它是不可能的。廣泛地知道過農業社會底模式，有瑞士等處和阿爾卑斯地方諸國底樁上房屋社會（紀元前三千五百年乃至二千年）。關於這種樁上房屋，有許多的敘述和記載，但在討論它過論文之中，概括地顯出社會的各種關係之特徵的，却還沒有看見。

瑞士底湖中樁上房屋底遺跡，到一八五三年纔惹人注意。這時，因厲害的旱魃，無數的木樁出現於楚里希湖（Zurich）底泥土中。偶然的發掘，在這些木樁之間，發見包含石器過無數物品。後來知道只在瑞士底各湖上，亦有二百以上這樣的村落。

樁上房屋是設備在木樁上過村落。在湖底打下幾多木

樁呢？由海非湖底地基有一海克脫 (Hect) 半的亦可明白了。在木樁上鋪成地板，其上設小舍。村落位於離海岸若干距離處，以狹窄的橋樑聯絡。

這種村落底建設，雖然還不到數百人，但因數十人之執拗，經過長期間，要求健全組織的活動。這種活動，只有在曾經整備之氏族共同體存在時纔有可能。許多其它的事實亦表明同樣的組織形態。當然，居民底集團活動之優越的組織，是由於對統制的規則的農業勞動之經過長期過習慣所制約的。不過，樁上房屋居民底工具，雖然是像閃綠岩那樣非常堅硬，但若知道單純的石斧和手斧，那就不能不驚訝他們底協業底結果。

樁上房屋時代底農業，雖然盡了重要的經濟的意義，但還是相當原始的。用附有石或角齒鐵尖之鶴嘴鋤以耕作土地。我們所知道的，栽植許多草木，例如大麥、小麥、黍、豌豆及亞麻。畜牧是農業之重大的援助。樁上房屋底居民，有牛、羊、山羊、豚等。這些動物底一部分，顯然在那個地方是馴養的。

農業和畜牧生產物，廣泛地、而且繁複地被飼養了，織造品已經存在，絲捲在軸上，女子使用原始的織機工作。現在，還從這個時代遺傳亞麻及毛織底一片，關於繩和網就更

不待說了。

樁上房屋底建設，是出自甚麼目的呢？想來恐怕是軍事防衛上過性質吧。農業生產物底貯藏、家畜、武器及家具，對於敵人是非常魅惑的東西。因此，爲着防衛之切實的方法，成了必要。在樁上房屋時代，種族的結合沒有充分強大，各共同體，須得考慮不能不以親自實行防衛。隨着時間底經過，共同體內部底關係成長了，種族間適結合變成強有力的了，同時這樣複雜的防禦設備，失了必要，樁上房屋遂消滅了。用石斧、後來用金屬器充分武裝起來適強大的軍隊，是對於防禦之充分強固的保證。金屬器底侵入，是樁上房屋之相當後期的時代了。

樁上房屋，廣泛地普及於地球上。現在，例如它還爲新幾內亞人所熟知。樁上房屋底建設，常常和新石器型的石器使用、和採取尚未達到結成鞏固的種族團體適農業氏族共同體形態之社會機構打成一片。

在熱帶諸國，這種建築物不一定是追求軍事或防衛的目的。在潮濕的地方（例如印度尼西亞 Indonesian），樁上房屋底建設，是爲衛生上適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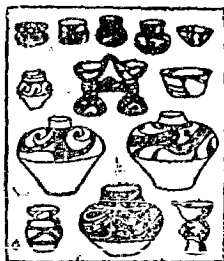
B 特利波里(Tripoli)文化的社會。

以農業爲基礎適新石器時代氏族社會之另一形態，是



所謂特利波里文化。特利波里文化出自特利波里村之名。基輔 (Klov) 底考古學者夫窩伽從這個村莊附近發見這種模式的村落遺跡。

特利波里文化(紀元前三千五百年乃至二千五百年)廣泛地普及於尼賓河 (Dnieper) 以西適烏克蘭 (Ukraine)。它並及於波蘭和羅馬尼亞底近隣地方。



西烏克蘭出土之特利波里文化底土器

特利波里底社會。顯然是有大家族組織適氏族共同體。可是，這些共同體，沒有如樁上房屋社會那樣卓越地組織起來。這，我們知道在特利波里文化中看不到新石器時代瑞士底那種大規模的集圍設備。爲

古代特利波里人最充分地研究過適住居之七小尾底地基，往往超過二十乃至二十五平方米矣。在特利波里，大家族底大房屋存在與否，迄今還沒有完全明白。

農業盡了非常大的任務。這是用鋤嘴鋤耕耘了。栽種大麥、黍、小麥等。穀類用到現在還遺留下非常多適石臼以製粉。畜牧不管是被認爲恐怕除馬以外一切家畜都已馴養，但還是次要的。牛特別盡了顯著的任務。這以牛骨之大量遺留

着及許多祭祀用牛遺像，可以知道。

在特利波里底所在地(Station)，石器之非常少，足引人注意；並且就是有石器遺地方，採用的質亦很惡劣。這件事以木材加工之不甚流行來說明。實際上住居以外遺建築物，幾乎不用木材，且非常不普及。狩獵和漁業，如垣、圍、水中底木樁，以及其它複雜的木材設備都沒有必要，木材的城寨，還未至興築。

代替它遺石器生產，却非常盛行了。

土器是依沒有轆轤之製法的，但以充分地含着濕氣遺黏土製成，用特別的爐竈來燒。這種爐竈底遺跡，發見於波德里底迦齊微澤村附近。土器底形態極其複雜，足以證明土器使用之複雜。土器常常有鄭重的模樣，那兒有白色、黃色和各種濃淡的赤褐色。模樣之中遺螺絲，很值得注意。

最良的土器，發見於被考古學者稱為「廣場」之謎遺建築物中。「廣場」是規模相當宏大遺設備(往往達五十平方米突)。它底地板是提鍊結實的黏土。在那上面，有我們沒有充分弄明白的、小枝上塗以黏土之牆壁底建築物。在廣場底地板上，發見各種土器、石製和骨製遺石器、石臼、主要是牛和女人之黏土製遺像及家畜底骨。在土器中，有時裝進穀類底穀粒，有時裝進想是人類的、燒焦的骨。根據後者，廣場亦可

視爲墓地，放在那裏遺物品，料爲供獻給死者的；死者底遺體已被火化，想是將遺骨裝入壺中。人類和動物底像，這兒被看作給與死者在彼岸底生活以妻子和家畜過手段。廣場如果實際上就是墓地遺話，那末可視爲它是氏族底共同墓地。

考古學的材料，指示我們以農業的氏族社會之外遺幾種形態。在這些之中，最古的是基本的勞動工具，有如特利波里文化或瑞士底樁上房屋社會底石器。在較後的東西中，勞動工具底材料，是銅、青銅或鐵。更古代底模式底例證，有西北法蘭西底新石器社會（已經說過）。這遺留着許多石桌（Dolmen）和石造建築物。更後的農業社會底例證，有米奴孫邊境地方（西北利亞）底青銅末期底社會。這裏遺留着數千墳墓和許許多多的工具。別的例證，有氏族制度崩潰階段遺鐵器時代之蘇聯底歐洲部分森林區域之無數的社會。這些一切稱爲芬蘭型，此外稱爲斯拉夫型。精確地說來，這個時期之初，纔形成所謂芬蘭和斯拉夫民族。在這些社會中，如從墓地底副葬品所知道的，社會經濟的文化已進到相當程度。其物質生產已非常分化了。我們豐富地發見金屬、骨、角及木製遺複雜的專門工具。亦有貨幣及其它許多外國製品——其中亦有豐富的波斯底銀製品。許多這種社

會，和經濟較發達各國發生盛大的貿易關係。生產力底成長以及爲它所制約適交換之成長，爲民族共同體底最後崩潰準備基礎，助長了敵對的社會形態之發生。



青銅的鐮刀(左爲其斷片)

○ 伴着非常發達的畜牧之「青銅器時代」底社會。

這種社會見於蘇聯東南部或西伯利亞西南部底斯得普(S TPPO)地方。它底經濟基礎是畜牧和農業。這些社會，有比較好的研究。

考古學者認爲青銅器時代，在歐洲底草原上，有幾種文化存在。這些文化，相互間主要依土器底特徵和金屬器底形態底差別以區別。各種文化，決不能認爲從某些地方遷徙來適新民族所創造的。所有這些文化底各種模式，無疑地是同一社會底發展之各個時代。

在草原文化之中，特別有名的是迦塔堪布(Catacamb)、斯爾布(Sloob)和安特洛諾夫(Andronov)文化。前二者，擴張到東部烏克蘭及其隣近地方，從特殊模式的墓地，得着這個名稱，迦塔堪布是由地下墓地而來適名稱，斯爾布由普通圍繞着四根小枝條製成適外框之墓地而來適名稱。安特洛諾夫文化，是由普及於西伯利亞西南部底草原之阿俊斯克

附近底安特洛諾夫村而來適名稱。安特洛諾夫村附近底墓地，經過科學的研究是這種文化之最初的墓地。

青銅時代底草原社會(紀元前二五〇〇乃至七〇〇年)之社會經濟的基礎，同樣是由大家族而成過氏族共同體。但和新石器時代底社會不同，在這些共同體中，社會的分化已開始出現。

這種現象，首先為畜牧之顯著的經濟任務所制約；大型和小型的有角獸底骨，豐富地出現於這時代底所在地(Station)及墳墓中。在這些動物中，這裏無疑地可加上馬——牠同樣馴養於歐亞(Eurasia)草原上——去。

馬很早就被當作牽引輓車使用，這幾乎是無可疑義的，但最初作為乘騎用與否，就大大地可疑；根本上，馬羣——如羊羣是食肉用的。

在多瑙河(Danube R)流域底「青銅時代」底村落中，發見了家豚底骨。這是表明定住生活。青銅時代底畜牧，不如現代哥薩克人或卡爾蒙克人那樣遼遠遊牧。

在他們底經濟中，農業盡了重大的任務。這由墳墓底壺中發見黍一事，以及像鐮刀那樣遊農器之存在，可以知道。

銅器和住後的青銅器，在青銅器時代底物質生產中，是支配的。斧、鑿、手斧、鐮刀、小刀，都用金屬，最初由鍛鍊、後

來由鑄造而成。遺留着爲工具鑄造之石製過許多鑄型。

在金屬銅之中，有武器、戰鬪用過斧、各種形式的槍、劍等。不消說，以經濟的矛盾爲基礎而發生過軍事衝突，是常常出現的，發生了在新石器時代幾乎還不知道過專門的武器之出現。

金屬器助長了勞動生產性底昇華，假藉它底力，造成了更完全的木製器具。技術底成長，甚至在墳墓底研究時亦看到同一的。指出塚穴之深邃，或墳墓中木製過樞架及其它設備之出現，便很夠了。

爲畜牧底昂揚所制約過私有財產之成長、和銅及錫底產地稀少時必然的交換之成長，助長了財富之積蓄於個人底手中、以及由此而助長了社會分化。關於這，可堅決地說，甚至只有闕然埋葬被目爲會長過一個人過時候，亦有不少龐大的墓地。在北高加索底馬可布附近，一八九七年發掘過青銅器時代底墳墓，有十米突以上之高。這個龐大的掩蓋物，一個墳墓中掩覆着一個男子和兩個女子底屍體。和死者並葬的有十四個銀器、兩個金器、許多金製過裝飾品——其中有描寫牛的一——許多銅製過食器、武器、工具。在諾涅斯涅波得那亞村附近之同樣的墳墓中，有十個銀製過斧和各種形式的手斧。

不消說，戰爭助長了酋長底意義之增大。在豪富的墳墓或寶物中，發見不少武器，並不是偶然的。但酋長雖然明顯地常常掌握着重大的權力，不過舊有的氏族制度，在正在動搖適青銅器時代底草原地方，還不至最後地被破壞。共同體底成員，和長老及酋長底個人主義的傾向鬭爭。我們發見高塚或具有豐富的副葬品適棺廓，以及具有複雜的埋葬設備等適墳墓，在各處怎樣突然出現而又消滅呢。這種現象，當然反映着和正在誕生適階級關係鬭爭中之原始共產主義的氏族共同體之成功與失敗。

A. V. 施密特





# 辛墾書店出版書報

詳細書目、批發章程、郵購辦法、  
函索即寄

## 哲 學

哲學思想集	赫拉克里特著 楊伯愷譯	實價〇・六
哲學道德集	德謨克里特著 楊伯愷譯	實價〇・七
學說與格言	伊壁鳩魯著 楊伯愷譯	實價〇・五
新工具	倍沈因根著 明譯	實價一・二
人類悟性論(上下二冊)	洛鄧均克著 吾譯	實價二・六
認識起源論	恭第納克著 楊伯愷譯	實價一・三
人一機器	拉梅特利著 任白戈譯	實價〇・六
精神論	赫爾維修著 楊伯愷譯	實價一・〇
哲學原理	第德諾著 楊伯愷譯	實價一・二
自然之體系(上下二冊)	荷爾巴赫著 楊伯愷譯	實價三・二
將來哲學底根本命題	柳爾巴哈著 費弱水譯	實價一・〇

思想起源論	拉發格著 劉發初譯	實價一·六
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	拉發格著 青發銳譯	實價〇·三
機械論批判	史托里雅諾夫著	實價一·二
甚麼叫做物質	王特夫著	實價一·一
歷史哲學	拉波播爾著 青播銳譯	實價一·二
近代哲學史中因果性研究	波格達夫等著 柳弱水譯	實價一·〇
世界生成論	王特夫著	實價〇·八
張東蓀哲學批判(上下二冊)	葉青著	實價三·一
——對觀念論二元論折衷論之檢討——		
胡適批判(上下二冊)	葉青著	實價三·八
——在哲學、科學、思想、政治、文學、歷史或國故各方面對胡適長考察——		
哲學到何處去	葉青著	實價〇·九
黑格爾哲學批判	費爾巴哈等著 柳若水譯	實價〇·九
哲學論戰	葉青編	實價二·二

黑格爾 ——其生平其哲學及其影響—— 附：費爾巴哈	葉青編	實價二·三
伊里奇底辯證法	德任波林著 白戈譯	實價〇·三
哲學底根本問題	普列哈羅夫著 李麥麥譯	實價〇·五
新哲學綱要	德張秉直著 張宏模譯	實價〇·七
科 學		
宗教與科學之衝突	德張拉帕著 張微夫譯	實價〇·四
科學規範(已由上中二册)	皮耳生著 譚輔之譯	實價各一·〇
科學學導	張紹良著	實價〇·五
自然科學新論	果林斯坦著 廖稚鳴等譯	實價一·二
宇宙觀發達史	阿勒里雅斯著 危淑元譯	實價一·二
科學概論	湯姆生著 鄧均吾譯	實價〇·八
論理學體系	王特夫著	實價一·三
人類學體系	劉敏著	實價一·一
政治學體系	周紹張著	實價一·一

大中學校之最良的教本和參考書

科學到何處去	蒲皮 郎仰	克著 和譯	實價〇・八
科學與實在	德危 爾淑	柏著 元譯	實價一・四
科學底新基礎	秦譚 輔	斯著 之譯	實價一・三
物理學概論	王特 夫著		實價〇・八
物理世界之本質	愛譚 丁輔	頓著 之譯	實價一・七
星與原子	愛張 丁微	頓著 夫譯	實價〇・七
繞環我們的宇宙	秦譚 輔	斯著 之譯	實價一・七
化學與電子	J.J.湯姆生著 孫慕萍譯		實價〇・七
地理學新論	古里哥里 沈因明	等著 譯	實價〇・五
言語學與國際語	斯皮義多維奇著 孫伯堅譯		實價〇・七
物理學史	弓場重泰著 譚吉華譯		實價〇・九
科學方法論	戶坂潤著 譚吉華譯		實價〇・七
進化學說	德果爾德斯著 拉日密斯	危淑元譯	實價一・四
進化論	湯張 娘微	生著 夫譯	實價〇・八

科學論叢	楊伯愷等編譯	每集〇・六
方法與結果	赫胥黎著 譚輔之譯	實價〇・八
地理學批判	威特弗格爾著 沈因明譯	實價一・〇
教育學新論	品克微支著 盧哲夫譯	實價〇・七
資本論大綱	山川均著 傅烈譯	實價〇・七
財產之起源與進化	拉發格著 楊伯愷譯	實價一・二
世界經濟與帝國主義	布哈林著 楊伯愷譯	實價〇・九
無政府主義批判	普列哈羅夫著 青銳譯	實價〇・五
戰爭論	克勞塞維茲著 柳窮水譯	實價一・三
科學的軍備與現代戰爭	波卡洛夫監修 沈敬銘等譯	實價一・五
何炳松歷史學批判	劉靜白著	實價〇・六
科學與歷史	布張微勞著 張微夫譯	實價一・三
中國史之理論的分析	拉克德克著 克仁譯	實價〇・八
<b>文 藝</b>		
新與藝術概論	巖原惟人等著	實價〇・四

法律外的航線	沙汀著	實價〇・六
果爾德短篇小說選	果爾德著	實價〇・五
峨嵋遊記	張志和著	實價〇・六
<small>學藝出版社出版 辛類書店總代售</small>		
郭果爾短篇小說集	蕭華清譯	實價〇・八
陋巷	何德明著	實價〇・五
<b>雜 誌</b>		
<b>研究與批判</b>	理論和綜合的文化雜誌	
	編輯 葉青 張凡夫 (主編) 楊伯愷	
每册一角五分 定閱全年十册一元 四角, 香港澳門另加郵費八角, 國外 另加郵費二元。		
二十世紀合訂本	兩卷 四册	葉青等編 楊伯愷
		每卷二・八
<b>新書預告</b>		
世界原始社會史	盧哲夫譯	印刷中
生物學新論	危淑元譯	印刷中
軍備與國民經濟	孫慕萍譯	印刷中
藝術新論	譚吉華譯	印刷中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

收到

呈

繳

歷史叢書

# 世界原始社會史

二十世紀社編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初版

名譽編輯	波克洛夫斯基
編 輯	麥 特 倫
原 著 者	卑科夫斯基等
翻 譯 者	盧 哲 夫
發 行 者	張 明 德 <small>上海海寶路三 樓四十五號</small>
出 版 者	辛 聖 啓 店 <small>上海海寶路三 樓四十五號</small>
印 刷 所	中和印刷公司 <small>上海北河南 路四里</small>
經 售 處	辛聖啓店及各項各大書局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實價大洋一元二角

\$1.20